

Joseph Conrad
梁遇春譯

吉

姆

爺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八四三)

吉姆爺一册

Lord Jim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Joseph Conrad

原著者

梁遇春

譯述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編者附記

梁遇春先生（筆名「秋心」）發願要譯康拉德（Conrad）的小說全集，我極力鼓勵他作此事。不幸梁先生去年做了時疫的犧牲者，不但中國失去了一個極有文學興趣與天才的少年作家，康拉德的小說也就失去了一個忠實而又熱心的譯者，這是我們最傷心的。梁先生生前交給我的清稿只有十五章。梁先生死後，他的朋友檢點遺稿，尋出草稿自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三章，由他的同學朋友袁家驊先生整理之後，我們請葉公超先生校看過。此下的各章，即由袁先生繼續譯完。我們現在將全稿整理付印，即作為梁遇春先生的一種紀念。我們希望他的翻譯康拉德全集的遺志仍能在他的朋友的手裏繼續完成。

胡適（一九三三，六，十五）

譯者序言

秋心的死在我們朋友們的心裏留下怎樣傷痛的記憶，至今——已經一年多了——我仍覺無以描擬。我只知道我們談天，散步，甚至作夢，總時常聽得見他爽朗輕靈風趣無窮的語音，看得見他活潑瀟灑懇摯熱烈的情態。他的生涯和事業，好像個航海的舟子，剛離開港口駛入大海不久，便遭了不測；我們正盼望着他能陸續報告我們驚濤險浪無限神祕的可貴經驗，不料他已經被殘忍的水怪吞沒了。說也奇怪，他給我的整個印象，和我讀康拉特所得的印象，隱隱中似乎有着一脈相通的情調。

他彷彿時時在提醒我一句西方的箴言：工作，莫悲傷（*Rece labora et noli Contristari*）！他生前是那麼勇猛不懈地工作，但他似乎總抑制不下他那內外夾攻的悲傷情懷。他可能的工作才動頭，吉姆爺才翻一半便丟下了。受着了公超、廢名二先生的督促和適之先生的贊許，我於是勉勵自己，毅然擔當了秋心遺下的這一項未完的工作；翻譯時候雖不敢稍有疏忽和怠惰，並且把我所承接的故人的印像作為針鞭，但我明知終難免令師友失望，令讀者不滿的。

又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初夏。住在北平感着時局的不安，偷閑來了上海。適之先生把吉姆爺全稿帶來付印，囑

我寫一篇序文。我除掉追念秋心，自然還得介紹一下康翁的生平和作風，以便讀者的了解，可惜關於康翁的書手頭一本也沒帶，所以只能簡簡單單地說幾句，俟將來把他第二部作品翻完時，再作詳細的介紹罷。

約瑟·康拉特 (Joseph Conrad, 1857-1924) 的全名該是 Joseph Conrad Kerzenowski，以一八五七年冬天生於波蘭南部。他的祖先歷代不乏才智卓越的人物。他父親是個愛國志士，為謀波蘭獨立，加入一八六二年的革命，被逮下獄，流配到西伯利亞，死於一八七〇年。他母親伴着丈夫到荒涼的曠野去作苦工，因體力不支，一八六五年便辭世了。康拉特十二歲成了孤兒，以後就仰仗他的舅父扶育長大的。幼時習法文，直到二十歲左右才開始學英文。大學快畢業時，他得着舅父的同意，到君士但丁堡去，初衷是要加入俄國軍隊去打土耳其，結果却加入了一個法國商船。後來到了英格蘭的 Lowestoft，弄得大副的資格，遂上一條英國船駛往東方。從此他滄海奇身的生涯繼續了二十年。

他父親曾將莎士比亞和聶俄譯為荷文，也是個深有文學素養的人，所以他沿小受了父親的影響，培植了很深的文學興趣。長大後精力過人，二十年航海生涯裏，盡職之餘，手不釋卷，尤酷嗜法國大小說家 Flaubert，據說 Madame Bovary 被他讀得爛熟，通體能够背誦。這時期他斷斷續續地寫了他第一部小說 Almayor's Folly。他最初原擬用法文寫作，但是他經驗裏的人物淨是些英國人，而他尤愛英國文字的壯健，因此終於採用了英文。天緣湊巧，有一回碰着一位知音的搭客，聽見他吩咐水手們工作時那種如畫的漫罵 (Picturesque Swearing) 不禁

同他結識為終身的知己。這位搭客便是逝世不久的大小說家 Tohn Galsworthy。高翁讀

了。他多鼓勵 A. Mayor's Folly 這部處女作遂於一八九五年出版了。

康翁的作品不下二十六七種，最重要的長篇小說有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Lord Tim, Nostromo, Victory, The Rescue……，短篇小說有 Youth, Tales of Unrest, Typhon, The Heart of Darkness……，散文則有 Mirror of the Sea, Some Remini-Scences (A Personal Record), 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Last Essays 等。他還寫過一篇戲劇，幾乎被人遺忘了的，就是 One Day More。一九〇五年曾由倫敦 Stage Society 排演。中文繙譯，就我所知，是始於，並且至今尚只有秋心的「青春」(Youth)。

他的小說完全以海洋為背景，以海船，水手，商人，與東方士人為中心人物。Brooke 和 Sampson 的英國文學裏有這樣一段簡短而精確的批評：「他比一般英國人寫得更好的英文，他使個個字眼隨着涵義顫震，這點尤少人能及。他創造氛圍與感覺，而非事實與性格，最特獨的就是能以魔術似的手腕描寫海洋的情調。帝國的或烏托邦的理想都不會沾染着他，他的作風在藝術的「客觀性」上唯屠格涅夫堪相匹配。」

他小說裏的主題可說是描寫靈魂的孤獨。人生總逃不了種種自然的限制，尤其當飄浮在茫茫大海上的時候，暴風，急雨，迷霧，狂濤，把渺少的航船和海員當兒戲似地玩弄掌上，使人生愈顯得渺小，但也愈顯得富有詩意。人生和自然搏鬥，雖然有時打勝了幾個小回合，終歸不免受命運的支配，吃一個最後的敗仗，但這個失敗是光榮的。光榮的失敗呀，這就是康翁作品裏顯示的宿命論，和 Thomas Hardy 所表現的顯然是兩路的。

吉姆爺一書於描寫靈魂的孤獨似更明顯。有些批評家以為這書技巧上頗有些小毛病，但我並不覺得這些

小毛病對全體有何損害。康拉特剛寫完這書時，也疑心這回是失敗了，可是隨着歲月的推移，吉姆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逐漸增高，正與讀者的感想不謀而合。出版後十七年，他替它重新寫序，說馬羅口述的部分——佔了全書的一大半——不到三個鐘頭便能高聲唸完了，這話自然有幾分可疑。的確，馬羅口述的部分太冗長了，聽衆聽到末後難保不打呵欠伸懶腰的，但是我們讀起來却被他那一瀉千里氣象崢嶸的偉力壓倒了，於是愈讀愈起勁，直到讀完之後，我們的驚奇感覺還不讓我們喘得過氣來。再呢，馬羅口述的結尾，說到馬羅和吉姆最後一次作別，馬羅從船上遠望着吉姆在傾聽兩個黑皮色赤膊的漁夫向他訴苦，三個人形逐漸幽微，「他頭頂的夕陽從天空消褪得很快，他脚下的一片沙灘早已沉沒，他自己也顯得縮小了，跟一個小孩似的——隨後只賸了一點，魚眼兒大的白點，彷彿暗淡了的世界遺留下的光明完全凝集在這個白點上了……於是，驀然地，我望不見他了。」故事講到這裏，似乎已經結束了，從第三十六章起，以書信代口述，憑空來了個海盜白朗——儼然是殘酷的命運的替身，未免畫蛇添足，破壞了全體和諧的統一。但是這個蛇足完成了帶有宿命論意味的悲劇，使讀者的激昂終於化爲深沉的悲哀，不但沒有贅疣之嫌，反覺得不可缺少似的。總之，與其說吉姆爺的結構微有毛病，倒不如說它是奇特而不可摸擬。至於康翁手腕的高妙處，更是說不盡的。

好，讓讀者自己去探發和吟味罷，犯不着把我一人的淺見來瀆擾讀者的清聽。

作者序言

當這篇小說剛印書問世時，一般人紛紛議論，說我是跑野馬，帶不住了。有些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以短篇故事開場，結果却超過了作者駕馭的能力。還有一二位關於這事實發見了內含的證據，這倒使他們怪覺有趣似的。他們指出記敘體受限制的諸點。他們申說，無論要叫誰那樣滔滔不絕地盡講，而且讓旁的人們傾聽這麼許久，怕是辦不到的。這是不大可信的，他們說。

對於這一層，我差不多縈迴思索了十六年的光景，還是不很以為然。我們知道，無論是在熱帶或是在溫帶，人們往往坐到深更半夜，「輪流着講故事。」如今這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何況屢次打斷了話頭，多少可以讓人鬆一鬆勁，養一養神哩；至於聽衆的耐力，那就不得不承認一個先決條件——這故事確是有趣。這是不可少的初步的假定。倘使我並不相信這確是有趣，我也決不會動筆寫了。單就精力能不能撐持這一點說，我們都知道，國會裏有些演說辭，發表時並不止三個鐘頭，倒幾乎佔了六個鐘頭呢；可是這本書裏面馬羅演的那一部分，我敢說到不了三個鐘頭就能高聲唸完了。再呢——雖然我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枝葉都絕不容情地刪掉了——我們不妨假定，那一夜總該備些茶點的，不管什麼礦泉水來一杯潤潤講演人的嗓子。

可是正經說呢，實際的情形是，我最初的意思不過想把那條載送香客們參拜聖地的大船編一個短篇故事而已；別無奢望了。那倒是嫡出的初胎。然而寫了幾頁之後，不知怎麼一來，我覺得不甚滿意，便將寫好的幾頁擱置了一些時。直到去世不久的威廉·白勒克烏先生又爲他的雜誌向我索稿，我才從抽屜裏取出那幾頁來了。

那時候我才恍悟這條香客船的穿插，用於一個不羈的飄泊故事，倒是很好的開端；而且這也是件緊要的事變，在一個單純而敏感的性格遇着時，能以渲染全部「生存的情操」，那是可以想像而得的。但是這一切心懷最初的情調和鼓舞，當時未免模糊，如今過了這麼許多年之後，我也並不覺得比當時清晰。

我擱置在一邊的那寥寥幾頁。在主題的選擇上，不無相當的重要。不過全部都是仔仔細細重新寫過一道的。當我坐下執筆時，我明知這會是一部長書，雖則我並沒預料到這會在白勒克烏先生的雜誌上展拓了十三期的篇幅。

我有幾回被人詢問這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我自己的一本書。我是個極端反對偏愛的人，無論在團體生活，或是在私人生活，甚至在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微妙關係上。照原則上講，我並無所特別寵愛；但是假使有人對於我的吉姆爺表示特別好感，我也不至於覺得不快和生氣的。我決不會說我「倒有點不明白……」決不會的呀！可是有過一回，我不禁疑惑而且驚訝了。

我的一個朋友，從意大利回來，同那兒的一位婦人談天，她不喜歡這本書。不消說這使我頗引爲遺憾，但是使我訝然的是她不喜歡的理由。「你知道，」她說，「這完全是變態啊。」

這
鑽頭苦思默索的資料。最後我得到這樣的結論：縱使相當地承認這主題本身對於女子們平常的感受性未免有點隔膜，可是這位女子決不能算是意大利人。我詫異她到底是不是歐洲人呢？無論如何，拉丁氣質的人民，見了旁人深刻地意識着失掉的榮譽，決不會覺得是變態的。這樣的意識也許是錯誤，也許是正當，也許不免矯揉造作之嫌；或者不妨說，我的吉姆並不是十分通俗的典型。但是我能對我的讀者們大膽保證：他不是從冷酷而牽強的思考裏產生的。他也不是歐洲北部陰霧迷濛的天地裏的人物。一個晴朗的早晨，在東方海港的平常環境裏，我看見他的形體打近邊過去了——懇摯，淒切——深沉，奧妙——如在五里霧中——嚴守着緘默。該如此，便如此了。我盡了我所能有的同情，要替他的意義尋覓適當的字眼。他是「我們裏面的一頁。」

J. C. 一九一七年六月。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六
第三章	一二
第四章	二〇
第五章	二五
第六章	四四
第七章	六二
第八章	七二
第九章	八三
第十章	九三
第十一章	一〇七

第十二章	一一三
第十三章	一二二
第十四章	一三四
第十五章	一四六
第十六章	一五〇
第十七章	一五七
第十八章	一六一
第十九章	一六九
第二十章	一七五
第二十一章	一八九
第二十二章	一九六
第二十三章	二〇二
第二十四章	二一〇
第二十五章	二一六
第	二二四



第	一三〇
第二十八章	二三六
第二十九章	二四三
第三十章	二四九
第三十一章	二五五
第三十二章	二六三
第三十三章	二六九
第三十四章	二七九
第三十五章	二八九
第三十六章	二九五
第三十七章	三〇二
第三十八章	三〇九
第三十九章	三一八
第四十章	三二五
第四十一章	三三三

第四十二章	三三九
第四十三章	三四六
第四十四章	三五三
第四十五章	三五七

第一章

他的身材不到六呎，差了一兩吋樣子，他的體格却很結實。走路時候，他一直望着你衝來，兩邊肩膀微灣，頭在前，眼睛是從眼皮底下瞟着你，活像一條來勢洶洶的公牛。他的聲音是沉重的，震耳的。他通常帶種頑梗固執的態度，可是絕沒有含了什麼搗亂意思，彷彿是萬不得已纔如此的，而且對於自己分明也是這樣絕不通融。他穿的很干淨，渾身雪白，從鞋子到帽子，你找不出一個污點。他是靠着替船貨商拉生意過活，在東方許多碼頭上很能得人們的好感。

一個水上兜買賣的伙計絕對用不着有什麼特長，可是他必得是個所謂能幹的人，而且辦起事來真顯得伶俐。他的工作是一聽到有船快拋錨，就跟其他這類伙計競爭，從船帆，蒸氣，木槳底下趕快跑去笑嘻嘻地向船主招呼，硬給他一張名片，上面印了船貨商的店名；當船主第一次上岸時候，他就暗地裏一直領他到一家山洞也似的大鋪子，裏面滿是船上吃的種種東西；在這鋪子裏面你能買到船上一切用品，使你的船可以飄洋過海，可以顯得奪目，從錨纜上的一套鈎鏈到貼船尾雕刻用的一本金葉；在這鋪子裏面一個陌生的船貨商會像親兄弟一般款待船主；在這鋪子裏面有一所陰涼的客廳，排了安樂椅，酒，雪茄，文具，同一本海港規則。他們熱烈的歡迎足夠

使航海人三月來海上生活心裏堆積的鹽水都溶化了。他們同船主這樣開頭的關係老是繼續下去，全靠這位兜買賣的伙計天天到船上去拜訪，一直等到這隻船離開海港。這個伙計對於船主是誠實得像個好朋友，週到得像個孝順兒子，有約伯那麼忍耐，有女人那麼專一無私，可是又像個酒友那麼嘻嘻哈哈有興致。末了他把總賬送進去，就完事了。這真是個巧妙的，近乎人情的職業。所以好的水上拉生意的伙計是難得的。這樣能幹的伙計若使又兼有從小當過水手這個好處，他真值得他僱主出很高的工錢，費很大勁去討好。吉姆一向掙很高工錢，人們那樣百般遷就他，就說魔鬼遇到也會感恩。他却毫無良心，有時忽然間不幹了，離開了。他所給的理由，他的僱主一看就知道無非是託詞的。他一走開，他們立刻罵道「該死的傻瓜！」這是他們對於他感覺銳敏的心靈唯一的批評。

海邊做生意的白種人和海船船主只知道他叫做吉姆。他當然還有個名字，可是他只怕人家說出。他這樣把名字隱起來，並不是怕人家認識他，却是怕有一件事情會讓人家知道了。但是他這個匿名辦法有點像篩箕，漏洞極多，那件事情終久又漏洩了。那件事情一露出馬脚，他立刻離開當時所滯的港口，到另一個海港去謀生，常是望東遷移。他所以不離開海港，一則他是個從大海流配出來的航海人，二則他光是能幹，只好做水上拉生意的伙計，不宜於幹別種勾當。他總是嚴整地望太陽出來的方向退去，可是那件事情遲早又被發覺了，簡直無法逃避。這樣子許多年來他陸續現身於孟買，加爾各答，仰光，檳榔嶼，巴塔菲亞；在每個駐足的地方，他只是水上拉生意的伙計吉姆。後來他那銳敏的眼光看出運命對於他是絕不寬容的，只好永遠離開港口同白種人們了，甚至於跑到蠻荒森林裏去，揀個馬路，林中鄉村來埋沒他這個可憐的本領。那裏居民就在他這個簡單名字之上添一個頭

衝，喊他做「土安」吉姆；彷彿我們喊吉姆爺一樣。

他是來自牧師住宅裏。許多大商船的船主都來自這些虔敬恬靜的家庭。吉姆的父親對於宇宙神祕了解得這麼多，足夠訓練茅舍居民，使他們有正直的性格，却不至於擾亂大屋子裏面先生們心裏的安寧。他們該住好房子，這大概也是出於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旨意罷。那個小禮拜堂看過去好像是從雜亂綠葉裏露出來的滿生了苔蘚的一塊灰色巖石，站在山崗上已經有好幾百年了，不過四旁的樹林也許還記得禮拜堂安基石。底下算是牧師住宅，屋子的紅色前面在草地，花床，杉樹當中顯得鮮豔有生氣，屋子後面是一片果園，左邊有一塊鋪石頭的院子。放馬用的，還有花屋傾斜着的玻璃就附着另一面磚牆。這個牧師職屬於他家裏已經有好幾代了，但是吉姆還有四個兄弟，所以讀了一些小孩子看的海洋文學，他對於海的興趣顯露之後，他家裏人立刻送他到「商船船員訓練艦」去。

在那裏他學了一些三角，同怎樣走過上桅機桁。人家都喜歡他。航海術他考了第三名，而且當第一隻快艇的划手。他的職務是管前檣樓，頭腦既清醒，體氣又好，在那裏的確很精明強幹。他真像個注定在危險當中出色的好漢，俯視底下這一大羣安靜的屋頂，那是給櫻色的潮水分成兩大片了，心裏很瞧不起。在這高樓上，他可以望見許多工廠烟燭零落地散佈於平原遠處，壁直站着，齷齪的天空襯着，個個細得像一根鉛筆，噴出烟霧，好比火山一樣。他又能夠看見出港的大船，來往不停的寬邊渡船，以及脚下浮動着的小舟。隱約莊嚴的海景湧現天邊，心裏蘊有將來冒險生涯的無窮希望。

一到底下艙面，聽見二百來個五方雜處人們嘈雜的聲音，他簡直忘却自己了，幾乎完全過幻想生活，許多海洋故事好像他都身歷過了。他看見自己從將沉覆的船上救出受難的人們，在狂風雨裏斫斷船上桅杆，游水穿過擠出一行白線的巨浪；或者是遇險後漂流着的一個孤零零的人，赤條條，打光腳，踏着露出來了的暗礁，找一些貝類來充飢；或者在熱帶海岸上躡到生番，在白浪如山的海上壓下水手暴動，以及鼓起大海裏一隻小艇中失望人們的勇氣——總之，他可以做個忠於職分的好榜樣，絲毫沒有畏縮，像書裏所說的水上英雄。

「什麼事情發生了。快來。」

他跳起來。許多水手湧上扶梯。他能聽到上面有一大陣奔跑叫喊的聲音。但是一擠出艙口，他就站着呆住了——好像胡塗了。

這是一個冬日的黃昏。暴風自中午後重新括起，河上交通都停頓了，現在一陣一陣地呼呼價響，帶有颶風的力量，轟轟的聲音好似隔海大礮發出的禮礮。急雨斜飛着，一片片打來，忽然敲一下，忽然又停了。吉姆間或看到翻斛斗的怒潮裏嚇人的景物，比如混在一起，顛簸岸旁的小船，飛霧裏呆立不動的屋子，笨拙地對着鐵錨顛仆的寬邊渡船，起落不定，給浪花埋沒了的埠頭。第二陣狂風似乎把這些全吹掉了，到處都濺着浪花。暴風當中的確有一個目的，天翻地覆的無情紛亂裏夾有一種憤怒的嚴肅，這又好像是專對着他而發的，叫他害怕得不敢出氣。他呆站着，自己却覺給風吹得旋轉了。

人家擠到他身上來了。「快艇上趕快備人呀！」小孩子從他身旁跑過去。一隻走內海的小商船駛進來躲風，

衝撞了一隻拋了錨的雙帆船，這個出險給船上一位教師看見了。一羣小孩子爬到欄杆上，圍着吊艇架。「蹺船，剛在我們前頭。」賽夢茲先生親眼瞧見。「後面一推，他站不住脚，摔到尾桅上，抓着一根繩子。這條鍊在碇泊所的練習艦渾身發抖，船頭對着風輕輕點首，船上幾根繩子用低沉的聲音，喘不過氣來樣子，唱出年青時飄遊海上之歌。「下水！」看到快艇坐好了人，迅速地由欄邊落下，他就直跑過去，聽見一聲潑刺。「放手，把軸轆拿開！」他凭欄看去，旁邊的河水吐出一線一線白沫，好像滾沸了。朦朧光景裏快艇隱約可見，正給潮水和狂風的魔力抓住，跟大船并肩上下。艇裏來一個大聲的疾呼，他模糊聽到：「你們要救人，就得好好划！你們這班小狗好好划！」突然間快艇擡起船頭，木槳高舉，一下子跳過一個浪頭，潮水同狂風拘束不住他了。

吉姆覺得有人重重地握他的肩膀。「太遲了，年青人。」船主看見這個小孩子好像要跳出船，趕緊把他一把抓住。吉姆擡頭望着他時候，眼睛裏有自知失敗的苦痛神情。船主同情地微笑一下。「希望你下次運氣好些。這回教你此後應該敏捷些。」

快艇回來，博得大聲的喝采歡迎。半船都是水，有兩個累壞了的人在船底木板上漂着。吉姆現在覺得天風海濤的騷動同威嚇是只值得藐視的，因此更後悔當初不該怕這個紙老虎的威嚇。他彷彿一點兒也不怕狂風了，還能夠對付更大危險。他真幹得來，并且比誰都強。心裏一絲的恐懼也沒有。可是那天晚上他獨自默想，當快艇上划頭槳的人——一個臉孔像女子，有一副灰色眼睛的小孩——做了底下艙面的英雄。愛聽新聞的人們都圍着他探問。他說：「我剛剛看見他的頭露出，趕緊把鉤篙插水裏去，鉤着他的褲子了。我自己幾乎摔出去，還好賽夢茲這

個老頭子丟開舵柄，來攔住我的大腿。船差不多要翻了。賽夢茲這個老頭子真不錯。他對我們粗魯些我并不在乎。他抓我大腿時候，老是呪我，這是他的辦法，等於叫我不要放鬆鉤篙。賽夢茲這老頭子總是一下子就冒火——對不對？我救的不是短小漂亮的那一個，不是有鬍子的那個大漢子。我們把他拖上來，他呻吟着，「呵，我的腿呀！呵，我的腿呀！」眼睛釘着我們。你們想一想這麼大一個漢子暈過去像個小女子！你們裏面有誰給這鉤篙刺一下就會暈過去嗎？我是不會的。刺進他的大腿這麼深。」他拿出鉤篙，他故意帶下來賣弄，大家果然很驚奇。「別說傻話，不是他的腿抓着——却是他的褲子，不過血自然流出許多了。」

吉姆認為這是無聊虛榮心的表現。那陣狂風無非嚇一嚇人，并無實力，所促成的英雄舉動當然難免是虛偽的。這陣海天騷擾使他生氣，因為是這樣子乘他的不備跑來，無端擋住他慷慨冒險的決心。若使不是爲了這個，他倒覺得高興，沒有參加這次快艇的打救，這回的成就真是不大高明。而且說到增廣見識，他覺得他的獲益遠在真幹打救工作的人們之上。他相信將來有一天當大家都畏縮了，只有他知道怎樣去對付狂風大海無謂的威嚇。他懂得該怎麼樣看待這些。其實只要你不害怕，這些算不得什麼。他自己心裏是一絲恐懼念頭也沒有的，所以驚心動魄鬧了一場的結果是他更有把握，想到將來的冒險，覺得自己有個無往而不自得的勇氣。

第二章

訓練了兩年，他到海上去。走進了他從前整天夢想着的境界，說也奇怪，却碰不到一件冒險事情。他航行好幾次，知道海連天裏的古怪單調生活。他得忍受人們的指摘，大海的虐待，日常呆板板的苦工，爲的是混一口麪包。這些工作真正的報酬是會給人們一種樂業的精神，這個好處他却沒有得到手。不過他不能回家裏去了，因爲海上生活起先有強烈的引誘力，後來雖然叫人失望，却已經使人們甘心當海上奴隸了。大海的確具有這副本領，任何其他生活都趕不上。而且他前途很有希望。他態度文雅，能耐勞，肯服從，又十分明白自己的職務；所以過了沒有多久，雖然年紀還很青，居然高升當一隻大船的大副。他也沒有經過危險事情的試驗，這些事情在光天化日之下揭出一個人的價值，銳氣同本質，宣佈他抵抗的能力同實在的膽量，不但給別人知道，也讓他自已曉得。

這些時候裏只有一次他又瞥見大海生氣時所含的嚴肅意義。這條真理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常常露出來。狂風暴浪的危險也有各種程度，只是偶然你會在事實的表面上看見惡毒的用意——那是一種無法描摹的可怕空氣，追一個人在理智感情兩方面都相信這些不幸的糾紛，這種海天的劇怒完全是對着他發的，帶個惡意，帶個無法拘束的大力，帶個脫韁而馳的殘酷，那是要從他身上扯去他一切的希望同恐懼，他的疲勞苦痛同他的憩息願望；那是摔破，毀壞，滅絕他所看過的，曉得的，喜歡的，享受的，厭惡的，總之人生所必需的，再貴重不過的一切東西，比如陽光，記憶，將來；那是用了要他的命這件簡單可怕的事實來把整個世界從他眼前掃去得無影無蹤。

有一星期風浪大極了，他那位蘇格蘭船主後來常說，「漢子！我真不明白這隻船怎麼能够支持過去了！」這個星期開頭，吉姆給一根倒下的桅杆壓壞了，一連躺了好些日子，糊里糊塗的，沒有希望的心裏難過得好像在不在

安定的深淵底下。他絕不關心他會怎樣結果。心境清醒時，他太把自己的冷淡重視了。其實沒有熟睹的危險正同人們心裏的幻想一樣的模糊不清，恐懼變得像影子了。他既沒有受到刺激，也就昏沉沉的，懶去胡思亂想了；胡思亂想纔是一切恐慌的源泉，人類的大敵。吉姆什麼也沒有看到，只瞧見顛簸小屋的紛亂。他死板板地直躺在這小塊殘破地方當中，暗地裏高興現在用不着到艙面去做苦工了。不過有時一陣壓不住的悲哀把他整個人抓住，使他在氈毯底下喘氣急扭，那時他真失望了，任何犧牲都行的，只要能够逃脫會給他這樣痛苦感覺的無謂苛刻生活。後來晴朗天氣回來了，他也就想這些了。

他的腳還是跛着。船駛到東方一個碼頭，他不得不移進醫院裏去。他復原很慢，船開走了，還滯留在醫院裏。

白種人住的病房，除他外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礮艦的會計，從艙口跌下，把腳摔斷了；一個是鄰省鐵路包工者之流，得了個莫名其妙的熱帶病，他把醫生當做蠢貨，自己私下吃便藥吃得一塌胡塗，那是由他一個塔木爾僕人忠心不倦地常常替他偷運來。他們互述彼此的生平，打一會兒牌，或者穿着睡衣，整天懶洋洋地躺在安樂椅上打呵欠，一聲不響。醫院站在小山上，從幾扇永遠大大打開的窗子吹進一陣陣和風，帶來天空的柔美，大地的抑鬱，同水上迷人的氣息，到這光溜溜的房裏。和風裏面夾着香味，使人們想起永久的休息，給人們一個不斷的夢的情調。吉姆天天望過園裏小叢林，城裏的屋頂，岸邊生長的櫻樹葉子，一直看到泊船所，那是到東方去的康莊大道，美麗的小島點綴四圍，歡樂的陽光照耀着，那裏的船隻同玩意兒一樣，那裏燦爛活潑的氣象好似放假日的賽會，東方天空永久的恬靜籠在上面，東方大海微笑的和平一直鋪到天水交界的地方。

他一個能够不靠拐杖走路，就下山到城市去找個回家的機會。那時不湊巧，他只好等候着；滯在那兒時候，自然跟海港同行的人們來往。這班人可以分做兩種：極少數的人們，很難遇見，過個神祕的生活，保存個不失本色的魄力，脾氣有些像海盜，眼睛出神得像做夢的人們。他們好像是在一團迷霧也似的計劃，希望，危險，企圖當中過日子，跟文明世界隔絕了，躲到海角天涯裏去。他們這種怪誕生活裏唯一有成功可能的事情大概只是他們的死罷。大多數是像他這樣的人，甦上什麼意外的不幸，偶然滯留那裏，後來就老在本地船上當船員了。他們現在怕到本國船上去服務，因為條件既然苛刻，責任觀念又更嚴格，而且還有海洋波濤這個危險。他們跟東方海天永久的恬靜已經弄得很和諧了。他們喜歡短距離的航行，艙面舒服的坐椅，一大羣本地的水手，同只有他們是白種人這個特色。他們一想到刻苦工作就怕得發抖，寧可過一種朝不保暮的舒服生活，總是將被解職，總是將得到差事，在中國人，阿刺伯人，雜種人底下服務——甚至於肯替魔鬼做事，只要他能够使他們過得很舒服。他們整天不說別的，光談論運氣好壞；說某人帶一隻走中國海的船——一樁好差事；這個人在日本某處輪船上謀到優缺，那個人在緬甸海軍裏混得很不錯。總而言之，從他們一切談話裏，他們一切行動，神情，態度裏，你都可以瞧見那個弱點，那個腐化的地方，那個打算好安安逸逸過此一生的決心。

吉姆起先覺得這班閒談人們真不配說是航海人，簡直還不如影子。但是末了他反喜歡看見這班人，覺得他們的生活很有趣，只有這麼一點兒的工作同危險，居然過得很滿意。過了相當時候，他從前的藐視完全變做另一回事了；忽然間拋棄回家這個念頭，他去就帕特那這條船的大副職。

帕特那是本地一條輪船，同那裏小山一樣的古，瘦得像獵狗，滿身的鏽，通常扔在一邊不用的水槽還沒有鏽得那麼厲害。這條船是屬一個中國人，給一個阿刺伯人專僱去。帶船的是個逃到新南威爾斯去的德國人，他專愛在人面前咒罵他的祖國，但是他實在是依賴俾斯麥勝利的政策，虐待一切他所不怕的人們，拿出一副「鐵血主義」的臉孔。他還有一個紫色的鼻子，同一行紅色的上脣鬚。這條船外面油漆好，裏面塗白後，就靠在一個木頭碼頭，冒着煙。有八百個拜謁聖地者望裏面衝去。

一〇

受着信仰同天堂希望的驅使，他們從三個舷門湧上船來，他們的光腳不斷地踐踏移動着，沒有一字閒話，沒有半句怨言，也沒有向後面瞧一下。離開艙面四圍的欄杆，他們就向前後流散，由張開大口的艙口望下淌去，直到船裏面最偏僻的所在，像水流進水池一樣，像水填滿罅隙小孔一樣，像水默默地平平上升一樣。八百個男女帶了信仰同希望，情感同記憶，從天南地北，從東方的極端，聚會在這兒；他們走過森林中的道路，順着河下來，坐馬來小船沿着淺灘，乘獨木舟渡過許多小島，身經災難，眼見奇物；給古怪恐懼盤繞着的心兒始終只靠一個希望支持着。他們來自曠野的茅舍，人烟稠密的大院，濱海的鄉村。他們一聽到一個觀念的呼喚，立刻離開他們的森林，他們的開拓地，他們管理者的保護，他們的富庶或貧窮，他們年青時的環境同他們祖先的墳墓。他們來時滿身是風塵，汗滴，污垢，破布——強壯的人們在前頭領帶家族，瘦削的老人一步步努力前進，沒有還鄉的希望了；男孩子大膽的眼睛好奇地到處探望，羞答答的女孩子頭髮滾下來；膽小的女人面巾蓋着，用骯髒頭巾鬆散的那一頭把正睡着的孩子緊抱在懷中，這些小孩也可以說是這個苛刻信仰之下的不自覺的參拜聖地者。

「你看這羣牲口，」德國船主對他新聘的大副說。

這次虔敬旅行的領袖。一個阿剌伯人，最後走上來了。他慢慢上船，穿件白長衫，縛一條大頭帕，的確很莊嚴偉麗，一串僕人跟他後面，擡他的行李。帕特那立刻開駛，離碼頭了。

這條船朝着兩小島之間駛去，斜斜地走過帆船下錨處，在山影底下兜個半圈，然後駛近吐出白沫的暗礁。站在船尾的那個阿剌伯領袖大聲背誦海上旅客的祈禱文。他懇求天帝使這次旅行順利，請他祝福他們的勞力同他們心內目的。黃昏裏，輪船拍着海峽的靜水；這條滿載參謁聖地者的船隻後面遠處有個螺旋棒形的燈塔，那是不信教的人們築在一個危險的淺灘上面，發出的火光好像對着這條船雲眼，嘲笑這次虔敬的差事。

這條船走出海峽，渡過海灣，繼續向前駛去，羅盤上總是一度，一直望着紅海前進。上面是燥熱的天空，晴朗無雲的天空，陽光華麗地把整個船包圍住，叫人們忘掉思想的能力，只覺心裏悶得難過，一切生機同魄力全枯萎了。在這含有惡意的燦爛天空之下，藍蔚色的深海絲毫不動，沒有一絲水波，沒有一條花紋——膠住了，停滯的一片死水。帕特那稍微嚇一聲滑過這一大片光堂堂的水面，在天上畫出一道黑煙，在海上留下一道白沫，那是立即消滅了，好像一隻幻船在死海上畫的一道幻影。

太陽一面旋轉着，一面好像追趕這班拜謁聖地的人們，每天清晨默默地大放光芒，跟船尾總是離這麼遠，中午趕上了，把火一般熱的光線集中着向這班虔敬的人們射去，下落時溜到前頭，跟船首總是保持同樣的距離，每晚總是神祕地沉到海裏去了。五個白種人住船的中部，跟這一堆人貨隔開了。白船篷從船頭搭到船尾，把艙面全

遮住了，只有一些蕩蕩聲，一些愁悶的低聲指出海上大火中有這麼一羣人。白天總是這麼酷熱的，靜寂的，沉悶的，一天天消逝於過去裏面，好像船走過後有個深淵把這些日子吞進去了。一縷黑煙下的孤舟堅決前進，在明晃晃一大片廣漠裏一團黑漆地冒煙着，好像給天上殘酷的扔下的火焰燒焦了。

夜的來臨有如一聲祝福。

第三章

整個世界沉默無聲，真是奇怪。天上繁星射出明朗的光輝，好像傳給人一個永久安全的消息。新月反灣着，低低躺在西邊，像是由一根黃金桿子刨出來的一片刨花，眼前的阿刺伯海平滑清冷，有如一片冰川，海面遠接那漆黑的，畫個全圓的水平線。船的暗輪悄悄地自由轉動，簡直可算做這個安全宇宙裏的天然分子。水上閃着微光，沒有一線波紋，不過船的兩旁各有兩道深摺，陰沉沉的，永遠不變的，深摺裏有幾行分叉的直線浪脊，浪脊之間有一些輕輕地噝一聲破碎的渦卷，一些小浪花，一些漣漪的微波，一些起伏的浪湧。船一走過，留下一些波濤，海面稍微顫動一下，低低濺拍一兩聲，也就消沉了，終於湊進圓穹也似的海天的寂默裏。動着的船身是永遠滯在海面中心的一個黑點。

站在望臺上的吉姆看到大自然的靜止形態深深感到裏面含有個無限安全無限和平的情調好像看到一個母親臉上安詳親摯的神氣，可以信得過她心頭有一段慈母的癡心。船篷底下，讓白種人的智慧同勇敢來料理一切，依賴沒有信仰人們的本領同他們火輪船的鐵殼，這班在苛刻信仰底下的拜謁聖地者睡着了，睡在席子上，睡在氈毯上，睡在光板上，艙面和黑暗的基角滿是一羣一羣躺着的人，染色的布包着，腌臢的衣服蓋着，有的頭靠着小包袱，有的臉壓着灣在面前的前臂；男女，小孩，擠在一起；老的少的，殘廢衰弱的，血氣方旺的——在睡眠裏都是一樣的了，正如在死神面前——死神同睡眠本來就是哥倆呀！

船走得快，引起一陣風迎頭吹來，不斷地吹過高高的船舷中間那一長片黑暗艙面，吹過這樣一行行平臥着的軀體。樑木這兒那兒零零落落的用短練子掛了幾盞地球形的燈，火焰閃爍着，模糊的燈光一團一團照到艙面，顫動着，因為船身是不停地搖擺着。這些燈光底下你可以瞧見一個朝天的下巴，或者一對緊閉的眼睛，或者一隻帶有銀戒指的深棧色的手，或者穿着破碎衣服的瘦削肢體，或者向後灣着的頭，或者一隻赤脚，或者是光露的，伸直的，好像讓刀子來割的頸項。富厚的人們拿重箱同舊席來遮圍他們的家庭；窮人們緊挨着睡覺，他們所有的家私用破布捆起當枕頭；孤零零的老年人兩腿拱起，睡在他們祈禱用的地氈上，兩手抱着耳朵，兩臂夾着臉孔；有一個做父親的雙肩駝起，膝蓋拿來安置額頭，衰頹地睡在他兒子身旁，那是個頭髮亂七八糟的小孩子，一隻臂發命令樣子指着，朝天酣睡；一個女人從頭到腳蓋一塊白被單，有些像死屍，兩邊隔肢窩裏都有個赤身嬰孩；阿刺伯人們行李堆在船後，儼然一個小山，高低不齊，上頭有一盞貨艙燈搖蕩着，後頭隱隱約約有許多東西東西歪歪着，可

以瞧見大肚皮的銅壺，艙面椅子的脚踏，長矛的鋒口，靠在一堆枕頭上的古劍的直鞘，錫咖啡罐的罐嘴。船尾欄杆上的特製速率表過了一定時候就丁鐘一聲，告訴我們這回神聖的旅程又走一哩了。這羣睡着的人們有時發出微弱悠遠的嘆聲，傳出惡夢的消息；船裏深處突然發出的短促鏗聲，鐵鍬粗糙的摩擦聲，火爐門猛力閉上時的砰的一聲，這些聲音殘酷地衝出，彷彿底下用這類神祕傢伙的人們滿心都是怒氣洶洶；可是苗條的高高船身正在平滑地望前進，光露的桅杆一絲也不搖動，在這不可即的晴朗天空之下，繼續劈開大海的平靜。

吉姆向兩邊船舷踱來踱去。這麼廣漠的寂寞裏他的脚步聲自己聽起來很響亮的，好像是繁星發出的回響。他眼睛向水平線溜，好像饑餓地凝視着那永遠走不到的境地，而且也不見前途的影子。海上唯一的影子是從這條好比一隻烟囪的輪船密密地噴出的黑煙的影子，煙的末端總溶化於大氣裏面了。兩個馬來人，靜默的，幾乎是不動彈的，各在舵輪的一邊把舵，舵輪的鋼緣偶然有一段閃光，那是給羅經箱射出的橢圓形光圈照到了。有時一隻手現在燈光照到的部分，黑手指抓着舵輪周圍轉動的把柄，隨又放開了。輪練在輪軸凹線裏軋軋地大聲響起來。吉姆看一下羅盤，望一下那不可即的水平線，閒閒地扭一扭身體，伸伸懶腰，等到骨節都響起來了，真覺得幸福極了。這個永遠不會破裂的和平安氣有點叫他大膽了，他簡直覺得這一生裏無論碰到什麼事都會是不在乎的。有時他隨便看一看舵機箱後面三條腿棹上四粒圖釘釘着的一幅地圖。這張紙指出海的深度，綁在木樁上的牛眼燈照着，一片光亮平滑像閃着微光的水面。紙上放有平行尺同兩脚規，一個小黑十字標出今天中午時船的位置，穩當地一直畫到丕林的那條用鉛筆畫的直線指出船的航路——也就是到聖地去，到獲救希望去，到永生酬

報去的道路。一支鉛筆躺在那裏，尖端指着索馬利海岸，靜止不動像浮在安全內港裏的一根光滑船桅。「這條船走得多麼平穩呀，」吉姆心裏納罕，有些感謝海天這種無限的和平。這樣時候，他一心一意想起許多勇敢行爲；他喜歡這類好夢，愛幻想這類成功，那是人生最可寶貴的經驗的，確是人生的神祕真理，也就是人生真正的本來面目；那具有壯偉的氣概，憧憬的情趣，好像大踏步從他面前走過，把他靈魂一同帶走，使他覺得什麼都敢試一試，沈醉於「極端自信」這杯聖酒了。想到這裏，他快樂得微笑，眼睛還是照例矍望着。偶然回頭一瞧，他看見船底在水面所留的一條白痕正同圖上鉛筆所畫的黑線一般的直。

灰色的吊桶跳盪着，蹣到火艙氣筒銀鐺地響；這個錫桶的噼啪聲到提醒了他，叫他想起現在快有人來接他的班了。他樂意地嘆一口氣，又有些惋惜，因為他就要離開這些養成他狂夢的恬靜景物了。他有一點兒渴睡，懶洋洋地，徧體酥軟，好像身裏的血脈都變成溫暖的牛奶了。他的船主披件睡衣，無聲無響地走上來，夜裏穿的短衫翻開，露出胸膛。臉色是紅的，還未十分清醒，左邊眼睛半閉着，右邊眼睛圓睜着，可是遲鈍無光。他垂着大頭顱，對着地圖，半睡半醒地搔他的肋骨。他那露出的肉體帶一點兒淫猥的氣味；光溜溜的胸膛發亮着，軟綿綿的，油膩樣子，好像睡裏流出些脂肪。他說一句專門術語，聲音粗糙遲鈍好像一把鐵鏟磨着木板邊沿時的察察聲。他那雙重的下巴垂着，像是一個用細線繫在牙床上的小袋子。吉姆嚇了一跳，非常恭敬地回答。但是他彷彿這回是第一次纔把這可憎的癡肥形相認清，印象特別深刻，從此以後，他老覺得這個人簡直是如此可愛的世界裏一切壞惡下流東西的化身；而且凡是壞惡下流的氣息都可以拿他來做代表，不管那些氣息是伏在我們相信可以使我们得救的

心兒裏，我們四圍的人們裏，我們耳目所接觸的事物裏，或者我們肺裏所呼吸的空氣裏。

金片也似的月兒慢慢下沉，消失在黑碌碌的水面去了。天空好像沒有那麼遼遠不可即了，星光也加亮起來，半透明的穹蒼蓋着這塊圓板般的暗淡大海，裏面陰沉沉的夜色更加深了。船是這麼平滑地動着，人們簡直無法感覺到，好像這條船是一顆滿佈着生物的星兒，跟許多恆星同飛過漆黑的天空，在這可怕的默默孤寂裏，等候上帝再來創造世界。「底下熱得說不出怎麼樣子了，」有一個人喊起來。

吉姆微笑着，并不抽過頭來。船主拿背朝着那個人，分毫不動。這個壞東西有這套把戲，故意裝做不知道天下有你這麼一個人，等到他樂意了，纔轉過來睜圓眼睛對着你，然後放出一大陣南腔北調的，滿口白沫的怒罵，像陰溝裏的膿水一氣迸出來。現在他只是含怒地噓一聲。副機車手站在望臺梯子上，兩隻溼手掌搓捏一塊腌臢破手巾，一點兒也不難為情的，還是繼續說他的埋怨話。水手滯這上面真愜意，他們這班人有什麼用處，他真不曉得，打死他也不知道。可憐的機車手總得把船弄走，其他事情他們也幹得來，天呀，他們——「閉嘴！」德國人呆板板哼一聲。「啊，是的！閉嘴——來了什麼糟糕事情，你們又跑來找我們了，是不是？」那個人接着說道。他猜他已經快餓熟了；現在他也不管自己多麼罪大惡極，這三天他滯的那個地方是熱得像壞人死後去的地獄，他已經訓練得很好了——天呀，他真嘗過地獄的味道了——還有下面轟轟的嘈雜聲也叫他變做個十足聾子了。那副修補的，難湊的，腐爛的，擠成一片的零碎機器刮辣碎碎得像船面破舊的絞車，不過更厲害一些罷。他把上帝創造的生命拿來放在這快斷的，斜成五十七度的殘破桅杆旁邊日夜冒險，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必定生來就是不怕死

的天呀。他……「你從那裏得到酒嗎？」德國人很蠻野地問他，還是不動，羅盤箱燈光照着，活像一塊豬油形成的笨拙人形。吉姆還是對着向後退的水平線微笑，滿心慷慨的主意，默想他自己高尚的志趣。「喝酒！」副機車手含譏微笑地重述這兩字，一面雙手扶着欄杆，身體像個陰影，兩脚是軟和和的。「總不會從你那裏得來，船主。你是太卑鄙了。你寧願讓一個好人死去，不肯給他一滴酒。這就是你們德國人說的經濟罷。只知道一便士兩便士的計較，整鎊的反讓人家騙去了。」他動起感情了。機車長十點左右給他一點兒酒喝——「只是一點兒，願上帝保佑我！」——機車長這個老頭子做人真不錯；但是要想把他床箱裏的陳酒弄出來，就說有五噸的起重機也辦不到。不成，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是不成的。他睡很熟像個小孩子，一瓶上好的勃蘭地放在枕頭下面。船主厚厚的喉嚨裏咯咯作響，「豬」這個字的聲音在裏面上下浮動着，像微風裏飄蕩着的一葉羽毛。他同機車長當伙伴已經有好幾年了——同在一個狡猾的，有興致的，中國老人底下做事。這個中國人載一副明角大眼鏡，他那可敬的花白辮子用紅絲線紮着。帕特那原泊的碼頭上的人們都相信這兩個人最會不要臉地侵吞公款，真是「凡是你想得到的，他倆差不多都合伙幹出來了。」外面看起來，他們兩個很不合式；一個是眼光遲鈍，樣子凶很，滿身的軟肉都是曲線；那一個是瘦稜稜的，到處是窟窿，頭是同馬頭一樣的瘦，一樣的都是骨，嘴巴陷進去，額頭陷進去，眼睛也陷進去，兩眼無精打彩，玻璃也似的。這位機車長從前在東方某處破船了——在廣州，在上海，也許在橫濱；他大概不大想起出事的確地點，也不去記起破船的原因了。人家可憐他年青，暗暗把他開除就算了，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他回憶起這段事，一點悲哀痕跡也沒有，這無非使他更墜落了。後來東方海面的航業漸見發達，起初他們這行人很

罕，他也就混進去了。他總是急欲用種悲哀的低聲告訴陌生人他也是這行的「老手」。他一走動，好像有一架骷髏在他衣服裏鬆活地搖擺着。他走路總是飄飄然的，喜歡在機器間天窗旁邊這樣飄飄然打轉，腳一管四呎長櫻桃木的銅嘴煙斗，雖然嘗不出味來，却老抽着那不純的煙絲，傻傻地出神，彷彿是一個哲學家正要從朦朧的真理裏引出一條系統來。他絕不是很慷慨的，隨便拿酒請人喝，可是那天晚上却破了這個老例。這個意外的款待，再加上酒力的強烈於是就使這位副機車手，窩品澤地方來的一個笨孩子，變得高興，無恥同多話了。逃到新南威爾斯去的德國人氣極了，直喘着，像一根放氣管。吉姆覺得這齣戲都還有意思，却很焦急時候趕快到，他可以到下面去；最後十分鐘的守望叫他難過得好像放了鎗，看子彈不立刻點燃衝出去一樣。這班人不屬於他那個英雄冒險的世界；可是他們也并不壞。就說那位船主……不過，他喉嚨裏覺得難受，一看到這一大堆喘不過氣的肥肉，發出咳嗽的低聲同流水般一串胡說的瞎話；可是他遍體酥軟得太適意了，不會鼓起勁去恨這個或者任一個。這班人的氣質是無關緊要的；他同他們天天接觸，但是他們不能絲毫損害他；他跟他們呼吸同樣的空氣，却和他們兩樣……船主會動手打那個副機車手嗎……這種生活真舒服，他自己却很有把握……很有把握，用不着……他有些入睡了，冥想同站着偷睡的分界是比蜘蛛網的絲還細哩。

副機車手很容易連想起他的經濟情形同他的膽量。

「誰喝醉了？我不對，不對，船主！那是不行的。現在你也該知道機車長連灌醉一隻麻雀用的那麼多酒都捨不得給人，天呀。我一生就沒有喝胡塗過；要我醉的酒還沒有人會做哩。我能够拿火酒來陪你喝威士忌酒，一桶一桶

對喝，還會冷靜得像個胡瓜。假使我看出自己醉了，我一定跳出船外了——不要這條命了，天呀。我真肯立刻跳出去！我此刻不高興離開望台。這麼一個晚上，你叫我到那裏去呼吸新鮮空氣，喂？在艙面跟那班蟲子一起嗎？難道真是跑到他們當中去嗎？而且我又怕你會拿出什麼手段來。」

德國人伸出兩隻大拳，稍微擺動一下，一聲不響。

「我向來不曉得什麼叫做害怕，」副機車手往下說，心裏十分自信，高興極了。「我不怕在這條爛船上幹這許多血淋淋的勾當，天呀！你們真走運，天生下我們這班不怕死的人們，要不然，你們真不知道要滾到那裏去了——你們同這條老船，船身的包鐵薄得像櫻色紙片——櫻色的紙片，老天爺保佑我罷？你們當然很上算——不管怎的，總會掙到一大堆洋錢；我怎麼樣哩——我混到什麼？一月就是這麼一點兒一百五十塊錢，找你的媽去。我要好好地問你——聽着，好好地——誰不願扔開這麼一個該詛的差事？簡直是賣命的，簡直是賣命的，老天爺保佑我罷！可是我是個什麼也不怕的好漢……」

他放開手，不靠欄杆了，東指西抹，好像在天空畫出他勇敢的形相同範圍；他那軋軋不休的細聲飛到海上去，他用脚尖踱來踱去，爲的是使他說話更有勁些。忽然間他摔個跟頭，好像有人從後面打他一棒。他滾下去時叫道：「該死，」接着一下子靜默。吉姆同船主不約而同地立不住腳向前倒，自己又站穩了，死板板地呆望那一平如鏡的海面，心裏怪納罕。後來他們擡起頭望天上的繁星。

什麼事情發生了呢？機器咻喘的砰砰聲還是繼續下去。難道地球給什麼東西擋住不走了嗎？他們不能了解；

這樣子一絲不動的平靜大海同無雲天空，忽然間好像是不安全得很可怕的，好像是站在張開大嘴的毀滅深淵的峭壁上頭。副機車手反跳起來，壁直站着，又塌下去了，成一堆暗淡的東西，非常悲哀地悶聲說道：「怎麼一回事？」一陣隱約的隆隆，好似雷聲，好似極遠處的雷聲，簡直够不上說是聲響，差不多只好說是顫動，慢騰騰地過去了，輪船應聲震搖一下，那陣雷聲好像是發自海裏的深處。舵輪旁邊那兩個馬來人眼睛發光，望着白種人，但是他們棧黑色的手還是抓着攀手。望前進的尖頭船身好像從頭到尾接連着擡高幾吋，彷彿整條船是柔韌的，然後回復本來的狀態，規規矩矩地去劈開這片平滑的海面。船身不顫動了，隱約雷聲也立刻停了，好像這條船剛纔駛過一帶擺動着的水面發出噲噲聲的空氣。

第四章

過了一個月左右，吉姆回答法庭的詰問，想老實說出這回事變的真相，講到那條船時候，他說：「不管那條船滑過什麼東西，我只覺得船很容易就溜過去了，好像一條長蟲爬過一根竹桿。」這個比喻的確很合式。審問的目的是要找出事實，審問的地點是東方一個港口的警察廳。他高高地站在證人廂裏。在這所清冷寬爽的房子裏，他雙頰却燒得通紅；上頭有風扇的大架高掛着，慢慢搖來搖去，底下有許多眼睛釘着他，從黑色的臉孔，從白色的臉

孔，從紅色的臉孔，從注意得出神了的臉孔，好像這班坐在窄凳子上，一行一行排得很整齊的人們都給他的聲音迷住了。他說話很大聲，自己聽到也有一點兒驚奇，覺得這是世上唯一聽得到的聲音，大概因為那些要他回答的可怕的分明問話好像聚到他心頭，叫他苦痛難堪——默默地，銳利地戳刺他的心兒，好像是他自己良心的可怕責問。法庭外面，太陽照耀着——法庭裏面有使你寒顫的大風扇涼風，使你心裏焦灼的恥辱，可以刺痛你的心的。瞋着眼睛。法庭庭長臉孔刮得很干淨，絲毫不動感情樣子，夾在兩個航事顧問的紅臉孔中間，顯得像死人一樣的灰白，儘望着他。天花板底下一扇寬闊的窗子從上面射下光線到這三個人的頭上同肩膀，使這三個人在這光線不足的大法庭裏面形狀清晰得可怕，聽衆一比起來，只好算做睜着眼睛的一羣影子了。這三個人要知道事實。事實！他們要他說出事實，好像事實就能够解釋一切事情！

「你認爲墮到漂着的什麼東西了，就說是一條船裏滿是水，橫浮水面像根木頭的破船罷，船主叫你到前頭去看有什麼損害，你估量那個碰擊的力量，有沒有料到會有什麼大損失呢？」坐在左邊的那位顧問問道。他有馬蹄式的小鬍子，凸出的頰骨，兩邊肘節按着棹上，皴裂的雙手握着放在面前，用沉思的藍眼睛瞧吉姆；那一位顧問是一個軀體笨重，性情驕傲的人，一身倒在椅子上，左臂全伸出來，指尖細膩地敲着吸墨水的墊子；庭長直着腰幹坐在中間那把大圈手椅子裏，頭稍微向肩膀傾斜，雙臂又在胸前，墨水壺旁邊的玻璃瓶子裏插了幾朵鮮花。

「我沒有料到，」吉姆說，「船主囑咐我不要丟去喊誰，也不要叫出去，怕的是大家會驚慌起來了。我想這個預防是應當的。我就提一盞掛在船篷底下的燈，到前頭去。我揭開船首艙的蓋艙板，聽見下有濺潑的聲音。我就把那

盞燈盡燈上繫的繩子那麼長落下去，看見船首艙一大半已經都是水了。我那時就曉得水線底下必定有個大窟窿。」他停住不說了。

「啊，」身體龐大的那位顧問吐出這一聲，對着吸墨水的墊子露出夢裏般的微笑；他的手指不停地，無聲無響地敲那張紙。

「我那時沒有想到危險。這些事發生得這麼悄悄地，這麼突然地，我也許有一點兒嚇住了。我知道船首艙同前艙只隔個趾壞了的這個間壁，中間再也沒有別の間壁了。我回去報告船主，遇着副機車手正從望臺梯子底下望上爬：他好像胡塗了，對我說他想他的左臂折了；因為當我在前頭時候，他正打算爬下，却從頂高的那一級滑下來。他喊，「我的天呀！那扇腐爛的間壁再過一秒鐘就擋不住了，這條該詛的東西將像一塊鉛板帶着我們沉沒了。」他用右臂把我推開，先我跑上梯子，一面爬，一面叫喊。他的左臂掛在一邊。我跟上去，趕得到看見船主向他衝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平平躺着。他不再打他了，只彎下身子，對他站着，生氣地，可是聲音非常低地向他理論。我猜他大概問他爲什麼在這上面鬼混瞎鬧，爲什麼不下去把機器停了。我聽他說，「起來！跑，飛跑！」他還詛他幾句。副機車手由右舷上的梯子滾下去，飛跑過天窗，一直到左舷上的機器間覆蓋。他一面跑，一面呻吟着……」

他慢慢說，却記得很快，很清楚；他簡直能够模倣那個副機車手的呻吟聲，一點不差，跟回響一樣，讓這班要曉得事實的人們知道得更明白些。他起先有一種反感，後來一想，要把這可怕事情後面真正的恐怖傳達出來，大概只有細細地縷述經過情形這個辦法。其實他們這樣焦急想知道的事實本來是看得見的，摸得着的，可以拿知覺

去認識的，佔了時空的位置，發生起來還得要一艘一千四百噸的汽船同二十七分鐘的時間；這些東西湊起來成了整個的經驗，有特別的形相，有一定分寸的神氣，是一瞧就會記着的一件複雜事情，而且還帶了一個特色，那是一個看不見的，住在裏面指揮一切的毀滅之神，像個可惡身體裏的兇鬼。他急欲把這一點說清。這不是一件通常的事情，裏面個個細節都是極重要的，幸好他全能記得。他想老說下去，爲着真理的緣故，也許是爲着自己的緣故罷。當他這樣有把握地縷述一切經過，他的心却在這一圈密密圍着的事實裏兜圈子，那些事實從他四面湧來，把他同其餘人們隔斷了。他好像是隻給人家囚在高高木槓子編成的圍欄裏面的野獸，黑夜裏什麼也瞧不見，到處衝撞，想找一個弱點，一個罅隙，一個可以攀上去的地方，一個可以擠出去偷跑了的門路。這種可怕的心緒煩雜使他說話有時躊躇一下……

「船主老在望臺上走來走去；都還冷靜樣子，不過他擰了好幾次；有一回當我向他說話，他一直衝撞過來，好像已經完全瞎了眼睛了。他對我問的話沒有具體的答覆。他低聲向自己說話，我只聽到幾個字，有些像「倒霉的蒸氣！」「地獄裏的蒸氣！」——總之一些關於蒸氣的話。我想……」

他說到不相干的話了；一句詰問打斷他的話頭，好像那裏疼一下，他失望極了，疲累極了。他正要說到那一件事，他正要說到那一件事——現在給人家這樣殘酷地打斷，他只好答是同不是。他簡簡單單忠實地答道，「是的，我私自逃生了。」他臉孔漂亮，體格壯偉，年青的眼睛有些黯淡，兩邊肩膀直着露出證人廂外面，那時他的靈魂却在裏面苦痛得扭成一團。他又答了一句極無聊的詰問，就等候着。他的嘴乾燥得一點味道也沒有，好像吃了灰塵，

後來又覺鹹苦，好像喝了海水。他抹一抹潮濕的額頭，潤一潤乾燥的嘴唇，好似有一股冷水從背上澆下。那位軀體龐大的顧問落下眼皮，不留意樣子，悲哀地，無聲地敲着吸墨水的那個墊子；那一位顧問哩，太陽晒黑的雙手又在胸前，上面的臉孔裏的眼睛好像發出慈愛的光輝；庭長身體稍微向前傾斜，慘淡的臉孔接近花朵，然後頭向椅子靠手垂下，手掌托着額頭。風扇的風盤旋下來，到人們臉上，到用大幅布圈着身子的，臉孔櫻黑色的本地人身上，到坐在一起，熱得難受，穿件合身得像他的外皮制服，膝蓋上放頂拿破侖式的白帽的歐洲人身上。緣着四牆有許多法警，白色的長制服扣得很緊，圍一條紅腰帶，縛一條紅頭巾，打光腳飛快地溜來溜去，沒有聲響得同鬼一樣，屏息待發同獵狗一樣。

吉姆的眼睛在答話中間有時向四處瞭望，看見了一個獨自坐在一處的白種人，臉上現出疲倦神氣，愁雲蓋着也似的，但是這個人恬靜的眼睛却是清朗地，有趣味地直望着。吉姆又答了一句話，很想喊道，「這種盤問有什麼用處，這有什麼用處！」他輕輕用鞋底叩地，咬自己嘴唇，望過下面這許多頭顱。他跟那個白種人直目相視了，跟他對看的那副眼睛不像別人那樣默望着，却是含有明白的意志的。在兩次詰問中間，吉姆出神得居然有閒工夫去私自想一下。他這樣想：這個漢子看着我，好像他能够看出我肩膀後面的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他從前會過這個人——也許是在街上。他相信他從來沒有同他談話過。他沒有同人們說話已經有幾天了，有好幾天了，只對着自己做靜默的，不連貫的，沒有完的談話，像監牢裏的囚人或者曠野中迷路的一個行路人。此刻他回答一些不相干的話，雖然這些詰問是有一個目的的。他懷疑這一生裏他不會再痛快地說話。他自己這個誠實的報告更堅

固了他那個沈思過多久的信仰：語言此後對於他是沒有用了。坐在那兒的那個人好像懂得這個使他絕望的困難。吉姆望着他，然後堅決地抽過頭來，同人們在永別之後一樣。

此後，馬羅在世界上各處邊僻的地方常常願意記起吉姆來，把他的事情詳細詳細，從頭到尾講出給人們聽。他細述這段長故事也許是當大家用過晚餐了。涼臺讓不動的枝葉密密遮住，還有芳花點綴着，蒼濛的暮色裏只見幾點燃着的雪茄頭的火光。每張長藤椅上安置有一個傾耳細聽的人。有時一點紅光猝然動一下，火光展開，照出一個疲累的手指，極安閒的臉孔的一部分，或者射一道紅光到給平靜的額頭一部遮住了的正凝神着的眼睛。馬羅一開口說這件長故事，他那個靜躺着的軀體就變得絲毫不動了，好像他的精神飛回到已往的時光裏面了，是從過去裏借他的嘴唇說出下面這許多話。

第五章

「啊，是的，我那一次到法庭去旁聽，」馬羅大概是這樣子開頭，「一直到此刻我還是莫明其妙我為什麼去了。我願意承認我們個個人都有個保護神，可是要你們這班人先讓步，肯承認我們個個人還有個隨身的魔鬼。我要你們承認這一點，爲的是我總不願意覺得自己是個與衆不同的古怪東西，明知道他——我指的是魔鬼——

的確在我身旁。我當然沒有親眼見過他，但是從他弄的種種伎倆，我能够證明他真是死跟着我。他既是那樣兇狠，當然要把我陷到那類事情裏去了。你們會問，哪一類的事情呢？還有什麼別的，就是那回審問的事情，那隻黃狗鬧的事情——你們決不會想起人們會讓一隻徧身長了癬疥的本地惡狗跑到法庭的涼廊把人摔倒，你們難道會想到嗎？——魔鬼却總是用這種拐彎抹角的，預料不到的，十分鬼鬼祟祟的手段，使我碰到身裏有腐化分子的，有僵化分子的，有看不見的瘟疫分子的人們，天呀！還叫這班人一瞧見我就滑了舌頭，把他們心裏的黑暗秘密全盤告訴我；好像我自己真的沒有什麼秘密事情——老天爺保佑我罷！——好像我自己的秘密事情還不够惱我的靈魂到我注定命終的日子。我幹了什麼，配受人們這樣另眼看待，我自己也不曉得。我敢說我的私事並不比街上任何人少，我的記憶力又不比人生這程路上一般行人強得多少，所以你看我並不什麼特別合式做人們體己話的儲藏室。那麼，爲什麼要單揀出我呢？誰知道——除非是預備着做這類晚餐後的消遣材料。查利，我的好朋友，你的菜真不錯，弄得這班人吃太飽了，不想動彈，連靜靜地關紙牌都覺是太費勁了。他們躺在你這幾把舒服的椅子上，心裏想，「誰肯去賣力氣。讓馬羅說故事罷。」

「說故事好罷。飽飽地吃了一頓，躺在離海面二百呎的地方，手邊放了一匣上等的雪茄，談起吉姆夥計來，這是件很容易的事。而且今夜滿天的星，空氣又新鮮，就是我們裏面最明白的人也會忘記不過暫時寄身這個世界上，也會忘記還得在這所迷園裏自己找出一條路子，每秒寶貴的時光都得當心，每走一步都是不能退轉去的，也會相信我們居然會弄個好結果下臺——其實，那裏能有這麼大的把握呢——我們千萬不要希冀從跟我們此

刻肘碰肘的人們會得到多少的幫助呀。固然，世上有一班人無憂無慮過了一生，好像全是髮後啣一枝雪茄的情調。他們過個快樂的，空虛的舒服生活，也許找些奮鬥的幻影來助興，可是那個幻影早已忘却了，奮鬥的結果還未實現——奮鬥的結果還未實現——假使說偶然真有個結果的話。

「審問時候，我第一次跟吉姆直目相視。你們一定知道凡是跟大海有一點兒關係的人那天都到場了，因為這幾天人人都曉得這回事了，自從亞丁來了那封神秘的無線電報，叫我們大家都吱吱喳喳談起來了。我說神秘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之下，這回事的確有點神秘，雖然裏面包含的事實是很明白的，天下事不能夠再明白，再醜了。水邊所有的人們不談別的，光說這個。清早起來，我在官艙裏穿衣服，就聽見我的僕人帕栖人杜巴士在隔壁伙食房裏一面喝人家給他的茶，一面用土話跟廚子說起帕特那。一走上岸我碰到熟人第一句話總是，「你聽過比這個更奇怪的事情嗎？」那個人或者冷笑一聲，或者露出悲哀神情，或者咒一兩句，這自然也看那個人的心情是怎樣的。陌生人爲着彼此要吐出對於這段新聞的意見，會親切地攀談起來。個個可惡的遊手好閒的漢子跑到人家，報告了這個消息，就混到不少酒喝。你到處都可以聽見人家談論着，在港口海關，在每家船經紀鋪子，在你的代辦處，從白種人嘴裏，從本地人嘴裏，從雜種人嘴裏，甚至於從你上岸時看見的半裸體蹲在石階上的船夫嘴裏，——天呀！你們知道，有幾人生氣，有不少人拿來做開玩笑資料，大家都在胡猜那班航海人現在變得怎麼樣了，談個不休。這樣子有兩星期光景，大家意見漸趨一致，以爲不管裏面的神秘成分是什麼，這回事總免不了是很悲慘的事。一天晴朗的早上，我正站在海關臺階陰影裏，瞧見四個人順着碼頭向我走來。我納罕一下，這班怪頭怪腦的

人從那裏跑出來呢，忽然間明白了，可以說向自己喝一聲，「他們現在到了！」

他們的確到了，三個人身體平常，一個人的腰圍却大得不堪，活在世上的人總不該有那麼大的腰圍罷。這四個人剛剛飽飽地用了一頓早餐，他們坐的那條得爾輪船公司走外洋的汽船是於太陽出來後一點鐘進口的。他們必定是帕特那船船員，絕對不會錯；我一眼看過去，立刻認出那個嘻嘻哈哈的帕特那船船主。他是我們這顆老地球上整個要不得的熱帶裏最大的胖子。而且，大約九個月以前，我還在三寶壠遇見他。他帶的氣船那時泊在碼頭裝貨，他老是痛罵德國的專制制度，天天從早到晚在得準幾酒店後面把整個人浸在啤酒裏；得準幾連霎眼下也沒有，每瓶開他一塊荷蘭國幣，可是也弄得不耐煩極了，曾經招我到一邊，他那副好像是皮革製的小臉孔全綁起來，很親熱地對我說，「船主，做生意當然只管生意，但是這個人，他真叫我難受極了。啐！」

「我從陰影裏看他。他匆匆忙忙地走着，剛在別人前頭，太陽光射到他身上，把他的軀幹照得特別嚇人。他使我想起一隻訓練馴熟了的小象用後腳站起來走路。他一身打扮輝煌得出奇——披一件有鮮綠色同深橘色直條的腌臢睡衣，赤脚上拖一雙破碎的草鞋，戴一頂別人不要的拿破侖式帽子，全是油垢，比他的頭小兩號，用麻繩繫在他的大頭上。你們知道一個人處他這樣地位，要向人們借衣服，總是不會成功的好罷，他火急走來，也不向左右看，跟我只隔三呎，從我面前走過去了。他很天真地嘩喇嘩喇走上樓梯，到港口辦事處去受開除處分，去報告經過情形，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

「後來我們纔知道他開頭就向船務主任說話。船務主任阿基·刺司汾魯剛走進來，據他自己說，正打算把

他底下的祕書教訓一番，算做那天勤緊作的開始。你們也許認得他——一個很客氣的雜種葡萄牙人，小身材，頸項光剩一層皮，真瘦得可憐，總在活動着，要各船船主給他一些吃的——一塊醃豬肉，一袋餅乾，幾粒馬鈴薯，或者其他雜碎東西。我記得有一回航行後我賞他一隻活羊，那是船上糧食剩下來。我并不是要他幫我什麼忙——你們知道，他沒有這個本領——却是看到他那樣天真地相信他有這個神聖特權，使我很爲動心。他那種堅持到底的態度差不多含了一點偉大氣味。這大概是由於他那個種族的民族性——其實可說，那兩個種族的民族性合併起來——再加上那裏的氣候——不用說罷。我知道誰是我的終身朋友。

「好罷，刺司汾魯正在很很地教訓一番——我想是關於奉公守職這一點——抽過身子來看見——他是這樣說——一個龐大的圓形東西，像個條子紋棉織法蘭絨包着的，一千六百鎊重的大糖桶，倒放在辦事處大塊地板中間。他說他大爲錯愕，有好多工夫不明白這個東西是活的，單是呆坐着心裏納悶他們爲什麼把這個糖桶運到他棹子面前，而且怎麼運來呢。通到前屋去的穹門黑壓壓地擠滿了許多人，拖風扇的人，掃地面的人，法庭裏的巡警，港口小汽船的艇長同水手，大家都伸長頸項，差不多爬在彼此背上，真是一團紛亂。這時候那個胖子已經設法把帽子拉扯下來，稍微鞠躬，向刺司汾魯走來。他告訴我我看到這樣子，他心裏非常難受，有好些時候他完全不懂得這個鬼怪到底要什麼，雖然他是靜聽着。那個胖子說話聲音粗糙沈重，毫無畏懼的神氣。亞基慢慢明白了，這是帕特那這件案子的新發展。他說，他不知道誰站在面前就覺不舒服——亞基是極富於同情心的，一下子方寸就亂了——但是只好下個猛勁，喊道：「停住！我不能聽你的話。你得去見總辦。我真不能聽你的話。你該去見厄力

奧特船主。」他跳起來，跑過那條長櫃臺，拉着胖子望前推。那個胖船主起先很服從，聽他調度，不過有點奇怪。到了厄力奧特的辦公室門口，一些自衛的本能却使那胖子退後，噴出鼻氣，像隻鬪牛，喊道：「聽我說！什麼事放手聽我說！」亞基也不敲門，一下子把門打開。「帕特那船主在這裏，先生。」他大聲喊。「進去，船主。」他看見那個老頭子正在寫字，這麼快擡起頭來，他的夾鼻眼鏡掉下來了。他砰的一聲將門關好，逃到自己的寫字檯去，那裏還有幾張紙等着他簽字哩。但是那邊吵鬧得那麼兇，他說有一會兒他簡直胡塗得連自己名字怎麼拼都忘記了。亞基是全球上神經最銳敏的船務主任。他說他好像把一個人活活地扔給一隻餓獅。那邊的聲響的確不小，連我在底都聽到了，我相信廣場上全能聽見，一直到那音樂棚子。厄力奧特這位老公總有一大串話要說，又能夠大聲呼喊，而且不管在他面前的是誰，他連總督都敢當面罵。他常對我說：「我的地位已經高到不能再高了，我的養老金是不成問題的，我也積下了幾鎊錢。假使他們不贊成我的責任觀念，那麼我率性回老家去罷。我是個老人，愛說實話。現在我唯一關心事情是在我死去之前看我幾個女兒嫁出去。」他關於這一點有些顛頭顛腦。其實他那幾位小姐都是怪好的，雖然像他像得出奇。有些早上，他醒來對於她們婚姻前途很抱悲觀，那麼辦事處人員都可以從他眼神裏看出，就怕得發抖，據說他必定抓一兩人痛罵一頓算做他的早餐。但是那天早上他却沒有把這個逃到外國的德國人吃了，却是——假使我還可以用那個比喻——將他嚼成頂細的小塊，然後——呀！又吐出來。

「所以過了一會兒我看見他這個龐大軀體又匆匆忙忙走下，站在外頭臺階上。他停在我身旁，爲的是要默想一下子。他紫色的大臉盤顫動着，一面咬他自己的大姆指，過些時用焦急的眼光斜瞟我。跟他一同上岸的那三

個漢子聚在一起，站在稍遠的地方等着。一個臉孔帶黃色，卑鄙樣子，一隻手用吊腕帶吊起；一個穿件藍法蘭絨衣服，高身量兒，同木屑一樣的乾燥，并不比掃帚胖，有幾根下垂的灰色鬍子，四面望着，現出道遙自在的傻神氣。第三個是個壁直站着的寬肩青年，手插在衣袋裏，背朝着那兩個人。他們大概正在專心談話，他却瞟着這片空曠的廣場。一輛斜欹的馬車，到處都是百葉窗，渾身的灰塵，剛停在這一羣人對面，趕車的把右腳擱在左腿上，一心一意細瞧自己的足指。那個年青人分毫不動，連頭也不搖一下，單是望着陽光，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吉姆。他這種不在乎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氣，只有年青人纔做得出。他站在那兒，臉孔手脚都很干淨，穩穩地站着，太陽光真沒有照過一個更有望的青年。我看見他，知道了他所知道的，而且還比他多曉得一點兒，心裏非常生氣，好像窺破他掉什麼鎗花，想把我的什麼東西弄到手。他不該顯得這麼自得樣子。我心裏暗自忖度——假使像他這種人也會幹私自逃生那個下流勾當，那還了得……我好像痛心得能够把我的帽子擲到地面，跳上去踐踏。有一次我就看見一位意大利船主這樣幹過，因為他的飯桶大副在個滿是船隻的碼頭上臨時拋錨時却把錨弄得亂七八糟。我看見他分明這麼自在樣子，我自問道——難道他是個傻子嗎？是個麻木不仁的人嗎？他好像快要撮脣吹出一個調子來。你們看，那兩個人的行動我絲毫也沒有留意，爲的是他們卑鄙樣子有點兒跟大家都知道的，將來法庭要追究的那件掉臉事相稱。樓上那個瘋子，那個老滑頭居然罵我是狗，帕特那的船主說。我不知道他認得不認得我——我倒想他是認得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視線碰着了。他睜圓眼睛——我微笑，想起從那扇打開的窗子傳到我耳鼓的許多詛罵話裏狗可算是最輕的一個。「他真的這樣罵了嗎？」真古怪，我壓不住我自己的舌頭了。他點頭，

又咬他的大姆指，放低聲氣咒罵。忽然間他擡起頭，一派悻悻的，兇猛的無禮神氣——「呸！太平洋大着哩，我的朋友。你們這班該死的英國人，讓你們儘量兇罷；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有的是地方去；我又可以過得很好了，在亞比亞，在檀香山……」他想遠了，就停了嘴。那時我心裏很容易畫出將來跟他一起的是那一類人。我老實告訴你們，我也常跟那一類人一起過。有時一個人逼不得已，只好裝做跟誰一起都是有意思的。我嘗過這個味道；我此刻也不拿出道學家的臉孔，埋怨這些不得已的情形，其實這班壞人有些因為沒有道德——道德——我怎麼說纔好呢——道德架子，或者因為其他同樣不容易看出的理由，反是雙倍的叫人增廣見識，二十倍的有趣，比起你們宴飲的那班體面的奸商——你們到并不是非請他們不可，只是因為受習慣支配，因為怕得罪人，因為你們是好先生，以及其他一百個下流的，不充足的理由。

「你們英國人都是流氓，」我們這位愛國的，逃到法林斯堡或者斯德丁去的——我現在真記不清波羅的海那個好好小口岸做了這個寶貝的巢窩，給他沾污了——奧大利亞人往下說。「你們吵什麼呢？你們告訴我們嗎？你們並不比別人強，那個老滑頭拚命跟我大鬧一陣。」他那兩條腿粗得像一對柱石，他那副大屍體就架在上面，渾身發抖。「你們英國人向來是這樣，看到我不是生長在你們那個該倒霉的國裏，只要有一點兒小事，就鬧個鬧個天翻地覆。拿去我的證狀罷。拿去。我不要這證狀了。像我這麼一個人用不着你們這張廢紙。我要拿來吐口水了。」他啐一口。「我將去當美國人民了。」他喊起來，生氣冒火着，兩腳推來推去，好像不肯讓個看不見的，莫名其妙東西把他的踝骨抓住，弄得他不能離那個地點。他氣得發熱，彈丸一般小的頭頂真是冒煙了，其實并没

有什麼神祕東西叫我捨不得走開，只是出於那最顯著的好奇心，要滯在那兒看他的詳細報告對於那個手插衣袋裏，背朝着人行道的年青人會有什麼影響。他直着眼睛望隔個廣場草地的那家馬拉巴旅館的黃門廊，那種開暇神氣活像等朋友預備好一塊兒出去散步的樣子。這是他的態度的確有點礙眼。我等著要看他驚慌得不知所措了，像給長針戳穿心兒那樣的苦，像給人們用找刺死的甲蟲那樣扭着——可是我又有點怕看他會這樣，這種心境我說不出，只好讓讀者去意會罷。真的，天下最可怕的事不是看一個人犯罪被人發覺了，却是看一個人有比比犯罪還下流的毛病給人窺破了。要避免當個法律上的罪人是很容易的，只要最普遍的毅力就行了；但是我們恐怕誰也不敢擔保說自己不會犯那些雖然看不見的，也許已經疑慮到的毛病，好比世界上有些地方你總疑心每叢灌木裏都藏有毒蛇——那些躲在你心坎裏，半生以來你注意着的，或者絕沒有留神過的，祈禱上帝把他壓下去的，或者像個男子漢根本瞧不上眼的，暗地裏遏制了的，或者不去理會的毛病。犯罪是不要緊的，我們受迷惑了，幹出挨罵的勾當，幹出上絞臺的勾當，但是我們的精神不死，——人們怒罵之後，我們的精神還是完好，我敢說，上了絞臺之後，我們的精神還是完好。可是有些毛病——有時看起來好像是很細微的——却使我們整個人毀了，真是萬劫不復。現在我看那個年青人在那兒，我喜歡他的樣子，從他的神氣我曉得他的性情是怎麼樣；他是打好所在來的，又是僭們這樣的人。他真可以代表這樣人的血統，可以代表世上一種男女，他們絕不是聰明的，有風趣的——可是他們生活的基礎是築在誠實的信仰同勇敢的本能上面。我并不是指戰場上的勇敢，公務上的勇敢，或者任一種特別勇敢。我只是指那種天生的膽量，敢睜大眼睛來看清誘惑，——一種擋得住的神氣，靈巧是够

不上的，天曉得，但是一點裝模作樣的痕跡也沒有——一種抵抗的能力，你們知道嗎，要說不漂亮當然可以，却是極有價值的——那是對於外界和心裏的恐嚇，對於自然的威力和人們的誘惑都持個盲目的，可是極可寶貴的強硬態度——還有個堅固的信仰來做後盾。這個信仰是絕不屈服於現狀，絕不屈服於壞榜樣的傳染，絕不屈服於抽象觀念的懇求。抽象觀念都死完罷！抽象觀念都是流氓，都是無賴漢，敲你們心兒的後門，個個偷去一點兒你的生命力，個個拿去一小塊你的單純信仰。這幾條單純信仰你必得抓着不放手，假使你們想過個干淨的一生，落個好好的收場！

「這些話跟吉姆自然沒有直接關係，我說出來爲的是他的樣子很可以代表那班有作有爲的傢伙。我們總喜歡覺得一生裏身邊有這類人。他們絕不會爲着自己太聰明了，或者——我們就說是神經錯亂罷，反弄得胡塗了。他這種人，你只要一看到那副臉孔，就肯全盤都交給他——船上的羅盤也好，其他的事情也好。我說我肯，我總該知道罷。我從前難道不是訓練出許多年青人，去紅旗下服務，去海上幹事情。那種職業的成功祕訣只要一句話就可以道破，可是你必得天天重新叫年青人牢牢記住，一直等到他們清醒時候沒有一個想頭不帶上那個色彩——一直等到他們睡眠時候沒有一個年青好夢不帶上那個色彩！大海待我真不錯，但是我一記起我手下訓練出來的這許多孩子們，有的現在長大成人了，有的已經洩死了，不過都是海上的好腳色，我想我也對得住大海了。我敢打賭，假使明天我回國去，不出兩天，一定有些臉孔給太陽曬黑的年青大副在一兩處船塢門口趕上我，用個嘹亮的聲音從我頭上問我，「您記得我嗎，先生？哈哈！某某那個小孩子。某某那條船。那是我第一次的航行。」

我就會記念一個失了魂魄也似的小么兒，跟這張椅子椅背差不多高，有個母親或者大姊站在碼頭上，看到大船從兩旁碼頭裏慢慢駛出去，雖然沒有哭出聲，已經心裏難過得不能搖手帕了；也許有個都還體面的中年父親清早同他兒子到船上去，說要親自送他兒子走，可是他分明看上了絞車，整個早上捨不得離開艙面。滯得太久了，末了只好爬上岸，連一聲再見都來不及說了。船尾樓上的內港艙工拉長聲氣向我喊，「用制轆把船拉住一會兒罷。大副。有一位先生要上岸去——你上去罷，先生。幾乎把你帶到塔爾卡瓦諾去了，是不是？現在可以爬上去了。慢慢的不忙……好了。前頭還是鬆手罷。」幾條拖船冒着地獄裏火焰一般的煙，勾上大船了，把這條老河攪個浪花亂飛。那位先生到了岸上，揩去膝蓋上的灰塵——仁愛的茶房追着，把他的傘扔下給他。什麼事情都妥當了。他有一點兒犧牲給大海了，現在可以回轉家裏去，假裝作完全忘却那一回事了。那個自願當水手的小孩子還不到第二天早晨已經暈船了。他漸漸學會了這行職業裏種種小神祕同那個大祕訣，那時大海叫他活也好，叫他死也好，他總是合式的。人們跑到海上去，同大海賭個輸贏，每擲一次骰子，總是大海勝利，這真是一場傻賭。可是當了賭徒的人却喜歡有個年青沈重的手，把他的背重重拍一下，聽到年青水手的一種愉快聲音：「你記得我嗎，先生？某某那個小孩子。」

「我告訴你這是件好事；這使你知道你一生裏最少有一次幹得不錯。我給人們這樣拍過，我也向後退縮，那怕可不輕呀。不過這個痛快的一掌却使我整天高興，晚上去睡覺，也覺得世界上沒有那麼寂寞了。我難道不記得那個小某某嗎！我告訴你我總該知道那一種臉孔是對的。我一瞥眼看過去，就敢把艙面付託這個年青人，睡下

的時候雙眼都——嚶呀！可不十分安全。他不是曾經在破船時候私自逃生了嗎？想到這裏，我真是恐慌萬分。看起來，他跟我一塊新銀幣同樣的純淨，但是他性格上也許雜了頂下流的成分。雜了多少呢？極少的——極少的一滴稀淡的下流成分；極少的一滴！但是他使你——他站在那兒帶個絞死也不在乎的神氣——他使你懷疑也許他全是用銅假鑄的罷。

我真不能相信他就麻木到這樣地步了。我那時真要看他爲着海員的名譽難過得身子直扭。那兩個可有可無的漢子瞧見他們船主了，就慢慢地向我們走來。他們一面踱着，一面閒談。我簡直把他們當做肉眼看不見的東西。他們相對猶笑——也許正在說笑話哩，誰知道。我看出一個是一隻手臂斷了；至於那個有灰色上髭的高身量兒，他是個機車長，在好幾方面都可算個惡名昭彰的人物。在我眼裏，他們等於沒有人。他們走近，船主的眼睛死板地向自己兩腿之間注視。他彷彿腫得不成樣子了，好像害了什麼可怕的毛病，或者身裏有個莫名其妙的毒藥發作了。他擡起頭來，看見面前這兩個人等候着，他就張開嘴，那副鼓大的臉孔歪成古怪藐視樣子了——我想他是打算向他們說話罷——那時好像忽然來個新念頭，他那雙微紫色的厚嘴唇又合攏起來，不發一聲。他下個決心樣子搖搖擺擺走向馬車，這麼盲目兇很地，這麼不耐煩地推着車門門紐，我心裏想恐怕整個東西連車帶馬都會翻倒了。趕馬車的給他這一推，也不默想他的脚底了，登時恐慌萬狀，雙手緊緊抓着轡，從他的座子轉過頭來看這個大塊頭要衝進他的車子。這輛小車顛簸震動很厲害。船主低下的頸項的朱紅頸背，一副使勁的巨腿，齷齪的，有橘色綠色直條的，隆起成一大團的背，一身油膩花衣服望裏鑽去的神情，使人覺得這些事是天下不會有，覺得

既可笑，又可怕，好像熱病時所見的那種既嚇人，又迷人的分明的怪誕幻像。他走了。我心裏一半料定車頂會裂成兩片，車輪上的車廂會像一顆熟棉莢那樣爆開——但是只見彈簧壓扁，一聲的搭，忽然間一扇百葉窗戛戛作響落下了。他的肩膀又呈現出來，擠在這塊小開口地方；他那個漲大了的頭兒垂出，搖蕩着，像一個給人抓到了的輕氣球，他滿頭的汗，生氣得亂吐口水。他兇猛地揮出一隻好比生肉的紅胖拳頭，去打那個馬車夫。他喝他快點出發，快點前進，到那裏去呢？也許是到太平洋去。趕馬車的鞭聲一響，小馬鼻子噴出氣來，提起前腳，用後腳站一下子，立即溜蹄飛跑去了。到那裏去呢？到亞比亞？到檀香山？六千哩的熱帶也够他要一耍，我也沒有聽到他的的確行蹤了。這隻鼻子噴氣的小馬一霎眼攔他到「永生」裏去了，此後我再也沒有看見他了；而且自從他坐這輛舊馬車，一陣灰塵裏從我面前拐個灣逃了，我就不知道有誰再瞥見他過。他走了，不見了，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深深躲起來了。說也奇怪，看起來好像他將這輛馬車也帶走了，從他走後，我就絕沒有再碰到這麼一匹耳朵裂了的黃褐色小馬。同這麼一個害脚病的，無精打彩的，趕馬車的塔木爾人。太平洋真够大呀；可是不管他在太平洋裏有沒有找個施展他本領的地方，我們總知道他飛到空閒裏去，同一個女巫騎箒柄飛走一樣。手臂吊起來的那個小鬼追趕那輛馬車，怪可憐地喊，「船主！我說，船主！我——說！」——但是跑幾步也就歇下，垂頭回轉身慢慢走着。聽到車輪磷磷的響，那個年青人抽過身來，還是站在那兒。他再也不動了，沒有擺什麼手勢，也沒有別的代表；馬車搖搖擺擺走了，看不見了，他還是朝這個新方向望着。

「這些事情接連發生還用不了我敘述起來這麼久的時間，因為我是用遲緩的言語將當下目擊的印象一

一說出。他走後就有了一個雜種的書記奉亞基的命令來照顧帕特那船這班可憐的漂流人。他連帽子都來不及戴，很熱心跑出來，向兩邊探望，一心都放在這個使命上。不幸得很，主要的人物已經走了；這一點雖然失敗，他還是忙碌萬分氣焰十足走近其他幾個人，差不多立刻跟手臂吊起來的那個小鬼大吵起來，這個小鬼正要尋人吵架哩。小鬼說他不能隨便聽人調度——「他絕不肯，Foggy。」這麼一個使筆尖的驕傲小雜種說成堆謊話是够不上嚇他。他是不受「這種東西」欺凌的，就說這東西講的話「完全是真的！」他大聲喊出他的欲望，他的希冀，他的決心，那是到床鋪上去躺起來。我聽他喊，「假使你不是上帝所棄的葡萄牙人，你就該知道醫院對於我是最適當的所在了。」他將那隻完好手臂的拳頭衝到那個人的鼻子下面，旁邊漸集了一羣人；雜種人雖然很狼狽了，還是極力想排出尊嚴神氣，想解釋他的來意。我不等看這場吵鬧怎樣結果，先走開了。

「我船上那時剛好有個水手病倒醫院裏，開庭前一天我去探望他。在白種人病室我又見到那個小鬼了，在床上翻騰着，手臂攔在夾板裏，很浮躁樣子。最使我驚奇的是那個有下垂白髭的高身量兒居然也躲到那兒去了。我記得當大家正吵架時候，我還看見他半跳半拖地偷偷走開，却極力想裝出不害怕神氣。他對於這個港口好像很熟悉，這樣窘迫時候也能够急步走到市場旁邊馬利安尼開的那家球房同酒店。馬利安尼這個一言難盡的惡棍從前認得他，在一兩處幫他做過壞事，看見他就恭敬得了不得，簡直可說是向他叩頭，就將他藏在他那所下流小屋樓上一間房子裏，供給他許多瓶酒喝。他大概胡里胡塗有點擔心自己生命的安全，想躲避起來。馬利安尼後來（那是過了許久了，那天他來船上向我的茶房硬要幾根雪茄的錢）却對我說，他一字不問肯幫他更大的

忙，爲的是酬報好幾年以前他給他的一個好處，總是一些齷齪的事體罷——這是我從他口氣裏猜出來的。他一再拳打他那個壯健的胸膛，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轉動着，掛着閃光的淚珠：「安東尼阿絕不會忘恩——安東尼阿絕不會忘恩！」這個高身量兒從前成就了這位老板什麼不道德的事情，我絕不知道，但是不管是什麼事，他現在有種種的方便了，可以自己關在房裏，有一把椅子，一張棹子，牆角上一鋪臥褥，地板上堆了掉下的灰泥，心裏懷個無理的忿怒，靠馬利安尼給他的酒來振作精神。這樣子一直到第三天的黃昏，他放出幾聲可怕的叫喊，迫得趕緊跑出來，躲避一大陣蜈蚣的進攻。他劈開房門，逃命也似的一跳，跳下這個搖搖不定的小樓梯，整個人壓到馬利安尼肚子上，自己站起來，走兔一般快飛跑到街上去了。第二天清早巡警從垃圾堆裏把他掏出。起先他以爲他們要擡他去上絞臺，掙扎着想恢復自由，好比一個英雄；但是當我坐在他床邊，他已經安靜兩天了。他的瘦頭兒好像鍍了黃銅，再增加了上白髭，放在枕頭上很安詳精美樣子，彷彿是個具有童心的倦戰兵士的頭。可惜他的眼神渺茫發光着，隱含有疑神疑鬼的恐慌，好像一塊玻璃後面悄悄地躲着的一個不倫不類的怪物。他是這麼極端安詳，使我生出一個古怪希望，想聽到他怎樣替這回有名事件辯護解釋。其實這件事與我沒有什麼相干，不過因爲我們同屬於這行賣力氣掙不到光榮的職業，共同忠於一種行爲的標準。我爲什麼儘想把這些可憐的細節一一發掘出來呢，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你們可以認爲這是變態的好奇心，你們要這樣說當然可以；但是我很知道我是想找出一些新事實。也許不自覺地我希望會找出新事實來，一些使人見諒的深刻原因，一些寬洪大量的解釋同洗白，一些叫人相信的藉口影子。我現在看清楚了，那時我所希望事情是絕不會實現的——我所希望的是要壓下

人們自己造出的那個最強項的鬼，那是一種疑慮，起來像一陣霧，暗暗地咬噬你像一條蟲子，比人皆有死這句話更令人寒心——也就是對於一切正直行爲的神聖原動力的懷疑。這個疑慮是個頂硬的東西，你一碰到就得絆倒，嚇得大聲喊叫，而且還使你暗地裏幹出零碎的下流勾當，這真可算做災禍的真正引子。我以前雖然沒有會過這個年青人，可是我總想爲他找出一點兒口實來，替他辯護，因爲單是他的神情已足夠叫我動心了，覺得我們年青時節都像他這樣，假使連他這種人也會無緣無故幹出私自逃生那件丟臉事，那豈不是太古怪了嗎，太可怕嗎，好像是給我們一個暗示，告訴我們將來也都不免有危險。這麼一說，我關心他，也可說是爲着我的緣故了。我恐怕我的多方打聽都是出於這個隱晦的動機。我的確希望這回事含有個神妙莫測的成分。我難道不是相信會有一個神妙莫測的成分嗎？我這樣熱烈希望着，難道不是爲着自己緣故嗎？隔了這麼久了，此刻回想起來，唯一神妙莫測的事是我會傻到那樣地步。我簡直希望從這個腐敗倒霉的病人嘴裏得個符咒，趕走那個疑慮。我大概是焦急得不顧一切了，隨便說幾句寒暄，聽到了他無生氣地順口回答，像普通規矩矩的病人那樣，我立刻提起帕特，把這個字放在一句委婉的問話裏，好像包在一把繭絲裏。我只是這麼輕輕點一下，也是出於自私，無非是不願意看他嚇了，做出怪樣子來。其實我并不關心他；我既不爲着他生氣，也不可憐他；我覺得他的經驗於我是無關緊要的，他的人格得救與否於我是沒有意義的。他已經幹了許多小壞事，也老了，不能引起人們的厭惡或者憐憫。他用問話口氣也重說「帕特那」這個字，好像費點勁記一下，就說道，「不錯。我是那裏的老手。我看那隻船沈下。」我聽到這句僂謊，正要出一口怒氣，他却輕輕地說道，「那條船滿是爬蟲。」

「我因此停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那個動搖不定的怪物在他那副玻璃也似的眼睛裏這下站住了，熱烈望着我的眼睛。」他們當午夜守望時候把我從床架喊醒，叫我出去看大船沉下，「他慢慢繼續說，好像正默想着他的聲音響亮得可怕，我真追悔我自己太傻了，不該盤問他。病室裏連一個在遠處急步走着的，戴雪白羽翼式頭巾的看護婦也瞧不見。那邊有一長行空鐵床，中間一架坐了一個憔悴病人，棧色臉孔，他是偶然摔壞了，他的船還泊在碼頭上。他額頭上橫紮了一條白細帶。跟我對談的那個病人忽然間伸出一隻瘦得像觸鬚的手，抓住我的肩膀。」只有我這樣的眼力纔能看出那條船沉下了。我素來以眼力過人出名。我想他們喊醒我也是爲了這個緣故罷。他們的眼力都趕不上我，沒有一個能夠看出這條船是真的，還以爲是走得頂好的，大家合唱起來——這樣唱！……一陣狼嗥般的喊聲穿進我的靈魂深處。「啊！叫他閉嘴，」那個偶然摔壞的人生氣了，有點淚意低聲說。「我想你大概不相信我，」那個人用個無法可以描寫的驕傲神情繼續說。「我告訴你在波斯灣這一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我這樣的眼睛了。你向床下看一下。」

「我自然立刻彎下身子。我敢說無論誰都會立刻聽他的話。」「你看到什麼沒有？」他問。「什麼也沒有，」我非常難爲情答道。他仔細觀察我的臉孔，那種蠻野的鄙視神情，簡直會使我一個人枯萎了。「這是在意料之中的，」他說，「但是假使我去看，我能夠看見——天下真找不到像我這樣好的眼睛，我告訴你，」他又抓着我，急於將心裏話說給我聽，把我拖彎下身子了，「我能夠看見百萬個粉紅蝦蟆。天下真找不到像我這樣好的眼睛。整整百萬個粉紅蝦蟆，真難看，到不如看一條船沉下去。我看一條船沉下去，一面還能夠整天抽煙斗。他們爲什麼不把我的

煙斗還給我呢？我看管這班蝦蟆時非抽煙斗不可。滿船的蝦蟆總得有人看管，你知道。」他滑稽地向我丟個眼風。我頭上出來的冷汗滴到他身上，我的制服貼着我潮溼的背；下午的涼風猛烈地吹過那一行空床，銅條架着的帳幕的硬摺就垂直地顫動起來了，床上蓋被跟光地板沒有離多少，也無聲無響地波動起來，我的冷震是透到骨髓裏去了。熱帶的和風在這空曠病室裏飛舞着，真是荒涼，同故鄉舊倉廩裏冬天的狂風一樣。「別讓他再嚷起來，先生。」那一個病人生氣焦急極了，遠巴巴向我大聲喊，他的聲音通過這所空房，像一個顫動的呼喚經過一條隧道。他那隻緊抓着的手扯我的肩膀，他很好滑樣子瞟着我。「滿船都是蝦蟆，你知道，我們都要悄悄地立刻退出去，」他極快地向我耳語「全是粉紅色的。全是粉色的——有看門狗那麼大，頭頂有一隻眼睛，難看的嘴四圍都是腳爪。喔！」他身上急促的痙攣，通了電流也似的，使人們看出平鋪的蓋被下面顫動的瘦削腳腿的形狀；他放鬆我的肩膀，彷彿向空中取點什麼東西；全身緊張抖戰着，好像剛鬆下的琴絃；我向下看時，只見他眼裏那個怪物衝出他玻璃般的眼晴了。我親眼看他這副老卒的臉孔同高尚冷靜的形相立刻消滅了，是給小竊般的狡猾，可惡的謹慎同絕望了的恐懼弄壞了。他好像想喊，自己又止住——「喊；他們在底下現在幹什麼呢？」他問，手指着地板，說話聲音同姿勢都小心得出奇。我頓然有點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怕船裏搭客會知道船快沈了，鬧起來弄得他無法逃生，想到這裏，我真討厭自己這下聰明。「他們都睡着了，」我答道，仔細看他會有什麼反應。果然，這是他最想聽的話，只有這句能够使他安靜下去。他歎口長氣。「噤！安靜，平穩。我在這兒是個老手。我知道他們這班畜生。誰先動，我先把誰的頭搗爛。他們人數太多了，這隻船不能再支持十分鐘。」他又喘氣。「快些，」他忽然喊，一樣大聲接

連呼號着，「他們都醒了——有一百萬人。他們踐踏我！等下啊，等下！我要把他們打成一堆一堆，跟蒼蠅一樣。等我救呀救——呀！」一陣持久不斷的哀號完成了我的絕望。我看見遠處那一個病人沈痛樣子舉起雙手，扶着他那個綑帶縛着的頭兒；一個封裹傷口的醫生現身的病室的極端，胸前的白圍巾一直到下巴，看過去人非常小，好像是從望遠鏡細小那一頭望過去的。我自認完全失敗了，也不再去找麻煩了，踏出一隻長窗戶，逃到外邊走廊去了。那陣哀號還是追着我，簡直同報仇一樣。我轉進一處沒有人的樓梯頂，忽然間四圍一絲聲息也沒有了。我走下那個沒有地氈的光亮樓梯時候，那裏的寂默真可以助我把散亂的思想冷靜下去。在下面我碰到一位住院的外科醫生，他正走過院子，請我停住。「來望你的水手嗎，船主？我想明天我們可以讓他出院。可是，這班蠢才簡直不曉得怎樣料理自己。我說，到聖地去的人們坐的那條船的機車長也來我們這裏了。一個奇怪的症候。最厲害的酒精中毒。他在那家希臘人或者意大利人開的酒店痛飲一整天。你能料到會有別的結果嗎？我聽說每天喝四瓶那種勃蘭地。若使是真的事實，那可奇怪了。我想他胃腸該是鍋鐵鑄的。頭腦，吓頭腦自然是胡塗了；奇怪的是他發狂好像有他一條線索。我要想找出這裏面的真相，罕見極了——這麼一類瘋顛也有一種論理線索。照向來例子，他該看見有許多蛇在身旁，但是他却沒有。老例現在也得打折扣了。唉！他的——呢——他的幻象是兩棲動物。哈哈！不說句實在的話，我真不記得對於中酒麻痺症我有這樣感到趣味過。你知道嗎，這麼一個狂歡的試驗後，照道理他應當已經死了。啊！他的確是個結實東西。在熱帶又滯了二十四年。你真該去偷看他一下。那麼一個氣概軒昂的老酒鬼。我從來沒有遇見這樣出色的人——自然是指從醫學的眼光看去。你去瞧一下嗎？」

「我一聽到他講這段故事，只好照常裝出覺得很有趣的樣子，現在就拿出惋惜的神氣，低聲說沒有空工夫，趕緊跟他握手作別。」我說，「我走後，他喊道，「他不能上法庭受審。你想他的證據是必需的嗎？」

「絕對用不着，」我從門口大聲回答他。

第六章

官府的意見分明是同一樣，審判並沒有延期舉行，還是在預定那一天開庭，來了結法律上的手續。旁聽的人很多，一定是爲着裏面所含的心裏意味，事實已經是絕無可疑的了——我指他們獨自逃生那件重要事實。至於帕特那怎麼樣受傷，那是無法探究的，法庭既不希望知道，旁聽的也沒有一個關心。可是，我不是告訴你們過，港裏的海員都來了，海上種種色色的人們全在那兒。他們自己也許不覺得，其實他們所以來純粹是爲着想知道一些心理狀態——希望能夠窺見人們情緒的強度，力量同兇很到底是怎麼樣。結果他們自然沒有窺見這些東西。法官審問唯一能夠到場，唯一情願受審的那個人時候，老是無聊地盤問大家都知道的那個事實，翻來覆去的詰難真是毫無用處，好像想知道一隻鐵箱裏藏了什麼東西，却老拿鐵槌子敲箱子外頭。但是，正式審問怎麼能夠不是這樣呢，正式審問的目的不在於那個基本的「他們爲什麼獨自逃生，」却在於那個膚淺的「他們怎麼樣

獨自逃生」

「那個年青人的確能够告訴他們他爲什麼獨自逃生了。雖然這正是旁聽的人們感到興味的地方，法庭的詰問却免不了帶他離開這個，據我看來，唯一值得知道的一點。你們不能希望這班官府會去查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也許只是他的肝火情形。他們的職務只是抓到外面的事實，而且說句老實話，一個臨時審判官同兩個航事顧問也不能够幹別的什麼。我沒有含了他們是傻子的意思。審判官是很耐煩的。一位顧問是個帆船船主，鬍子略帶紅色，十分虔敬，還有一個就是白力厄利了。白力厄利這個大塊頭。你們裏面一定有人聽人們說過白力厄利這個大塊頭——藍星輪船公司第一流汽船的船主，他們說的就是這個人。

「他背上這個榮耀的職務，好像覺得非常無聊。他一生沒有做過一回錯事，絕沒有遇到出險，絕沒有嘗過災禍，絕沒有砸了什麼釘子，總是一路高陞；他好像是那種走運的人，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遲疑莫決，更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掉自信的能力了。總而言之，三十二歲他就帶領東方商船裏頂好的那種船——他自己因此也自命不凡了。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樣的人。我想假使你老老實實問他，他一定會回答，據他看來，世上沒有第二個像他這樣的船主，人們揀他來帶那條船，真是找到了一個最恰當的人。至於其他沒有帶他這條一點鐘走十六海哩的鋼鐵汽船奧薩的人們只好算做無用的可憐傢伙了。他在海上救了許多人命，把許多船從危急中打救出來；保險商贈他一架金錶，外國政府贈他一副雙眼望遠鏡，上面刻了稱讚的話，紀念他這些功勞。他牢牢記住自己的長處同得到的獎品，真可說念念不忘。我很喜歡他，雖然我有幾個熟人——也是和藹可親的人們——無論如何，

絕不能容忍他那種態度。我極相信他自認爲比我高明得多——真的，就說你是統一了東西兩半球的大皇帝，你在他面前也會覺得不如他——但是我對於他總不會真真惱了。他並不是爲着我有什麼自甘墮落所以瞧不起我，並不是爲着我有什麼——你們能够會意嗎？他所以把我當做一個可以輕視的東西，只是因爲我不是世上一個走運的人，不是帶奧薩的夢塔究·白力厄利，沒有得到刻了字的金錶，同證明了我航海本領同不可當勇氣的鑲銀雙眼望遠鏡；沒有念念不忘地牢牢記住我自己的長處同得到的獎品，而且沒有博得一隻最奇怪不過的黑獵狗的愛護同崇拜——天下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奇怪的人給一個這麼奇怪的狗愛過。這些毛病全壓到你身上，當然足夠叫你生氣；但是我一想起天下有十二萬萬大概可以算做人類的人跟我同處於這些要命的、不利的情形之下，我覺得爲着那個人性格上一些說不出來的可愛成分，也能够忍受他這副好意的、藐視的哀憐了。我從來沒有弄清他這個可愛成分到底是什麼，但是有時候我真羨慕他。人生的荊棘不能刺傷他那派自滿的神情，好比小針不能括破岩石的光滑表面。這真值得羨慕。當我看他坐在那個臉色暗淡、態度謙虛的庭長旁邊，他對於世人同我所現的那種自得神氣真是花崗石一樣的堅牢。可是，還沒有多久，他就自殺了。

「吉姆這個案子自然叫他很不耐煩。我心裏有點兒害怕，一想到他是多麼輕視這個受審判的年青人，可是那時他也許正在暗地裏審問他自己。他必定判定他自己犯了個絕不能減刑的大罪。不過，他一跳海，那些祕密證據也就無從查考了。你們假使認爲我稍微懂得人們心裏，那麼請你們相信，橫梗他心中的那件事情必定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說只是一些細節，不過會引起許多念頭——提醒不少意思，不慣有這些思想的人們却會因此覺得

無法活下去了。我很知道他，敢說他的自殺不是因為欠債，也不是喝醉了，也不是爲個女人的緣故。他跳海剛在審判結束後一個星期，他帶的那條望外洋走着的船離海港還不到三天。好像他是大海中間那一個地點忽然看見陰間大門開得很大迎接他。

「但是，他的自殺也不是出於一時突然的衝動。他那位頭髮斑白的大副——一個最好不過的海員，對待生人可算個極有禮貌的老頭子，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大副對船主像他那樣不恭敬——說那段故事時會滿眼都是眼淚。那天早上當他到艙面來，白力厄利好像正在地圖室寫字。」那時還欠十分四點，」他說，「中夜那一班守望的人們還沒有下班。他聽見我在艦橋上跟二副說話，叫我進去。我不願意去，馬羅船主說句真話，我一看見可憐的白力厄利船主，心裏總是不舒服，說起來真慚愧。我們絕不曉得一個人的性情到底是怎麼樣。他太高陞了，許多老資格的人們都趕不上他，更不要提到我了；他有個該死的臭架子，使你覺得地位不如他，他雖然沒有講什麼，單是說「早安」時的神氣就够你受了。我從來沒有同他說話，除非爲着公事，那時我要費盡力氣纔能把自己截住，沒有罵出口。」（這一點他太恭維自己了。我常常納罕白力厄利怎麼能够忍受他的態度，不說多久，就說一半的航程。）「我有一個老婆，許多孩子，」他接着說，「我在公司裏服務已經十年了，總是希望下次有船主空缺出來會補我——我真是個傻子呀。他說，這樣子說，「請進來，瓊斯先生，」用他那個驕傲的聲氣——「請進來，瓊斯先生。」我進去。「我們把船的位置寫下罷，」他說，身子向地圖彎，手裏拿一把兩脚規。照通常規矩，下班的海員去休息時會幹這件事。但是我也不說什麼，看他在地圖裏當時船的位置上畫了一個小十字，寫下日期同時刻。

我此刻好像還看見他寫着他那種干淨的字：十七日，八日，上午四時。年數是用紅墨水寫在地圖楣頭。他從來沒有把一張圖用過一年，白力厄利船主從來沒有這樣子。我現在還保存着那張地圖。他畫完後，站着看他所做的標記，自己微笑一下，然後望着我。「這樣子再走三十二哩，」他說，「我們走上平坦的海路了，那時你可以將航行的方向改向南二十度。」

「那次航行我們走過赫克忒河岸。我說，「是的，先生，」心裏奇怪他焦急什麼，因為要是更改航行方向，我總得先通知他。那時船上剛好打八下鐘；我們走出來，到艦橋上，二副在要去休息之前照例說道——「速度表上七十一哩。」白力厄利船主看一下羅盤，然後向四方瞭望。黑夜的天空却很清徹，星羣朗朗照着，像寒帶霜夜的景况。忽然間他好像微嘆一下，說道，「我現在到船尾去把速度表撥回零度，那麼就不會有錯了。再走三十二哩，你們就安全了。讓我們算一算——撥回速度表後要多算百分之六的哩數，那麼我們可以說照表上再走三十哩，你們可以立刻向右舷轉二十度。白走了是沒有用的——是不是？」我從來沒有聽到他一口氣說過這麼多話，而且我覺得他這些話是無謂的。我不說什麼。他走下扶梯，那條狗不管他到那裏去，晝夜不離他的腳跟，也就鼻子向前跟他溜下去。我聽到他鞋底後跟在後艙面踐踏的聲音，然後他停住，向那條狗喊道——回去，「流浪人。到艦橋去，孩子！——回去。」然後他從黑暗裏向我喊道，「把那條狗關在地圖室裏，瓊斯先生——可以嗎？」

「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這幾句話也就是人們最後聽他說的話了，先生。」說到這裏那個老頭子聲音顫動很厲害。「他怕那條可憐的畜生會跟着跳下水，你知道嗎？」他聲音有些抖了接着說。「是的，馬羅船

主他替我們把速度表撥回零度——你肯相信嗎？——他還添上一滴油。油瓶他就擱在旁邊。五點半時候副水手長把水龍軟管拖到船尾去洗，沒有過多久，他就停止工作，跑上艦橋，——「您到船尾來一下好嗎？瓊斯先生，」他說，「有一件怪東西。我不想動他。」他說的是白力厄利船主的金錶，用錶鍊仔細掛在欄杆上。

「我眼睛一見到這個，心裏痛一下，就明白了，先生。我的腿軟和和起來，好像我親眼看他跳下水，我能說他此刻在後頭跟這條船離多遠了。船尾欄上的速度表指出十八哩同四分之三哩。大桅旁邊不見了四粒纜索鐵針。我猜大概是他放在衣袋裏幫他沉下去；但是，天呀！四粒鐵針比起白力厄利船主這麼壯健的一個人有什麼中用呢。也許在最後那一剎那他有點信不過自己了。我想他一生裏只有這次顯得狼狽；但是我要替他辯護，他一跳下水，絕不會游泳，連試一下都不會，正如假使是偶然失足，他會有勇氣抱個萬一的希望整天支持着在水面。是的，先生。他的確是比誰都強——他自己不是也會說過嗎，我有一回親耳聽到。當那一班人午夜裏正在守望時候，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公司，一封給我。他告訴我許多話，關於怎麼樣駛船——可是我到商船上做事時，他還沒有畢業哩——還有許多暗示，教我怎麼樣對付上海那一方面人們，爲的是我將來可以帶領奧賽這條船。他寫信的口氣是像個父親給他最疼不過的孩子的，馬羅船主，可是我還比他大二十八歲，我嘗海水時候，他還沒有穿好長褲哩。給公司的那封信——他故意沒有封上讓我看看——他說他一向好好地服務——一直到最後一分鐘——就說現在他也沒有辜負他們的付託，因爲他把船交給一個天下找不出再合式的船員手裏——他指的是我，先生，指的是我！他對他們說，若使他最後這個舉動沒有叫他們就完全不相信他了，那麼當他們要補這個船主空缺時

候，請他們想起我一向忠實的服務同他此刻熱烈的推薦。還有許多這類的話。我簡直信不過我自己的眼睛。這些話使我渾身難受。」那個老頭子非常不安寧地說着，用一隻有碾藥刀那麼寬的大姆指，把眼角上一些眼淚擠去。「你會想。先生，他跳海，只爲的是給一個倒霉的人最後一次高陞的機會。看到船主這樣可怕地，魯莽地自殺了，再想到這麼一來我豈不是個成功的人嗎，一驚一喜，把我弄胡塗了整整一個禮拜。但是不礙事。皮力溫的船主已經調到奧賽來了——在上海時候走上船來——一個光會打扮的小子，先生，穿一套灰色花衣服，頭髮中間分着。

「哦——我是——哦——你的新船主，瓊——瓊——瓊斯先生。」他整個人浸在香水裏——徧身是油膩的香味，馬羅羅船主。我敢說因爲我那樣看他一眼，所以他結巴說不出話了。他含糊說我自然會失望——可是他還是立刻告訴我好些，他的大副陸做皮力溫船的船主了——這當然不是他弄出來的——公司大概總是明白的——對不住……我說，「你別理瓊斯這個老頭子，先生；管他媽的，他也失望慣了。」我立刻看出他那副文雅耳朵聽到粗話，很不自在；當我們第一次同用午餐，他就開始用種惹人討厭的樣子說船上這事不對，那事不對。我從來沒有聽見這麼一種聲音，除非是在傀儡戲場裏。我咬定牙關，眼睛膠着盤子也似的，極力鎮靜；但是我後來不能不說幾句怒話；他立刻跳起，用脚尖走路，他那些漂亮的翼膀全鼓出來，像個爭鬪着的小雞。「你要知道我是跟最近過世的白力厄利船主不同的，你將來就會知道了，你得當心些。」「我已經知道了，」我說，非常不高興，假裝做很忙於吃牛排。「你是個老流氓，瓊——瓊——瓊斯先生；而且公司裏也曉得你是個老流氓，」他尖聲向我說。那班廚下洗酒瓶的該死小子站在一旁聽着，他們的嘴笑得張開連到兩邊耳朵了。「我也許是個不可救藥的人，」

我答道「但是我還沒有壞得忍看你坐在白力厄利船主的椅子上。」說了這話，我放下刀叉。「你自己想坐在這裏——你的痛心是爲了這個。」他冷笑一聲。我離開客廳，把我的破衣服打捆起來；腳夫還沒有去幹別的事情，我已經在碼頭上了，我隨身的行李全在腳旁。是的，失業了，漂流着——滯在岸上——十年服務的結果——六千哩外還有個可憐的女人同四個孩子，他們吃的全靠我留下贍家的那一半薪水。是的，先生！我寧可吃這口苦，不願聽人家罵白力厄利船主。他的照夜鏡留下給我——這就是他希望我招呼他的狗——他也在這兒喂流浪人，可憐的孩子。船主到那裏去了，流浪人？那一條狗拿一副悲哀的黃眼睛望着我們，淒涼地叫一聲，爬到掉下去了。

「這些談話都是二年後在一隻叫做火后的舊船上的事。瓊斯碰到一個古怪的機會，當了這條船的船主——是馬得生請他來的——就是他們通常喊做瘋子的那個馬得生——你們知道這個馬得生沒有找到差事時候，常在海豐碼頭上住宿。那個老頭子帶些鼻音接着說——

「是的，先生，就說天下人都忘却了白力厄利船主，最少這裏會記得起他。我寫一封詳細的信報告他父親，却沒有得到一字回答——既沒有一句謝謝，也沒有罵一句滾蛋！什麼也沒有！也許他們不願意聽到這個消息罷。」

「看到這個眼淚汪汪的老頭子瓊斯拿一條線織紅手帕揩他的禿頭，聽到那條狗淒涼的吠聲，看到天下唯一記得起他的地方：這所小船室蒼蠅亂飛，污穢不堪，使我回想起白力厄利船主的形狀時，覺得有一層說不出的下流的哀感情調罩着，這也許是「命運」給他的報應罷。因爲他一生總是那麼相信自己的光榮高尚，他的生活

幾乎沒有嘗過人們共有的恐懼，幾乎也許完全沒有。誰知道他這回自殺時心裏居然想起個多麼燦爛的身後之名？

「他爲什麼幹這件鹵莽的事呢，馬羅船主——你想得出來嗎？」瓊斯雙掌合起來，問我。「爲什麼呢？我真想不出來！爲什麼呢？」他打自己那個滿是皺紋的低平額頭。「假使他是個窮人，老頭子，或者欠了債——或者從來沒有體面過——否則瘋了。但是他這樣人怎麼會瘋呢，絕不會瘋。你可以相信我。一位船主有什麼性格他大副不曉得，那也不值得知道了。他年青，體子好，境遇好，沒有憂慮……我有時坐在這兒儘想，簡直想到頭裏囁囁叫起來。總得有點理由罷。」

「你可以相信，瓊斯船主，」我說，「他致命的原因總是個不會怎麼樣打動你我的心的事情，」我說；然後，好像一道光明射到他那個一團亂紛紛的腦子裏，這個可憐的老頭子末了說出一句深刻得出奇的話。他鬆一鬆鼻涕，抑鬱地向我點頭：「是的，是的！先生，我我都沒有像他那樣自命不凡。」

「我最後一次同白力厄利談話的回憶當然免不了給這件緊接着發生的事情烘染了。我最後一次同他談話是當開庭那天，第一次延會後，他和我一同走上大街時候，他有點煩惱樣子，我覺得很奇怪，因爲通常當他肯賞臉同人們談話時候，他的神氣總是十分冷靜的，稍微帶些玩世的容忍態度，好像天下會有同他對談的這麼一個人到是件好笑的事。」他們抓到我来當法庭顧問，你看，」他開始說，於是就訴了一大陣苦，說天天來到法庭是多麼不方便。「只有天知道這個案子要多久纔能了結。最少也得三天罷，我想。」我不說話，聽他講完，心裏想這也是

排架子的一個好法子。「這有什麼用處？你想不出一個再傻的辦法。」他生氣接着說。我說既然派定他，他是不能不幹的。他攔住我，好像關住的怨氣全噴出來了。「我坐在那兒自己好像是個傻子。」我驚愕得擡起頭來望他，這絕不像白力厄利說的話，更不像當他談到自己的時候。他停住，輕輕拉一拉我的衣襟。「我們為什麼躊躇那個年青人？」他問。這句話剛好打中我心上的一個意思，我想起那個失蹤了的德國人，立刻答道：「你要我的命，我也不知道，除非是因為他讓你們來躊躇。」這句話應當只是暗暗指出來，我這樣分明說出，他也不反對，我真奇怪。他也怒洶洶說道：「噫呀，是的。他難道不曉得他那個下流船主已經脫逃了嗎？他還能夠希望會有什麼好事呢？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夠救他了，他總算毀了。」我們都不做聲，同走幾步路。「為什麼他滯在這兒吃下這許多霉氣呢？」他喊，帶了東方人說話時的蠻勁——子午線以東五十度的地方恐怕也只能夠在說話上顯得蠻勁，其他舉動總免不了懶洋洋的。我很納罕他怎麼會這樣想，現在我却十分相信他的確應當這樣想，因為那時可憐的白力厄利實在是想着自己的生活。我指出給他看，據說帕特那的船主括了不少錢，隨便在那兒都能夠設法脫逃。吉姆的情形却大兩樣了：政府暫時把他留在「水手收容所」裏面，也許他袋裏連一個便士的福氣都沒有。逃走也得有點錢罷。「真的嗎？不見得罷。」他冷笑一聲，我回答一句，他就說道：「好罷，那麼他儘可以爬到墳墓中間，滯在裏頭！我敢向天賭呢，若使是我，「我」一定要這樣幹。」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的語氣激怒了我，我說道：「像他這樣來受審到也是一種膽量，明知道他逃走了，不會有人肯去追他。」「什麼膽量！」白力厄利咆哮起來，「這種不能叫人直起腰幹來的膽量，我是絕不去理會的。假使你現在要說這是一種膽小，一種柔弱，那到可以。我告訴你我要怎麼辦，

我肯出二百個盧比，若使你也肯出一百盧比，還願意去叫這個窮光蛋明天清早逃走。那個漢子不肯受這種法庭的侮辱，纔算個有廉恥的人——他是會懂得的。他必得走開！這樣子讓大家睜大眼睛看着簡直是地獄裏的慘事，我太看不過眼了：他坐在那兒，那班可惡的本地人，小船員，水夫，舵工做出怪樣子來，足夠使一個人羞得遍身灼熱，化成灰了。這真太可怕了。噯呀，馬羅，你難道沒有想到，沒有覺得這是可怕嗎；你難道現在——來罷——救個同行的人？他一走開，這些事立刻都停下了。」白力厄利非常有勁樣子說出這句話，好像立即要把他的皮夾子拿出來，我止住他，冷冷地說道，據我看來，這四個人的卑鄙行為並沒有這樣了不得的重要。「我想，你還說你自己是個海員，」他生氣了說道。我說我是這樣稱呼自己，也希望我的確可以算做海員。他聽我說完，他的大手臂一擺，好像將我的個性取消了，把我推到大衆裏面去了。「最壞不過的，」他說，「是你們這班東西都缺乏身分觀念；你們沒有看清你們的地位是多麼高尚。」

「當時我們慢慢走着，現在停在海港辦公處的對面了。我一看見這個地點，想起帕特那那位胖船主就是從這裏失蹤了，簡直像一小片羽毛給狂氣吹得無影無蹤，我免不了微笑一下。白力厄利接着說：「這真丟臉。我們海員裏現在什麼人都有了——有些是十足的流氓；但是，管他怎麼樣，我們必得保全這一行職業的名譽，否則我們快要變成一羣零落四方的笨傢伙了。人們是相信我們的。你知道嗎？——相信的；老實說起來，我絕不像那班從亞洲出來，到聖地去的一切人們；但是一個高尚的人就說對滿船一袋一袋的破皮也不肯這樣幹。我們不是有組織的一羣人，唯一使我們團結起來的東西就是這個廉恥觀念。這麼一件事情會動搖我們的信仰力。一個人也許過

了一生海上的生涯，沒有碰到一回有下個決心的必要，但是當那個必要時候來了……阿哈！……假使我……」

「他停住，用一種另外的口氣說，「我現在交你兩百羅比，馬羅，請你去同那個漢子談一談。他真可惡！我希望他根本沒有到這兒來。我想我家裏人認得他家裏人。他的老父是個牧師，我還記得去年我住在厄色克斯我的親戚家裏時候，我還見過他一面。我大概沒有記錯。那個老頭子好像很喜歡他這個當海員的兒子。真可怕，我自己不能跟他談——但是你……」

「這樣子，爲着吉姆事情，我看見了白力厄利的真面目了，過幾天他就把他的真假面目都付給大海去保藏了。我自然不願插手進去。最後這句「但是你」（可憐的白力厄利管不住他自己的驕傲了）好像含有我是同蟲子一樣的沒有人會注意到的意思，因此我聽到這個提議很覺憤慨。爲着這句觸怒的話，或者其他理由，我變得很堅決地相信，這回審問對於那個吉姆可算做一個嚴重的責罰；他來受審——實在說起來完全出於他自己願意的——可說是這個可怕案件裏一個補救的辦法。我以前還沒有這麼十分相信。白力厄利生氣樣子走開了。那時我對於他的心境沒有像現在知道得這麼清楚。

「第二天我到法庭太遲，就獨自坐在一個地方。我自然不會忘記前天同白力厄利談的話。現在他們兩人都在我眼前了。吉姆的態度帶了個沈悶的無禮神氣，白力厄利的態度帶了一個鄙視無聊樣子；可是這兩種神氣恐怕都是裝出來的。白力厄利一點也不覺得無聊，他是氣不過的；那麼吉姆也許不是無禮罷。據我分析起來，他并不是。我想他是絕望了。那時我們彼此直目相視。彼此望一眼，他的眼神彷彿阻止我不要想同他談話。無論那個假定

是不是對的——無禮也好，絕望也好——我覺得我不能幫他什麼忙。這是審問第二天的情形。我們互相睇視後不久，審問就停了，等第三天再開庭。白種人立刻成羣走出。前些時候，法官叫吉姆退堂，所以他能夠同第一批人齊出去。門口的光線射進來，我看見他的頭同寬肩照得格外分明了。當我慢慢走出來，一面同一個人說話——一個偶然向我開口的陌生人——我從法庭裏可以看見他雙肘倚在涼廊欄杆上，背朝着這一羣滴嗒走下幾級臺階的人們。那時有些低聲說話同鞋子曳行聲。

「第二個案子我想是一個放錢債人受人凌辱毆打的事情；那個被告人——村裏面一個前輩，白鬍子直垂胸前——坐在一片涼席上，緊挨着門外頭，他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我想以及村裏面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圍他身旁，站着或者蹲着。一個瘦削的黑女人，她背一部分同一隻黑手臂全裸露着，鼻子穿一隻薄薄的金環子，忽然間用個潑婦的高聲調說起話來。跟我說話的那個人自然擡頭望她一下，那時我們正走過大門，打暴躁的吉姆背後經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村裏人把那隻黃狗帶來。總之，那兒有一條狗，在人們腿下穿來穿去，那樣悄悄地溜着，只有本地狗纔會那樣子。跟我說話的那個人睬着他了。那條狗却一聲不響，跳去了。那個人慢慢笑一聲，稍微擡高聲氣說，「你看那條可憐的狗，」當時有一堆人衝來，我們也就分手了。我背靠牆站一會兒，那個陌生人擠下臺階了。我看見吉姆轉過身子，向前搶一步，擋住我的路頭。那時只有我們兩個人，他睜圓眼睛，下個頑梗的決心樣子，眼睛釘着我。我纔知道我可說是給人「剪徑」了，好比在大森林中間。那時涼廊是空的，法庭裏的聲響同行動也停了；

這一座房子給個大靜寂罩着，可是裏面深處有個東方口音卑鄙地哀哭着。那條狗正要躲進大門時候，忽然間一下坐下，去捉蚤子了。

「你向我說話嗎？」吉姆非常低聲問，彎下身子，不是對着我，却好像是向我瞄準樣子，這種情形你們只好自己去體會罷。我立刻答道，「沒有。」他那種冷靜口吻却含有一種成分，叫我不能不小心。我注視他。這活像大森林裏碰到剪徑，不過結果是比那個更不定些，因為他也許既不要我的錢，也不要我的命——他不是要個我能够爽爽快快給他或者保護住的東西。「你說你沒有，」他很慘淡地說，「但是我可聽見了。」恐怕是一些錯誤罷，」我申明，完全抓不到眉目，眼睜老是釘着他。我着他的臉孔好像看快霹靂一聲打出雷來的，不知不覺裏慢慢一層一層加黑的天空。這一陣狂風雨正醞釀着，此刻還是靜默，不過陰沉的空氣已經緊張得出奇了。

「我敢說，我沒有在你聽聞所及的地方開口過，」我十分真實地說。看到這個爭執的無謂，我也有點生氣了。現在我纔想起我生平只有那一回真是快要打人了——我不是說笑，我的確要拿出拳頭來打人了。我想我有點模糊感到這種拳腳交加的空氣了。其實他並沒有怎樣活動威嚇我。而且，他還帶個奇怪的容忍態度——你們知道嗎？但是他彎下身子，雖然不是個特別大漢，看起來好像是足夠把一扇牆壓扁了。可是有個現象最使我放心，那是我看他有一種笨重的躊躇神氣，我認爲這要歸功到我態度同口吻的誠懇，那是一看就知道的。我們兩個臉對着臉。在法庭裏，毆擊那個案子正審着。我零零落落聽幾個字：「是的——水牛——棍子——我怕得……」

「你整個早上瞋着我是何居心？」吉姆末了問我。他擡頭一望，又垂下了。「你以爲因爲你神經銳敏，我們都

得坐着儘瞧地面嗎？」我嚴厲地反駁他。我是不肯服貼地讓他這樣對我胡鬧。他又張開眼睛，這回老望着我的臉孔。「不，曠着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慢悠悠的說，好像自己仔細想一想這句話對不對，——「曠着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個我可以忍受到底。不過」——他這時說得快些了——「我不讓誰在這個法庭之外罵我。你有一個同伴，你同他說話——啊，對的，我知道，你是同他說話，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的意思是要我聽見……」

「我請他相信他必定有個古怪的誤會。我真不知道這個誤會是怎麼生下來的。」你以為我是敢怒不敢言嗎，」他說，還只是稍微露一些怒意。我是非常注意的，連他一絲的表情也看得出來，但是我還是那樣莫明其妙；可是，不知道爲了這幾個字裏的什麼成分，也許只是爲着他說這句話時的口吻，我忽然能够完全原諒他了。我看見這個意外的困難境地，也不覺得煩惱了。這一場事情一定是由於那方面的誤會；他把什麼弄錯了；我的直覺又相信那個誤會必定是很不幸的，很可惡的。我爲着信義起見，急欲把這個僵局面結束，好像一個人急欲打斷別人無端地向他說出的討厭體己話。最可笑的是我一面想這些高尚的思想，一面自己覺得有點怕這個對抗形勢結果會——很有可能的——弄出一場說不清的，使我當個笑柄的下流吵架。我并不希望接連三天當個名人，眼睛挨帕特那船大副打出一個青紫圈子，或者其他這類的事情。他大概是不管他自己會幹出什麼來，或者無論如何，總覺自己行動是十分有理由的。他爲着某事盛怒着，這用不着魔術家纔看得出，雖然他的態度很安詳，甚至於有點不靈活。我承認假使我知道怎麼樣子可以平下他的氣，不管多大犧牲，我都願意幹。但是我真不曉得，這是你可以猜到的。那簡直是個不透一絲光的黑暗。我們默默相對站着。他總是要發作樣子，經過了十五秒鐘，他走近一步，我

已預備好格住來拳，雖然我一條筋也沒有動。「假使你有人們兩倍大，六倍強，」他輕輕說，「我也要你曉得我，把你當做什麼東西。你……」「停住！」我喊，這使他停一秒鐘。「在你告訴我你把我當做什麼東西之前，」我很快說道，「你可以講給我聽，我到底說了或者幹了什麼嗎？」接着大家都不出聲。他忿忿不平地打量我，我也用盡記憶力去回憶到底說過了什麼話，那時法庭裏一個東方口音正在滔滔不絕地，憤慨地反駁扯謊這個罪名，我因此有時不能用心了。然後我們差不多同時候說話。「我要指出給你看我不是你說的那個東西，」他說，帶個危機已到了的口氣。「我聲明我根本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我同時誠懇地宣佈。他想用他藐視的眼神來把我壓倒。「現在你看我不害怕，你就想偷偷地溜出去了，」他說，「那麼，誰是個可憐的狗——哼？」於是，最後我明白了。

「他仔細瞧我的臉孔，好像要找個地方來栽他的拳頭。」我絕不讓任何人，「他低聲威嚇。這真是可怕的誤會；他完全不能自持了。我無法告訴你，我是多麼震駭。我想他從我臉上也看出我的一些情感，因為他的表情也變一點兒了。「老天呀！」我結巴說道，「你難道以為我……」「但是我敢說我聽見了，」他堅持着，自從這場不幸的事件開始，到此刻他纔擡高聲氣。然後有點兒瞧不起樣子，他說，「那麼，不是你說的嗎？好的，我要去找那個人。」「別當個傻子，」我氣極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親耳聽見，」他又說，憂鬱地抱個十分決心樣子。

「也許有人會笑他的固執。我是不會的。啊，我絕不會！我從來沒有看見人這樣殘酷地給自己的本能衝動躊躇過。一個字就够將他的謹慎剝光了——那個謹慎是我們的靈魂體面所必需的，比我們肉體得穿一套衣服還來得重要。」別當個傻子，」我重說。「但是那個人說了，你并不否認這句話嗎？」他清清楚楚說出個個字來，看着

我的臉孔，一點退縮神氣也沒有。「不，我並沒有否認，」我說，我的眼睛也回答他的注視。末了，他的眼睛跟着我那個指點着的手指向下看。他起先不懂得，後來胡塗了，最後嚇住了，好像一條狗是一隻怪物，他生平絕未見過的。「誰也不想侮辱你。」

「他細看這條可憐的畜生。那條狗同石像一樣地不動，雙耳直聳着，蹲在那兒，尖嘴指着門口，忽然捉一隻蒼蠅，一架機器也似的。」

「我望着他。他那個給太陽曬黑了的漂亮臉孔鬢毛底下飛紅了，接着他的額頭也紅了，一直擴張到他捲髮的髮根了。他的耳朵紅得非常厲害，連他那副深藍色的眼睛都因為血液跑到頭上變暗淡得多了。他的嘴唇稍微擩着，好像他快哭出眼淚了。我看他是羞得說不出一個字來了。也許因為失望罷——誰知道？也許他正希望把我打一頓可以恢復他的地位，可以平下他自己的氣？誰能說他從這麼偶然一吵希望可以得到多大的安慰呢？他是太純樸了，會希望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實現；但是他這一下却沒有鬧出好結果來。他對自己的確很坦白——更不用說對我——懷個熱狂的希望，想這樣子直截爽快地替自己辯白，可是天上星辰故意同他開玩笑，偏不湊巧。他喉嚨咯咯響一聲，好像一個人頭上給人打一下，還未完全失掉知覺。看起來真可憐呀！」

「我趕不上他，一直追到大門口。末了，我還得快跑一下子，但是當我喘不出氣地在他肘旁，笑說他跑了，他說「絕不會」立刻站住，面朝着我。我解釋我絕不是說他怕「我」所以跑了。「不會爲着怕誰——不會爲怕世上任何人，」他板起臉孔說道。我不願點出給他看就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分明也有個例外，我想他自己不久也會明

白了。他靜靜等着，我正想找些話說，馬上又想不起來，他又望前走了。我追趕他，心裏怕又要看不見他了，趕緊說我不願意他把我認錯；以爲我——以爲我——我結巴說不出來了。當我正想把那句話講完，我忽然覺得那句話真傻，自己很不高興，但是一句話的力量跟裏面的意思同論理的層次是不相干的，我這句低聲傻話好像反使他高興。他打斷我的話，很和平客氣樣子，從這一點可見他有極大的自制力，否則他的精神有個驚人的彈性——「全是我的錯。」他這麼隨便說，彷彿是指一兩件小事，真叫我怪納罕。難道他沒有看出這句話所含的可憐意思嗎？「你可以原諒我，」他接着說，有些發脾氣樣子，「法庭裏面那班睜大眼睛的人好像都是傻子——也許真會有我想我所想的那回事。」

「這句話忽然使我對於他的性格有個新認識，我很驚嘆。我好奇地望着他，跟他那個不顯羞愧，不可探測的眼睛對視。我不能忍受這類事情，」他很直爽地說，「我也不打算忍受。在法庭裏那是另一回事，我不得不挨那個苦——我也能够挨。」

「我并不自稱能够了解他。他露出給我看的，一些性格是像密霧裏偶然的裂縫露出的風光——幾塊鮮明的，但是一瞥眼就消失了的零碎景物，不能够叫人對於那個地方有個整個的概念。這樣東一塊，西一塊，無非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却不能使人們滿意；拿來做定方向用是更不行了。總之，他的態度容易叫人誤會。這是我對於他的概括批評，天快黑時候他離開我了。我那時在馬拉巴旅館住了幾天，經我懇切的邀請，他就到那裏和我一同用晚餐。」

第七章

「一條走外洋的郵船那天下午到了，旅館的大飯廳有大半間屋子滿是袋裏有一張一百鎊的環遊世界的船票的人們。這班人有的是夫婦，雖然在旅途中，已經好像過家常日子一樣，彼此也厭煩起來了；有的是幾個人一組，有的是一大羣人一組，還有些孤單單的人獨自鄭重地用餐，或者高聲嚷着，大吃一頓，可是大家都好像在自己家裏那樣隨便想想，談談，說笑話，或者擺出生氣樣子。他們對於新印象正像他們放在樓上的鐵箱那麼曉得接受。此後他們可以掛出走過某地某地的牌子了，他們的行李也正是如此。他們將牢牢記住他們這個特色，好好保存他們手提包上膠水黏着的行李票，算做一個證據，恐怕也就是他們這次增廣見識的盛舉所留下來的唯一的永久痕跡罷。黑臉孔的伙計們沒有聲響地輕輕走過這片光滑的大地板；有時我們聽到小姑娘輕脆的笑聲，同她們的心一樣的天真，一樣的空虛，或者當杯盤聲忽然寂默時候，聽到某一位滑稽家故意拖長聲氣說的幾個字，他是正在鋪張船上最近可笑的風流新聞，來替滿棹子露齒微笑的人們解悶。兩位四海飄零的老處女打扮得整整齊齊，預備勾住男人的靈魂，毫不留情地把一盤一盤菜吃個精光，用暗淡的嘴唇彼此耳語，一雙呆臉孔煞是古怪，彷彿是兩架衣服麗都的茅草人。吉姆喝了一些酒，心花開了，舌頭也滑了。我看他的胃口的確也不差。他好像把我們

開頭認識時那段情節忘却了，埋在什麼地方了，好像那件事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是不成問題了。這些時候裏，現在我眼前的是這雙小孩子般，跟我對望着的藍色眼睛，這副年青的面貌，這對有勁的肩膀，這個在美麗叢髮底下透出一線白痕的黃銅色寬額，這副使我一見就生出無限同情的形相：這種坦白的外表，這種天真的微笑，這種年青人的嚴重態度。他的確是一條好漢，是僭們這樣的人。他平心靜氣說話，帶一種泰然的直率口氣，還有個安詳的神情，那也許是由於男子漢自制的本領，也許是由於臉皮厚，也許是由於鐵石心腸，也許是由於龐大的麻木，也許是由於驚人的欺騙，誰知道！我們的語氣是那麼不在乎樣子，簡直好像說的是另外一個人的事，是某一次的足球比賽，或者是去年的天氣。我的心飄遊在種種推測上面，等到話頭湊巧，我能够沒有得罪他向他提起這次審問。我說，全部看起來，這回審問必定叫他很難受。他突然伸出一隻手臂，緊抓我的手，那跟他還隔塊棹布，放在盤子旁邊的。他眼睛死釘着我，射出光輝，我那時真是驚嚇了。我給他這個熱烈到無法說出的情感的表现弄胡塗了，只好結巴說道，「那一定是極難堪的。」——「簡直是——在地獄裏頭受罪，」他含糊說出來了。

「這個舉動同這幾個字把隔壁棹旁兩位收拾得很干淨的踏遍全球的人嚇得擡起頭來了。他們正吃着冰凍的布了。我站起來，我們就走到前面走廊上喝咖啡，抽雪茄煙去了。」

「八角形的小棹子安了玻璃球，裏面點着蠟燭；一叢一叢硬葉子的花木把一套一套舒適的柳條椅子隔開了。一排好幾對粉紅色的柱子把從高窗子射進來的光線留在上面，閃着星光的陰沉沉夜色夾在中間，好像一幅華麗的簾帷。輪船夜裏點的燈在遠處雲眼，彷彿是一羣將沒的星兒，對面的小山有點像鎖在那裏，快打出雷聲的

黑漆雲團。

「我不能逃走，」吉姆開始說。「船主逃走了——這於他個人是很好的。我却不能逃走，也不願意逃走。我們總是設法逃走了，但是這於我是不行的。」

「我聚精會神聽着，坐在椅子上，分毫不敢動；我想知道——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只好暗自猜想罷。他很憂鬱，同時又很有把握樣子，好像信得過自己本來的純潔，因此就把在他身裏一下一下絞扭着的真理逼下去了。他開頭用人們承認不能跳過二十呎高牆那麼一種絕望口氣說他現在絕不能回家裏去了；這句話使我記起白力厄利所說的話，「厄色克斯地方那位老牧師好像很喜歡他這個當海員的兒子。」

「我不能告訴你們吉姆知道不知道他是他父親特別「喜歡」的兒子，但是當他提到「我的爸」時候，他的口氣是要我曉得自有世界以來挨大家庭負擔的苦惱的人們裏，從來沒有一個像這位仁愛的鄉下老牧師那麼慈善。這雖然沒有道破，却含在口氣裏面，而且他很擔心，只怕人家誤會了，這種態度真是誠實可愛，但是却給這個故事裏其他不相干的成分加上深切的人生意味了。」此刻他已經在家鄉報紙上看到這回事的詳細情形了。」吉姆說。「我絕不能再見這位可憐的老頭子的面了。」聽到這句話，我不敢擡起眼睛，一直等到聽他說，「我絕不能够解釋清楚，他一定不會了解，」那時我纔擡起眼睛。他正在抽煙，沉思默想着，過一會兒，振作一下精神，又說話了。他立刻表示他的一個希望：我不要把他跟——我們就說——他的同謀犯混起來看。他不是他們那種人；他完全是另外一類的。我並沒有表示反對的意思。我並不想爲着枯燥的真理緣故，搶去他能得到手的一點兒極小的

安慰。我却不懂得他到底是不是十分相信他自己說的那句話。我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鎗花——假使他是耍鎗花的話——我想恐怕他自己也不了然；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看透爲着躲避內疚那個可怕影子自己所弄出來的狡猾遁辭。我一聲不則，他那時正在躊躇他到底幹什麼好，當「這個無聊的審問完結了。」

「他分明是同白力厄利一樣很瞧不起這些法定的手續。他自認他不知道到那兒去好。他的神氣顯然是自言自語，不像跟我說話樣子。證書已經不生效力了，一生的事業也毀了，要到別的地方既沒有路費，滯在這裏又看不出會有什麼工做。回家也許能够想些辦法；但是總免不了要靠他家裏人幫忙，這件事又是他所不願意的。他真看不出會有什麼辦法，除非是當水手——也許能够得到汽船上舵工的位置。當個舵工大概總行罷……」你以爲行嗎？我忍心問他。他跳起來，走近石欄杆，望着夜色。過一會兒他又回來，聳立我的椅旁。他硬壓下自己的憤慨，因此很痛心，所以年青的臉孔上還有些愁悶神氣。他很知道我不會懷疑他駛船的本領。他聲音稍微顫動問我，爲什麼說那句話？我從前對於他是「極能原諒的。」我簡直沒有笑他，當——他聲音含糊起來了——「那個誤會，你知道，使我變成一個傻傢伙。」我都還熱烈地打住他的話頭。說道，據我看來，那麼一個誤會并不是件好笑的事。他坐下來喝咖啡，慢慢想着，把那一小杯全喝乾了。「我絕沒有承認我那回幹的是傻事。」他向我明明白白宣佈。「不是嗎？」我問。「不是，」他有把握樣子冷冷答道，「假使你碰到這類事情，你會怎麼辦呢，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你會承認你自己……他呷下一口氣……」你會承認你自己是一條——一條——狗嗎？」

「說了這句話——騙你我不是人——他擡頭望着我，帶個探問的神氣。那麼，這是一句問話了——一句實

實在的問話！可是，他也不等我回答。我還沒有恢復常態，他又接着往下說了。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好像夜色裏寫了一些話，他就看着念出來。「最要緊的是打好主意。我却沒有；沒有——那時還沒有。我不是想替自己辯護；可是我想解釋——我希望有些人能夠了解我的情形——有些人——最少一個人！就是你！爲什麼你不可以？」

「這些話是很嚴肅的，但是也帶點可笑的色彩，他這類的奮鬥向來是如此。他要從火裏打救出他對於自己性格的信仰，可是同時又十分尊重習俗的意見——這些意見雖然只是人生這場把戲裏的一個規則，只能算是一個，却有極可怕的勢力，因爲人們的本能都非常相信這些意見，誰不服從，誰就得挨大家厲害的責罰。他淡淡開始談他的故事。一隻救生船載了他們四個人漂流着，在暗澹的返照光中給德爾輪船公司那條汽船檢起來了。他們一到大船上，胖船主就編出一段故事來，其他人們都不做聲，人家起先也都還相信他的話。你既然有那種好運氣把可憐的漂流人從假使不是慘死，最少也是慘痛裏救出，你當然不會去盤問他們。過了一天，阿奉對爾船上的船員有工夫去慢慢想，也許忽然會疑心這件故事裏面「有些可疑的地方，」因此都瞧不起他們了；但是這班人自然也只是狐疑，不說出口。他們救了沉到海底的帕特那汽船的船主，大副，兩個機車手，照道理說，他們曉得這麼多也就很够了。我沒有問吉姆，他在那條船上滯十天，當時心裏的情緒是怎麼樣。從他敘述那段經過時的口氣，我可以推測他一面是給這個新發現弄暈了——發現了自己是這麼一個人——一面必定是正在努力想對於天下唯一能夠完全了解這件事重大意義的那一個人解釋他那個不得已的苦衷。你們要知道他並沒有把這回事認爲是一件小事。這一點我是很有把握的，他跟其他人們不同也就在這一點。至於上岸後，聽到這場遇險——那

時他幹出了這麼丟臉的事——有那麼一個預料不到的結果，他到底作何感想，他分毫也沒有告訴我，我也無法去推測了。我真不知道他有沒有覺得站不住腳了？我真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感覺。但是過了一會兒，他一定設法又找到一個新立腳點了。他上岸後就在水手收容所滯了兩個禮拜等候着，那時有六七個人也住在那兒，所以我能够打聽出一些他的情形。他們胡里胡塗的意思好像是他不單有許多短處，而且是個壞癖氣的畜生。這些日子裏他整天埋在走廊上一張長椅子裏面，只當用餐時候纔離開那塊墳墓，或者深夜裏獨自跑到碼頭上漫遊，跟他的環境漠不相關樣子，默默地傍徨着，像個無家可歸的怨鬼。「我想那些日子裏我沒有對一個活人說過三個字」他說。我真替他傷心。他立刻接着說道，「這班人一定有一兩個會信口說说我立下決心不肯忍受的話，可是當時我又不想跟人們吵架。不那時我到不想我是太——太……我就沒有那個心情。」那扇間壁始終擋住海水了，我高興樣子問他。「是的，」他低聲答道，「始終擋住了。但是我肯向你立誓，當我手摸着時候，我覺得那扇間壁鼓起來了。」「真奇怪，舊鐵板有時真有勁，無論怎麼衝都不礙事，」我說。他躺在椅子深處，雙腳呆板板伸出來，兩臂垂着，稍微點幾下頭。你們絕對想不出一個再悲哀的形相了。忽然間他擡頭坐起來，用勁打自己的大腿。「唉！多麼好的一個機會掉了！我的天呀！多麼好的一個機會掉了！」他衝口喊出，但是最後這兩個字「掉了」的聲音好像是給苦痛絞出來的哀號。

「他又不做聲了，現出一種向遠處望着的靜默眼神，心裏熱烈戀慕着這個失掉了的光榮，他的鼻孔一時也張開了，聞一聞徒然的好機會那種醉人的氣味。假使你們以為我會約罕或者嚇了，那麼你們真把我這個人看錯

了，錯得很厲害，不止一端！他是個畫餅充飢，拿幻想來過癮的人！他會一下子不能自制了，整個人給幻想佔住了。我從他那副端相着夜色的眼睛能够看出他整個精神都飛馳了，滿心是不顧死活的英雄壯舉，頭在前衝到幻想國土裏去了。他也沒有閒情去惋惜那次失掉了的機會，他已經是這麼自然地，一心一意細想他所沒有得到手的那件好事。我雖然同他只隔三呎，我的眼睛還注視着他，其實他跟我已離得很遠了。每分鐘他都是更望浪漫事業那塊莫須有的國土裏鑽去。末了，他的精神跟那場幻夢默契了一種古怪的喜色湧到他臉上，放在我們中間的那條點着的蠟燭一照，他的眼睛閃出光輝了；他的確微笑了他的精神跟那場幻夢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了。那是一種狂歡的微笑，你們的臉孔——或者我的臉孔——所絕不會有的，我親愛的孩子們呀。我想把他打回頭來，就說道，「假使你始終滯在船上，那是多麼好呀，你想的是這個嗎！」

「他轉過身子來向着我，忽然現出驚奇的眼色，十分沉痛樣子，臉上有個迷亂，慌張，苦痛的神氣，好像他是從一顆明星上跌下來的。你我也絕不會這樣望着人。他渾身震顫，好像有個冰冷的指尖觸着他的心兒。末了，他歎一口氣。」

「那時我的心境不大慈悲。他這樣不小心自相矛盾的確足夠激怒人。『真不幸，你沒有預知會有這樣結果！』我帶個十分殘酷的用意說道；可是這一條毒矢却不生效力——落到他脚旁，好比是一條氣力已盡的箭矢，他連檢起來都不想，也許竟沒有瞧見。過不多久，舒舒服服躺着，他說，「管他媽的！我告訴你那扇間壁鼓起來了。我在下艙面山形鐵旁邊提着燈，看見一片像我手掌那麼大的鐵鏽從鐵板上自動地落下來。」他手摸着額頭。「那片鐵

鏽動着，跳下來，像個活的東西，我親眼看見的。」「這使你很不安了。」我隨便插一句。「你以為，」他說，「我是想着自己嗎，我背後單是前中艙裏就已經有一百六十人了，都是睡得頂熟的——船尾還有；艙面還有——睡着的一點也不知道——救生船也只能容納三分之一，就說是來得及的話？我預料就當我站在那裏時候，鐵板會破開，海水會衝過他們身上，當他們躺着……我能够幹什麼呢——什麼呢？」

「我很容易憶想出他的情形：那塊洞窟也似的小地方黑壓壓地擠滿了人，球形燈的燈光照出間壁的一小部分，那面却有整個大海的力量壓着，他耳朵聽見的又是那班熟睡到不知人事的搭客的呼吸聲。我能够想像出他睜圓眼睛望着那塊鐵板，給掉下來的鐵鏽嚇住了，明知死就在眼前，心裏悶得不能出氣了。我想這是船主第二次派他到前頭去的時候，我看船主的意思是支使他離開艦橋。他告訴我他頭一個衝動是要大聲吶喊，立刻把那班人從噩夢裏叫醒，弄得跳起來恐慌萬狀，但是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無能，好像背了一個重擔，簡直喊不出聲來。我想人們說的「舌頭黏着上脣」恐怕就是這樣罷。」口裏太乾燥了，」這是他提到這種狀態時用的簡潔字句。他只好不做聲，又從一號艙口爬上艙面去。一隻裝在那兒的招風帆偶然擺過來，碰到他臉上，他還記得，雖然只是輕輕擦他一下，却差不多把他打下艙口的梯子了。

「他自認一走到前艙面，看見另一羣熟睡着的人們，他雙膝就發抖得很厲害了。此刻機器已經停止，汽笛也叫起來了。那種深沉的嗚嗚聲使夜裏的海天顫動得像一條低聲的琴絃。船身跟着也震動了。

「他看見這兒那兒有人從席子上擡起頭來，或者一個模糊的身體坐起來，睡眼朦朧地聽一會兒，又躺下去，

重新湊進箱子，汽管，通風筒那些波濤起伏般的亂東西堆裏去了。他知道這羣虔信的蠢貨不大懂事，還不能明白那個怪聲響的意義。在他們眼裏，鐵板做的大船，白臉孔的海員，他們在大船上所聞所見的，總之，船上一切東西都是同樣可怪的。他們非常信得過，以為絕不會有危險，正好像他們永遠不能了解這些東西。那時他忽然想還好是這樣子。這種念頭真是太可怕了。

「你們得記住他也正同處在他那種地位的任何人一樣，十分相信那條船隨時都有沉下的危險；那些凸出來的，鐵鏽侵蝕的鐵板雖然擋着大海，可是好比一條根基已壞的堤壩，最終總免不了抵不住了，就放進來一陣浩蕩的怒潮。他站着不動，望着這些橫着的軀體，可說是一個曉得了自己命運的死囚看到默默無聲的已死伴侶。他們可算是「已經死去了！絕不能得救的！救生船也許足夠他們一半人用，可是時間已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好像值不得去開口，值不得去動手動脚。也許他還沒有喊三個字或者走三步，自己已經在波濤中跳着了，人們拚命的奮鬪已經把大海攪成難看的白沫了，到處是苦楚的呼救聲。真是沒有辦法。他能够十分明幻想出眼前快發生的事情；他分毫不動，站在艙口，手提着燈，心裏已經看清那場慘事的始末了——連極細微的磨人細節都沒有忽略。我想當他對我說出這些他不能向法院說的話，他心裏必定又看一遍那場慘事的始末了。」

「我看得很明白，正同我現在看見你一樣，我不能夠幹什麼。我的四肢彷彿都沒有生氣了，我想我可以就站在那兒，等候着，我想也不會有多少時候……」汽笛忽然不響了。他說，那個聲音雖然叫他精神錯亂，可是寂默立刻叫他悶得難堪了。

「我想我會先悶得出不了氣，然後纔洩死，」他說。

「他聲明他沒有打算救他自己的命。他腦子裏唯一的念頭，忽然消失，忽然重現的，是八百人，七條救生船；八百人，七條救生船。」

「好像有人在我腦子裏大聲說話，」他有點發狂的樣子說道。「八百人，七條救生船——時間又來不及，你試想一想。」他全身靠着棹面，臉對着我，我只好設法避他的眼鋒。「你以為我怕死嗎？」他用一種兇猛的低聲問我。他把張開的手砰的一聲打到棹面，咖啡杯子都跳起來了。「我肯發誓我不——我不……天呀——我絕對不！他把身子拉直，雙手橫又着，他的下巴垂到胸前。」

「杯盤相碰的低聲從高窗子隱隱傳到我們耳裏。忽然來了一陣談笑聲，幾個人興高采烈地走到長廊上。他們笑哈哈談起開羅地方的驢子。一個紅臉孔，昂步走着的踏遍世界的人正在嘲笑一個灰白色臉孔，輕輕走着，很焦急樣子的長腿少年，說他在市場裏買東西上當了。「不的確沒有——你想我受騙到那樣地步嗎？」他十分嚴肅，十分認真地追問着。這一隊人走開了，陸續坐到椅子上；接着火柴閃出光芒，照見連表情的影子都沒有的臉孔同白襯衫前部的平滑光面，一秒鐘之內光芒又消滅了；於是狼吞虎嚥裏雜着閒談的噲噲聲，我聽着覺得很荒謬，好像跟我隔得無限遠了。」

「「有些水手睡在一號艙口，我伸手就可以摸到，」吉姆說。」

「你們要曉得那條船採用熱帶水手守夜的辦法，船上所有的水手都去睡個通夜，舵工同守望者接班時有

人來叫喚。吉姆很想抓着身旁本地水手的肩膀，把他推醒，但是他也沒有幹。他的手臂好像給什麼東西捏着了，垂在兩旁，舉不起來。他不是害怕——啊，不是！光是舉不起來——此外沒有別的。他也许不怕死，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他怕的是突然的騷亂。他那個該死的想像替他描摹出大家驚慌時的種種恐怖，比如互相踐踏着望前衝去，可憐的哀號，打翻了的救生船——他曾經聽到的水上遇險時一切可怕的情境。他也许肯死去，但是我想他大概要安安靜靜死去，沒有增加了什麼別的恐怖，好像在一種恬適的失魂裏長逝了。某種程度的不辭毀滅并不是什麼特別稀罕的事，可是你很少遇見一個人，他的靈魂披上了「決心」這副刀火不能穿的盔甲，雖然拚到一場明知終久必敗的奮鬪，還肯一直周旋到底。通常人們當希望漸漸消沉時候，求安靜的心就漸漸強起來了，弄得末了連生的意志都被壓倒了。我們裏面誰沒有看見過或者自己感覺過這種情緒——這種極疲倦的心境，這種深覺努力的無用，這種休息的希冀？跟不講道理的大力搏鬪過的人們最懂得這種滋味——大船破了，在救生船裏漂流着的人們，沙漠上迷路的步行者，以及跟無知無識的自然力或者羣衆的盲目獸性決鬪的人們。」

第八章

「他站在艙口旁邊，暗自預料隨時會覺到大船從他腳下沉去，海水打他背後衝來，把他漂起好比一片木屑；

他這樣站着到底有多久時光呢，我也說不清，總不會很久罷——也許兩秒鐘。有兩個人，他瞧不見的，朦朧地談起天來，此外還有人們曳行的怪聲，他也不知道是來自何方的。在這些聲響上面就罩着大難將臨之前的那種可怕的寂默，快要砰礮一聲毀了之前的那種磨人的寂默；那時他忽然想起，也許他還來得及跑到前頭去，把綁住救生船的短索弄斷，那麼大船沉下時，救生船也會浮起來了。

「帕特那的艦橋很長，所有的救生船都掛在上頭，一邊四條，一邊三條——最小的那一條放在左舷旁，差不多跟舵輪并排着。他請我相信——他分明很焦急，只怕我不信——他向來是十分小心，纔把救生船收拾得隨時立刻可以使用，他懂得他的職務。我敢說在這一方面的確是個上好的船員。」我一向相信有備無患這句話，他說，眼睛很不安樣子釘着我。我對於這個健全的原則點頭贊成，我的視線却抽去，躲避這個人身裏那種微妙的不健全成分。

「他那時就蹣跚望前跑去。他得踏過人們的腿子，纔免得踩到人們的頭。忽然有一個人由下面抓住他的衣服，從他肘下就來個苦楚的聲音。他右手提的燈的燈光照出一個仰望着的黑臉孔，臉上顯出懇求的表情，正同他的聲音一樣。吉姆學會了一些土話，懂得他話裏有「水」這個字，重複說了好幾遍，用種堅持的，祈禱的，差不多是絕望的口吻。他趕緊推一下，正要抽身走開，却覺有一隻手臂抱着他的大腿。

「那個叫花子死纏着我，不肯放手，像個快沉下去的人。」他很動聽地說。「水，水！他說水字到底有什麼用意呢？他曉得什麼呢？儘我的鎮靜能力，我叫他立刻鬆手。他正擋着我的路頭，時機已經是很緊急了，搭客們也轉動

起來了；我需要的是時間——需要時間去把救生船繩子割斷，使救生船可以漂起來。他現在把住我的手，我覺得快要喊出聲了。我突然明白他這麼一喊就會弄出大家的驚慌，因此我用那一隻自由的手來擺脫自己，手裏的燈打到他臉上了。玻璃玆璫響一下，燈光也滅了，可是這麼一蹣却使他鬆手，我就跑開了——我要到救生船那裏去；我要到救生船那裏去。他從我背後襲來，我回過身子，他絕不肯安靜，總是要呼喊；我幾乎把他勒死，纔弄明白他要的是什麼。他要一些水——喝的水；你知道他們喝水是受嚴格的限制，他却帶了一個男孩子，我起先已經注意好幾回了。他的孩子病着——口乾。他一看見我走過去，趕緊求我給他一些水。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正在艦橋底下，黑暗中。他總是想拉住我的手腕，真是無法將他打發走。我只好奔到自己的床位，攪起我的水壺，塞他手裏。他就不見了。那時我纔知道我自己多麼需要水喝。」他一隻肘擱在棹上，手掌罩着眼睛，身體斜憑着。

「他這些話裏有個古怪的意味，因此我整個背脊從頭到底覺到一陣寒冷。遮着他眉毛的那隻手的手指稍微顫動，他又開口打破這個暫時的靜默了。」

「這類事情一個人一生裏也只會碰到一回……唉！好罷！當我末了走上艦橋，那班叫花子正在將一條救生船從墊木上取下。一條救生船！當我走上扶梯時，却有一個沈重的打擊降臨到我的肩膀，剛好沒有打中我的頭。可是這也不使我停步，於是這個動手打我的機車長——那時他們已經把他從床架上叫醒了——又把擋腳板舉起。我却絕沒有慌張的意思，這些事情好像都是自然的——可怕的——可怕的。我一閃身避開這個可憐的瘋子，將他從艙面提起，彷彿他不過是個小孩子，他就在我手臂裏向我耳語，「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我起先當你是那

班黑鬼。」我把他扔開，他滑過艦橋，撞倒那個小鬼——二副——的腿上，使他也站不住腳了。船主正忙着弄救生船，向四面一望，垂頭朝我走來，像一隻野獸咆哮着。我跟石頭一樣毫不退縮，結結實實站在那兒，好像這個「他」指節輕敲椅旁的牆。「快要發生的那些慘事我好像全聽到了，全看見了，親身嘗過二十次了。我不怕他們。我縮回拳頭，他停住脚步含糊說道——

「「吓！是你。快來幫忙。」

「這是他說的話。快好像誰還能夠快到來得及。我問，「你想幹些事情嗎？」「是的。逃走。」他回過頭悻悻說道。

「我想那時我大概不明白他的意思。機車長同二副已經爬起來了，望救生船奔去。他們喘息着，互相推，互相踐踏，詛大船，詛救生船，彼此詛罵——還詛我。大家都在互相埋怨。我不動，也不說話，細看船身傾斜着。大船是平靜得好像放在乾船塢裏面架子上——不過船身是這樣子。」他舉起手，手掌朝地，指尖向下彎着。「這樣子，」他又說。我看得見前面的水平線，正在船頭上，清楚得像一架鐘；我還能夠看見那邊遠處的水，黑碌碌的，發光着，而且很平靜——像湖水那麼平靜，像死水那麼平靜，大海是從來沒有這麼平靜過的——真是平靜得叫我不忍看了。一條船頭朝下漂着的船，靠一片腐爛到經不起撐的舊鐵板擋着海水，你看過沒有？你看過沒有？啊，是的，撐起來，我連這個辦法都想到了——天下所有的辦法我全想到了。但是，你能在五分鐘之內把那扇間壁撐起來嗎？——或者就說五十分鐘罷？我到那裏找得出肯到下面去的人們呢？還得要木料——木料！而且看着那扇間壁，你會有勇

氣動手去揮一揮木槌嗎？不要說你有，你是沒有目擊那一回事的：其實誰也不會有那種勇氣。真是窘極了——要幹那件事，你總得有個成功的希望，千分之一的希望也好，最少總該有一線希望的影子；可是你是絕不會有的，誰也不會有。你當我是一條狗，白站在那兒，可是換做你，你會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恐怕你自己也說不清——誰也說不清。一個人要做什麼事情，最少總得有個回身的時候。你要我怎麼辦呢？把這班搭客嚇瘋了，那有什麼好處呢，明知道我獨手不能救他們——真是沒有法子可以救他們？你聽！正像我坐在你面前是件千真萬確的事實……」

「他每說幾個字，就急急吐幾口氣，飛快瞟我幾眼，好像他在苦痛裏想看一看這些話對於我會有什麼影響。其實他不是對着我說話，只好算做在我面前跟他自己辯論，也可以說是同另外一個肉眼看的人辯論，那個人跟他對抗，守着他寸步不離，也佔了他的靈府。這場微妙的重要爭論是審判廳所不能處理的，因為爭的是他的真性格到底是怎麼樣，那是用不着一個法官來判決的。他所需要的是一個同盟者，一個幫手，一個共謀犯。我覺得很危險，恐怕會被他計陷，蒙蔽，引誘，威嚇，弄到捲入旋渦，去參加這場辯論，其實這場爭論是無法解決的，假使我們對於各方面都得公平——對於振振有詞的善良方面同對於別具苦衷的不善良方面。你們沒有親眼目擊，只是間接聽到他的話，無論我怎麼解釋，總不能了解我的複雜情緒。他好像要我了解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這種感覺叫我煩悶極了，我不知道拿什麼來打比纔好。他要我看出天下真理都含了三分偏見，天下壞事都帶了純粹誠懇的成分。他要我自己性格的各方面，向來拿出來讓陽光照着的光明方面同永遠偷偷地在黑暗中過活，像月球那一半，只是有時從邊緣露出些可怕的暗淡光輝的卑鄙方面，對他都生出同情。他真能够操縱我。我自己

承認，並且我也讓他操縱。那回事變固然是件不顯著的小事——你愛怎麼說都可以，也可以說無非是一個年青人沈淪了，世人像這樣的人還有整千整萬哩——但是他是偕們這類的人；那回事變雖然絕對沒有重要的意義，正同螞蟻窩淹了水一樣，但是他那種神祕態度却使我就心，好像他是他這類人裏面打頭拿旗子的，好像這回事裏面所含的隱晦真理是要緊到足夠影響人類對於本身所下的批評。

馬羅停住了，口裏銜的雪茄煙也快滅了，他用勁抽幾下，重新又燃起來。他好像完全忘却這個故事了，突然又開口說下去。

「這自然是我的錯。一個人對於別人的事情真不該發生意趣。這是我的毛病。他的毛病是另一回事。我的毛病是關於人們偶然的情形——也就是人們表面上的情形，沒有鑑別力，沒有去注意檢破布的人的灰斗，或者街上遇見的人的好衣料。街上遇見的人——不錯。我遇見過許多人。」他暫時顯出悲哀神氣接着說，——「遇見他們，彼此也有——也有——我們就說有相當的接觸罷；比如跟這個漢子的結識——可是每次我所能注意到的只是人們的性格，總不去理他們表面的情形。這種眼力真是平民主義的，真該咒詛，也許比完全的盲目會好一點兒罷，但是於我是沒有利益的——這話請你相信。人們總是希望別人看重他的好衣料。可是我對於這些表面東西絕對不能生出熱情。唉！這是個短處；這是個短處；後來就有一個天氣溫暖的晚上；一羣人太懶了；連打紙牌都不想——要聽故事……」

他又停住，也許要別人來說句鼓勵的話，可是沒有人肯說話；只有主人，好像盡一種不得已的責任，含糊說

「你的話總是這麼微妙，馬羅。」

「誰我？」馬羅低聲說。「啊，不對！他」那個人纔是微妙；無論我怎樣試盡法子，想把這個故事說好，總免不了失掉了無數委婉的情緒——太精細了，不容易用這些沒有彩色的字傳達出來。他真是把事情弄得太複雜了，却因為他那個人是那麼簡單，——世上最簡單不過的可憐人……天呀！他真叫人驚奇。他坐在那裏告訴我，他什麼事情都不怕，他說這是真的，正同他坐在我眼前那麼真——而且他很自信。我告訴你，他的態度是天真到近於荒唐了，是極古怪的，是極古怪的！我偷偷注視他，好像疑心他蓄意把我痛痛快快地嘲笑一陣。他自信只要來得正大光明，「來得正大光明，你記住，」無論什麼逆境，他都能够對付。自從他纔「這麼高時候」——「完全是一個小孩子，」他自己就預備好怎麼樣去征服海陸上一切的困難。他驕傲地自認早已有這種遠慮。他一向推敲各種危險同各種防禦，預料最壞的環境，私試最強的毅力。他心裏必定過了一個非常壯偉的生活。你們能够想得嗎？接連不斷的冒險，無限的光榮，錦上添花的勝利！天天這樣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聰明，心裏都是非常高興的。他自己胡塗了，雙眼發光着，每說一個字，這類怪誕的光輝向我一照，我的心兒在我胸裏更見沈重了。我當然不想哈哈大笑，可是恐怕我也許會微笑，就拿出呆板板的臉孔來。他就現出不耐煩的神氣了。

「——總是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我用安慰的口吻向他說。我的眼光遲鈍激起他發出一聲鄙視的「呸！」我想他的意思是料不到的事情也不能够損害他，無論什麼都打不倒他這種十分完好的準備，除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這一次是冷不妨的碰上災難了——他對着自己低聲詛罵海水同天空，大船同人們。真是一切東

西都合夥起來陷害他！哄他懷了這種高尙的失望心境，使他連一個小指頭也沒有舉起，那時很明白眼前危急情形的其他船員却在那兒滾來滾去，一團混亂，滿身的汗，拼命弄那條救生船。可是正要弄好的最後一秒鐘却出了一個岔兒。大概是他們太慌張了，不知怎的把救生船前頭墊木的滑釘緊緊塞住了。他們本來是已經胡塗了，再看這個意外的要命麻煩，簡直是不知所措。當時的情景一定是很好看的，在這個睡着的默默大海裏，一條不動的大船安詳地浮着，這班叫花子却在上面拚命買力氣，心裏只怕來不及，搶着把救生船鬆下，四肢都貼在地上，失望了站起來，彼此拉拉扯扯，推來推去，互相刻毒地怒罵，打算殺人，打算哭出聲來，所以沒有勒着彼此的頸項，也只是因為怕那個默默不語的「死神」站在他們後面的，像個鐵心的冷眼監工。啊，是的那種情形一定是很可觀的，他全瞧見了，他能夠用輕蔑的，痛心的口吻談論那班人幹的事，我想他是靠着直覺知道了一切詳細經過，因為他對

我賭咒過，他是另外站在一旁，沒有去理那班人同救生船，連瞧一眼都沒有。我很相信他的話。我想他的精神都集中於去注意船身的可怕傾斜，去注意在這個萬全的環境裏發現出來的臨頭威嚇——好像是給一把繫在髮絲末端，正對着他這個胡思亂想的腦袋掛着的利劍嚇怔了。

「他放眼看去，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動着，可是他心裏能夠直截痛快地向自己描狀漆黑的水平線突然望上跳，大片的海面突然歪起來，船身悄悄地飛快舉起，給大海殘酷地扔開，無底的深淵就來抓住了，接着是他們沒有希望的奮鬥，星光從他頭上消失了，上面漆黑得好比墳墓裏的穹窿——他年青生命的反抗——末了那場慘淡的結局。他能夠活畫出來！天呀！誰不能夠？你們得記住在幻想方面，他是個巧妙的藝術家。他真是個有天才的可

憐小鬼，能够一下子看出將來的情景。他心裏一瞧見這些情景，整個人打腳底到頸項都化做冷冰冰的石頭了，他腦子裏却有熱烈的思想跳動着，一羣跛脚的，盲目的，啞吧的思想跳動着——一堆可怕的殘疾人急急旋轉着。我不是告訴你們過，他向我自剖，好像我是操了拘禁同釋放的大權。他老是想事情裏面鑽去，越鑽越深，所希望的是我會說他無罪，其實這對於他是毫無好處的。這種案子，無論我扯了多麼堂皇的謊話，也是掩不過去的，是誰也不能幫忙的；恐怕連「創世主」也沒有辦法，只好讓一個犯罪人自己去料理罷。

「他站在艦橋的右邊，極力遠離他們搶救生船的地方。他們還在那兒搶，瘋狂也似地騷動着，謀反也似地偷偷幹着。那兩個馬來水手還是守着舵輪。請你們自己心裏畫一畫這場，謝謝上帝！幸好只有這麼一次，海上事變的演員，四個人精神錯亂了，暗暗地拚命買力氣，三個人旁觀着，完全不動，下面涼篷蓋了好幾百人，絕對不曉得這麼一回事，他們正覺得疲倦，他們正在做夢，他們正在希望，可說是已到毀滅的邊緣，却給一個看不見的手拘住抓住了。他們情形的確是這樣子，我絕不懷疑；大船既然是那樣子，這種局面可說是最要命的了，絕不能够有個更壞的。救生船旁邊那班叫花子有十三分怕得發瘋的理由。說句老實話，假使我在那兒，我也不相信在每秒鐘過去之前，大船還有浮在水面的可能；我連一個假銅幣都不肯拿出來打賭。可是，大船還是浮着！這班睡着的拜謁聖地的人們可說是命裏注定了不該泅死那兒，得走完他們一生的歷程，將來去收個另一種苦痛的下場。彷彿他們認為慈悲的天帝喜歡看他們在世上這樣低首下心頌揚他的恩惠，還要他們多活一會兒，所以向下面的大海示意，「不許你把他們害死！」他們居然脫險了，我會心裏納悶，覺得是件不可解的怪事，假使我不曉得舊鐵板能够多麼強

韜——有時真是強韌得好像我們偶然碰着的那班好漢的精神，他們給世上的災難磨折到像個影子，還抵住人生的重壓。據我想起來，那兩位舵工的態度也可算是這二十分鐘裏一件不小的怪事。他們兩位跟其他各樣各色的本地水手都是從亞丁運到法庭來當證人的。一位是怪難爲情樣子，年紀很青，光滑的黃臉孔顯出快樂的神氣，因此更見得年青了。我記得十分清楚白力厄利叫通事問他，那時他心裏想什麼，通事跟他談了一會兒，帶個莊嚴的神氣向法官說——

「他說他什麼也不想。」

「那一位有一對閉着的，很耐煩樣子的眼睛，一條棉織的藍色手巾因爲洗的回數太多，已經退色了，縛住一把班白的頭髮，還打了一個巧妙的結子。他的臉孔皺起來，縮成幾個可怕的窟窿，滿臉網子也似的皺紋使他的皮膚更顯得櫻色了。他說他知道大船出了什麼不好事情，但是他沒有聽到上頭的命令，他記不起有過什麼命令，他爲什麼要離開舵輪呢？法官又問了幾句，他那雙瘦削的肩膀就望後一聳，說道那時他絕沒有想起白種人會因爲怕死離開大船。他到此刻還是不相信的。也許有什麼別的原因罷。他很內行樣子搖一搖他年老的下巴。唉！祕密原因。他是個富有經驗的人，他要「那位」白種的爺們知道——他臉轉過來對着沒有擡起頭的白力厄利說話——他在海上聽白種人調度已經有好多年了，他懂得許多事情，——當我們正聽得出神，他突然興奮起來，發抖了，就滔滔不絕說出一大堆聲音古怪的名字，已經過世的船主的名字，人們忘却了的本地商船的名字，雖然都是大家熟悉的，却好像變了樣子，彷彿啞吧的時光老人這些年來都在磨弄這班名字。法庭一下子寂默了，——最少有一

秒鐘的完全靜默，漸漸又化成深沈的嘈雜聲音了。這段意外的枝節是第二天開堂時最動人觀聽的事情——全場的聽衆都受感動了，個個人，除開吉姆，他生氣樣子坐在前面第一張長凳子的末端，對於這位與他不利的，好像有個神妙辯護辭的古怪證人，簡直是沒有擡起頭來望一眼。

「大船已經不走動了，那隻舵輪因此也是不管事了，那兩個本地的水手却還是那樣老守着舵輪。假使他們命裏注定了要死在船上，那麼「死神」來臨時候，會瞧見他們還滯在那兒。白種人連望他們一眼都沒有，也許早已忘却世上有他們這兩個人了。吉姆的確是把他們忘記了。他心裏只曉得他是什麼也不能幹了；他現在跟他們合不上來，這樣孤單單地，真是什麼事也幹不出來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只好隨着大船沉下去罷。假使他把這件事吵得大家都知道，那也是沒有用的。難道有什麼好處嗎？他站在那兒等着，不則一聲，模糊地想起好漢應該具有的那種謹慎，因此更見堅決了。這時候，機車長小心走過艦橋，來扯他的袖子。

「來幫忙！看上帝的面子，來幫忙罷！」

「他用脚尖走着，回到救生船旁邊，立刻又轉回來，跟他的袖子搗亂，懇求他，同時也咒罵他。」

「我相信他會親我的手，」吉姆怒洶洶說道，一會兒他又口吐白沫，對着我的臉孔低聲說道，「假使我有空，我真想把你的腦袋打個粉碎。」我把他推開。他忽然抓着我的頸項。該死的奴才！我打他一下。我看不看就動手打他。「你難道不願意救你自己的命嗎——你這個沒有膽量的小鬼，」他哭着說。沒有膽量。他叫我做沒有膽量的小鬼哈哈哈哈哈！他叫我做——哈哈……！——

「他整個人靠椅背上，大笑起來，渾身都動了。我生平沒有聽過這麼一種痛心的聲音。這個笑聲一傳出來，大家談論驢子，金字塔，市場以及其他事情時候的興致好像都遭殃了。整個暗淡的走廊上種種聲音都消沉下去了，大家模糊的灰色臉孔一氣轉過來對着我們，當時是這麼寂靜，一條茶匙掉到走廊的棋盤格地板上所發的清激叮噠聲却同短促的，銀音的叫喊一樣響亮。」

「你千萬不要這樣大笑，旁邊還有這麼多人，」我跟他理論。「你知道，他們會覺得不愉快。」

「他起先絲毫沒有顯出聽見了的樣子，但是過一會兒睜大眼睛，完全不是看着我，却好像探視某一件可怕景物的實在情形，他滿不在乎樣子含糊說道——「啊！他們會當做我喝醉了。」

「說了這句話，他那種靜默的神氣會使你疑心他絕不會再做聲了。但是——別擔心！他現在不能不說話，正好像他不能夠靠着意志力叫他自己不繼續生存下去。」

第九章

「我正向自己說，「沉下去罷——你這該死的東西沉下去罷！」他就打這句話重新說起來。他希望這場把戲快些了結。他真是太孤單了，所以他腦子裏就用詛罵的口吻向大船提出這個建議，同時他却享有目擊這幾

幕——據我看來是——下流喜劇的特權。他們還在弄那個滑釘。船主正在發命令。「到救生船底下去，試一試能够不能够擡起來，」其他人們當然都偷懶不肯幹。你們知道假使大船忽然沉下去，剛好碰上平平地擠在救生船底並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你自己爲什麼不幹呢——你是我們裏面最有力氣的人。」那位短小的機車手含着淚聲問船主。「天殺的！我身材太大了，」船主失望了，口水亂飛着回答。這樣情況真是太古怪了，連天使瞧見也會哭起來。他們呆站着一會兒，沒有幹什麼，忽然間機車長又跑到吉姆身旁。

「來幫忙，漢子！你瘋了嗎，把你唯一逃走的机会扔掉？來幫忙，漢子！漢子！你看那裏——看！」

「這個人瘋瘋顛顛地老指着船尾，末後吉姆也只好向那邊望一下。他看見一陣沒有聲響的烏雲已經把天空吃進三分之一了。你們知道那個季候裏那種暴風雨是怎麼樣子起來的。開頭你只覺得水平線變黑了——此外沒有別的什麼，然後有一陣跟大牆同樣不透光的烏雲起來了，那陣雲氣的邊緣成一直線，還鑲上一層叫人看着難過的微白光芒，從西南方飛上來，把一羣一羣的繁星都吞進去了；射下影子到水面。把海天混合了，成個朦朧的深淵。到處都是靜悄悄的。沒有打雷，沒有刮風，沒有聲響，連一閃的電光也沒有。然後從這一大片陰沉沉的景物裏湧出一片弓形的灰色雲，底下的黑雲就暴漲一兩下，好像也波動起來了。接着是風雨齊下，猛烈異常，彷彿是從某一個結結實實的東西裏衝出來的。當他們起先沒有向那邊望着時候，就來了這麼一陣烏雲。他們此刻纔見到，的確很有理由暗自推想，假使在極端的平靜裏，大船纔有在水面再浮幾分鐘的可能，那麼只要海上稍微一騷動，恐怕大船立刻就會結束了。這種暴風雨來臨之前總會有一陣浪湧，大船第一下對着這陣來浪的點頭也可算是

最後一次的點頭了，大概會變成向下栽，可以說，會延長成爲長久時間的向水裏鑽，向下，向下，一直鑽到海底。他們因此這一下怕得這樣亂跳，做下這些傻事，表現出他們極端貪生惡死的心情。

「那陣雲是墨黑的，墨黑的，」吉姆氣不過地沉着說道。「那陣雲從我們背後掩過來。那個鬼東西！我想起先腦子後面一定還有一點兒的希望。我自己也不曉得。但是這時候總算取消了。看到我自己這樣上當，我真氣發瘋了。我大怒，好比墜進陷阱裏面去了。我算是「被」收拾到陷阱裏面去了！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很熱。一絲風也沒有。」

「他記得這麼清楚，躺在椅子上喘氣，我看他好像渾身出汗，喉管也閉塞了。那陣烏雲一定叫他氣發瘋了；真可以說把他重新打倒了！但是同時也使他記起先前叫他跑上艦橋的那個重要目的，他却是一跑上來就把那回事忘記得無影無踪了。他原先豈不是打算把綁住救生船的繩子割斷嗎。他趕快摸出他的刀子，立刻亂砍起來，好像什麼也沒有看到，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好像他就不認得船上的人們。他們以爲他已經胡塗發狂到無可救藥了，可是又不敢大聲反對他這種無用地白費時光。他一做完，就回到先前站着的那個地點。大副也在那兒，預備好了一把抓住他，緊靠着他的頭，低聲痛罵一番，彷彿想咬他的耳朵。

「你這個蠢材！你以爲當那班畜生都到水面來，你可以有一點兒逃生的機會嗎？哼，他們從這些救生船上會把你的腦袋撞破。」

「看到沒有人理，他就站在吉姆肘旁，難過得絞扭自己的手。船主站在另外一個地方，老是精神不寧地雙腳

拖來拖去，口裏咕嚕說道：「鐵鏈！鐵鏈！我的天呀！拿把鐵鏈來。」

「那個身材短小的機車手像個小孩子嗚咽着。雖然他有許多短處，而且手臂也折了，結果他却是這羣人裏面最有膽量的人的，確還能够鼓起勇氣，到機車間去跑一趟。說一句公平話，我們得承認這一趟非同小可。吉姆告訴我，他射出一個不顧死活的拚命眼神，好比是給人家迫得無路可走了，他低低哭一聲，飛快地跑去，立刻爬回來，鐵鏈在手，停也不停一下，就投身去弄那個滑釘了。其他人們立刻不理吉姆，都跑去幫忙。吉姆聽見鐵鏈的丁丁聲，鬆下來了的墊木墮地的聲音。救生船可以活動了。這時候他纔回過頭來去瞧一下——一直到這時候他沒有回過頭。但是他還是遠遠站着——他還是遠遠站着。他要我曉得他還是遠遠站着的；他跟這班人——這班有鐵鏈的人們——是絕不相同的。簡直找不出一點相同來。大概他自己覺得跟他們隔絕了，中間有一塊不能穿過的空間，有一個不能壓倒的障礙物，有一片無底的深淵。他極力跟他們離得頂遠——盡那條船的寬度。」

「他遠遠站住，腳底膠着那塊地方也似的，眼睛釘着這羣彎下身子，聚在一起，給一個共同的恐慌嚇得古怪地前後左右動着的模糊人形。艦橋上裝有一張小棹子，棹子旁邊的木樁上頭綁着一盞手提燈——帕特那船的中部沒有地圖室——燈光射到他們用勁的肩膀上，射到他們彎成弓形搖擺着的背上。他們要把救生船的船頭望夜色裏推去；他們老是推着；再也不肯回頭來瞧他一眼。他們不理他了，好像他真是跟他們離得太遠了，同他們隔絕到毫無連絡的希望了，是不值得給一句動情話，瞟一眼，或者傳個手勢的。他們也沒有閒工夫去掉回頭，來看他這種消極的英雄氣概，受他這種不合作態度的冷諷。救生船很沉重，他們推着船頭，費盡力氣，已經是連一句激

勵的話也來不及說了。可是那陣亂烘烘的恐慌以前把他們的自制力吹散得有如風前的糝糠，此刻又使他們拚命的努力變做一樁傻事，請你們相信我的話，拿來給趣劇裏面瞎鬧的小丑去演剛合式。他們推着時候，用他們的雙手，用他們的頭兒，用他們全身的重量，用他們全付的魄力，爲着救自己可愛的生命——可是他們剛剛把船頭完全推出吊艇架，就立刻都放手了，搶着爬上去。結果自然是救生船一下子又打回來，將他們趕到後面去了，又是個沒有辦法。他們就擠在一起，呆站一會兒，狼狽極了，兇猛地低聲將能够記起的罵人話拿來對着彼此出氣，接着又去弄那條救生船了。這把戲一連演了三次。他氣不過地向我細述那段經過。那回滑稽勾當從頭到底他都瞧見了，一分鐘也沒有忽略，「我厭惡他們。我痛恨他們。可是我又不得不從頭看到底。」他淡淡地說，愁悶的眼睛注視着我。「天下有人像我這樣可恥地磨折過嗎。」

「他雙手抱着頭，靜默了一會兒，好像受了什麼一言難盡的虐待，迫得發瘋了。這些事情他是無法向法院解釋的——甚至於無法向我解釋；但是假使我不能相當了解他這種暫時沉默的深意，那麼我也可以說不配聽他的衷腸話了。他的毅力受了這麼一個總攻擊，真可說有個陰險卑鄙的復仇之神蓄意戲弄他，叫他受罪，還拿他來開玩笑——好像當慘死或者羞辱降臨到他身上時候，還有人們在一旁扮出好笑的鬼臉來相欺。」

「我雖然沒有忘却他所說的事實，但是隔了這麼久，我是記不起他用的字眼了；我只記得他真古怪，光是敘述事實，却能够設法傳達出盤旋他心際的那股怨氣。他說，有兩次，他相信最後的一秒鐘來了，就閉上眼睛，但是兩次他都得再睜開眼睛，看見眼前茫茫的寂靜更昏黑了。靜悄悄的烏雲影子從天頂投到船身，彷彿把生機洋溢的

大船上一切聲音都壓下去了。他再也聽不到涼篷下說話的聲音了。他對我說，每次他閉上眼睛，幻想的光輝一閃，就照出這羣肉體排在那兒等死，同大白天一樣地分明。可是一打開眼睛，看到的又是這四個朦朧的人形瘋了也似的跟一條別扭的小船掙扎着。「他們一再爬上救生船，摔到後面去，跳下來站着，你咒我，我咒你，忽然又一把衝上去……真够叫你笑死，」他眼皮也沒有擡起，加上這句註語；然後睜大眼睛一會兒，悲哀地向我微笑，「我看到了這場把戲，應該過個快樂的一生，我敢說！在我死去之前，這場好玩的把戲會重現我眼前許多回。」他眼皮又垂下了。「看見同聽到……看見同聽到，」他重覆說兩次，中間隔了好大工夫，那時他渺茫望着。

「他振作一下精神。」

「有決定閉緊眼睛，」他說，「可是我不能够。我真不能夠，我也不管誰曉得我不能夠。他們要批評我，請他們自己先嘗一嘗那回事的味道罷。要他們嘗一下——看會不會比我高明。第二次我的眼睛是飛快地睜開——我的嘴也張開了。我覺得大船搖動了。單是船頭稍微向下傾斜，浸些水——又輕輕舉起——這麼慢慢地！永遠是這麼慢慢地；總是這樣一點兒一點兒地。大船有許多天沒有湧得這麼厲害。烏雲在我們頭上飛馳，這個第一陣的浪湧是來得這麼慢，大海好像是鉛汁做成的。這個波瀾沒有什麼力氣，但是却把我腦子裏有些東西打倒了。假使你處在那樣地位，你會怎麼辦呢？你自己很有把握——是不是？假使現在——就說此刻——你覺得這所房子動搖了，就打你椅子下面動搖起來，剛剛動一點兒，你會怎麼辦呢？跳！我敢向天打賭！你會從你坐的地方一跳落到那邊灌木叢裏去了。」

「他揮出手臂到石欄杆外面的夜色裏，我却保守我的靜默。他的眼睛很嚴厲地釘着我。我現在真可說受他威嚇了，這是絕無可疑的。我現在應該什麼也不表示，怕的是一不小心，只要一個姿勢或者一個字就够暴露出我對於這場公案持了什麼態度，弄得我自己也牽連到裏頭去，無法擺脫了。我却很不願意冒這種危險。你們千萬不要忘記他坐在我眼前的，確是太像我們這類的人，所以有危險，一弄得不好，也許使我們也信不過自己了。但是假使你們想知道我當時的心境，我就告訴你們也無妨；那時我的確瞥眼估一估我跟走廊前面的草地裏那堆黑碌碌的東西隔有多遠。他說得過分了，我還跳不到那兒，落下的地點跟那塊地方還會隔幾呎——只有這一點我是有十分把握的。」

「他想最後的一分鐘到了，就站着分毫不動。他腦子裏確然胡思亂想一場，他的雙腳却膠着艙板。這時候他忽然看見救生船旁邊那班人有一個突然向後退，雙臂舉起來抓空氣，立脚不穩，塌下來了。其實他不是跌倒，只是整個人輕輕塌下，變成坐着的姿勢，堆成一團肉，肩膀靠着機器間的天窗。」這就是那個蠢貨。一個臉色青白，上鬚不齊，形容憔悴的年青人。那時他代理機車三副，吉姆向我解釋。

「「死了，」我說。關於這件事我們在法庭裏聽到了一些。」

「「據說是，」他愁悶地不在乎樣子說道。「我當下自然絕對不曉得。人們後來說他的病是心臟弱。那個人說身上不舒服已經有些日子了。這一下也許是因為興奮過度了，或者太累了。只有魔鬼曉得罷。哈哈！我們很容易看出他並不想死。好笑嗎？我却肯拿我的命來打賭，他是給他們騙了，弄到白糟躓了自己一條命！上當了——的

確是。上當到把自己殺死了，絕對是！正好像我……唉！假使他老不動；假使當他們因為大船將沉，跑去把他擁出床位時候，他肯叫他們找魔鬼去假使他只站在一旁，手插在衣袋裏，把他們痛罵一番！」

「他站起來，舞他的拳頭，向我瞪眼睛，又坐下去。」

「一個很好的機會失掉了，喂？」我低聲說。

「你爲什麼不發笑？」他說。「這是惡鬼弄出來的笑話。心臟弱……我有時希望我的心臟也是這樣。」

「這話却叫我生氣了。」你希望嗎？」我用深刻的譏諷口吻喊道。「是的！你」難道不能了解嗎！他也喊起來了。「我不知道你還有什麼別的希望，」我生氣答道。他完全不了解樣子對我望一眼。我這一枝暗箭又是大落空了，而且他也不是個會去理會流矢的人。請你相信我的話，他真是太沒有疑心了，因此人們反不容易中傷他。我也喜歡看我的流矢白費了——喜歡看他簡直沒有聽到我拉弓的聲音。

「那時他當然不曉得那個人死了。再過一分鐘——他在船上的最後一分鐘——種種事情，種種刺激，亂紛紛都到他身上來了，好比海浪打到石頭。我用這個比喻是經過了一番考慮的，因為據他所述，我不得不相信他始終有個古怪的幻覺，以爲他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好像他自己沒有什麼動作，只是讓那班凶神來擺佈，他們也單揀出他來做他們惡作劇的犧牲品。第一個刺激是吊艇架最終也肯向外搖擺了，發出軋軋的聲音——這個軋鑠聲好像由艙面從他腳底穿進他身裏去，順着脊椎，一直達到他的頭頂。那陣暴風雨此刻已經很近了，另一陣更厲害的浪湧又把這個被動的船身擡起來，這個嚇人的浪湧簡直叫他怕得出了氣，那時驚惶的慘號利劍一般同

時刺到他的腦子同心肝。「放手！看着上帝的面子，放手！放手！大船就要沉下去了。」接着是救生船的軸轆衝破船臺，涼篷底下有許多人用驚慌的聲氣談起來了。「那班叫花子一開口叫喊，他們的聲音足夠把死人也弄醒了。」他說。救生船真的下水了，震動濺潑一下，接着就是裏面人們踐踏同絆倒的空洞聲響，還雜有混亂的吶喊。「解下鉤子！解下鉤子！解下鉤子！你們要救自己的命，就得趕快推罷！暴風雨到我們頭上來了……」他聽到微弱的風聲高高地在上頭吹着；還聽到他脚下有個苦痛的喊聲。一個消沉的聲音在一旁開始詛罵一粒丁鉸鉤。大船的頭尾都噙噙響起來了，好像是個被人騷擾了的蜂窩。他就用敘述上面那些話那種的安詳口氣——那時他的態度，臉孔，聲音剛好都很安詳——接着說，簡直沒有給我一個警告，「我踩到他的腳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他說他動了。我驚奇得衝口噱一聲。那麼最終也有個東西叫他動起來了，但是到底什麼時候，什麼原因把他從兀然不動裏扯出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正好像給狂風拔起的大樹自己不曉得橫壓過來的是什麼風。這些東西全到他身上來了：嘈雜的聲音，古怪的形相，死人的兩腿——哼！這種魔鬼開玩笑硬塞進他的喉嚨，但是——你們注意——他絕不肯承認他的食管有什麼吞呷的動作。說也奇怪，他怎麼能夠把他的幻覺傳染到我心上。我聽着，很相信他，好像聽一段回生妙術的故事。」

「那個人慢慢滾到一邊，我記得那個人是我在大船上最後看到的東西了。」他繼續說。「我也不理他在那兒幹什麼。看起來他好像是要站起來了；我自以為他就要站起來，我預料他將由我身旁飛跑過去，翻過欄干，隨着那班人落到救生船裏面去了。我聽得見他們在那兒漂蕩着，有個同飛箭一樣快的喊聲叫道，「喬治。」然後

三個聲音一同大聲喊着。三個聲音，我却聽得很分明：一個是噴噴叫，一個是絕叫，一個是咆哮。啊唷！」

「他身體稍微顫動一下，我看他慢慢站起來，好像有一隻沒有發抖的手從上頭抓住他的頭髮，把他由椅子裏拖出。他站起——慢慢地整個人都站起來了。可是他的膝頭一鎖緊，上頭那隻手好像就放鬆了，因此他有點站不住樣子。當他說「他們大聲喊」時候，他的臉孔，他的行動，甚至於他的聲音都帶了一種可怕的靜默，我不自覺裏就傾耳去聽極端寂靜時人們彷彿聽到的那種假聲響，去聽那些喊叫的餘音。「船上有八百人，」他說，他那樣可怕的渺茫視把我釘到椅子背上了。「八百個活人，他們却在喊一個死人趕快下來逃命。」跳，喬治跳，啊，跳！我站在一旁，我的手按着吊艇架，態度十分安詳。天色已經是漆黑了。你看不見天空，看不見大海。我聽到救生船在一旁一再發出跟大船相撞擊的聲響，此外沒有別的聲音，這樣子有一會兒工夫，但是我腳底下的大船滿是人們談話聲。忽然間船主咆哮道，「我的老天爺呀！暴風雨來了！把小船推出去罷！」聽見暴雨的第一個，噝聲，覺得暴風吹起來了，他們就喊道，「跳下來，喬治！我們在底下可以接着跳！」大船慢慢投到水裏去了；暴雨橫洗過來，像個山崩般的波濤；我頭上戴的便帽也吹飛了；我的氣息趕回喉嚨裏去了。我好像是在塔頂上，聽到底下深處又來個瘋狂般的尖聲呼喊，「喬——治！跳下來罷！」我腳底下的大船沉下去了，沉下去了，船頭先沉……」

「他默想着，舉起一隻手到臉上，手指挑剔着，好像有個蜘蛛網惱着他，然後望着張開的手掌，足足有半秒鐘光景，纔胡里胡塗說出——

「我跳下去了……」他自己又截住，眼睛也不望着我……「大概是跳下去了罷，」他加上這一句。

「他那副澄藍的眼睛轉向着我，舉個可憐的直視。看他站在我面前，啞吧樣子，很痛心神氣，我也感到悲哀了。覺得我雖然有智慧，却無從措手，同時又混有老年人看到小孩子般的禍事，愛莫能助時所感到的好玩的，深刻的憐憫。」

「大概是這樣罷，」我也含糊說。

「我完全不曉得，一直等到擡起頭來看一下，」他趕緊說明。這也是可能的。你聽他話得像聽個小孩子把事情弄壞了時候說的話。他真是不曉得。不知怎的，他跳下去了。這類事情莫明其妙地發生了，是絕不會再有的。他的身體一部分落到別人身上，就橫臥在一塊坐板上。他彷彿覺得他左邊肋骨一定全斷了；然後身子滾過來，模糊裏瞧見他所棄的大船湧起在他上頭，船旁的紅燈發光着，在雨裏射出大塊的光輝，好比隔一層霧看見的懸崖上的一團火。「大船好像比一扇牆還高；真像一片削壁，隱隱高臨着這條救生船……那時我希望我能死去，」他喊道。「已經是無法再回轉去了。彷彿我跳進一口井——跳進一個無底的深阱……」

第十章

「他雙手手指鎖起，忽然又扯開。他真是跳進一個無底的深阱裏頭去了，這是件絕無可疑的事情。他從高峯

「他們在黑暗裏守望着，他們的頭半朝着迎風的方向，好像他們預料會聽到哭聲。起先他很感謝夜色把那幕慘劇遮住了，不讓他看見，後來一想又覺得既然知道了有這麼一回事，可是一點兒也沒有看見，一點兒也沒有聽到，這豈不是這場可怕的不幸裏頂不幸的一點嗎？」你以為這個感想很奇怪嗎？他斷斷續續地敘述時忽然低聲插進這一句。

「可是我並不覺得奇怪。他必定在不知不覺裏有個信念，以為現實絕不會像他幻想所臆造出來的恐怖那麼凶惡，那麼叫人痛心，叫人害怕，好像想復仇樣子。我相信開頭這幾秒鐘，他的心是給這場慘事全部的苦痛困惱住了，那八百個搭客黑夜裏遇到殘酷的猝死時候所受的一切恐懼，一切驚惶，一切失望合起來的味道，他一個人嘗到了；不然他為什麼說，「我好像覺得我必得跳出那條該咒的小船，游泳回去看一下——半哩的路——或者還多些——無論多麼遠——總得游泳到原來那個地點……」為什麼他會有這麼一個衝動呢？你們看出這裏面的意義嗎？為什麼要回到原來那個地點呢？為什麼不就在旁邊溷死——假使他是打算溷死的話——為什麼一定要回到原來的地點去看一下呢——好像必得等他先看到他們一切的苦痛都過去了，他的想像得到安慰了，然後死纔有解脫的意義。我不讓你們任何人對於這件事有其他的解釋。這種情調是等於密霧忽然破開。讓我們警眼看到的一些古怪的，動人的景物。這種真情洩露是很少見的，可是他卻隨便吐出來了，好像是最自然不過的幾句話。他說，他用力壓下這個跳到水裏游泳的衝動，那時他就感到四圍的靜寂。海上的靜寂，天空的靜寂，合成一片無限大的靜寂，同死神一樣的靜寂，就圍着這幾個救出來了，心頭跳動着的生命。「你在救生船裏可以聽到

一根針掉到地上的聲音。」他說，他的嘴唇古怪地一撮，好像一個人敘述一段驚心動魄的事情時，正想法強壓下自己的情感。靜寂！只有故意創造出他這樣人的上帝纔曉得他對於這下靜寂到底作何感想。「我想世上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這麼靜寂。」他說。「你分不出大海同天空，看不見什麼，聽不到什麼。沒有一絲的光線，沒有一個人形，沒有一點聲音。你真會相信世上每塊乾燥的陸地都沉到海底去了，世上個個人，除開我同船上這班叫花子，都淹死了。」他斜凭棹子上，他的指節支撐住咖啡杯，酒杯同雪茄煙頭。「我有點相信世上的情形的確是如此。什麼東西都毀了——一切都完了……」他深深歎一口氣……「對於我個人真是這樣的。」

「馬羅突然坐起來，用勁把他的方頭雪茄煙扔掉，一條紅色的火線就從他手上射出，穿進帷幕也似的爬藤裏面去了，好像是小孩子玩的火箭。聽故事的人們沒有一個人動一下。」

「哼，你們以為爲怎麼樣呢？」馬羅忽然興奮起來喊道。「他可以算忠於自己嗎？他這個救出來的生命還是毀了，因爲他覺得他自己沒有立脚地，因爲他眼睛沒有看見東西，因爲他耳朵沒有聽到聲音。毀滅——哼！其實這些時候無非烏雲瀾漫天際，無非大海沒有揚波，空氣沒有騷動。無非是一個晚上，無非是一下的靜寂。」

「這種靜寂只有一會兒工夫。他們忽然高興起來，同聲大談他們的脫險。」開頭我就知道大船會沉下去。「我們真險呀，再遲一分鐘就不行了。」「真是僥倖，天呀！」吉姆却不說話，但是已息的微風又轉回頭，一陣和風漸漸狂起來了，大海的喃喃聲就湊進這班人的喋喋不休，那是嚇得不敢做聲之後的反動。大船沉下去了！大船沉下去了！這是絕無可疑的。誰也不會有什麼辦法。他們老是反覆說這幾句話，好像不能止住他們自己的舌頭。大船

一定沈下去了。燈光都沒有了。不會錯的。大船一定沉下去了。我們不能希望會有別的結果。大船不得不沉……他看出他們說話的口氣好像他們所捨棄的只是一隻空船。他們的結論是大船一開始望下栽，過不了好久，就會完全沉下去了。這一點好像給他們一種愉快。他們互相安慰，以為大船不會鬧很大工夫——「投下去像一架熨斗。」機車長報告桅頂燈當快沉下去時候突然落下，「好像一根你扔掉的點着的火柴。」聽到這一句話，機車副發神經病樣子哈哈大笑。「我真高——高——與，我真高——高——與！」他的牙齒震顫得「像個電氣急響器」，吉姆說，「他突然哭出聲來。他嗚咽號泣像一個小孩子，噎着氣了，含淚喊道，「啊呀！啊呀！啊呀！」他會安靜一會兒，突然又說，「啊，我可憐的手臂啊！我可憐的手——手臂！」我很想把他打倒。他們那些人都坐在船尾座，我剛能够分辨出他們的形狀。我聽到各種聲音，一陣咕嚕，一陣嚷聲。這些是都不是容易忍受的。我又覺得寒冷。我不能做什麼。我想假使我一動，就會摔出船旁，而且——……」

「他的手偷偷摸索着，蹣跚到酒杯，忽然退縮回去，好像捫着一塊灼熱的煤球了。我輕輕推一推酒瓶。「你還想喝些酒嗎？」我問。他生氣樣子看着我。「你以為我不振作一下精神，就能够把我所要說的話說出來嗎？」他問。那一隊踏遍世界的人們已經去睡覺了，廊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此外還有個白色的模糊人形，給我們看一眼，就帶個討好的神情走來，遲疑一下子，靜靜又退回去。時候已經很晚了，但是我也不催我的客人快說。

「當他在這個頹衰心境裏，他聽到他的伴侶開始罵某一個人。「你先前不肯跳下來，有什麼東西把你絆住呢，你這個瘋子？」一個叱斥的聲音說道。他聽見機車長離開船尾座，要爬到前面去，好像對於「這個從來沒有過

的大傻子」懷個惡意。船主就坐在船旁，拚命用勁喊出得罪人的形容詞。這陣咆哮使吉姆擡起頭來，就聽到「喬治」這個名字，同時黑暗裏有一隻手打他的胸膛。「你還有什麼話可以拿來替你自己辯護呢，你這個傻子？」有一個人理壯言順地勃然大怒樣子問道。「他們都來跟我過不去，」他說。「他們都在罵我——罵我……却是用喬治這個名字來罵我。」

「他停住，睜大眼睛，想現出笑容，接着掉望視線，繼續望下說去。」那個短小的二副把頭放在我的鼻孔底下喊道，「噯呀，是那個討厭的大副！」「什麼！」船主從小船那一頭鬧起來。「不對！」機車長尖聲叫。他也彎下身子來看我的臉孔。

「微風忽然離開小船了，又下起急雨。急雨打到海面時所發的那種不斷的，輕微的，略帶神秘意味的聲響從夜裏四處傳來，」他們大喫驚了，起先不能再說什麼話，」他沈着地向你敘述，「我對他們會有什麼話可說呢？」他躊躇一會兒，用個猛勁，繼續說下去。他們拿許多難堪的話來罵我。」他的聲音低得同耳語一樣，有時一想到他們那班人是多麼卑鄙，心頭一橫，就提高聲氣了，好像他談的是件秘密醜事。「不管他們怎麼罵我，」他兇猛地說道，「單是從他們的聲調，我也能聽出他們是多麼恨我，這到是一件好事。他們不能原諒我也到那條救生船上面去了，他們心裏恨這件事，恨到發狂……」他大笑一聲，自己又打住……但是他這麼一恨，却不叫我不想跳……你看我雙臂叉着，坐在船沿……」他很伶俐樣子棲在棹上，雙臂叉着……「像我樣子——你看稍稍向後一傾斜——一點兒——一點兒。」他皺着眉頭，用中指指尖敲他的額頭，「這個念頭老滯在這裏，」他很動聽地說道。

「這些時候——這個念頭。雨——又冷又密，冷得像雪水——比雪水還冷——打到我的薄棉布衣服上面——我知道一生裏再也不會這麼冷了。天色又黑——全是黑的。沒有一顆星，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一點亮。那條該死的小船船外空無一物，那兩個人在我面前獐狃，像一雙下流的雜種狗對待一個逃到樹上去的小竊。獐狃！獐狃！你來這兒幹什麼？你真是個好男子！太上流了，太高尚了，不肯拿出一個指頭來幫忙。現在你不出神了嗎？就暗暗跑進來？是不是獐狃！你不配活！獐狃！他們簡直是比賽誰叫得更響亮。那一個——我看不見他——分不出他的形狀——會從船尾對着雨滴亂說出一些齷齪的瞎話。獐狃！獐狃！——噫——噫！獐狃！聽他們亂叫一陣，真有意思；這些聲音却維持了我的生活力——我告訴你，也可以說救了我的命了。他們老是這樣叫，好像想用這陣吵鬧把我趕出船外！——我納罕你也有跳下來的勇氣。我們這兒並不要你這樣的人。假使我知道是誰跳下來，我會把你推倒——你這個下流種子。你怎麼擺佈那個人呢？你那裏找到跳下來的膽量——你這個沒有膽子的人！什麼東西把我們三人阻擋了，弄得我們不把你擲到船外去……他們出不了氣了；海上急雨已經過去了。什麼也沒有了。小船旁邊什麼也沒有，甚至於沒有一絲聲音。他們要我看我翻出船外，是不是？我不敢拿我的靈魂來擔保！我想只要他們肯安靜下去，他們倒會如願相償。把我擲到船外去！他們會嗎？試一試罷。」我說。「我肯出兩便士來打賭。」「你還不值得，」他們同聲叫起來。天色是這麼黑了，只當他們轉動時候，我纔有十分把握我看見他們。天呀！我真希望他們肯試一試！」

「我免不了喊道，「多麼奇特的一回事！」

「不算平庸嗎——唉？」他說，好像有點喫驚。他們假裝認爲我有某種理由把那個蠢貨弄死了。我爲什麼要把他弄死呢！我怎麼能够懂得他們搗什麼鬼？我可不是跑到小船裏面去了嗎？跑到小船裏面——我……」他嘴唇旁邊的筋肉收縮成一個不自覺的怪相，打破他通常的假面具了——可說是一些猛烈短促的明亮光輝，好比一閃彎曲的電光，讓人們瞥眼看到雲團裏面的神祕旋紋。「我跑到裏面去了。我分明是同他們一塊兒——不是？這不是很可怕嗎，一個人迫得幹出這樣的事情——還得負責任？他們拚命呼喚的那個喬治，我懂得他的什麼？我記得我看見他盤身坐在艙面上。「沒有膽量的兇手！」機車長老用這種話稱呼我，好像不能記起別的字眼了。我本來不理這些，不過他的吵鬧却叫我不耐煩。「閉嘴，」我說。聽到這句話，他就鼓起力氣，胡喊一陣。「你殺死他。你殺死他。」「不對，」我喊，「可是我立刻要把你殺死。」我跳起來，他向後倒下，很可怕地碎的一聲躺在一塊坐板上面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這樣子。天色太黑了。我想起先他是打算向後退。我當時站着不着，臉孔對着船尾，可憐的短小二副含淚說道，「你不會動手來打個一隻手臂已斷了的人——你不是說你自己是上流社會的人嗎。」我聽到脚步踐踏聲——一下——兩下——還聽到喘着氣的沉重喉音。那隻野獸也向我走來了，他的槳在船尾上噼拍作響。我瞧見他動着，龐大的，龐大的，——好像你在霧裏，你在夢裏看見的一個人。「你來，」我喊。我會把他打落水裏去，像一包零碎的繩索。他停着，向自己喃喃，又走回去。也許他聽到風聲了。我却沒有聽見。這是我最後遇到的一陣巨風。他回去找他的槳。我覺得傷心。我很想試一試……」

「吉姆張開，又合攏他那幾個彎曲的手指，他雙手有個熱烈的，殘酷的震動。「鎮靜些，——」我低聲說。

「喂，什麼？我的心並沒有亂。」他非常不高興樣子向我抗議，突然一扯，却把白蘭地酒瓶打翻了。我望前跳，我的椅子在地板上擦出聲來。他一跳離開棹子，好像他背後有一個礦爆炸了，他半轉過身子，然後蹲下，現出一對驚嚇的眼睛同鼻孔旁邊有點發白的臉孔。接着是一種極不安的神情。「很對不住。我怎麼笨手笨腳到這樣田地！」他很難過地低聲向我說，那時流出來的強烈氣味忽然把我們包起來了，在清冷的黑夜裏使人感到下流宴飲的空氣。飯廳裏燈光都滅了；長廊上只有我們的洋燭孤零零地發出微光；柱子從頭到底都變墨黑。草地那邊港口辦事處的昂大基角在晶瑩的星光裏顯得很分明，好像那堆暗淡的建築物滑到這邊來仔細看，傾耳細聽我們的談話。

「他裝出一種不在乎的神氣。」

「我敢說我現在還沒有那時鎮靜。那時無論來了什麼，我都是有準備的。那些事都可算是小事……」

「你在救生船裏面倒過得頂有意思，」我說。

「我是有準備的！」他又說。「大船燈光滅後，救生船裏面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世界上任何事情——而且沒有人曉得。我感到這一點，我覺得高興。天色也暗得可以。我們好像活埋在一座空曠的墳墓裏面了。跟世上任何東西都不相關了。誰也不會來下個批評。隨便幹出什麼事情都不要緊。他又粗糙地大笑一番，這是我們談話裏第三次的大笑，但是此刻旁邊也沒有人來懷疑他是喝醉了。」沒有恐懼，沒有法律，沒有聲音，沒有眼睛——甚至於我們自己的眼睛也看不見，最少要等——等到太陽出來。

「他的話所提醒的真理打動了我的心。大海裏面一隻小孤舟的確有點古怪。從死神影子底下運出來的人們現在好像給瘋神的影子罩住了。當你的大船棄絕了你，你的整個世界——創造你，約束你，照顧你的那個世界——好像都要棄絕你了。人們的靈魂彷彿在一個深淵裏浮游着，本來跟一塊巨大的東西有個牽連，這一下因為太英雄，太荒唐，或者太做惡了，弄得漂蕩起來。我們的信仰，思想，愛憎，自覺，甚至於外物形態的認識既然都是因人的主觀而不同，我們對於沉船的感情當然也是一個人有一個樣子的，各人有各人的觀察點。這一回的沉船好像帶個下賤的氣分，因此他們更見得十分地孤獨無依了，——當時環境的一種下流伎倆使這班人跟世上其他人們——他們的行為標準沒有受過這麼一個猙獰可怕的玩笑的試驗——更見隔絕了。這班人跟吉姆鬧癡氣，因為他是個一心半意的偷逃者；他也把對於全部事情的怨恨都集中到這班人們身上去了；他真想痛痛快快報仇一番，因為他們給他這麼一個可恨的機會。一條孤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裏當然會把種種思想，情緒，感覺，熱情裏面的不合理成分都惹出來了。可是這次海上的災難是充滿了下流的滑稽情調，他們的始終沒有動武也可說是這個情調的一部分。完全是威嚇，完全是極可怕的，像煞有介事的裝模作樣，從頭到底是個紙老虎，是魔鬼心裏非常瞧不起他們時候計劃出來的一套把戲。魔鬼的真恐怖向來是當幾乎要勝利時候給人們的毅力擋住了。我等了一會兒問道，「那麼有什麼事情發生嗎？」這真是一句廢話。我已經知道得太清楚了，不至於去希望會有個人讚歎的舉動，會有瘋狂的情調，會有陰險的恐怖，這些好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什麼也沒有，」他說。「我是打算真跟他們打架，可是他們只想大鬧一陣。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太陽出來了，他正同先前跳下去時候一樣，站在船頭上。他真有耐性，老是準備着！而且整夜裏他一隻手把着舵扛。他們起先想裝上舵時候，反把舵弄掉到水裏去了；我想總是當他們在小船裏，跑來跑去，幹出一切事情，設法離開大船船旁時候，不知怎的，把舵扛踢到前頭去了。那是一長塊沉重的硬木。他把在手裏分明有六點鐘左右的時光。你能說這不是有準備嗎！你們能否想出他的情形，半個晚上默默站着，臉孔朝着一陣一陣的急雨，眼睛凝視暗昧的人形，老是注意模糊的動作，傾耳靜聽船尾座上偶爾的低微說話聲！這是出於勇敢的毅力呢，還是因為受了恐懼的威嚇呢？你們以為爲怎麼樣？他的堅忍是無法否認的。六點鐘左右始終保持個守勢；六點鐘左右老是帶個固定的嚴防態度，那時救生船隨着微風的高興慢慢前進或者不走一步，光是漂着；那時大海平靜下去，最終睡着了；那時雲團從他頭上飛過，那時天空從黑漆無光的一大片減成暗淡有微光的穹宇，還有個更明亮的光輝閃爍着，東方比較朦朧些，天頂却是灰色的；那時那些黑影子——起先將船尾旁邊低低發光着的星羣蒙蔽住了——得到廓廓了，浮凸起來，變成肩膀，頂，臉孔，面貌了，——還拿淒涼的凝視來跟吉姆相對，他們有披散的頭髮同扯破的衣服。他們對着白亮的朝暉雲他們的紅腫眼皮。他們的樣子好像是喝醉了摔到臭溝裏打滾有一個禮拜了。」他生動地形容他們的情況。然後他含糊說那天的日出光景預告了會有一天晴朗的天氣。你們知道海員那種習慣，無論說什麼事情，總愛提起天氣。在我這方面哩，他這幾個含糊的字就够使我好像親眼看見太陽的下半截從水平線上湧出，一陣大波紋顫動着，人們視線所及的海面都受到影響，好像海上生出了這麼一個光球，也免不了一下寒噤，那時最後一口的和風也吹動空氣，好像是苦痛之後的一聲長歎。

「他們坐在船尾，肩膀挨着肩膀，船主在中間，像三隻齷齪的貓頭鷹。」我聽出這句話的口氣含了痛恨的意思，有個侵蝕的作用，使最通常的字眼也染上怨氣，同一滴強烈的毒液滴到一杯清水裏去一樣；但是我是一心一意都擱在那個日出。我能够想出上頭是清澄的無雲天空，這四個人就囚閉在大海的寂寞裏面，那個孤單的太陽也不管這一點的生命力了，還是向清朗的穹蒼上昇，好像打算從一個更高的地點來熟視止水反映出來的自己光榮。「他們從船尾喊我，」吉姆說，「好像我們是向來在一塊兒過活的好伴侶。我聽見他們的聲音。他們求我不要胡鬧，快把「那塊好舵扛」扔掉。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他們並沒有害我——他們有嗎？他們對於我並沒有什麼損害……沒有損害！」

「他的臉孔飛紅了，好像他肺裏的空氣不能夠通出來了。」

「沒有損害！」他衝口說。「我讓你來判一判。你是能够了解的。你能够嗎？你是看得明白的——你看得明白嗎？沒有損害！老天爺呀！他們還要怎麼害我呢？啊，是的，我很知道——該怪我自己，我豈不是自己跳下來嗎。不錯。我跳下來，我告訴我跳下來；但是我告訴你他們太搗亂了，那時誰也止不住自己。這分明是他們幹的事情，簡直是等於他們拿一條鉤篙把我拖下去。你看得出來嗎？你必得看出來。來。請你老實說出你的意見。」

「他那對不安的眼睛釘着我，問我求我，向我挑戰，向我哀懇。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低聲說，「你的確受磨難了。」他飛快攔住我的話頭，反駁道，「我不該受這樣磨難。跟這班人一起，我絕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他們又是這麼要好樣子——啊，要好好得出奇，真是見鬼！僧們算是好伙計，僧們算是同船的好朋友。只好盡量利用眼前的

機會罷。他們對於我並沒有懷了什麼惡意。他們絕不關心那個喬治。喬治最後一分鐘又跑回他自己的鋪位去找什麼東西，因此絆住腳來不及了。那個人分明是一個傻子，這件事自然是很痛心的。他們眼睛望着我，他們嘴唇動着；他們坐在小船的船尾，對我搖頭——他們三個人；他們向我招手。我為什麼不來合作呢？我不是跳下去了嗎？我當時什麼話也不說。我要說的意思還找不出字眼來傳達哩。假使那時我開口，我會像個畜生那樣直叫着。我問我自己什麼時候纔會醒來。他們大聲勸我走到船尾去，靜聽船主所要說的話。用不着到黃昏，一定有船把我們檢起來——我們正在運河交通的大道上；此刻在西北方已經看得見一條汽船的煙了。

「看到這陣隱隱的雲煙，這片低低的棧色薄霧，薄到你都可以看見後面的海天界線，我很爲感動，心裏覺得非常難受。我向他們喊道，從我所坐的那個地方我能够聽得很清楚。船主開始咒罵，聲音啞得像一隻烏鴉。他不願單爲「我」的方便起見就拚命去大聲喊。「你是不是怕岸上的人們會聽見嗎？」我問。他向我睜大眼睛，好像想把

我扯成碎片。機車長勸他跟我講好話，因爲我的腦筋還沒有清楚。船主從船尾站起來，好像一根厚肉柱——老是說話——老是說話……」

「吉姆還是默默沉思着。「怎麼樣？」我問。「不管他們同意胡謔出什麼謊話，那跟我有什麼相干呢？」他不顧一切地喊道。「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我是曉得實在的經過的。無論他怎麼樣子把人們騙住了——我總是相信我所曉得的，絕不能改變。我讓他說話，辯論——說話，辯論。他老說下去。我忽然覺得我兩腳站不住了。我身裏很不舒服，太累了——累得要死。我放鬆舵扛，背轉過來朝着他們，坐到最前一個的坐板上。我已經受够了。他

們大聲問我，要知道我懂不懂——他們說的話對嗎，個個字都是對的嗎？天呀，全是對的，他們這班人說的話只能夠這樣子。我也不轉過頭去。我聽見他們亂談一番。「那個傻子什麼話也不肯說。」「啊，他很懂得，」「不理他罷，他不礙事。」「他會幹什麼呢？」「我會幹什麼呢？我們不是同在一條船上嗎？我想裝聾。那邊的煙霧望北飄去，消失了。大海是靜得像死水。他們從水桶喝些水，我也喝一下。後來他們大忙起來，把小船的船帆安到船沿上。我肯當守望的人嗎？他們爬到船帆底下，我看不見他們了，謝謝上帝。我覺得累，累，全無精力了，好像有生以來我就沒有睡過一個鐘頭。陽光太強了，使我看見海水。有時他們有一個人爬出來，站着向四方一望，又爬到下面去了。我能聽見船帆下一陣一陣的打鼾聲。他們裏面有些人能夠睡得着。最少有一個人。我却不能夠！四圍全是光線，光線，小船好似落到光線裏面去了。有時我覺得十分喫驚，看到我自己坐在一塊坐板上面……」

「他在我椅子面前踱來踱去，一隻手插到褲袋裏，他的頭垂着，沈思樣子，他的左臂隔了許久就伸出，他的手勢好像是要把一個看不見的闖進來的人趕走，不讓他站在他面前。」

「「我想你以為我那時快瘋了，」他換個聲調又說起來。「你很可能以這樣想，假使你還記得我把我的便帽丟了。太陽在上頭從東方爬到西方，我的頭頂總是光露着。但是我想那天我不會害什麼病。太陽不能夠叫我發瘋……」他的左臂一揮，把瘋狂這個觀念趕到一邊去了……」「太陽也不能夠殺死我……」他的手臂又來抵抗一個影子……」「死不死全看着我自己怎麼樣罷。」

「「真的嗎？」我說，聽到這個新奇的口氣，我非常驚駭，真是無法表示出來。我望着他，有個極古怪的感覺，假

使他脚跟一轉，拿出一副全新的臉孔來，我的感覺也不過這樣罷。

「我沒有得到腦炎，我也沒有倒下去死了。」他說。「我簡直不理我頭上的太陽。我很冷靜地默想着，無論什麼人在樹蔭底下默想也不能比我更冷靜。那個腌臢的船主從帆布下衝出他那個剃光的大頭，縮起他暗淡的眼睛望着我。」雷打的，你快要死了。」他咆哮一下，又退進去，像個烏龜。我看見他，聽到他說的話了，可是他沒有打斷我的思想。我那時正在想我不肯死去。」

「吉姆走過我面前，眼睛很注意地向我一溜，想探一探我的思想。」你是不是說你自己正在打算不肯死去？」我儘我的力量用一種神祕莫測的口吻問他。他點一下頭，還是踱着。是的，當我坐在那兒，我想到這一點了。」他說。他又走幾步，走到他這種巡行的無形界線上去了；當他翻轉身子走回來，他的雙手已經是深深地插到袋子裏面去了。他走到我的椅子面前停住，向下看着。「你相信嗎？」他很好奇地問我。我深爲感動，向他嚴重宣佈，凡是

他認爲可以告訴我的，我都願意絕對相信。」

第十一章

「吉姆歪着頭，聽我說完。他身旁好像有一層密霧圍着他，就在那裏面行動，就在那裏面過活；可是此刻密霧

忽然破開，又給我警眼看一下他的真相了。暗淡的蠟燭在玻璃球裏爆煙，只有這盞燈火替我照出他的形容。他背後就是黑夜，晶瑩閃爍的星羣在夜的天空裏排成一層一層，望後退着，這樣子攝引人們的眼睛到更黑暗的遠天去了。但是好像此外還有一個神祕的光輝，來替我照出他這個小孩子般的頭，彷彿那時候他心裏的青春情緒一下子發光，隨又熄滅了。「你真是一個難得的好人，肯這樣子聽我的話，」他說，「這對於我有不少的好處。你不曉得這對於我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你不曉得」……他彷彿找不出合式的字眼來了。我這一瞥是看得很分明的。他是那麼一種年青人，你喜歡看見你身旁有那種人；你喜歡幻想你自己曾經是那種人；他那種人的形容會使你重新記起你認為已經消滅了，冰冷了的那些幻夢；那些幻夢現在好像跟另一朵的火燄接觸了，又燃起來，就在你身裏深處飄動着，送出一道光……一股熱氣……是的；我那時清清楚楚瞥眼看他一下……這也不是我最後一次的窺破他的真相……「你不曉得一個人居於我這種地位能夠得到別人的相信是多麼難得的痛快事情——像這樣子向一位長輩把肚子裏頭的話和盤托出。我這次碰到的不幸是這麼不容易說清的——是不公平得這麼可怕的——是這麼難了解的。」

「密霧又緊閉起來了。我不知道他覺得我多麼老——多麼有智慧？那時我自己却覺得非常老，自己也知道無用的智慧太多了，他所感到的恐怕還只有一半罷。海上的生涯有一個特點，是別的職業絕對趕不上的。凡是已經到大海裏去浮沉的人們，一看到站在峭岸上的青年真會有無限的同情；那班青年雙目炯炯地望着龐大海面上的燦爛光輝，其實那些光輝全是他自己那副滿是火花的眼光反射出來的。起先總是有這麼壯麗的渺茫希望

來驅使我們到海上去，這麼光榮的無限前途，這麼華美的冒險慾望，冒險本身就可算是一個酬報，恐怕也就是唯一的酬報罷。結果我們得到了什麼呢——好罷，我們不談這些；但是我們裏面有誰能够不微笑一下？無論那一種生活，幻夢跟現實總沒有差得這麼遠——無論那一種生活，總不像這樣子開頭全是幻夢——迷夢大醒也來得更快——意志銷磨也更見十足了。我們豈不是開頭都有同樣的希望，結果是同樣的覺悟，就在同樣稱心好夢的回憶裏度過該咒的齷齪日子了？所以當一個在外流浪的愁悶青年回來時候，我們對他會特別牽情；在同行的情誼之外，還感到更熱烈的一種情緒——那種心境同大人愛小孩子一樣，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吉姆那時坐在我眼前，他相信多活幾歲，多點智慧。對於現實的苦痛，就能够找出一個補救的辦法；他還讓我瞥眼看出他是在困難情境裏面的一個青年，那又是一種再窘不過的情境，就是鬚髮斑白的老頭子看到，也只好一面嚴重地搖頭，一面匿笑。他還在那兒想自殺哩——這個該詛的傢伙！他居然拿「那件事」來做默想的材料，他以為救到自己的生命了，其實他生命的一切光彩已經在黑夜裏隨着大船沉下去了。他會這樣想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他這樣子誠心誠意大聲求人家同情也的確是够悲慘，够滑稽的事情；我既然說不上比別人強，怎麼好不肯去憐憫他呢。可是正當我看着他時候，他身旁的密霧又破裂了，他說道——

「我當時真是胡塗了，你知道。一個人絕對料不到會碰上那類事情。那也不像一場打仗；打仗倒是在意料之中的。」

「那的確不像一場打仗，」我容納他的意見。他的神氣却變了，好像他一下子成熟了。

「話雖然是這麼說，一個人也不能夠那麼確定，」他低聲說。

「噯！那麼，你也說不清嗎，」我問。我們當中來了一聲微嘆，像一隻夜鳥飛過，我一聽到，怒氣也就平下去了。

「是的，我也說不清，」他勇敢地說道。「那回事情跟他們弄出來的那套謊話的確有些相像。那套話并不完全是個謊——可是也不能算是真相。那是介於……你知道，十足的謊是一眼就可以看破的。可是那回事情的是非相去還沒有一張紙那麼厚。」

「還要怎麼樣子分明纔好呢？」我問，但是我想我講得太低聲了，他簡直沒有聽到我说的话。他向我辯論，他的意思彷彿是「人生道路像網子那樣糾紛着，中間插了許多深坑。可是他的口氣很可以叫人相信。」

「假使我沒有——我說，假使我老守着大船好罷，還會守多久呢？就說一分鐘罷——半分罷。來，讓我們看一看，過了三十秒鐘——大船一定沉下去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當時好像很有把握——我會跌到水裏去了；你看，我難道不會蹣跚到什麼就一把抓住了嗎——槳，救生圈，格子——無論什麼東西。你看是不是？」

「那麼，你的命還是得救了，」我插進這一句。

「最少總可以說我希望能夠得救，」他駁道。「這種心境我倒沒有，當我……」他發抖了，好像將吞進一口難吃的藥水……「跳下去時候，」他下個死勁說出來了。這個努力好像從氣波裏傳到我身上來，我坐在椅子裏面也稍微顫動一下。他就用暗澹的眼神把我釘住。「你相信我說的話嗎？」他喊。「我肯賭咒……真是窘透了！你找到這兒來談天，那麼……你必得相信！你說你肯相信。「我自然肯相信，」我就申明說，他聽到我那種乾燥

的口吻，也就冷靜了。「請你原諒我，」他說，「我當然不會同你談起這件事，假使你不是一個君子。我應該知道……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也是一個君子……」「是的，是的，」我趕緊安慰他。他正望着我的臉孔，就慢慢轉開他的視線了。「現在你明白了，我爲什麼不去自……也什麼不肯那樣子把自己了結了。我是不願意給我自己做出來的事情嚇住了。而且假使我老守着大船，我也會儘我的力量來救我自己。我們知道有些人在水面可以漂了好幾個鐘頭——在大海上——後來救起來，也沒有受了什麼損傷。我會比許多人更持久些。」我的心臟是絕無毛病的。」他將右拳從衣袋裏拿出，向胸膛一打，發出來的聲音像夜裏隱隱的爆響。

「沒有毛病，」我說。他正在默想，雙腳稍微分開，下巴垂着。「相差好比一根頭髮，」他含糊說道。「這件事情的是非相差還沒有一根頭髮那麼寬。而且那個時候……」

「午夜裏要看出一根頭髮真是不容易，」我插進這一句，大概有些惡意。你們知道我所說的同業的休戚相關是指什麼嗎？我恨他，好像他把我——我——的保存當初美夢的一個絕好機會騙去了，好像他把我們這類生活的光彩最後一星星的火花搶去了。「那麼，你就逃了——立刻逃到救生船裏面去了。」

「跳下去的，」他直截痛快地改正我的話。「跳下去的——你得記住！」他重覆說，我真納罕他的意思，那麼分明，可是又有點隱晦。「唉，是的。也許那時我看不清楚。但是在救生船裏面我有的是時間，有的是光線，而且我也能够想了。這件事情別人自然是全不曉得的，但是這一點并不使我心裏覺得好過些。這句話你也得相信。我本來不想談這件事……不……是的……我不願意扯謊了……我正想談這件事；我所希冀的就是談這件事——

那時我已經有這個企望了。你以為你或者任何人能夠叫我說，假使我……我却是——我却是怕說出來的。我當時也不怕獨自默想。我倒願意睜大眼睛來看這回事。我是不打算逃避的。起先——夜裏，假使沒有那班人，我也許……不！我不敢向天賭咒，我不讓他們高興，以為我也來替他們圓謊了。他們已經把我害够了。他們杜撰出一段故事，據我看來，他們自己也很相信。但是我是曉得真相的，我此後要過個高尚的生活，來彌補這場過失。我并不要別人幫忙。那類畜生弄出那套勾當來，我是不肯隨和的。扯出那麼一個謊結果會有什麼用處呢？我也是迫得無路可走了，已經不高興過活了——告訴你一句真話；但是那樣子——那樣子——躲避責任，會有什麼好處呢？那絕不是一個好辦法。我相信——我相信那樣幹會——那樣幹會——準會沒有什麼結果。」

「他老是走來走去，說出了最後這一句話，忽然轉過身子來對着我。」

「「你」相信的是什麼呢？」他洵洵地問我。接着是一會兒的靜默。我突然感到給一個深刻的，絕望的疲勞壓住了，好像起先我正做夢在空中漫遊，龐大的虛空惱了我的精神，竭了我的體力，他的聲音就一下子把我驚醒了。」

「……準會沒有什麼結果，」過了一會兒，他固執地向我低聲說。「一定沒有！我該做的事情却是睜大眼睛去看清事實——單為着我自己——等待下一次的機會——看一看我自己到底是怎麼……」」

第十二章

「四圍是靜悄悄的，我們聽不見一點兒的聲音。他的情感瀰漫我們中間，好像一層密霧，移動着，彷彿給他的奮鬪攪亂了。這個沒有實體的帷幕有時也裂開，那麼我這雙睜大的眼睛就可以看見他輪廓分明地站在我面前，可是又充滿了渺茫的哀懇神情，好像是一幅圖畫裏的一個象徵人物。夜裏的冷空氣壓着我的四肢，沉重得好像一塊大理石。」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低聲說。我講這句話無非是要證明給自己看我還能夠打破這個麻木的狀態，此外並沒有別的用意。

「剛剛當太陽快要落山時候，阿奉對爾來把我們載走了，」他含怒說道。「一直對着我們駛來。我們就坐在小船裏面等着。」

「過了好大工夫，他說，「他們把杜撰的那段故事說出來了。」接着又是一陣悶人的靜默。「到那時候，我纔曉得我已經下了一個什麼決心，」他加上這一句。

「你到大船上並沒有說話，」我低聲說。

「我能說什麼呢？」他用同樣的低聲問我……「輕輕的震動。把船停住了。看一看有什麼損傷。設法把救生船放下，同時極力避免產生恐慌的情況。第一條救生船剛下水，風浪滾來，大船就下去了。像一塊鉛板那樣沈沒

了……天下有什麼事情會比這個更分明呢？……他垂著頭……「更可怕呢？」他注視我的眼睛，他的嘴唇顫動了。「我跳下去了——是不是？」他非常惶恐樣子問我。「此後我要過個高尚的生活，來彌補這場過失。他們編出的故事是不相干的」……他雙手又著一會兒，向蒼茫的夜色左右望一望：「簡直是等於騙死人，」他結巴地說。

「大船上結果並沒有人死去，」我說。

「聽到我這句話，他離開了。我只能夠這樣子描狀他的態度。忽然間我看見他背緊靠著欄干。他站在那兒一下，好像正欣賞夜的潔淨同安靜。下面花園裏一些開花的灌木在濕空氣裏散出強烈的香味，他又急步回到我面前了。」

「那也是不相干的，」他說。講話時那種頑梗的神氣是誰也比不上的。

「也許是，」我贊成他的意見。我忽然想起恐怕我會被他壓倒。畢竟，我曉得什麼呢？」

「不管有沒有人死去，我總是不能逃脫的，」他說。「我得活在人間，是不是？」

「吓，是的——假使你要這樣子去着想，」我模糊答道。

「我自然很高興，」他隨便說，他的心却專注在另一件事情上面。「那個好消息，」他慢慢說出，頭也擡起來了。「你知道聽到那個消息後我第一下的感想是什麼？我放心了，曉得那些叫喊——我有沒有告訴你我聽到叫喊沒有？我聽到了。求救的叫喊……隨着微雨吹來。大概都是我自己的幻想罷。可是一直到現在，我

還不能夠……多麼傻呀……別人都沒有聽到。我後來問他們，他們都說「沒有」。沒有可是就在我問他們的當兒，我還聽得見那些聲音！我應該曉得那不過是——但是我就沒有去想——我光傾耳聽着。很低微的尖聲叫喊——每天都聽得見。然後這裏那個雜種鬼跑來對我說。「帕特那……法國礮艦……好好拖到亞丁來了……調查……海港辦公處……水手收留所……你的住宿我們已經替你安排好了！」我跟那個小鬼同走，聽不見那個喊聲了，就享受靜寂這個新滋味。那麼，豈不是沒有人叫喊嗎。全是我自己的幻想。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話。我再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音。我暗自納罕我起先還能夠忍受多久。那簡直是越來越壞……我說的是——那個叫喊越來越大聲。」

「他默想着。

「那麼，其實我並沒有聽到叫喊好罷——就算沒有聲音罷。但是燈光呢！燈光的確確是滅了！我們沒有瞧見燈光。燈光真是不在那兒了。假使在那兒，我一定會游泳回去——我會回到船旁去大聲嚷——我會求他們讓我到大船上面去……我要試一試我的機會……你疑心我嗎……你怎麼曉得那時我的心情是怎麼樣……你有什麼權利配疑心我……就在那樣的情形裏，我也差不多做出來了——你能够了解我嗎？」他的聲音低下去了。「可是那兒連一點的閃光也沒有——連一點的閃光也沒有，」他悲哀地向我抗辯。「你懂得嗎，假使那時有燈光，你就不會看見我在這兒了？你看見我——所以疑心我。」

「我搖頭否認他這句話。小船跟大船還只隔一哩的四分之一的路，怎麼會完全看不見燈光了，這真是一個

疑問，在法庭裏也討論了許久。吉姆堅持第一陣急雨過後，什麼也看不見了；他的伴侶對於阿奉對爾的船員也作同樣的敘述。凡是聽到這段話的人們當然都會搖頭微笑。法庭裏有一位老船主坐在我身旁，白鬍子刺到我的耳朵，向我細聲說：「他們當然會扯謊。」其實沒有一個人扯謊；連那位機車長也沒有，雖然他說桅頂燈沈下去好像你扔掉的一根火柴。最少，不是有意的扯謊。一個人有他那種的肝臟，處在他那樣的地位，當掉過頭去急急偷看一下，他的眼角很有瞧見一粒浮動的火花的可能。大船的燈光本來照得着他們，他們却忽然間連一點亮也沒有看見，對於這件事他們只能夠有一種解釋：大船沈下去了。這種解釋是很分明的，而且可以給他們一個安慰。他們預料的事情果然來得這麼快，那麼他們的匆忙也不算是不應當的了。難怪他們不另外去找別的解釋。但是真正的解釋到很簡單，白力厄利一提出來，關於這個問題法庭就不再嚙嚙了。你們大概記得，他們把大船停住，大船就躺在海上，船頭還朝着那天晚上行駛的方向，船尾高高翹起，船首向水裏鑽去，因為前部已經滿是海水了。船身既然是這樣子東歪西倒，風浪稍稍一打到後身船旁的上面部分，船頭就立刻掉過來，跟海風相對了，好像是拋了錨的船位這麼一變動，幾秒鐘之內，小船上的人當然看不見大船的燈光了，那全在下風那一邊。假使他們還看得見燈火，那麼這些在黑漆雲團裏面閃爍的亮光必定有一種默默的懇求神氣，會引起悔恨同憐憫的情緒，不下於人們眼睛的神祕能力。這些燈光會傳達出這個意思：「我在這兒——還在這兒」……就是最孤單的，被人見棄的人們的眼睛恐怕也只能夠這樣表情嗎？但是大船却拿背來對着他們，好像鄙視他們的命運，連瞧一下都不肯。大船旋轉過去，上面滿是搭客，頑硬地向着海上的新危險睜眼，說也奇怪，這些危險大船居然度過去了，末後命終於一

所舊船折毀廠裏面，好像這條汽船命裏注定了該在許多鐵鎚的打擊之下暗暗地死去。那班到聖地去的人們命裏注定了後來要收什麼各樣各式的結果，我也無從知道；但是命運在將近的將來——就在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却帶來了一艘回國途中的法國礮艦，從累羽儂回來的。礮艦艦長的報告大家都知道了。他看見朦朧平穩的海面上有隻汽船船頭倒栽着，危險萬分地浮動着，就稍微駛出航路，去看一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汽船的桅頂斜桁上有一面倒旗飄揚着，本地水手到也不錯，曉得在白天裏揭出遇難的信號，但是廚子還照常在前頭廚房裏備餐。艙面擠滿了人，好像是一個羊圈；欄干到處都有人倚着，艦橋上擁塞了許多人，結結實實的一大堆；好幾百對眼睛圓睜着；但是當礮艦走到並排時候，却聽不見一個聲音，好像有個魔力把這一大羣人的嘴唇都封上了。

「法國人大聲招呼，却不能得到一個明白的答覆，用雙眼千里鏡一照，看出艙面那羣人並不像害了瘟疫樣子，就決定派一條小艇過去。兩位船員走上大船，聽到本地水手的土話，還設法同那班阿剌伯人交談，結果總是弄不出眉目來；但是危機的性質自然是能够分明的。看到有一個白種人死了，蜷臥艦橋上，他們也很爲震駭。『給那個死屍弄胡塗了，』（原文法文）許多年後我聽見一位法國少尉對我這樣說。他是個老頭子，有一天我在悉德尼城裏一家可說是咖啡館裏面完全出於偶然碰到的，他能够十分明白記起這件事。我順便可以說，這件事有個非常大的力量，無論多麼壞的記憶力同多麼久的時間都不能够使人們忘却。這件事好像具有了一股古怪的魄力，老活在人們心裏，老活在人們舌尖上。後來我常聽見人們提起這件事，雖然已經隔了許多年頭了，而且跟原來的地方也相去有好幾千里，可是會忽然從最不相關的談話裏跳出，由頂遼遠的一句暗示裏跑到表面來。這樣處處

相逢不曉得可以不可以算是一樁快事。今天晚上我們豈不是談起這件事嗎？在這裏只有我一個人是海員，而且只有我一個人腦子裏曉得這段經過，但是這件事跑出來了！假使有兩個陌生人都知道了這件事，那麼無論他們在地球上什麼地點偶然見面，在他們分手之前，這件事一定會跳到他們嘴上，簡直是同命運一樣地逃不脫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個法國人，談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這一生裏也絕不會再有什麼來往了。他又不像一個多話的人，却是個態度安詳的大塊頭，穿一套有許多摺痕的制服，睡眼朦朧地坐對着大半杯顏色暗淡的酒。他的肩章有點兒變色了，他那副剃得很干淨的大臉頰微帶黃色；他的樣子像一個愛嗅鼻煙的人——你們知道嗎？我不說他嗅鼻煙；可是那種習慣跟他那類人是很相合的。我們會談起這件事全因為他伸手過大理石棹面，交給我幾張我不想看的「祖國新聞」。我說「謝謝」。（原文法文）我們就談幾句顯然是不相干的話，忽然間，我也不知道怎麼起來，我們已經談得頂得勁了，他正告訴我他們給那個屍首弄得多麼胡塗了。」我那時纔知道他是艦艦派到大船去的兩位船員裏面的一位。

「在我們坐的那家鋪子裏，人們可以喝到各色的外國酒，特別爲到那裏去的海軍軍官預備的。他就啜一口那杯好像藥水的深色酒，也許並不怎麼樣醜，不過是一杯黑醋栗酒罷。他一隻眼睛向大杯裏一望，輕輕搖一下頭。「沒有法子能够了解——你知道嗎，」（原文法文）他說。他的態度在不關心裏雜有沉思的意味。我很懂得他們是怎麼樣不能夠了解。礮艦上沒有一個人英文程度足够明白本地水手所說的經過。而且這兩位船員身邊有許多嘈雜的聲音。」他們一大羣人衝到我們身上，還有許多人圍着這個死屍（Autour de ce mort），」他說。

「我們只好先去聽最嘈的那班人。那些人自己有點騷亂起來了——好傢伙（原文法文）像那麼一羣的羣衆——你知道嗎？」他很有世故，很寬容樣子插進這一句。至於間壁，他勸他的艦長頂好不要去理，看起來已經是那麼兇惡了。他們趕緊（*En toute hâte*）運兩條大纜到船上去，把帕特那拖起來——却是船尾在前——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這的確是一個不傻的辦法，因為船舵離水面太遠了，於駛船上是不大濟事的，而且這麼一來，間壁也不會那麼緊張了。間壁情形，他不動情地隨口解釋，需要最謹慎的處置（*Exigeait les plus grands ménagements*）。我免不了疑心這些安排大半是出於我這位新交的主意。他的樣子像個很可靠的船員，已經不大活動了，在某一方面也像個航海家，不過當他坐在那兒，胖大的手指鎖着，輕輕放在肚子上，他却叫你想起那班恬靜的，愛嗅鼻煙，弄到臉色枯黃的鄉下牧師。他們的耳朵雖然灌有歷代農民的罪惡，苦痛同懺悔，他們臉上的表情却故意老是那麼安詳，那麼簡單，好像是一層薄幕，把困苦同煩惱的神祕全遮住了。他應當穿了一套陳舊的黑色法衣，一直扣到豐滿的下巴，不該穿上有肩章同銅扣的外套。他寬大的胸膛一下一下起落着，一面繼續告訴我那是件見鬼的麻煩勾當，像我這樣當海員的人（*En votre qualité de marin*），必定（*Sans doute*）能够體會出來。說完這句話，身體稍稍向我傾斜，他撮起那雙剃光的嘴唇，讓空氣逃出，輕輕的一聲嘍。「湊巧得很，」他繼續說，「海面是平得像這張棹面，而且沒有一絲風，也正同這兒一樣」……我忽然覺得那個地方是悶得難堪，太熱了；我的臉孔也發燒，好像我是年青到會覺得難爲情，會雙頰飛紅。他們「自然」（原文法文）向最近的英國海港駛去，他繼續說，一到那裏，他們的責任就算完了。「謝謝上帝」（原文法文）……他稍微鼓起肥胖的臉頰……「因爲，你知道（*Notez*

bien)，拉鍊時候，我們老派有兩個船員拿把斧頭守着大纜，預備割斷繩子，跟後面的船分開，假使那條船……他慌慌忙忙閉上那雙厚重的眼皮，他的意思因此更見明白了……「假使是你，會怎麼辦呢！大概他只好這樣子儘力做去罷（On fait ce qu'on peut），有一會兒工夫他設法使他龐大不動的軀體帶上聽天由命的色彩。」兩位船員——整整三十個鐘頭——老守着那兒兩位，「他重覆說，略舉起右手，伸出兩隻手指。這的確是第一次我看見他用手勢，却給我一個機會，「注意」到他手背上有個星形的創痕——分明是一粒礮彈弄出來的。我的眼睛好像發現了這個以後就精明起來了，立刻又看到另一塊的傷痕，從比額頭低一點兒的地方起，一直到頭旁花白短髮底下止，纔看不見了——大概是一把槍擦傷的或者一把指揮刀斫傷的。他雙手按着肚子。「我就在那條叫做——叫做——我的記性不行了。吓！帕特——那。對啦！是這個名字。帕特——那。謝謝你。（原文法文）真好笑，一個人怎麼這樣健忘。我在那條船上足足滯了三十個鐘頭……」

「真的嗎！」我喊起來。他還是望着自己的手，嘴唇又稍微撮起，但是這一次並沒有發出噁聲。「我們斷定，他不動聲色，單是眉頭向上湊，說道，「應該留一位船員在那條船上，爲的是可以照顧（Pour ouvrir l'oeil）」……他懶洋洋地歎一口氣……「可以用信號跟拖船通信——你知道嗎——還有其他事情。而且，我也是這樣主張。我們把救生船預備好，隨時可以下水——同時我在那條船上也正在想種種辦法……總之！儘我們的力量幹去。那是個很有意思的情境。一連三十個鐘頭。他們弄點東西給我吃。談到酒——別妄想罷——一滴也沒有。」他的態度還是那樣子無精打彩，他臉上的表情還是那麼恬靜，可是他有個古怪的法子，能够傳達出無限厭惡的意思。

「我——你知道——我吃東西時候，假使沒有一杯酒——那簡直是無法過活。」

「我只怕他會細訴他的苦痛，因為雖然他的手脚分毫沒有動，他臉上的筋肉一點兒也沒有跳，可是他卻使我覺得這個回憶很叫他心理難受。但是他好像一下子就把那回事完全忘却了。他們把拖來的那條船交給他所謂「海港官吏」。那班官吏接收那條船時候的冷靜態度真叫他吃驚。「簡直使人想起每天都有人發現了這麼一個滑稽的東西 (*Drole de trouvaille*)，送去交給他們。你們英國人真古怪——你們這班人，」他加上這句註脚，他一面拿他的背靠着壁頭，看起來好像絕不會有什麼表情，彷彿同一袋麪粉一樣。那時海港裏剛好有一艘軍艦同一艘印度海軍的汽船。他對於這兩條船的小艇運送帕特那船上的搭客的敏捷很表示讚美。其實他那種麻木態度並沒有遮掩了什麼，而且反具了一副神奇的，差不多是不可信的本領，能夠用無法窺破的手段，給人們一個深刻的印象，這真是無上的藝術，不能再高明了。「二十五分鐘——我看着手裏的錶——二十五分鐘，多一分鐘也沒有」……他鬆開，接着又握緊他的手指，他雙手還是不動地按着肚子，可是很能傳出他那種驚異的心境，比起雙臂驚駭地向天伸出更來得動人，是無數倍更動人……「把那一大羣 (*Tout ce monde*) 全運到岸上去了——以及他們簡單的行李——船上沒有人，只剩下一隊正式水兵 (*Marine d'Etat*) 同那個有意思的死屍 (*Cet intéressant cadavre*)。二十五分鐘」……他眼睛垂下，頭稍微傾斜，他的舌頭好像很自得地細嘗這下伶俐工作的滋味。他雖然沒有多說什麼話，却能够使人們相信他的讚美是很可寶貴的。過一會兒，他又恢復到那個幾乎是始終沒有變更的不動姿勢了，接着告訴我，因為上頭有命令要趕快駛到土倫去，兩點鐘之後，他們就離開了，

「所以(De sorte que)我生活中這段故事裏(Dans cet épisode de ma vie)有許多情節到如今我還是不明瞭。」

第十三章

「說完這幾句話，態度一點兒也沒有變，那位法國船員可說是悄悄地歸於沈默了。我就陪着他。忽然間他又開口，但是並不來得倉卒，好像規定的時候到了，又該他那種和平的，吵啞的聲音從呆板的姿勢裏出來了。他說，「我的天呀，(原文法文)時光過得多麼快！」這句話的確是再通常不過的，但是他一說出口，我就覺得一下子睜開眼睛了。我們向來總是不聰不明，做夢也似地過日子，說也奇怪，居然能夠度過一生。也許我們到應該這樣過活，天下數不盡的大多數人會覺得活在世上都還不壞，而且情願活下去，恐怕也是因為他們是這麼胡塗罷。可是，我們大概都免不了有時會忽然覺醒過來，那時在一剎那裏我們看到，聽見了解許多東西——幾乎是世界上一切東西——然後又回到安逸的睡眠狀態裏頭去了。他說話時候，我擡起頭來，望他一眼，瞧出他的實情了，我真是從來沒有把他看得這麼清楚過。我看見他那個埋在胸前的下巴，他衣服上不雅觀的摺痕，他緊握着的雙手，他呆板的姿勢，這些細節都是這麼古怪地叫人想起他簡直是落伍了，所以滯在那兒。時光真過得快，趕上他，跑到前頭

去了，就把他留在後面，讓他去絕望，光給他幾件無聊的禮物：鐵褐色的頭髮，曬黑的臉孔上疲倦的神情，兩塊疤痕，一雙變色的肩章；他是那種肯耐勞的可靠漢子，世上偉大的名譽全建設在他們這種人身上，可是他們却埋在驚天動地的功勳的基礎下面了，安葬時還得不到一聲鼓角。這種無名英雄真是數不盡呀！「我現在是「勝利」船上的少尉」（那條船是當時法國太平洋艦隊的旗艦）他告訴我，說時他的肩膀跟大牆離開兩英寸，就算替他自己介紹罷。我隔一張棹子向他略略鞠躬一下，告訴他我帶一條商船，現在泊在刺士卡忒海灣裏。他已經「注意」到了，——一條很漂亮的小船。提到那條船，他的態度很客氣，雖然還是那麼冷淡。我甚至於想他客氣到歪起頭來恭維我，當他分明喘着氣一再說道，「呀，是的。一條很漂亮的小船，塗上黑色的——很漂亮的——很漂亮的（*Tres coquet*）」過了一會兒，他慢慢扭過身子，跟我們右邊的玻璃門相對。「一個沉悶的城（*Triste ville*）」他凝視外面的大街說道。那天是個晴朗的日子，正刮着南風，我們能够看見行人道上的男男女女跟狂風相鬪；大街那邊的屋子前面有陽光照着，不過也給一陣一陣飛得頂高的塵土弄模糊了。「我上岸，」他說，「來活動一下我的雙腿，但是……」他沒有說完，又沈到深深的休息裏面去了。「請你——告訴我，」他重新開頭，龐大的軀體現在我面前，向我提出這個問題，「這回事到底是怎麼樣——實在的情形（*au juste*）真古怪。比如那個死屍——以及其它種種情形。」

「此外還有活人哩，」我說，「那是更古怪得多的。」

「一定的，一定的，」他聲音不很高贊成我這句話，然後，好像經過了一番仔細的考慮，低聲說，「分明是如此。」

我不大費力就把這回事裏面最引起我注意的那一節說給他聽。我好像覺得他彷彿有知道那一節的權利；他豈不是在帕特那船上滯了三十個鐘頭——他豈不是可以說接了那班人的位置嗎？他豈不是「儘了他的力量」去幫忙嗎？他靜聽我的話，他的樣子比先前更像個牧師了，此外——也許因為他那雙垂着的眼睛——還有個潛心虔敬的神情。有一兩次他聳起眉峯（但是並沒有擡起眼皮），好像一個人要說，「魔鬼！」有一回他冷靜地喊道，「呀！」他的聲音却非常低。我說完後，他故意撮起嘴唇，發出一種悲哀的嘯聲。

「假使是別人，這種嘯聲總可以證明出是感到無聊了，指示出漠然的態度；但是他却神祕得很，能够設法使別人覺得他雖然不動，却是深有所感，滿是珍貴的想頭，好比一粒雞子滿是蛋黃同蛋白。他最後也只說一句，「很有趣味，」而且說得很客氣，聲音低得好像耳語。當我還沒有忘却我的失望，他又自言自語樣子向我說道，「就是這麼一回事。就」是「這麼一回事。」他的下巴好像更深地埋在胸前，他的軀體好像更沉重地壓在坐位上。正要盤詰他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全身却顫動起來，好像預備開口了，正好像我們還不覺得有風時候，沈水上已經看得見一陣微波了。「那個可憐的青年就這樣子跟其他人一起跑掉了，」他安詳嚴重地說道。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微笑了；我記得談起吉姆時候，只有這一次我是眞眞微笑了。這句簡單的話經他一用法文說出來，聽到耳朵裏總覺得有點好笑……「跟其他人一起跑掉了，」（原文法文）這位少尉說道。忽然間我很贊美這個人的見識。他的確是一下子指出要害，抓到我最感到趣味的那一點了。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是個律師，毫不動情地，單從職業上來觀察這個案子。他那種鎮靜諳練的安詳態度是一個已經曉得了全部事實的專家

纔會辦得到的，在他眼裏人家的苦惱都無非是一場兒戲。「呀！青年，青年，」他寬容地說道。「究竟，一個人不會因此死去。」「因為什麼死去？」我飛快問他。「因為害怕。」他說明他的意思，一面啜他的酒。

「我看出他受傷的那隻手最後三個手指是僵的，不能够分開來各自活動，所以他舉杯時候只好一把抓起酒杯。」一個人總免不了害怕。不管他先前說得多麼好聽，但是……」他很笨地放下酒杯……「恐懼，恐懼——你看——總在這兒！」……他指他胸前一粒銅扣旁邊的地方，吉姆從前向我申明他的心臟絕沒有毛病，打的也就是這個地方。我想我大概露出反對的神氣，因為他一再堅持，「是的是的！一個人儘可以隨便說，一個人儘可以隨便說，說得天花亂墜；但是結果算起來，一個人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更聰明——也不會更勇敢。勇敢那也不過是說得好聽罷。我走遍天下，處處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Roul'éma bossé* 法國俚語，打仗的意思）」他十分嚴肅地說出這句俚語，「我也結識了勇敢的好漢——鼎鼎大名的好罷（原文法文）」……他隨便喝酒……「勇敢——你以為真是勇敢嗎——在軍隊裏——一個人不得不勇敢——這行職業需要的就是這個（*le métier veux sa*）對不對？」他跟我講道理了。「怎麼樣（原文法文）他們個個人——我說他們個個人，假使他是個老實人——請你們注意（原文法文）——都會承認到了某一點——到了某一點——就說我們裏面頂有膽量的——只要到了某一點，你總會把一切全放棄了（*Vous lâchez tout*）你活在人世，就不能不承認這條真理——你懂得嗎？在某一種的環境之下，恐懼是一定會來的。一個十分駭人的恐懼（*Un trac épouvantable*）就是那班不相信這條真理的人，還是一樣地免不了害怕——怕他們自己。絕對是這樣的。請你相信我的話罷。是的。是的……

到了我這樣年紀，一個人是不會瞎說話的，總是知道得十分明白，纔肯說出口——魔鬼弄的（原文法文）……他說出這些話，身子却一點兒也沒有動，好像他光是抽象真理的傳話人，但是講到這裏他慢慢旋轉他的手指，因此他的態度更加冷淡了。「這是很分明的——好傢伙（原文法文）」他繼續說；「無論你下了多麼大的決心，甚至於只要很簡單的頭痛或者一陣不消化（un dérangement d'estomac）就足夠……比如，拿我自己來說罷

——我本身已經證明過這條真理了。怎麼樣（原文法文）我此刻在這兒同你談天，曾經有一回……」

「他喝乾他的酒，又去旋轉他的手指了。」不，不，一個人絕不會因此死去，」他決然說道。我一看見他不打算往下說出他個人的故事，真是失望極了。而且，你們知道，那類故事別人又不好意思強他說出，因此我更加失望了。我坐着不說話，他也是這樣，好像他頂喜歡這樣子相對默然。甚至於他的大姆指此刻也不轉了。他的嘴唇突然動起來。「正是如此，」他和平地重新說起。「人生下來就是個懦夫（L'homme est re poltron）。這真是一個難題——好傢伙（原文法文）否則，做人也太容易了。但是習慣——習慣——時勢的必需——你知道嗎？——以及怕別人瞧見——你看（原文法文）一個人因此也只好容忍下去，不露出驚惶的神情了。還有別人的榜樣！他們並不如你高明，但是面子上却顯得很勇敢……」

「他的聲音停住了。」

「那個青年——你要曉得——並沒有得到這些刺激——最少在那個時候，」我向他解釋。

「他很能原諒樣子繃起眉頭。」我沒有說他有；我沒有說我們所談的那個青年也許具了頂好的性情——

頂好的性情，」他稍微喘氣一再重覆說道。

「我很高興，看到你對於這件事取個寬仁的態度，」我說。「關於這件事他自己好像——唉！——還覺得很有希望，而且……」

「他的脚在棹子底下擦出響聲，我因此停住了。他擡起那雙沉重的眼皮。我說，擡起——真沒有別的話可以描狀出他那樣故意睜開眼睛——最後完全打開給我看。跟我相對的是兩個狹窄的灰色小圈，像兩隻小鋼環，就圍着深黑色的瞳人。從這麼龐大的軀體來了一個這麼鋒利的視線，真叫人覺得極有力量，彷彿看見一把大斧頭上有剃刀那麼快的刀口。」請你原諒，」他十分客氣說道，他舉起右手，身體向前傾斜。「讓我……我堅持一個人也可以好好過活，雖然明知勇氣不會自然而然而跑來（*Ne vient pas toutseul*）。這個自覺不該叫我們慌張。多曉得一些自己的真相不該就使我們覺得不能活下去了……但是廉恥——廉恥，先生……廉恥……那是非常重要的——那的確是到底值得不值得活下去，當……他龐然一衝，站起來了，好比一隻牛受了驚嚇從草地爬上爬起……」當一個人沒有廉恥了——噫！的確（原文法文）——我不能說出什麼意見。我不能說出什麼意見——因為——先生——我完全不曉得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站起來了，大家都努力拿出極客氣的態度，我們就相對默然，好像排在火爐架上面的一對磁狗。那個傢伙真該死！他戳破這個肥皂泡子了。人們的談話本來隨時有感到說也徒然的危險，這個霉此刻降到我們的談話上面來了，弄得我們說的全是空洞的聲音。」是的，」我勉強一笑說道，「但是難道這件事不能夠躲得無影無

蹤嗎？」他好像立刻就要反駁我的話，但是一開口，又變個主意了。「這一點也是太微妙了，我無從下判斷——是遠在我的判斷能力之上的——所以我簡直不去理會。」他用受傷的那隻手的姆指同中指夾着便帽的遮簷，拿在胸前，笨重地向我鞠躬。我也向他鞠躬。我們相對鞠躬；我們非常客氣地各將右腳向後微曳來行禮，那時有一個最齷齪不過的夥計在旁欣賞，好像他出了錢來看我們演這套把戲。「夥計，」法國人說。腳又向後曳一下。「先生」……「先生」……他那片粗大的背一出去，玻璃門也就關上了。我看見狂風望南吹刮，把他抓住，順着風勢趕去，那時他的手抱着頭，他的肩膀擋着風，他外套的後面下襟吹得緊貼着他的腿。

「我又獨自坐下來，覺得灰心——對於吉姆那回事灰心。假使你們納罕爲什麼過了三年多，那回事還是那樣分明在我心頭，那麼你們必得知道最近我還會見過他。我剛從三寶壠回來，我到那裏去裝一批運到悉德尼的貨：一樁頂無味的事情——我們這位查利所謂我那種合理的交易——在三寶壠我又看到吉姆了，雖然彼此沒有談多少話。那時他替德準做事，是我介紹的。當水上兜攬生意的伙計。「我的水上代表，」德準是這樣子稱呼他。你們真想不出一個更缺乏安慰，更不會帶上燦爛火花的生活方式了——除非是替保險公司當說客。波布·斯坦吞那個小子——我們這位查利同他很熟——就嘗過這個味道。後來爲着救西佛拉船上的一位太太的女僕，反弄到自己洩死的也就是這個人。你們也許還記得——那是一個落霧的早晨，兩條船在西班牙海邊相撞了。有的搭客都好好地裝在救生艇裏面，推到遠離大船的地方去了，波布却把他的小艇望大船斜駛去，親自跑到船面去救那個女人。怎麼單把她一個人剩在後面呢，我也說不清；總之，她已經完全瘋了——不肯離開大船——死

抓着欄杆，救生艇裏面的人們看得很清楚這兩個人在那裏角力；但是可憐的波布在商船服務時候算是一個最矮的大副，據說那個女人穿着鞋子站起來有五英尺十英寸那麼高，力氣大得同一匹馬一樣。所以他們老在那兒拉拉扯扯，瞎鬧一陣，那個不幸的女人不斷地叫喊着，波布有時向下面大聲警告他的小艇不要靠近大船。小艇上的一個水手後來告訴我，「先生，完全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子跟他的媽媽打架。」這位老頭子回憶起來，還免不了匿笑。他說，「末了，我們看出斯坦吞先生也不去拖那個女人了，光站在一旁，望着她，好像是個看守者。我們後來猜想他大概預料波浪衝來也許會慢慢把她從欄杆上扯開，那麼可以給他一個救她的機會了。我們爲着自己生命的緣故，不敢駛近大船；過了一會兒，右舷一傾側；大船就突然沉下去了——撲通一聲。海水那樣把大船吸收進去，真有些可怕。我們絕沒有見到什麼東西，無論活的或者死的，再浮上來。」可憐的波布會到岸上來過活是爲着一段戀愛的糾紛，我是這樣相信的。他妄想他跟大海完全脫離關係了，以爲靠得住可以享受陸地上一切的幸福了，但是結果却當個替保險公司兜攬生意的說客。他有一位親戚住在利物浦推薦他幹這個差事。他常把這行職業裏的種種經驗告訴我們，叫我們笑得哭起來了。他看見有這樣的影響，也覺得很高興。他鬍子長到腰間像一個矮鬼，他那個短小的身材就用趾尖在我們中間行走，說道，「你們這班叫花子聽起來當然會高興，隨口哈哈大笑，但是幹了一個禮拜那類的工作，我那個永生的靈魂就縮小到同一粒枯萎的豆子一樣大了。」我不知道吉姆的靈魂怎麼樣去適應這個新環境——我也沒有空去想這些，因爲我太忙了，老在那兒設法找些工作，使他可以糊口過活——但是我敢說他那個冒險慾必定感到饑荒了。這行新職業絕對沒有含了什麼東西可以滿足他的冒險

慾看他幹這件事真叫人心裏難受，雖然他拿出一個頭梗的冷靜態度來對付一切，關於這一點我不得不佩服他。我看到他衣服襤褸地蹣跚走着，我心裏老想這也許是那些英雄迷夢的一個責罰罷——他起先追求他拿不起的一種光榮，活該現在挨到這個苦惱。他太喜歡幻想自己是一匹光榮的賽跑的快馬，現在落個無聲無臭地當苦役，像沿街叫賣菓子的的人使用的驢子。他也幹得很好。他把自己埋沒在中間，低下頭去，絕對不則一聲。很好的確很好——除開某一種怪誕猛烈的爆發，那是當帕特那案子又跳到人們嘴裏的那些慘澹時候。不幸得很，東方海上的那段醜事永遠活着，老是不能壓下去，所以我總覺得還沒有把吉姆安頓好，恐怕還免不了操心。

「法國少尉走後，我坐着想起吉姆來，可是我沒有連想到德準暗澹清冷的店後，不久以前我們就在那裏匆匆握手，我所連想的却是許多年前在將燼的蠟燭的閃光之下，我看見他同我兩個人坐在瑪拉哈旅館的長廊上，夜的凜冽同黑暗就在他的背後。國家法律的神聖利劍正掛在他的頭上。明天——也許可以說是今天？（我們分手時，午夜是早已溜過去了）——警察廳那個鐵面無情的法官對於凌辱毆擊那件案子，定下罰款同監禁期間的處分後，就會拿起可怕的軍器，打到他彎下了的頸項。我們夜裏的密談非常像陪一個判決了死刑的犯人最後一晚徹夜的祈禱。他也可以說是個犯人了。他的確是個犯人——我已經一再向自己說過，他是個無法援救的犯人。可是我總希望能夠使他免受正式定罪那些刺心的禮節。我並不說我能夠解釋為什麼我有這個希望——我並不覺得我能夠；但是假使到了此刻你們還沒有得到一個相當的觀念，那麼我的敘述一定是非常不明瞭，或者是你們太渴睡了，不能抓到我的意思。我也不想替自己的道德辯護。我也沒有含了什麼道德意味，當我出於一時

的衝動，把白力厄利脫逃的計劃——我可以說——照原來那麼粗糙的形式——向他說出。盧比是不成問題的——已經預備好了，在我袋子裏面放着，專等他用。啊！算做借款；當然是算做借的——假使他想要一封介紹信，給一個能夠替你找差事的人（在仰光）……當然！我極願意幫忙。我第二層房子裏也有紙，筆，墨水。當我說話時候，我已經是巴不得就把那封信寫出：日，月，年，早晨二點三十分……請你看着我們多年的友誼，替傑姆士先生找些工作，傑姆士先生是……我甚至於打算用這種懇摯的語氣來替他介紹。假使他沒有博得我的同情，那麼他有個更好的成就——他已達到同情心的源泉了，換一句話說，他打動了我的自私心了，那是個隱晦的，容易激動的情緒。我一點兒也沒有瞞你們；否則，我的行動簡直是不可解的，世上任何人的行動都不該有那樣子不可解，而且——還有一個原因——你們明天準會把我的誠懇連同一切過去的教訓全忘却了。在這件事情裏，說句粗話，說句精確的話，我是個無可責備的人，但是我這個微妙的自私主意却給這個犯人簡單的道德心打倒了。他的確也是自私，不過他的自私有個更高尚的來源，有個更潔淨的目的。我曉得，不管我怎麼說，他總是非常想經驗正式定罪那些禮節；我也不說什麼話了，我覺得辯論起來，他年青的意氣會很有力地把我壓倒。我所認為用不着談的道理，他却肯牢牢相信。他那個沒有說出，差不多還未想好的熱烈希望的確帶有良好的成分。「跑開！這個辦法我簡直不敢想，」他搖頭說道。「我自己情願幫忙，既不要，也不預期你有什麼感謝，」我說，「你什麼時候方便就可以還這筆款，而且……」你待我真好，」他低聲說，頭也沒有擡起來。我仔細觀察他：他一定覺得將來是渺茫得可怕；但是他一些也不遲疑，彷彿他的心真是什麼毛病也沒有的。我生氣了——那天晚上這也不算是第一次生氣。

「我想這件悽慘的勾當，」我說，「在你這種人眼裏必定是够辛酸的……」「是的，是的，」他向我一再耳語，他的眼睛注視着地板。這種情境真是叫人心裂。他高高站在燈光上面，我能夠看出他頰上的毫毛，他光滑的臉孔皮下漲着熱血。不管你們信不信，我說這種情境真叫人氣得心裂，我因此兇起來了。「是的，」我說，「請讓我告訴你，我完全想不出這樣舐到杯底的苦味於你會有什麼好處。」「好處！」他從靜默裏喃喃地說。「我肯死去，假使我想得，」我憤憤不平地說。「凡是能够說出來的話，我已經全告訴你了，」他慢慢繼續說，好像正在冥想一些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但是，究竟這是「我」的煩惱。」我張開嘴正要反駁，忽然覺得我完全失掉自信力了；他彷彿也對我絕望了，就獨自喃喃，好像一個人半出聲地對自己說話。「到……到醫院裏面去了……他們沒有一個人肯來受審……他們……」他稍微移動他的手，含有輕蔑的意思。「但是我不得不來承當，我必不可躲避……我也不願意有什麼躲避。」他不說話了。他注視着，好像給一個鬼迷住了。他那副不自覺的臉孔就反射出藐視，失望，決心種種轉瞬即逝的表情——接連反射出來，像一面照妖鏡照出打面前滑過去的妖精的形狀。他是在多僞的鬼怪同嚴肅的幽靈中間過活。「啊！別胡說，我的朋友，」我開口說。他不耐煩樣子動一動。「你好像不大了解我，」他乾脆說，然後睜開眼睛望着我，連睬一下也沒有。「我可以跳下去，但是我絕不肯偷逃。」我并不要惹你生氣，」我說。我真傻，還加上一句，「比你還強的人有時也覺得逃走是最方便的辦法。」聽到這句話，他滿臉漲紅，那時我一慌張，幾乎給自己的舌頭塞了。「也許是這樣，」他末了說道。「我還沒有那麼強：我經不起這樣幹。我不得不把這件事打倒——我「現在」正跟這件事相關。」我從椅子裏站起來，覺得全身都僵了。當時的寂靜真叫人難

受，爲着要打破這種空氣，我想不出別的好辦法，只得用一種不在乎的口吻說道：「我不知道已經是這麼晚了……」「我敢說對於這事件你一定覺得很膩了。」他粗魯說道：「告訴你一句真話」——他開始向四面尋找他的帽子——「我也是一樣的。」

「好罷！他拒絕了這個唯一的救援。他劈開了我這隻幫忙的手；他現在正預備走去，欄杆外面的夜色好像很沉靜地等候他，彷彿已經看定了他，將要一下子把他抓去了。我聽到他的聲音：「吓在這兒。」他找到他的帽子了。有好幾秒鐘，我們兩個人都猶豫着。「你打算怎麼辦，當——當……」我很低聲問。「大概是鬼混去罷，」他硬聲硬氣地含怒答道。我已經有幾分恢復常態了，想一想最好還是不去理這句話。「請你記住，」我說，「在你離開此地之前，我很想同你再會一面。」這當然可以，我就不曉得會有什麼阻礙。那件該死的勾當並不會使我隱形。」他沉痛萬分說道：「沒有這麼好的運氣罷。」當我們分手時候，他向我結巴說不出話來，很有不知道怎麼辦纔好的樣子，現出躊躇不安的神氣，那樣子一團慌張真叫人看着心理難過。願上帝赦宥他——也赦宥我罷！他那個喜歡胡思亂想的腦子忽然想起恐怕我不大願意同他握手。這個念頭真是可怕到不能用言語形容了。我相信當時我向他表示大聲吶喊，好比看到一個人快要走下峭壁，你會亂嚷起來。我記得我們一齊擡高聲氣，他臉上現出一個可憐的猙笑，拚命把我的手一抓，接着是一聲狂笑。蠟燭爆煙了，這下告別的禮節也就算完結了，從黑暗裏傳來一聲呻吟。他設法走開了。夜色把他整個人吞進去了。他真是一個可怕的笨手笨腳的人。可怕的我聽到他的皮鞋踏着石子發出來的礫礫聲。他正在快跑着。絕對是快跑着，却沒有什麼地方可去。那時他還不到二十四歲哩。」

第十四章

「那天晚上我睡的時間很少，匆匆忙忙用過早餐後，稍稍躊躇一下，就決定今早破例，不到船上去視察了。這個舉動真是很不對的，因為我的大副雖然在各方面都可以算做一個好男兒，却給他自己的胡思亂想糟躓了，假使在預先料定的時候沒有得到他妻子的來信，那麼他就會生氣妒忌到發瘋，弄得對於一切工作都摸不出頭緒，還跟船上所有的水手吵架，不是一個人關在臥室裏去嗚咽，就是大發脾氣，幾乎使水手要合夥造反起來了。我一向總不能夠了解這種情形；他倆已經結婚十三年了，我曾經瞥眼看他太太一下過，說句老實話，她長得那麼不好看，我真想不出天下會有一個男人放蕩到那樣地步，居然肯爲着這樣的女人投身到罪惡旋渦裏去。這個意見我老沒有向可憐的塞爾芬說出，我也不知道我該不該這樣不則一聲。那個人真是把自己關在一所小規模的人間地獄裏面，我間接也就受害不淺，但是一些無謂的客氣，絕對是無謂的，攔住我的嘴了。海員跟妻子的關係的確可以做一個有趣味的題目，我能夠告訴你們許多例子……但是此地此刻我們談的不是這些事情，我們說的是吉姆——他却是個還未結婚的人。假使他的古怪良心，他的自尊心，假使荒謬的妖精同嚴肅的幽靈，這全是與這個青年不利的密友，都不肯讓他從斬頭木砧上逃開，那麼跟他自然說不上這麼親密的，我却非常想去看他的腦

瓜滾下來，我到法庭去了。我本來不希望會怎麼樣，深為感動，或者眼界頓開，或者覺得有趣，或者甚至於嚇了一跳——當我們還活在世上時候，間或一次又熱鬧又帶勁的驚慌，總該算個很有益的訓練罷。但是我也沒有預料到我心裏會那麼難過。他的責罰最刺心的一點是在於當時那種冰冷的，下流的空氣。他所犯的罪真正的意義是他對於人羣失了信用了，從這個觀點看來，他並不算個無關重要的奸賊呀，但是他的處分却是曖昧得很。沒有高築的絞臺，沒有大紅的刑衣（他們有沒有大紅的刑衣藏在塔山上面？他們到應該有，）沒有看到他的罪惡害怕得戰慄，看到他的命運傷心得流淚的嚇昏了的羣衆——也沒有報應分明的悽慘氣象。當我走着時候，我看見明亮的陽光，那是太熱烈了，不能夠給人以安慰，大街上到處是一塊一塊亂七八糟的雜色，好像一個破碎了的萬花筒：黃色，綠色，藍色，耀目的白色，露出來的棧色肩膀，有紅色布罩的牛車，一隊穿着褐色衣服的本地步兵，頭髮黑色，脚上一雙滿是塵土，有紐帶的長靴，整整齊齊向前走着。一個本地的巡警穿着剪得太小的暗色制服，腰間圍上一條漆皮的帶子，拿一副東方人特有的乞憐眼神望着我，彷彿他那個漂泊的靈魂很感到苦痛，因為跑到這個預料不到的——你們怎麼說呢——天神一般的——化身裏去。法庭的院子裏面有一棵孤單的大樹，蔭底下坐了跟陵辱毆擊案子有關係的村民，他們穿着顏色鮮明的衣服，看起來好像一本東方遊記裏五彩石印的野宿圖，只差前景裏那個不可少的一縷炊煙同一羣吃草的獸。後頭有一面光溜溜的黃色土牆高聳着，俯視這棵大樹，反射出太陽的光輝。法庭裏面却是陰森森的，因此更見龐大了。風扇在黯淡的高處急促地搖來搖去，搖來搖去。這兒那兒我們可以看出見一個圍着布的人，給光露的四壁一襯矮多了；他們分毫不動地坐在一排一排空凳子中間，

好像都沉到虔敬的默想裏面去了。挨打的原告是個朱古力臉色的胖子，剃個光頭，胖胖的胸膛一半露出，鼻樑上有個鮮明的標記，莊嚴地兀坐不動，只有他的眼珠子閃爍着，在沉悶的空氣裏打滾，他的鼻孔呼吸時候一張一翕可來得很兇。白力厄利落到坐位上，極疲倦樣子，好像前天晚上他整夜都在煤屑鋪成的競走路上跟人們賽跑。虔敬的帆船船主顯出興奮的神情，種種舉動都帶了不安的色彩，好像費了很大的勁纔能够把自己壓住，否則會站起來，誠懇地勸我們禱告上帝，痛改前非。法官精細灰白的頭從梳得很整齊的頭髮下面露出來，像一個已經絕望了的病人的頭，當人們把他洗過澡，梳得好好的，支在床鋪上。他將花瓶——一束紫花，還雜有長幹的紅花——推到一邊，雙手抓着一張淺藍色的長方形紙，眼睛向紙上一溜，前臂擱在棹子邊緣，就用平淡清晰的隨便口氣大聲念出來了。

「天呀！雖然起先我很傻，想到了絞臺同滾下來的腦瓜——請你們相信，那天我所看見的却比斬頭還要壞，真是更壞得無數倍了。那天的情境有個永遠不散的烏雲罩着，還不如斬頭那麼痛快，斧頭一下去，接着就有休息同安全的希望了，使觀衆的心境會鬆活起來。那天的處置有死刑的宣佈那麼冷酷，那麼咬牙切齒樣子，同時又有流徙的判決那麼殘忍，那麼叫人焦心。那天早上我就是這樣看法——甚至於到此刻我還覺得我這種小題大做含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至理。從這一點你們就可以想出我當時的印象是多麼深刻了。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總不能夠叫自己承認這件事情算已經了結了。這件事却老在我心頭，我總想打聽各方面的意見，好像實際上這回事還沒有解決：個人的意見——各國的意見——天呀！比如那個法國人的意見。法國的意見是用那種冷靜的，

明白的辭句說出，彷彿從一個機械的口出來，假使機械也會發言的話。法官的頭有一半給那張紙遮住了，他的雙眉却好像是大理石塑的。

「法庭先討論幾個問題。第一個是那條船原來是不是各方面都沒有毛病，很可以用於那次航行。關於這個問題，法庭的結論是那條船並沒有那麼健全。第二個問題，我記得，是一直到遇險時候止，他們有沒有盡了海員應有的小心，好好駕駛那條船。關於這個問題，法官答個「是」字，他們怎麼會這樣滿意呢，那大概只有上帝纔曉得罷。跟着他們就宣布沒有找到什麼東西能夠證明出這次遇險的真正原因。也許因為躡上一隻漂流着的破船罷，我記得那時有一條裝松脂，走外洋的挪威小帆船失蹤了，正是這種船最容易一遇見風浪就顛覆過來，一連好幾個月漂流着——可說是海上的佞鬼，到處巡行，打算在黑夜裏來殺害海上的船隻。這類浮屍大西洋的北部到不少，海上一切的恐怖都聚集在那兒——密霧，冰山，存心搗亂的破船同凶惡的長風，那種風跟僵屍一樣抓着人不放，一直等到人們的精力用竭，人們的希望也消散了，剩下來的彷彿只是一架空殼罷。但是在東方——在這些海面上——這類的遇險却很少見，所以這回事好像是一個惡魔故意安排的，可是除非他的目的在於要殺死那個傻貨同把吉姆弄到求死不得，他這下搗鬼真可算做絕無意義的瞎鬧。我心裏一想起這個意思，就沒有那麼注意聽着了。有一會兒，我光聽見法官說話的聲音；可是過一下子，他的聲音又變成明白的字句……「完全不顧他們最大的責任，那個聲音說。下面一句話我又沒有聽到，然後……」危險時候，他們各自逃生，完全不管那些應歸他們負責的人命同財產」……那個聲音淡淡說下去，也就停住了。灰白色的額頭下面有一雙眼睛剛剛從那張紙

的上邊射出凶猛的目光。我趕緊看吉姆一眼，好像預料他會躲得無影無蹤了。他却分毫不動，還在那兒。他坐着，漂亮的臉孔十分紅，極端注意地聽着。「所以……」那個聲音開始加重語氣說道。吉姆的嘴唇張開，睜大眼睛，整個人專心細聽坐在棹子後面的那個人說的話。那些話給風扇的風吹到靜寂裏面去了，我注視這些話對於他會生什麼影響，因此我只聽到一部分的判詞……「法庭……船主考斯道夫某某……德國人……傑姆士某某……大副……以前的證書不生效力了。」一陣的靜寂。法官放下那張紙，斜倚椅子靠手的地方，跟白力厄利隨便談天。人們開始走出去了；有的擠進來，我也向大門走去。當我站在外頭時候，吉姆望大門走來，經過我身旁，我就抓住他的手臂，將他留下。他給我一個眼色，使我很難過，好像他現在的地位該由我來負全部的責任；他望着我，好像我是罪惡的化身。「總算完了，」我結巴說。「是的，」他答道，呼吸有些困難。「現在誰也不要再提……」他一扯，他的手臂就從我手裏滑出去了。他走去以後，我望着他的背。那是一條長街，過了許久我還瞧得見他。他走得倒還慢，兩腳有些開叉，好像覺得不容易壁直站着。剛在我快瞧不見他時候，我彷彿看見他有點站不穩樣子。

「一個漢子摔到大海裏頭去了，」我後面有一個沈重的聲音說道。我轉過身子，瞧見一個我稍微認得的西澳大利亞人；支斯得爾是他的名字。他也正在看吉姆。他的胸膛非常大，粗糙的臉孔刮得很干淨，帶上桃花心木的顏色，上唇邊翹起兩把細長密生的鐵灰色鬍子。他當過商人，採珠人，打撈難船貨物的人，我相信他還當過捕鯨魚的人；據他自己說——人們在海上能做的種種勾當，他全幹過了，除非是當海盜。太平洋的南部同北部是他原來覓食的所在；但是爲着要購買一隻便宜的汽船，他就跑到這麼老遠來。他最近在某地方發現了——他自己這

樣說——一隻有海鳥糞的孤島，但是船隻不容易靠近，而且那裏拋錨的地方最少總說不上安全。「簡直跟金礦一樣的值錢，」他會喊道。「就在窩爾坡爾暗礁中間。假使那裏鄰近你真找不出一個四十嚀以內的拋錨地點，那有什麼關係呢？不錯，那兒有颶風，但是那個東西的確可算做上等貨，簡直同金礦一樣的值錢——還要值錢哩！可是那班傻子沒有一個能够看清這一點。我找不出一個船主或者輪船公司老板肯把船駛近那個地方。所以我決定自己來運這堆天賜的好東西……」他要買一隻汽船也就是爲着這個用處，我知道那時他正同波斯的拜火教徒開的一家公司交涉得上勁，要買一隻九十馬力，兩桅方帆，屬於過去時代的殘破舊船。我同他相遇談天過好幾次。他很深刻樣子望着吉姆。「爲着那件事氣得心痛？」他現出輕蔑的神氣問道。「很痛心，」我說。「那麼，他這個人可說沒有多大出息了，」他提出他的意見。「那裏用得着這樣慌張！不過是一小塊驢皮做的證書罷了。那東西從來沒有叫人發財過。你們對於天下事物必得看出真相——否則，你們還是立刻宣佈自己的失敗好罷。在這個世界上你們絕不會有什麼成就。你看我，我向來不爲着什麼事情心痛。」「是的，」我說，「你能看出事情的真相。」「我希望我能够看見我的夥計到這兒來，我想的就是這件事，」他說。「你認得我的夥計嗎？魯濱孫那個老頭子就是那個魯濱孫。」「你」認得他嗎？那個聲名狼藉的魯濱孫。他年青時候專會偷運鴉片同捕殺海獺，恐怕此刻活在世上的瞎鬧水手沒有一個趕得上他。據說他常坐在捕海獺的雙桅船上，向阿拉斯加駛去，當時的霧是密得只有上帝纔辨得出一個個人形。天地所不容的魯濱孫就是那個傢伙。他跟我合夥來弄海鳥糞這樁生意。可算是他一生裏最好的機會了。」他拿嘴唇湊近我的耳朵。「吃人的生番——啊，許多年前，他們常常這樣稱呼他。

你還記得那段故事嗎？斯條亞島的西岸有一條海船破了；不錯，七個水手一同到岸上去，他們彷彿不十分和睦。有些人太狠心了，簡直無法對付——他們不懂得怎麼樣從惡劣的境遇裏想出最好的補救辦法來——沒有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真相」我的孩子呀！那會有什麼結果呢？還用得着說嗎！一陣陣的不幸接連發生；恐怕免不了一拳向他們的頭上打去；真是活該。那班人最有用的時候是當死過去了。據說有一艘英國軍艦烏爾外因的小艇發現他跪在海草上，赤條條的，像初生下的嬰兒，正在唱一種什麼讚美詩的調子，當時下着微雪。他一直等到那隻小船駛近島岸，只隔一槳遠的時候，纔站起來，跑了。他們踏着高高低低的漂石追趕他，整整化了一個鐘頭，末後一個水手擲一塊石子，僥倖得很，剛打好中他的耳朵後面，把他弄得不省人事了。島上光剩下他一個人嗎？自然。但是這個故事正同起先說的捕海獺的雙桅船一樣，只有上帝纔知道真正的情形罷。小艇上的人們也不大追究他從前的經過。他們用一塊帆布把他包起，趕快將他運走，黑夜已經來臨了，天氣也變兇惡起來，大船上每隔五分鐘就發出一聲召回的號礮。三禮拜後他完全復原了。不管岸上人怎麼樣麻煩他，總不能夠叫他焦急；他光閉緊嘴唇，讓人們嚷去。船破了，他所有的財產全漂去了，這豈不是已經夠壞了嗎，那裏還用得着去理會他們罵他的話。這個人跟我正合式。」他舉起手臂向大街下邊某一個人招呼。「他有些錢，所以我不得不讓他來合夥。不得不找出了這麼一筆寶貝，却肯隨便扔掉，真會開罪於上帝呀，可是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想起來的確叫人難過，但是我能看出事情的真相，假使我「必得」跟人合夥——我想——假使必得跟別人合夥，那麼還是跟魯濱孫好些罷。今天早上在旅館裏用完早餐後，我離開他，獨自到法庭來，因為我想……呀！祝你早安，魯濱孫船主……這是我的朋友，魯濱

孫船主。」

「一個形容憔悴的老人非常匆忙地踉踉跄跄穿過大街，來跟我們在一起，就用兩隻手支着傘柄，顛巍巍站着。雜有琥珀色的雪白大鬍子一直垂到腰間，身上穿一套白色的制服，頭上戴一頂綠邊緣的古怪帽子，他那雙滿是皺紋的眼睛驚奇地向我眯視。「你好嗎？你好嗎？他尖聲問道，態度和藹可親，身體稍微顫動着。「有點聾了，」支斯得爾低聲告訴我。「你把他拖到六千哩遠的地方，單爲着要買一隻便宜的汽船嗎？」我問他。「我一看見他，就肯帶他環遊世界兩週，」支斯得爾頂用勁地說。「那隻汽船會叫我們發財，我的孩子呀。該說的澳大利西亞找不出一個明白的船主同輪船公司老板，個個都是那樣傻得要命，這難道也該算我的錯處嗎？有一回我跟奧克蘭地方一個人一連談了三個鐘頭。「你派一條船出去，」我說，「你派一條船出去。第一次運來的貨我願意分一半給你，白送的，絕不要你的什麼——無非做個好開場罷。」他說，「假使地上只剩了這麼一個港口可以去船，我還是不肯幹這件事。」當然是個十足的蠢貨。危險的巖石同潮流，沒有拋錨的所在，要把船停在峭壁底下，沒有一個保險公司肯冒這個險，而且他想最少要三年工夫纔能够把貨物裝好。蠢貨！我幾乎跪下去向他懇求。「但是你得看清事情的真相，」我說，「危險的巖石同風浪，管他媽的。請你看清事情的真相。那裏有海鳥糞，苦因士蘭栽甘蔗的人會爭着要買——在碼頭上就會打起架來，我告訴你」……你對於一個傻子會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你平時愛說的那種笑話，支斯得爾，」他說……笑話！我簡直會哭出聲來。你不信，你可以問這位魯濱孫船主……還有一個輪船公司老板——住在惠靈吞地方，穿着一件白背心的一個胖子，他彷彿覺得我要向他耍什麼把戲。

「我不知道你要找那一種傻瓜，」他說，「我現在正忙着哩，再見。」我真想雙手抓着他，將他從他辦公室的窗子扔下。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幹。我却溫和到像一個副牧師。「請你仔細想一想，」我說，「千萬請你仔細想一想。明天我再來拜訪你。」他豬叫也似地含糊說道，「整天不在家。」當我走下樓梯時候，我焦急得幾乎把腦瓜兒向壁頭撞去。這位魯濱孫船主就能够告訴你。想起來真叫人痛心，那麼可愛的肥料白白放在陽光底下當廢物——那種肥料一用下去，甘蔗就會衝到天上去。苦因士蘭人也發財了！苦因士蘭人也發財了！在比利斯本，我最後到那裏去試一試，他們叫我做瘋子。傻傢伙！我所碰見的唯一懂事的人却是給我趕車的馬車夫。我猜他是個破落戶。呀呀！魯濱孫船主，你記得我向你談過那個車夫，我在比利斯本時候僱用的——你記得嗎。那個漢子眼光真不壞，一雲眼就穿穿了。跟他談話的確是件樂事。一天晚上，跟那班輪船公司老板鬼混整天之後，我覺得萬分難過，我說，「我非喝酒不可。趕快，我非喝酒不可，否則我會發狂了。」「我可以替你辦，」他說：「去罷。」我不知道假使沒有他，我會弄到什麼地步。呀呀！魯濱孫船主。」

「他輕輕敲他夥計的肋骨。嘻嘻嘻嘻！那個老人大笑起來，胡里胡塗望着大街的那一頭，然後用一雙悲哀的模糊的眸子來偷看我……「嘻嘻嘻嘻！……他更沉重的倚着洋傘，眼睛注視地面。我用不着告訴你們，我想跑開已經有好幾次了，但是每次都讓支斯得爾擋住，他牽着我的衣服。「再等一分鐘。我有個主意。」「你那個鬼主意到底是什麼呢？」末後我冒火了，「假使你以為我會跟你合夥」不，我的孩子呀。太遲了，不管你多麼想加入。我們已經有一條汽船了。」「你有一條汽船的影子罷了，」我說。「做個開張總可以——我們並不怎麼樣故意苛求。」

是不是魯濱孫船主？」並不並不！那個老人頭也沒有擡起來，略略說道：他是這麼堅決，老年的腦袋幾乎有一點兒顫動得太厲害了。「我知道你認得那個小孩子，」支斯得爾說，頭向大街上一點，吉姆早已從那條街上走去了。「昨天晚上，他在馬拉巴旅館同你一塊兒吃東西——我聽見人家說。」

「我說那是真的，我還說吉姆到想規規矩矩地好好過活，可是現在他却不得不節省，每用一便士，都得小心——也不會有很多的便士用罷！對不對，魯濱孫船主？」——他聳一下肩膀，將他自己那一大片的鬍子，那時聲名浪藉的魯濱孫在他旁邊咳嗽，比以前更牢固地抓着傘柄，好像打算懶洋洋軟下去，變成一堆老骨頭了。「你看所用的錢全歸這個老頭子出，」支斯得爾低聲告訴我這句衷腸話。「爲着要運那些該咒的東西，我已經把錢用光了。但是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好日子快到了！」——他對於我那種不耐煩的神情好像忽然覺得驚奇。「啊，噯呀！」他喊：「我正在告訴你一件空前的大事，你却……」——「我有個約會，」我溫和地替自己辯解。「那有什麼要緊？他真有些納罕樣子問道：『讓他們等着罷。』」我現在就是這麼辦，「我說：『你先把你的意思告訴我豈不更好嗎？』」買下二十所這樣的旅館，」他怒洶洶地向自己說道：「請個個會說笑話的人都到裏面去住——比這個二十倍大。」他一下子擡起頭來。「我要那個年青的人。」——「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說。「他沒有什麼用處，是不是？」支斯得爾輕脆說道。「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聲明，「唉呀，你不是親口告訴過我他很痛心，」支斯得爾駁道。「呀，據我看來，一個年青人已經……無論如何，他總不會有很大的用處；但是你看我正需要一個人，我有一種工作，他幹起來到頂合式。我打算找他到我島上去辦事。」他含有深意樣子點一下頭。「我要派四十個苦力到那個島上

——找不到，我就設法去偷。總得有人去料理那些肥料呀！我打算大大方方幹一下：木頭蓋的小屋子，波浪形的鐵板鋪的屋頂——我認得有一個人住在哈巴特，他肯賒我這些材料，讓我掛帳六個月。我真有這種打算。我敢拿我的名譽做擔保。還有飲料，我也要設法供給。我要到處去找一個肯賒我半打舊鐵桶的商人。我打算承雨水吃，你看怎麼樣？讓他去管理一切。請他做苦力的最高監督。這豈不是一個好主意嗎？你有什麼意見沒有？」「可是，有時整年沒有一滴雨水落到窩爾坡爾暗礁上，」我說，其實我太喫驚了，簡直不能夠笑出聲。他咬一下嘴唇，好像心裏覺得很不耐煩。「啊，沒有什麼關係。我要替他們安些什麼東西——或者運淡水給他們吃。別談這些話！問題不在這一點。」

「我一句話也不說。我好像一瞥眼看見吉姆站在不毛的巖石上，海鳥糞一直堆到他的膝頭，海鳥的叫聲迴旋他的耳際，灼熱的日球高掛在他的頭上；空曠的海天都在顫動，凡是眼睛看得見的地方全是熱得慢慢滾起了。」就是對於我頂大的仇敵，我也不勸他……「我開口說：「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支斯得爾喊道：「我打算給他很高的薪水——那自然得等到我們開工時候。他的工作容易得很，好像從木頭上跳下來。簡直用不着幹什麼事，光是腰帶上綁了兩把六響的手鎗……他絕對用不着怕那四十個苦力會鬧出什麼亂子——他有了兩把六響的手鎗，而且是島上唯一有武器的人！這個差事其實比人們所推想的還要好得多。我要你幫我去勸他。」「不行！」我大聲嚷。魯濱孫那個老頭子將他那雙爛眼悲哀地睜大一會兒，支斯得爾帶有無限的鄙視神氣望着我。「那麼，你不肯去勸他嗎？」他慢騰騰說出：「絕對不，」我答道，肚子裏非常生氣，彷彿他要我幫他去殺害一個人：「而

且，我敢說他也不曾幹這件事。他的境遇雖然很窘，可是據我所知，他還沒有發狂。」他在世上真沒有什麼用處。」
支斯得爾大聲自言自語，「他跟我做事是最合式不過的。只要你能够看出事情的真相，你就會知道他找不出一個再適當的差事了。而且……是呀！這是個絕妙的，頂靠得住的機會……」他忽然大發脾氣。「我非有一個人不可你看……」他蹀脚，現出難看的笑臉。「無論如何，我可以擔保那個島一定不會從他脚下沉去——我相信關於那一點他準會有些戒心。」「再見，」我冷冷說道。他眼睛釘着我，彷彿我是個不可了解的傻子……「我們得走了，魯濱孫船主，」他突然向那個老頭子的耳朵大聲喊道。「那班波斯的拜火教徒正等着我們去確定那樁買賣。」
他從下面緊緊抓着他夥計的手臂，將他擺過去，忽然掉過頭來向我斜視，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剛纔完全是一番好意，想幫他忙，」他說，那種神氣，那種聲調的確叫我的熱血滾起來了。「一點也不感謝——我可替他聲明，」我還嘴了。「啊！你真精靈，簡直同魔鬼一樣，」他冷笑一聲，「但是你也正同他們那班人一樣，眼睛給烏雲罩住了。我倒要看看你能够替他想出什麼辦法來。」「我自己就不知道我有跟他辦交涉的意思。」「你不知道嗎？」他口水亂濺，灰色的上髭氣得翹起來了。那個聲名狼藉的魯濱孫靠着傘子，背朝着我，站在他身旁，非常沈靜同忍耐，活像個沒有氣力了的拉馬車的老馬。「我沒有發現一個海鳥糞的島啦！」我調侃他。「我相信你也不會認得，就說有人牽着你的手，一直帶你到那樣的一個島上，」他立刻跟我針鋒相對，「可是在這個世界上，你總得先看出一件東西，然後纔能够利用。總得徹底看清楚，差一點兒都不行呀。」「還得叫別人也看清楚，」我譏諷他，同時向他身旁那個彎下的背脊飛一眼。支斯得爾對着我哼一聲。「他的眼睛很好——你儘可以不必擔心。他並不是

個小狗。」「啊呀，不是！」我說。「我們走罷，魯濱孫船主。」他對着老頭子的帽緣喊道，帶有一種蠻橫的恭敬態度。「天地所不容的人」倒很聽話，就望前稍微跳一下。汽船的影子正在等候他們，「幸運」也在那個美麗的小島上期待着。他們真是一對古怪的尋金人。支斯得爾態度從容，大踏步走着，目空一世，一個胖大的軀體，臉上現出得勝的顏色；那個老人却是個高身量兒，憔悴不堪，彎着身子，鉤在他的手臂上，乾枯的脛骨呆板地拚命趕快向前追。」

第十五章

「我並沒有立刻就去找吉姆，無非因為我的確有個不能忽視的約會。不幸得很，在我的代辦處，我碰了一個新從馬達加斯加來的漢子，他抓着我，一定要告訴我關於一樁奇怪買賣的小計劃。那個計劃牽連到牲口，彈藥筒。同一位大概叫做拉芬那羅的王爺；但是裏面最大的關鍵却在於一位海軍上將的胡塗——我想是皮耳上將罷。一切事情全看這一點為轉移，那個漢子却十分有把握，彷彿覺得找不出一個力量够大的字眼來形容他的自信。他那雙小球形的眼睛從臉上鼓起來，射出暗淡的光輝，他的前額長有一個肉瘤，他的長頭髮一直望後梳去，並沒有向兩邊分開。他得意地向我重覆說出一句他特有的口頭話，「最少的危險，最大的利益，這是我辦事的規則。」

你看怎麼樣？」他使我頭痛，吃不下點心，可是他却騙了我一頓點心，好好吃下去了；我一將他擺脫開，立刻就到水邊去。我瞧見吉姆倚着碼頭的欄杆。他身旁有三個本地船夫爲着爭五個小錢大吵一陣。他沒有聽見我走上來，但是一下子轉過身子，好像我的手指輕輕一觸，有一把指鍵鬆開了。「我正在旁觀着，」他結巴說道。我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話，總不會很多罷，但是他並不爲難，就跟我到旅館去了。

「他跟着我，隨便聽我調度，好比一個小孩子；他帶一種服從的神氣，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彷彿他在那兒正等我上來將他帶走。其實，對於他這種馴良，我也用不着這樣納罕。在這個有些人覺得那麼大，其他人却以爲比芥子還小的地球上，他却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我怎麼說纔好呢——可以藏身。真是如此！他想躲起來——獨自守着寂寞。他在我身旁很鎮靜地走着，向這兒那兒望一望，有一回掉過頭去看一個西笛波歐的救火夫，那個人穿一件對襟褂同淺黃色的褲子，黑臉孔上有一縷一縷的絲光，好像是一塊無煙煤。我却懷疑他有沒有看見東西，甚至於不知道這些時候我同他在一起，因爲假使沒有我到這裏慢慢推他向左邊轉，到那裏輕輕拉他向右邊拐，我相信他準會不管方向，一直望前走去，要等到給一扇牆或者其他的障礙物擋住了。我帶他到我的臥室去，我立刻坐下開始寫信。世界上只剩了這麼一個地方（除非是窩爾坡爾暗礁——但是那地方沒有這麼近便，）在那裏他能够前前後後仔細想一想，不會再受世人的打擾了。那樁該死的勾當——的確像他從前所說的——並沒有使他隱形，可是我的行動却好像他真是肉眼看不見的。一坐到椅子上，我就對着寫字檯彎下身子，像中古時代一個鈔書的僧侶，單是執筆的手悄悄動着，此外可說是萬分的肅靜，只怕會有什麼聲響。我也不能算嚇住了；

可是我的確是兀然不動，好像房裏有個危險物，只要我這方面有一些活動的樣子，就會生氣，一下子撲到我身上來。我房裏並沒有多少陳設——你們知道那類的臥室照例是怎麼樣子——一架四條柱的床鋪，上面掛了一幅蚊帳，兩三張椅子，我寫字用的那張棹子，以及光露的地板。一扇玻璃門通到樓上的走廊，吉姆就對着這扇門站住；他不能有個更清靜的所在了，但是他還覺得時光不容易挨過。暮色降臨大地，我點一枝蠟燭，不敢多動一下，那種小心樣子，彷彿我幹的是件違法的事情。他必定覺得時光不容易挨過，我也正同他一樣，甚至於，我不能不承認，希望他給魔鬼抓去了，最少也得在窩爾坡爾暗礁上面。有一兩下我想恐怕只有支斯得爾纔能够直截痛快地料理這麼一個不幸的事情。那個古怪的理想主義者立刻找出一個實用的辦法——好像他是絕不會錯的，真叫人疑心他的確能够見到事情的真相，雖然由想像力不及他的人們看來，那些事都是神祕的，毫無希望的。我寫了又寫，把我所欠的信債完全還清了，還是望下寫去，寫給那班萬想不到會從我這裏得到一封拉拉扯扯，說了一大堆閒話的平常信的人們。有時我斜着眼睛偷看他一眼。他站在那兒，生根也似的，但是一陣一陣的寒顫從他的背脊滾下，他的肩膀就忽然聳起來了。他正在掙扎着，他正在掙扎着——看起來，好像多半是因爲出不了氣。蠟燭直立的火焰一照，他那個龐大的影子歸攏一處，彷彿具了個默默含愠的自覺神情；在我這雙偷視的眼裏，房中不動的傢具也有一種傾聽的態度了。當我手不停揮地匆匆忙忙寫着時候，我腦子裏滿是幻想；當我這枝筆不在紙上跑的時候，雖然屋子裏沒有一點兒的聲音，我却覺得我的思想非常混亂，深深受了騷擾，彷彿聽到猛烈的，嚇人的怒號——有點像在大海上遇到了一陣狂風。你們裏面有些人會曉得我指的是什麼——那是焦慮，痛苦，忿怒雜在一

塊兒，還加上慢慢爬進來的一種喪膽的感覺——自認有這種感覺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也使我們的毅力更見得難能可貴了。我並不是說我有什麼本領，所以能够支持得住，雖然看見吉姆這樣緊張的情緒。我還可以躲到寫信裏去哩；假使有必要，我儘可以寫信給一些陌生人。忽然間，當我正取一張新的信紙時候，我聽到一個低微的聲音；自從我們兩人關在房子裏面，這要算從朦朧的靜寂裏傳到我耳鼓的第一個聲音了。我還是垂頭，停着手不動。在病榻旁邊看護病人的人們當值夜時候在靜寂裏聽到了這樣的低微聲音，那是從痛苦的軀體同疲倦的靈魂榨出來的。那時他是這麼用勁推開那扇門，上面所有的玻璃全震響了。他走來走去，我屏息傾耳聽着，可是我自己也不曉得還會聽到什麼。他的確太把一個無謂的手續當做一回事了，弄得自己非常傷心，其實照支斯得爾嚴格的批評說來，在一個看清事實的人的眼裏，那些判詞是不值得一顧的。一個無謂的手續！不過掉了一小張羊皮紙罷了。是的，是的。但是無法走近的鳥糞堆大概又當作爲別論罷。一個懂得道理的人儘可以爲着那回事氣得心碎。許多人談話的聲音，雜着銀器同玻璃杯的叮噹聲隱隱從下面飯廳衝上來；我的燭光的外沿射到打開的房門外面，照見他的背上；再遠一點兒的地方就是墨黑了。他站在一大片陰森森的景物的邊界，好像是絕望的黑海岸旁一個孤零零的人形。窩爾坡爾暗礁就在那兒——一定的——是黑漆虛空裏的一點，是快淹死的人可以抓着的一根蘆草。我對於他是這麼同情，我簡直不願他家裏人在這個時候看見他。我覺得我自己看見已經是够難過了。他不再喘氣，背也就不顫動了。他站着，像一條箭那麼直，我模糊可以看見他是沉默着；這個沈默的深意墜到我心窩裏，像一塊鉛墜到水裏，弄得我心頭非常沉重，有一秒鐘，我真希望我眼前唯一的事情是出錢去料理

他的出殯。你們看，甚至於法律都不理他了。把他安埋是件多麼容易辦的善舉呀！而且跟人們處世應有的智慧也正相合，那是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會使我們記起我們的愚蠢，我們的弱點，同我們的末日，只要會使我們失掉做事的效率——比如，我們失敗的回憶，我們壓不下的恐懼的影子，我們已死了的朋友的屍體——我們都該設法扔在一邊，用不着去睬了。也許吉姆真是傷心得太過分了。假使的確如此——那麼支斯得爾的聘請……想到這一點，我又取一張新的信紙，開始堅決地望下寫去。他跟大海可說只有我一個人擋在中間。我感覺到一種責任的觀念。假使我一說話，這個不動的，受苦的青年會不會跳進黑暗的大海——去抓那根蘆葦呢？那時我纔曉得要發出一個聲音，有時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說出來的話就具了一個古怪可怕的力量。真是見鬼，爲什麼不該這樣呢？我再問我自己，我的筆頭却老是寫着。一下子，從白紙上，剛剛在我的筆尖底下，支斯得爾同他年老的夥計會十分顯明，十分完整地湧現我眼前，搖搖擺擺，做出種種的姿勢，好像是一個光學玩具反射出來的形相。我會注視他們一會兒。不！他們太荒唐，太瞎鬧了，不該走進誰的命運裏去。一個字會有很遠的效力——很遠的——經過了許久時間還會有破壞的能力，同子彈飛過空間一樣。我什麼話也不說了；他站在外面，背朝着燭光，好像給世上一切看不見的人類仇敵綁住身體，堵着嘴了，一下也不動，一聲也不做。」

第十六章

「好的時候快來了，我將看見他受人愛護，受人信託，受人贊美，人人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會說起他的魄力，他的豪勇，彷彿他的確是個好漢了。這是實在的真話——請你們相信；正像我此刻生在這兒徒然談到他的身世是件實在的事情。在他那方面呢，他也有一副本領，只要看到一點兒的影子，就會以為他的希望可以實現了，他的好夢可以完成了，假使沒有這些幻象，世上也就不會有愛人同冒險家了。他在叢林裏抓到了不少的光榮同恬適的樂趣，（我不說他過的是叢林裏天真的生活）這些於他已經够好了，正好比別人在大街上得到了不少的光榮同恬適的樂趣。幸福，幸福——我怎麼說纔好呢？——無論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向來是一口氣從金子做的杯子裏喝進去的！你自己曉得那個味道——只有你一個人曉得，你儘可以隨意把這口酒弄得多麼香甜醉人。他這種人準會痛飲一番，你從他近來的行事上就可以猜出了。我看他，假使不能說是沉醉，最少也可說給嘴唇上的香醉弄得雙頰發紅了。但是他不是一下子就得到這個幸福。你們知道嗎，有一個時期他在貨商僱用的那班拉買賣的下流人們裏受訓練，那時他可受苦不少，我也很擔心，——好像你們可以說——好像我沒有盡我的職務。我不敢說我看見他這個盛況後就完全放心了，這是我最近一次見到他的情形——燦爛光榮，管轄了許多人，跟他的環境——森林的生活，那班人的生活——很合得來。我可以說我深為感動了，但是我必得自認這個印像究竟不能持久。他是受他這個孤立的地位的保護，像他這種上等當地人只有他一個，他又跟自然有密切的關係，自然對於愛好自然的人們向來是這麼要好，一點也不苛求。但是我不能够把他這個安全的情境老留在跟前，總記起從我打開的房門所望見的他，那時他看到失敗後當然的結果，恐怕有些痛心的太過分了。我當然高興我的努力會有一

些的結果——甚至於會有些光榮；但是有時我覺得，假使我沒有打消錢斯多見鬼也似的慷慨的建議，也許於我自己心境的安寧上會有更大的好處。我不知道吉姆那個豐富的想像力對於瓦耳坡耳小島——那是水面上最無希望的，誰也不戀的一小塊乾地——會作什麼感想。但是恐怕我也無從知道了，因為，我必得告訴你們那個錢斯多到某個澳大利亞海港把那條兩桅方帆屬於舊時代的汽船補好後，就開駛進太平洋去，共有二十二個水手，跟他的神祕命運也許會有關係的唯一消息就是過了一個月左右有一陣狂風，人們猜想吹過瓦耳坡耳浮灘時也許正趕上這條船。那班尋金的人們消失的無影無踪了，從一片荒涼裏再也沒有來了一個聲響。完了。天下所有活潑急性的大海，再沒有比太平洋更小心的了；寒冷的南冰洋自然能守個祕密，但是比起來却是個暮氣沉沉更像墳墓了。

「這種小心含了一個一了百了的意味，那是值得感謝的，我們大概都肯承認這句話——死這個觀念我們會能忍受豈不是也有着這戒心麼？結束完了！這個有力的字，使命運的影子不能再在生命的屋子裏出沒了。這個完了的感覺——不管我親眼瞧見了他的情形同他自己懇摯地請我放心——我却沒有得到，當我回頭來看吉姆的成功。我們活在世上一日，我們總是有希望，不錯；但是我們也有恐懼。我並不是說我追悔起先不該那樣辦，我也不誇張，說出了這件事我晚上就睡不着覺，但是我總免不了常想起他把他的丟臉看得太重了，其實要緊的還是在他所犯的罪，我真看——我可以說——看不清他。他這個人的確有些朦朧。我疑心他自己也看不清。他有微妙的知覺，微妙的情緒，微妙的渴望——可說是一種淨化過的，帶上理想色彩的自私。他是——假使你們認為

我可以這樣說——非常微妙的；非常微妙的——可是非常不幸。一個比較粗糙些的人們就不會老挨這陣苦痛；他們一定會妥協下去——嘆一口氣，哼一聲，甚至於哈哈大笑一下；一個更粗糙些的人會始終胡里胡塗，什麼也攻不進去，那麼看起來也就是索然無味了。

「但是他的確是太有意思了，或者是太不幸了，不該隨便掉結狗兒，或者甚至於不該掉給錢斯多。我覺到這一點，當我坐在那兒面對着那張紙，那時他在我房裏一面奮鬪，一面喘氣，那樣怪可怕地偷偷掙扎着，纔能吐出一點；我覺到這一點，當他跑出去到走廊上，好像要投身下去——到並沒有實行；我更覺得這一點，當他滯在外面，給低微的燭光照着，夜色做他的背景，好像他站在一片絕望的陰沈沈的大海岸旁。

「忽然來了一陣沈悶的轟轟聲，使我擡起頭來，這下響聲好像又流去了，接着就有一片強烈的，照出一切東西的眩光到黑夜盲目的臉上。這個持久的，奪目的閃光好像在天上滯了好大工夫，真是有些不合理。隆隆的雷聲漸漸響亮起來，那時我看見他，黑碌碌的，輪廓分明的，呆板板地栽在一片光明的大海岸旁。當最燦爛的時候，砰磅一聲直衝到天頂上，黑暗就向後跳，他從我那雙暈眩了的目前消失了，好像他已炸成爲無數的原子。一聲狂暴的歎息吹過來，彷彿有盛怒的手扯開灌木，搖動下面的樹頂，猛力閉門，把屋子前頂的玻璃窗打破了。他走進來把門關好，看見我伏案寫字：我忽然非常焦心，差不多有些害怕，不知道他會說什麼話。「我可以有一支香煙嗎？」他問。我頭也不擡起來，把煙盒推一推。「我要——要——抽煙。」他低聲說。我變得非常高興了。「請等一會兒，」快樂地哼一聲。他在房裏走來走去，「這算完了，」我聽他說。一下隱約的雷聲從海上傳來，像遇險的號砲，「今年季候

風來得早呀。」他閒談也似地說，大概站在我身後。這句話使他有轉過身子的勇氣了，我一把最後一個信封寫好，就回身過去。他在房子中間抽煙，正抽得帶勁，雖然他聽見我這個行動，有一下工夫他還是把背來對着我。

「來——我都還弄得好，」他忽然轉身說道。「吃了一些虧——可不很多。我不知道將來是怎麼樣。他臉上沒有露出什麼情感，不過有些暗淡浮腫了，好像他故意把氣閉着。他好像勉強微笑一下，當我默然看着他時候。他繼續說下去……「可是得謝謝你——你的房子——方便得很——給我這麼一個漢子——弄得打斷了腿也似的，」……雨點還是滴瀝着，打到花園裏；一隻水管（必定有個破洞）就在窗子外頭，發出古怪的嗚咽同嘩嘩的哀鳴，好像故意打趣，模倣悽慘的哭聲，有時突然來了一會兒的靜默……「一塊藏身之地，」他含糊說道，就停嘴了。

「一閃不亮的電光從窗戶的黑格子衝進來，一點聲音也沒有，又退出去了。我正在想我怎麼樣去接近他纔好，我這回不願再挨他罵絕了，他却發出短促的笑聲。」「現在簡直跟一個流氓一樣了」……他手指夾着快熄了的煙捲頭……「沒有一個——一個，」他慢慢的說，「可是……」他停住了；外面的雨下得加倍大。「將來非找到一個機會想法完全恢復不可。必得這樣子纔行！」他清晰地向我耳語，睜大眼睛看我的長靴。

我就不曉得他這麽想再得到手的是什麼東西，我就不曉得他這麽可怕樣子念念不忘的是什麼東西。那個東西所含的意義太大了，簡直無法說出。據錢斯多看來不過是一張驢皮……他望着我，等着我的答覆。「也許可以辦到。假使人壽够長，」我切齒說，這種怨恨真沒有道理。「可不要把這回事看得太重。」

「天呀！我覺得好像沒有一個東西能够傷害我。」他用一種暗澹的自信口吻說。「假使這回事不能將我打倒，那麼不用怕有的是時間——去爬出這個丟臉的地位，而且……」他向上望着。

我突然覺悟了，曉得天下那一大羣的漂泊者同浪游者都是從他這類人補充來的，那一大羣人日趨下流，沈淪，沈淪，一直沈到地面上所有的臭溝裏去。他一離開我的房子，那一小塊藏身之地，他就將湊進去，開始那個向無底深坑的旅途了。我最少可說沒有什麼迷夢。前次會面，我覺得言語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但是我那時簡直怕開口，正好像一個人站在光滑的立脚地上，分毫也不敢動，只怕一下子就會摔倒。當我們打算料理別人貼心的需要時候，我們纔覺得人們是多麼不可測，多麼飄搖莫定，多麼朦朧迷離，雖然他們和我們一樣地看到星光，感到太陽的熱力。彷彿寂寞是人生一個苛刻的，絕對的條件；我們所注目的血肉之軀，只要一伸出指頭，就會化了，剩下來的，是那個反覆不定的，不知道理的，忽東忽西的精神，那是我們眼睛跟不上，我們的手抓不着的。我所以不說話，因為我怕會失掉他，因為我忽然堅決相信，假使我讓他溜到黑暗裏去，我將絕不會原諒自己。

「啊，謝謝——我得再說一下。你真是——嚶——非常——的確我找不出話來……非常！我說不出道理，可
是很明白。我恐怕假使這回事沒有這樣子猛衝上來，我就不會像我應該有的那樣感謝。因為根本上……你，你自己……他口吃了。」

「——也許是，」我插進去。他皺眉。

「——究竟還是自己負責任。」他注視我像一隻鷹。

「這話也是對的，」我說。

「好罷。我已經嚐到底了，無論誰我都不讓他來跟我開玩笑，這件事，我非——非生氣不可。」他握着拳頭。

「這真像你這個人，」我說，帶個微笑——上帝知道那是毫無歡意的——但是他譏嘲樣子望着我。「這是我的事情，」他說。忽然有一個不能遏的堅決精神來到他臉上，隨又消失了，像一片徒然飛過去的影子。再一會見，他又同先前那樣，看起來好像個在苦惱中的小孩子。他扔掉紙煙。「再見，」他說，好像有一件緊急的事情等着他幹，在這兒滯得太久了；然後有一兩秒鐘，他一動也不動。滂沱的大雨不斷地瀉下來，彷彿是一往直前的大水，暴怒難遏的雨聲，使人想起踢下去的橋梁，拔起來的樹木，同下面掘空的大山。沒有一個人能够挺胸抵抗這個龐大湍急的橫流，那像要打破，要旋轉這塊昏黑的靜土，我們躲在上面，危險萬分，有如在個島上。有孔的水管嘩嘩作響，塞住了又吐出水，水點四下飛濺，真討厭，大有嘲笑一個要救自己生命的游水人的意思。「外面正下雨，」我勸他，「而且我……」「不管下雨或天晴，」他粗魯地說，制住自己走到窗口。「完全是大水，」過一回兒他喃喃自語，他的額頭靠着玻璃。「天也黑了。」

「是的，非常黑，」我說。

「他以脚跟當中心向後一轉，走過房子的，確打開到外廊去的房門了，我纔從椅子裏跳起來。」等一會兒，我喊，「我要你……」「我今天晚上不能再跟你一塊兒用晚餐，」他罵我，一隻腿已踏出房門了。「我絲毫沒有請你的意思，」我喊。聽到這句話，他縮回他的脚，但是還是不相信的樣子站在門口。我趕緊誠懇地求他不要胡鬧，

請他快進來，把門關上。」

第十七章

「他畢竟走進來了；但是我相信這大概是因為外面下雨罷。那時雨勢正來得非常凶猛，可是我們談話時候就漸漸歇下去了。他的態度十分穩重安詳；他的舉止像一個本來沈靜的人心裏給一個觀念佔住了。我向他談他現在物質上的情形；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救他，使他不至於丟臉，墮落同失望，這些危險正在外頭等着，打算一下子把一個沒有朋友，無家可歸的漢子，吞進去了。我苦口勸他接收我的幫助，我所持的理由也很充足，可是我每回擡起頭來看他那個光滑的，聚精會神的臉孔，這麼嚴重，同時又這麼年青，我心裏就很不安，覺得我不但沒有幫忙，恐怕還是一個障礙，因為他這個受傷的靈魂好像正追求一個神祕的，渺茫的，說不清的解脫。」

「我想你也打算照常吃喝，照常睡在屋子裏面，」我記得我生氣時候向他這樣說。「你說你不敢碰那些該歸你得的薪水」……他好像現出惶恐的樣子，他這種人也只能這樣表情了。（他當帕特那船的大副，應當還得三星期同五天的薪水）「噯，這些事是絕不相干的；可是，明天你要怎麼辦呢？你要跑到那兒去呢？你總得過活呀……」「問題不在這一點，」他忍不住了，低聲說這一句。我不理他，還是繼續努力去打倒我所認為神經過敏的

顧忌。「無論從那一方面着想，」我末了說道，「你絕對要我幫你忙。」「你不能够，」他非常簡單，非常溫和地說，他是抓着某一個觀念，我只能模糊看出，像黑暗裏閃動着的池水，可是我已絕望，曉得永遠不能走近去看清裏面的底蘊。我怕看他那個安排得很相稱的體格。「無論如何，」我說，「我看得見的，我總可以幫忙。我也不自誇我有多大的本領。」他不相信樣子搖一下頭，連望我一眼都沒有。我却變得非常熱烈了。「現在我能够，」我堅持。「我還能够替你幹別的事。我現在就在替你幹別的事呀。我肯相信你……」「那筆款……」他開始說。「我說你真該挨罵，找魔鬼去罷，」我喊，故意裝出盛怒的樣子，他嚇了一跳，微笑了，我就痛切地勸他。「這絕不是錢的問題。你這個人真真太膚淺了，」我說（同時我自己想：就這麼說罷！也許他的確是。）「請你看一看我要你帶走的這封信。我是寫給一個我絕沒有求情過的人，而且說到你時，我所用的字眼，人們只有替個極要好的朋友談話時候纔肯冒險用的。我替你負完全責任，自己一點餘地也不留了。我現在就是這樣子幹。真的只要你稍微想一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擡起頭來，雨已經過去了；單是窗外水管還在那兒流淚，古怪地滴瀝着。房裏很恬靜，所有的影子都擠到房角裏，跟吐出七首形，靜靜站着的筆直燭火離得很遠了；過了一會兒，他臉孔上好像滿是輕柔的光輝，如像朝暾已經出來了。」

「「天呀！」他喘氣說道。「你真慷慨！」

「假使他忽然向我伸出舌頭，做出嘲笑的样子，我也不會覺得更慚愧。我自己想——我這麼一個假仁假義

的小鬼，真該受人這句刻毒的恭維……他眼睛發光，一直望着我的臉孔，可是我看並沒有含了嘲笑的晶亮眼神。一下子他渾身顫動，受到很大的刺激樣子，跟平臥着的木人似地給一根線牽動了。他舉起雙臂，然後猝然放下。他簡直變成另一個人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叫道；接着忽然咬自己的嘴唇，皺起眉頭。「我一向真是個該死的傻瓜，」他用嚴重的口吻慢騰騰說……「你是個好漢，」接着他含糊喊道。他抓住我的手，彷彿那時他纔第一次見到我的手，立刻又放鬆了。「噫呀！這是我——你——我……」他結巴說不出口；然後回到他從前呆板的，我可以說騾子式的態度，他沈重說道，「我簡直可算個畜生，假使現在我還……」他的聲音好像斷了。「好罷，好罷，」我說，他這下感情流露幾乎把我嚇住了，因為有一種奇怪的驕傲穿插在裏面。我好像偶然拉動那根綫，其實並不懂懂這個玩笑的動作。「我現在得走了，」他說。「天呀！你實在幫我的忙了。因為這件事……」他胡塗地帶有讚美的神氣望着我。

「這自然是件好事，十之八九我救了他，使他免得挨餓——那種古怪的挨餓，大概總跟貪酒連在一起的。我幹的也正是這些罷了。關於這回事，我是一個迷夢也沒有的，可是看着他，我却暗自納罕，最近這三分鐘內他心裏分明懷着的到底是那一種的迷夢。我逼他接受我的幫助，藉此能够好好地過相當的生活，能够常常得到衣食住，可是那是他受傷的靈魂，像折了一隻翅膀的鳥兒，也許會跳來跳去，撲進一個小洞裏去，靜悄悄地餓死在那裏。我逼他接受的就是這些：實在是一件小事；可是——你們看——他接受時的態度却使這件事在朦朧的煙火裏顯得像一個龐大的，模糊的，也許是危險的影子。「你不會怪我沒有說出什麼適當的話嗎？」他突然說道。「真不能

够說出什麼話。昨晚你已經給我無限的好處。就是你肯細聽我的話——你知道。我是請你相信，我起先有好幾次想，我的頭顱也許會飛去了！」他急急地飛來飛去——的確可以說是飛，兩手用力塞在袋子裏，又立刻扯出，把便帽扔到頭上去。我真料不到他也會這麼輕快活潑。我就想起給一陣旋風牽住的一片乾葉，那時却有一個神祕的恐懼，一團渺茫的疑慮把我壓到椅子上去了。他站着毫不動，好像發見了什麼奇事，驚得呆住了。「你使我又能信得過自己了，」他清醒地說道。「啊！看着上帝的面子，我的好朋友呀——別再提這件事罷！」我懇求他，彷彿他傷害了我。「好。我現在就不說，此後再也不談這回事了。可是，你不阻止我想……不要緊……我將來還要做出……」他匆匆忙忙向房門走去，垂下頭站住，又走回來，徐徐地一步步想着。「我向來想，假使一個人能够把從前完全抹去，一塊乾淨的石板也似地重新過活起來……現在你……可以說……是的……給我一塊新石板。」我的手一揚，他大踏步走出去，也沒有回頭；關着的房門外面，他的脚步聲漸漸沉下去了——那是一個人，在光明的陽光底下毫不躊躇的步伐。

「可是至於我呢，孤零零地對着寂寞的燈光，我還是莫名其妙得出奇。我已經不是那歷年青了，不會每轉一個灣，就在我們交到好運或者厄運的不重要的脚步旁邊發現出偉麗的境界。我禁不住微笑，想起我們兩個人，究竟還是他得到光明的夢。我却覺得悲哀。一塊干淨的石板，他不是這麼說麼？好像我們個個命運的大體並不是已經用不能毀滅的文字刻在一塊巖石上面了。」

第十八章

「過了六個月，我的朋友（他是個尖酸刻薄，已經過了中年的單身漢，人們都說他癖性古怪，他又是一家碾米磨坊的主人）寫信給我，他看到我那封介紹信寫的那麼殷勤，以爲我總想知道後來的消息，就稍微詳述吉姆的爲人。那些好處分明是屬於沉靜的，精明的那一類的。」對於幹我這種事情的那班人們，我一向頂多只能懷個無可奈何的容忍態度，所以一直到現在我獨自住在一所大屋子裏，甚至於這種熱得冒氣的地方，我那樣屋子給一個人住也不能不說太大了。我跟他已經同住了一些時。好像我這下並沒有弄錯。」念了這封信，我彷彿覺得那位朋友心裏對於吉姆不但懷了個寬容的態度，——簡直已經有彼此相好的情緒了。我的朋友有個特殊的態度說出他所以喜歡的理由。吉姆在那種地方能够保持他的新鮮氣概，這一點就算難得了。假使他是個姑娘——我朋友信裏說——那麼我們可以說他正像一朵花開着——羞答答地開着——像一朵紫羅蘭，不像熱帶上這些粗魯的花木。他到屋裏住已經有六星期了，還沒有想要拍他的背，或者叫他做「老頭子」，或者想法使他覺得好似一塊老朽的化石。他也沒有年青人惹人生氣的那種喋喋不休。他脾氣好，不大說自己的事情，絕不賣弄聰明，謝謝上帝——我朋友信裏說。不是，我看，吉姆却還聰明，曉得悄悄地領略這個老頭子的談諧風趣，而且同時他的

天真純樸，也使老頭子覺得好玩。「朝露還沾在他身上哩。我想出了好主意，讓他住在屋內一間房子裏，跟我一塊兒用餐，我自己也覺得沒有那麼枯萎了。有一天他真是想得出奇，從房子的那一頭走過來，沒有別的目的，光是特地爲我開門；我覺得跟人類更接近了，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這種親切的感覺。好笑嗎，是不是？我自己猜出這裏面有些原故——一些可怕的小災禍——你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就說我知道那是可惡可怕的大罪，我想人們也能够設法赦宥他，至於我這方面，我敢說我想不出他會犯什麼大罪，頂多不過偷果園罷了。是個更壞得多的「罪」嗎？也許你應當告訴我；但是我們倆人都久已成爲聖人了，所以也許你會忘却當年我們也幹過壞事？也許將來有一天我要問你，那時我想你大概會告訴我罷。我不想自己去盤問他，最少也得等到我對於他的過去，有個相當的概念。而且，時間也未免太早。讓他再替我打開幾回門罷……」我朋友這樣寫着。我是三倍的高興——看到吉姆弄得這樣好，看到信裏的口氣，看到我自己的聰明。我分明知道我幹的什麼事，我對於人們的性格有正確的認識，以及其他滿意的感想。假使有一件奇怪的料不到的好事從此產生了，那是多麼好呀！那天黃昏時候，躺在我船尾的天幔陰影底下椅子上面（那時我在香港口內了），我替吉姆安上空中樓閣的基石。

「我到北方走一趟，當我回來的時候，我看見我的朋友有一封信等着我。我就先把這封信扯開。」據我所知，並沒有銀匙失掉，「第一行就這樣寫：『可是我也懶得去調查。他走了，早餐棹上留下一封正式道歉的短信，寫那封信的人不是傻，就是全無心肝。也許這兩點都是他的性質——於我都是一樣的。恐怕還有一兩個神祕的青年人，請你讓我告訴你，我已經把鋪子，毫不躊躇的永遠關起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古怪行爲。你別以爲我心裏有

什麼難過；但是打網球的朋友很惋惜他，爲着我自己的緣故，在俱樂部裏我扯了個動聽的謊……」我將這信扔在一邊，開始到棹上信堆裏去尋找，等到我看到了吉姆的筆蹟，你們會相信嗎？百分之一的機會！可是偏偏跑到那個機會了！帕特那那個矮小的副機師出現了，貧窮的景況多少有點增減，得到管理磨坊機器的臨時差事。「我不能忍受那個小畜生親暱的態度，」吉姆從一個海港寫信給我，那個地方同他應當在那過舒服生活的地方的南方，相隔有七百哩。「我現在暫跟歐格屈洛和白雷克公司，船貨商，在一起，當他們——好罷，老實說出我的頭銜——的跑外。提到曉得我來歷的人，我就向他們說出你的名字，他們當然是知道的，假使你能够寫信給他們，替我說好話，那麼我這個差事可以變成永久了。」我這個樓閣的坍塌使我十分灰心，但是我自然照他所希望的寫了那信。那年還沒有過完，我新訂的租船契使我航行那條路，我就有跟他相見的一個機會了。

「他還是跟歐格屈洛和白雷克一起；我們，在他們所謂「我們的客廳，」從鋪面通過去的，那裏面會面。那時他剛打一條商船上回來，頭向下跟我對面站着，預備一場的嘴角。「你有什麼話可以替你自己辯白呢？」我們一握完了手，我立刻開始說道。我給你的信裏已經全說了——此外沒有別的，他頑強地說道。「那個漢子說出來了嗎？——或者幹了什麼？」我問。他望着我，臉上帶一種憂慮的微笑。「啊，沒有！他並沒有。他認爲這是我們兩人祕密的事情。每回我到磨坊去時候，他的樣子總是神祕的可恨；他用一種恭敬的神情向我睜眼——等於說我們是知道我們過去那些事情的。向我討好得不堪，跟我親暱得要命——以及其他這類的東西。」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釘着他的雙腿。「有一天我們剛好獨自在一個地方，那個漢子居然好意思向我說，「呀，吉姆士先生」——那

裏人們都喊我做吉姆士先生，好像我是主人的兒子——「我們在這塊地方又相聚了。這比那條舊船好得多了——是不是？」……你看這種下流話，會不會叫人心驚呀？我望他一眼，他裝出狡猾的神氣。「你用不着心裏不安，先生。」他說。「真正的君子，我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我也知道君子的情感是多麼銳敏。可是我希望你能留我幹這個差事。那隻老朽的帕特那一遭殃，我也吃虧不少了。」天呀！那真可怕。我不知道我會說什麼，或幹什麼，假使那時我沒有湊巧聽見鄧佛先生在過道裏喊我，那是用中餐的時候，我們一同走過院子，穿過花園，一直走到平屋。他開始用他那種慈愛的態度來嘲笑我……我相信他喜歡我……」

「吉姆靜默了一會兒。

「我知道他喜歡我。所以我的處境更加困難了。這麼一個好男子！那天早上他輕輕把他的手插到我的臂下……他對我也很隨便。」他發出一個短促的笑聲，他的下巴落到胸前了。「呸！當我想起那個卑鄙的小畜生對我怎麼說，」他忽然用個顫抖的聲調開始說道，「我簡直不能想我自己……你大概知道這裏面的意思……」我點頭……「那個老頭子比一個父親還好，」他喊；他的聲音沈下去了。「我一定要告訴他。我不能够老是這樣繼續下去——我能够嗎？」「怎麼樣？」等了一會兒，我低聲問道。「我想還是走開好些罷，」他慢慢說出，「這件事必得埋起來。」

「我們可以聽見白雷克正用一種費勁的怒罵的口氣，在鋪子裏責備歐格屈洛，他們合作已經有好多年了，可是每天從店門打開一直到關店之前的最後一分鐘，人們總可以聽見白雷克，一個身體短小的，烏油油的頭髮，

兩個愁悶的小眼珠，不斷地在一種悲哀的，褻奪魂魄的盛怒之下跟他這位夥伴吵鬧。這個永久不變的罵聲可真是那地方一個不可少的東西了，正同其他的裝置一樣；連生客都會很快就完全不理這回事了，除非是也許喃喃說一聲「討厭」或者突然站起，把「客廳」的門關上。歐格屈洛自己呢，他是一個瘦稜稜的步履沈重的斯干特那的人，態度匆忙，嘴上一大團淺褐色的鬍子，還是繼續指揮他底下的人們，對一對行李包的號數，在鋪子裏一張站着寫字的寫字檯上開帳或者寫信，不管那個人怎麼喋喋，總是照常做事，簡直好像他是個十足的聾子。有時他發出一聲厭煩的，草率的「噤」，那自然不生什麼效力。他也沒有期望會有分毫的影響。「這裏的人們待我很好，」吉姆說，「白雷克是個小鬼，歐格屈洛倒是好人。」他急急站起，步伐整齊地走去立在窗前，正對着泊舟處的一架三脚望遠鏡旁邊，就拿眼睛湊上去看一下。「那船今天整個早上滯在港外，現在得到一些微風，正駛進來了，」他耐心地說；「我得跑到船上去了。」我們默默握手，他轉過身子走開。「吉姆，」我喊。他回頭看一眼，他的手拿着門鍵。「你——你簡直是把一筆財產扔掉了！」他從房門又走到我跟前。「這麼慈愛的一個老頭子，」他說。「我怎麼能够？我怎麼能够？」他的嘴唇跳動。「在這兒到不要緊，」啊，你——你——」我開口說，却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字眼，但是當我知道了沒有一個恰好的毀罵字眼時，他早已走去了。我聽見歐格屈洛沈重溫文的聲音在外頭高興地說道，「那條船就是沙拉格郎，吉姆。你得設法做第一個上船的人；」白雷克立刻就插嘴，像個生氣的白鸚鵡尖聲叫喊，「告訴船主，我們這裏有他的郵包，這就會把他帶來了。你聽見了沒有，你這位叫什麼名字的先生？」吉姆答應歐格屈洛時候，聲調裏帶些孩子氣。「是的，我要跟他們賽跑，」他彷彿從那件划小船的寒塵差事裏找

到他的安寧。

「那次航行我沒有再會見他，但是我第二次航行（我的契約時期是六個月）的時候，我走到那家鋪子去。離大門還有十碼，我的耳朵就聽到白雷克罵人的聲音；當我走進去，他十分悲哀地望我一眼；歐格屈洛滿臉堆笑走向前來，伸出一隻全是骨頭的大手。「看見了你我很高興，船主……囉……正想着你該回到這兒來了。你說什麼，先生……囉……啊！他離開我們了。請到客廳來坐……」門砰的一聲關好後，白雷克費勁的聲音變模糊了，他一個人在曠野裏拚命怒罵……」他把我們弄得非常不方便，待我們太壞了——我要說……」「他到那裏去了？你知道嗎？」我問。你也用不着問，歐格屈洛說，翹着鬍子，很恭敬的樣子站在我面前，雙臂笨重的垂在兩旁，一條細薄的銀鍊練串在縐摺的薄絨背心上，掛得很低。「像那樣的人說不上到什麼一定的地方去。」聽到這個消息我太關心了，也沒有閒情去請他解釋這句話的意思。他繼續說下去。「他離開——讓我看——他離開的那一天剛好有一艘汽船帶着回家的拜謁聖地的人們打紅海回來，停在這兒，有兩片航輪都掉了。這是三星期以前的事情。」有人提到帕特那那個案子嗎？我問他，暗自忖度恐怕那頂糟的事情又來了。他嚇了一跳，望着我，好像我是個魔術家，「哎呀，是呀！你怎麼曉得的？有些人在那裏談那件事。那裏有一兩位船主，海港上范洛機店的經理，還有其他兩三個人，此外就是我了。吉姆也在這兒吃一盤火腿麪包同一杯啤酒；當我們忙的時候——船主，你看——我們沒有正式用午餐的時間。他就站在這張棹子邊旁吃火腿麪包，我們其餘的人們都圍着望遠鏡看那條汽船進口；范洛的經理漸漸談到帕特那船上的大副；有一回他替他修理一些東西，接着他告訴我們那

是一條多麼破爛的船已經掙了多少錢了。他提到那條船最後一次的航行，然後我們都插嘴。有人說這樣，有人說那樣——沒有說多少——是你或任何旁人都會說的那些話；還夾幾下笑聲呢。沙拉格郎曬的船主烏昂里，一個軀體龐大，聲音洪亮，拿着一把手根的老人——他就坐在這張椅子上，聽我們談話——他忽然用手杖猛敲地板，大聲喊道，「下流種子！」……我們大家都跳起來了。范洛鋪子的經理向我們睜眼，問道，「什麼事，烏昂里船主？」「什麼事！什麼事！」這個老人嚷起來；「你們這羣小鬼笑什麼？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這是人性上的污痕——的確應當這樣看。我簡直瞧不起肯跟那種人同在一間房子裏的人們。是的，先生！」他好像跟我對視，我爲着禮貌的緣故不得不說話。「下流種子！」我說，「自然是，烏昂里船主。喝一些涼東西罷。」「見鬼，你的酒，歐格屈洛，」他眼睛發出一道閃光說；「我要喝酒時候，我自己會嚷。我要走了。這裏現在熱得怪悶的。」聽到這話，其他人都大笑起來，他們也就跟這個老人走出。然後，先生，那個可惡的吉姆，他把手裏拿着的麪包放下，從棹子那頭走到我這邊來；他那杯啤酒還斟得滿滿地站在那兒。「我要走了，」他說——聲調正像這樣。「還不到一點半鐘哩。」我說：「你儘可以先抽一口煙。」我以爲他是說現在是他到下面去工作的時候了。當我明白他要的是什麼把戲，我的手臂垂下了，——這樣子像他這樣人，並不是隨時可以找到的，你知道，先生；他划小船勇敢得像個十足的魔鬼；無論什麼天氣，都肯駛到海外好幾哩去迎接來船。不止一回，有些船主進來時候，滿心都在他這種行爲，開口第一句就是，「你找到了一個不怕死的瘋子來當你們水上拉買賣的夥計，歐格屈洛。白天裏我放矮船帆慢慢地小心駛進來，忽然從密霧飛來一隻半浸到水裏去了的小艇，一直駛到我們船尾龍骨的地方，浪花濺過小艇的中桅。兩個嚇住

裏的生意是不會壞的。」我說。他跳得很高。「再見，」他說，對我點頭，那種尊嚴的樣子好比一位爵爺。「你這個人很不錯，歐格屈洛。請你相信我的話，假使你知道我的理由，你也不會挽留我了。」這是你生平所說的頂大的謊，「我說；「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我真是氣得只好大笑了。「難道你連把在這兒的這杯啤酒喝乾都辦不到嗎？你這個古怪的叫化子，你？」我不知道他到底醜了什麼事情；他彷彿不能找到房門；真是可笑呀，我可以告訴你，船主。我自己把那杯啤酒喝下了。「好罷，假使你是這麼忙，我就喝你這杯酒祝你前途的好運氣罷。」我說；「可是請你注意我的話，假使你還是這樣要下去，很快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太小了，不該容納你這麼一個人——這是我所要向你說的。」他向我做出怪樣子，立刻衝出去，他當時的臉孔是够把小孩子嚇住了。」

「歐格屈洛刻毒地哼了一聲，用多節的手指梳他褐色的上髭。「自從那時起，找不到一個有一點好處的伙計。在生意上老是焦急，焦急，焦急，簡直不成話。假使我可以問，船主，請問你到底在那兒遇見他？」

「他是帕特那最後那次航行的大副，」我說，覺得我該向他解釋。有一會兒時候，歐格屈洛呆呆地站着，手指插到臉頰上的頭髮裏，然後忽然爆發了。「哪個鬼去理這些閑事？」「我敢說誰也不愛理，」我開始說……「他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樣子幹事情？」他忽然將左邊的上髭塞進嘴裏，驚奇地站着。「嘻！」他喊，「我告訴他這個世界還嫌太小，不該他這樣亂跳呀。」

第十九章

「我把這兩段意外的事情仔細告訴你們，爲的是要讓你們看出在這些新環境裏他怎麼樣處置自己。他還有許多同樣的事情，我兩隻手的手指還數不下哩。這些事情都染上了高尚的怪誕的色彩，因此使我們更深切更動情的感到這些舉動的無望。扔開你日日要吃的麪包，爲的是因此你可以有自由的兩手去跟一個幻影惡鬪一場，這也許是常見的英雄壯舉。從前就有許多人這樣辦過，（可是我們也活下一生，却很知道人們去當流蕩漢是爲着身體挨餓，並不是爲着靈魂不安）那班天天飽食終日，而且還想這樣活下去的人們也讚美這種光榮的愚笨。他却不幸得很，因爲無論他多麼拚命不怕死，人們對於他總沒有明白的認識，好像他老給陰影遮住了。人們總是懷疑他的量膽。其實往事的影子恐怕是無法抓到的。你只可以跟這影子對抗，或者躲避——我遇到有一兩個人，他們却能對着他們熟悉的影子睜眼。吉姆分明不是那類睜眼的人；可是我無論怎麼搗弄不清的是，他的行爲是近於躲避影子呢，還是跟影子對抗。

「我用盡心力，却只能發見，正同我們一切行動的色彩一樣，這兩個態度的區別是那麼精細，我們簡直無法下個斷語。他的辦法可以說是逃避，也可以說是奮鬪的另一方式。據普通人看來，他無非是一塊長不出好蒼苔的，老在滾轉着的石頭，因爲他們覺得這是最可笑的一點了；過了相當時間，在他漫游的範圍以內，（那可說是個直徑三千哩的大圓周）他們全曉得他這個人了，甚至於可以說是聲名狼藉，正好像一個怪人鄉下沒有一個人不曉得。比如，在盤谷，他跟做出租輪船和買賣柚木生意的郁哥兄弟辦事，我們幾乎感到悽惻，看他在太陽光底下走來走去，緊抱着他的祕密，其實連河上的鄉下老都知道了那麼一回事。他住的那家旅館的老板熊保克，一個虬髯

的雄糾糾的阿爾舍細亞人，拚命要傳佈本地種種醜惡的謠言，就很願意雙肘擱在棹上把這個故事點綴一番說給客人聽，只要有客人肯吸收這個消息，一面喝着那些更貴的酒。「你們得注意，他是個最溫和有禮貌的人，恐怕是你們生平還沒見過，」他總是這樣慷慨地結束他的敘述；「非常高尙。」常到熊保克開的旅館去的那些雜人的確也不錯，否則吉姆也不能說法在盤谷住整整六個月了。我說人們，陌生的人們，看到他就會歡喜他，正好像我們愛一個好孩子。他的態度是沈靜的，可是彷彿他的外表，他的毛髮，他是眼睛，他的微笑，使人們對他都生好感，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他當然不是個傻子。我聽見錫格孟·郁哥（瑞士人）一個給殘酷的消化不良病所糟蹋了的溫和人兒，他的腳跛得可怕，每走一步，他的頭就擺了個九十度的弧形——我聽見錫格孟·郁哥很了解吉姆的樣子說，還是這麼年青，他可算「有本領了，」說話的口氣好像這些本領是量得出來的。「爲什麼不派他到上部的鄉村去？」我很關心地向他提議。（郁哥兄弟在內地也有租借地同柚木森林）「假使他很有本領，像你所說的，那麼他很快就會幹得頂順利了。在身體方面，他是再合式不過的。他向來非常健康。」「噫！在這個地方能够不害消化不良的毛病的確是件大好事，」可憐的郁哥很嫉妒地嘆一口氣，偷偷看一看他那個毀壞了的，凹進去胃部。我走開了，讓他沈思地敲着棹子，口裏喃喃說道，「這是個主意，這倒是個主意。」不幸的很，當天晚上，旅館就發生一件不妙的事情。

「我不知道吉姆有沒有大錯，可是那的確是件深堪惋惜的事。那是屬於酒館裏毆打那類可悲的事情，跟他格鬪的是個斜眼的丹麥人，那類人的名片上常有不正當的頭銜，他的頭銜是：暹羅海軍上將。這個漢子打檯球的

本領自然是大差了，可是又不願意輸給別人，我猜想大概是這樣子。他喝了不少酒，打了六盤就說出難聽的損人的話，把吉姆拿來做譏笑的資料。當場的人大半沒有聽到他所說的話，那些聽到了的人們好像給接着發生的可怕結果一嚇也記不清楚了。這個丹麥人僥倖能够游泳，因為房子通到走廊，下面就是寬闊的黑色的美南河流。一隻船，滿船的中國人，也許正要去冒險偷東西，將這位暹羅王海軍軍官釣起來，午夜左右，吉姆也出現在我的船上，頭上沒有帽子。「房子裏面個個好像都曉得那回事，」他說，一面喘着氣，彷彿打架後心裏尚未大定。他原則上對於這件事總有些懊悔，可是這次，他說，不容他有「取捨的權力。」最使他心驚的是他看出他這個負擔誰都曉得，好像這些時候他老把這個罪狀背在肩膀在大家面前走着。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他自然不能再待在那個地方了。大家都罵他兇得很像一隻畜生，以為他一向處在為難的地位，真不該如此行動；有人堅持那時他已經醉得丟臉了；其他人却批評他缺乏機警。甚至於熊保克都很不高興。「他是個頂有禮貌的年青人，」他對我辯論樣子說道，「但是上尉也可算個最高尚的漢子。他每天晚上在我公共食桌上用餐，你知道。檯球桿又打斷了。這是我不能容受的。今天一起牀，我先到上尉那兒道歉，我想我自己總算洗清了；但是請你想想，假使個個人都弄出這套把戲，噫呀！那個人也許會淹死！在這個地方我又不能跑到第二條街去買一條新的檯球桿，我得寫信到歐洲去定購。不行，不行！像那樣的脾氣絕對不行！」……這一點使他心裏極端地難過。

「這是他的——他的向後退裏最不好的一回事了。誰也不會像我這樣為他悲傷。雖然，像人們聽到別人提起他的名字時候所說的，「啊，是的！我知道。他在外頭漂泊了不少時光，」可是在他的流蕩生涯裏他從來沒有挨

過人家的糟蹋同蹂躪。最近這件事却叫我深深地感到不安，因為假使他這個銳敏的神經會弄到使他在下流的酒館裏跟人們吵起架來，那麼他將失掉那個無害的，雖然令人生氣的，傻漢子的頭銜，同時得到流氓這個頭銜了。不管我多麼相信他；我却免不了想起在這些情形裏從空名到實事只有一步之差呀。我想你們會懂得這時候我已經不能把他丟棄在一旁不理了。我帶他坐我的船離開盤谷，我們那次的航行，時間可不短。看到他那樣退縮畏葸，真叫人覺得難過。一個海員。就說光當個搭客吧，對於海輪總會感到興趣，總會拿個批評的欣賞的眼光來四望海上的生活，好比一個畫家看到別人的作品。無論從那方面來說，他都可算是「在船上」；可是我這位吉姆一大半時間老是躲在下面，好像他是個不買票偷坐船的人。他這種態度傳染到我身上，弄得我都不跟他談起航海的事情，那些事是兩個海員一同航行時當然會談到的。有時一連好幾天，我們彼此沒有談一句話；我也非常不願意當他面前對我的船員發命令。常常，當獨自跟他在船面上或者在船艙裏，我們不知道眼睛看着什麼東西纔好。

「我把他安頓在第迷那裏，你們知道，只要有法子把他打發去，我就覺得很愉快了，可是我相信他的地位現在漸漸變得難堪了。他已經失掉了一些強性，他先前每次摔倒能夠一下子跳回到那個不妥協的態度裏去就全靠著這種強性。有一天到岸上來，我看見他站在碼頭上；岸傍的水同遠處的海面連成一片光滑的望上昇的平面，泊在極遠處的船隻好像不動地泛在天上。他等候他的小船，那正在我們腳下裝着一些小鋪子的包裹，打算交給一隻快出口的輪船。問好後，我們都不做聲——並排站着。「天呀！」他忽然說，「這個工作真是要命。」

「他對我微笑；我得告訴你們他總能夠設法微笑。我沒有回答他的話。我很知道他不是指他的職務；他跟第

「速辦事，工作很輕鬆的。我連看他一眼都沒有。」你願意完全離開這地方嗎？」我說，「你肯到加利福尼亞或者西海濱去試一下嗎？我可以想一想能够怎樣幫你的忙……」他有些鄙視樣子擋住我的話頭。「換一個地方有什麼不同呢？」……我立刻覺得他是對的，真沒有什麼不同；他所需要的並不是減輕工作；我彷彿模糊看出他所需要的，他在那裏等待的，似乎是件不容易說得清的——大概是個好機會那類的幸運吧。我也給他好幾次的機會了，不過那些光是掙麪包的機會。但是人們還能幫些什麼別的忙呢？」我突然覺得他這種地位是絕望的，可憐的白里立說的話又回到我心頭，「讓他爬到地下二十尺的地方，就待在那兒。」還是那樣好罷，我想，比起這樣在地面上等候那些永遠不會發生的奇蹟。但是這些事誰能有多大的把握呢。就在那裏，就在那時候，他的小船跟碼頭相隔還不到划三槳那麼遠，我已經下個決定，當晚要去跟史泰商量一下。

「這位史泰是個受人尊敬的富商。他的「公司」（他開的是個合資公司，叫做史泰公司，有位副老板，像史泰所說的「管束那班軟體動物」）在各島上做很大的買賣。還在頂偏僻的地方設立分處，爲着收集本地的出品。我一定要同他商量並不是因爲他有錢受人尊敬。我要將我的難題暗地裏說給他聽，都是因爲他是我所知道的一個最靠得住的人。他那個禿髮的長臉孔好像有個單純的，聰明的，彷彿是不倦的好意的光明照着。他臉上的皮肉下垂，有深刻的皺紋，顏色灰白，好比一個老過靜坐生活的人——其實他絕不是那樣。他頭髮很稀少，從高起龐大的額頭望後梳去。人們想二十歲的他一定就很像現在六十歲時的樣子了。他的臉孔是個學生臉孔；只有那對幾乎全白了的濃密眉毛同眉毛下面發出來的堅決精明的眼神跟他這個，我可以說，學者的相貌不大相稱。他

身材很高，骨格鬆散；他那微曲的身子，同一副天真的微笑，使他有種慈祥地傾聽着的樣子；他的長手臂同蒼白的大手有個罕見的從容姿勢，好像正在指示着，正在表明着。我這麼仔細的談他，因為這個人雖然有這麼一個外表，而且還具有一個正直的寬容的性格，同時却有一副剛毅的精神，同勇敢的氣概，那些是猛烈得可以叫做拚命，假使跟他的性格沒有這麼相稱，好像是他身體裏天然的機能——同良好的消化機能一樣——是他自己完全不自覺的。我們有時說一個人把自己的生命隨便拿在手中。這句話用到他身上，還不能算做恰好；他在東方的早年生活簡直可說是拿自己的生活當球來耍。這些事情都已經過去了，可是我曉得他生平的經歷，同財產的來源。他又是一個負了相當盛名的自然學家，也許我應該說是一個博學的標本搜集者。昆蟲學是他專門研究的學問。他搜集的吉丁蟲 (*Buprestido*) 和長鬚蟲 (*Longuennis*)——都是甲蟲——可怕的小怪物，已經死了，不動彈地躺着，帶有兇惡的神情，同他的蝴蝶標本，不動的翅膀在盒子的玻璃蓋底下，還是很美麗，有一種飛翔的神氣，把他的名字播揚到遠方去。這個商人，冒險家，有時當馬來蘇丹的顧問（他提到這個人時候，向來只把他稱做「我可憐的謨罕默特·朋蘇」這名字，爲着幾斛死蟲的原故給歐洲有學問的人們聽見了，他們對於他的生活同性格絕不會有個相當的概念，而且我也不想知道。我是曉得他的經歷和品行的，認爲他是個非常適當的人物，我儘可以把吉姆的困難，同我自己的困難私下裏說給他聽。」

第二十章

「晚上很遲的時候，我穿過了一個堂皇的，却是非常不亮的空飯廳，走進他的書房。屋子裏面是靜悄悄的。一個年老的相貌兇惡的爪哇僕人，穿着僕人的制服，白短衣，黃裙子，領我進去，他把房門打開，低聲喊一聲「啊，主人！」立刻就退到一旁，莫名其妙地不見了，好像他是一個鬼，暫時現出肉身，特地來幹這個差事。史秦連椅子一起轉過來，他的眼鏡好像同時也推到額頭上去了。他用他那個安詳談諧的聲調來歡迎我。大房子裏面只有一個角落，他安置書桌的地方，給一盞有罩的棹燈照得很亮，其餘的地方却溶到雜亂的陰影裏去了，好像是一個山洞。繞着牆壁有許多的窄架子，上面排滿了一個樣子，一種顏色的黑盒子，那些架子並不是從地板直到天花板，却只有四尺多高，看起來好像是條暗色的寬帶子。這些架子就是甲蟲的陵墓。牆上掛有木牌子，東一塊，西一塊，並沒有一定的距離。燈光照到裏面的一塊，「鞘翅類」這名詞，用金字寫的，就在龐大的朦朧裏發出神祕的光輝。保存蝴蝶標本用的玻璃盒子，排成三長行，放在細腿的小棹子上面。有一個這樣的盒子，從本來的地方被挪開，站在書棹上，棹面撒有許多長方形的紙片，上面寫了細小的黑字。

「你看，我正在幹這件事——這件事，」他說。他的手在籃子上頭動着，裏面裝有一隻孤單單的，非常壯麗的蝴蝶，張開古銅色的暗晦翅膀，一共有七吋多寬，上頭白色線紋十分精緻，旁邊的黃色斑點也燦爛非常。「這種的標本，「你們」的倫敦城裏只有一個，——沒有多的。我要把這個標本留下來給生我的那個小鎮。總算是我這個人的一部分罷。也許是我最好的那一部分。」

「他的身體從椅子上向前傾斜，十分注意地看着。他的下巴突出盒子的前方了。「真妙，」他低聲說，彷彿忘

記了我站在他的身旁。他一生的歷史的確很奇怪。他生長在拔伐里亞，二十二歲的時候，就加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當個熱烈的分子。後來完全妥協了，設法逃出來，起先躲在脫立斯脫地方一個可憐的錢匠，共和黨人家裏。從那裏他又流落到屈立波列，帶有一些廉價的錶去沿街叫賣——的確不能算個很好的開始，可是結果却很快交上好運氣，因為在這兒他遇見一個荷蘭的旅行家——我想是一個還算有點名望的人，可是我記不起他的名字。這個博物學家僱他當個助手，就帶他到東方去了。他們在羣島旅行了四年多，有時在一起，有時分開，到處搜集昆蟲同飛鳥的標本。然後，那位博物學家回家去了，史泰無家可歸，就跟他到西利白內部——假使西利白也可以說有內部——旅行時遇見的一個老商人滯留在一起。這位蘇格蘭老頭子是唯一的白種人被那時當地的官吏准許住在那兒，因為他是哇鳩國元首，一個女人的好朋友。我常聽見史泰敘述這個老頭子，已經半身不遂了，怎麼樣把他介紹給本地的宮廷，過不多久他的癱瘓又發，就死過去了。他是個胖子，體格雄偉，雪白的鬍子使他帶了族長的神氣。他走進議廳，全國的酋長，領袖，頭目，都聚集在那裏，女王就斜依在華蓋底下的一個高榻上，是一個滿面皺紋的胖婦人。（據史泰說，談話非常隨便）他拖着他的腿，他的手杖一下一下打到地上，抓着史泰的手臂，一直帶他到榻旁。「請看，女王，同酋長們，這是我的兒子，」他用洪亮的聲調宣布。「我跟你們的父親做生意，我死後，他得跟你們同你們的兒子做生意了。」

「經過了這麼一個簡單的儀式，史泰就繼承了這位蘇格蘭人特殊的地位同他所有的商品，此外還有一所深溝高壘的屋子，那正蓋在國裏唯一可以航行的大河的岸旁。過沒有多久，這位談話非常隨便的老女王死了，國

裏就有許多要爭王位的人們，因此弄得非常紛亂。他擁護一個年青的王子，三十年後他每提到這王子，就喊他做「我那位可憐的謨罕默特·朋蘇」。他們兩人建了無數的戰功，身經古怪的冒險。有一回在那個蘇格蘭人屋裏，部下二十人，却能够抵抗整個軍隊的包圍，而且支持了整一個月。一直到現在我還相信本地人對於那回戰事的敘述。當時史泰好像儘量把能够弄得手的個個蝴蝶同甲蟲都據爲己有，絕沒有一回放棄。這樣子經過了八年的打仗，交涉，伴和，爆發，修好，詐計以及其他這類的把戲，正在永久和平好像到底要成爲事實的時候，他那個「可憐的謨罕默特·朋蘇」却在自己皇宮的門口，正從得意的獵鹿回來，非常高興地下馬時候，給人暗殺了。這件事變使史泰的地位非常不穩固，了可是他也許會住下去的，假使過了很短的時間他沒有失掉了謨罕默特的姊妹，（我親愛的妻子，公主，他常常這樣嚴重地說）她生了一個女孩——母女在三天之內都得了一種傳染的熱病死去了。這麼一個殘酷的損失使他不忍再住下去，他就離開那個地方。他冒險的，初期的生活就這樣子結束了。此後的生活跟以前這麼不同，假使悲哀的真意並沒有這樣老跟他滯在一起，那麼這個奇怪的過去真好好像是一場幻夢了。他有一些錢；他重新掙扎過活，許多年後，他積了一筆很大的財產了。起先他在羣島裏到處旅行，可是老年偷偷跑到他身上來了，最近幾年他很少離開他那個跟城市相隔三哩地的大屋子，裏面有一片很大的花園，旁邊都是馬廄，辦公處，同從他許多底下人同食客住的竹築的小屋。每天早上他坐一輛二輪馬車到他城裏的大辦事處，裏面有許多書記，白種人同中國人。他有一隊雙桅小船同本地的木船，他做島上土產的大宗生意。此外他就過淒清的生活，但是沒有厭世的色彩，天天摩挲他的書籍同他搜集的昆蟲，把他那許多標本拿來分類，然後仔細排起來。

跟歐洲的昆蟲家通信，替他的寶貝寫出一本解釋的目錄。這是這個人一生的歷史了，我來跟他商量吉姆的事情，並沒懷有什麼具體的希望。可是單單聽到他所發表的意見，已經會叫我得到安慰了。我心裏很焦急，但是我尊重他，凝視一個蝴蝶時緊張的，差不多是熱情的專心態度，好像在薄翅上銅色光輝裏，在白色的線紋裏，在華麗的邊緣裏，他能够看出別的東西，一個象徵，指示出某一個事物雖然會死亡，却能抵得住消滅，正好像這些精細的，無生命的組織顯出一塊燦爛的形相，那是死亡所無法損壞的。

「真妙！」他重複說，擡起頭望着我。「你看多麼美——這還算不了什麼——請你看多麼精確，多麼和諧。却是這麼微弱！又是這麼有魄力！這麼一分也不差！這真是「自然」——大力的平衡。每顆星是如此——每根草也是如此站着，——偉大的宇宙在絕對的均勢裏產生出——這個東西。這個怪物；「自然」的傑作——「自然」的確是了大藝術家。」

「從來沒有聽見一個昆蟲學家這樣發揮過，」我高興的說道。「傑作！人類該算作什麼？」

「人類也是個可驚的東西，却不是「自然」的傑作，」他說，眼睛老釘着玻璃蓋子。「也許那位藝術家有點兒瘋了。噯？你以為怎麼樣？我有時彷彿覺得世界上並不需要人類，而且也沒有他們的位置，可是他們來了；假使不是這樣，為什麼人類要佔領一切地方呢……？」

「還要去捉蝴蝶，」我加進這一句。

「他微笑了，躺到椅子上，伸一伸他的腿。」請坐，」他說。「我攪到這個難得的標本是在一個非常美的早晨。當

時我有個非常興奮的情緒。你不知道一個採集者得到這麼一個稀罕的標本是多麼可樂的事情。你不知道。」

「我舒服地躺在搖椅上微笑。他兩個眼睛望着牆壁，却好像看穿過去了。他就談一天晚上怎麼樣有一個信差從他那個「可憐的謨罕默特」那裏來，請他到「大宅」去——他是這麼說的——那跟他的房子相離有九或十哩樣子，中間一條馬路通過耕種的田地，這兒那兒還有幾叢樹林。第二天清早，他從他那個高壘深溝的房子出發，先抱一抱他的小愛麥，就留下「公主」他的妻子，來管理一切。他形容她怎麼樣送他到大門口，一隻手搭在他的馬頸上走着；她穿一件白短衣，頭髮嵌了幾把金針，左肩上掛一條櫻色的皮帶，夾了一把連響的手鎗。」她正像女人向來說話的口氣囑咐我許多話，」他說，「叫我一切小心，最好能够設法在天色尚未大黑以前回家，以及我這樣單身出外是多麼危險的事情。那時我們正跟別人打仗，地方很不安全；我的部下在屋子的四旁鑲上彈子打不進去的百葉窗，一面裝好來福鎗的子彈，所以求我不要爲她擔心。無論誰來攻城，她都能守着這個屋子，一直等到我回來。我樂得稍微笑一笑。我心裏高興，看到他這麼勇敢，這麼年青，這麼強壯。我那時也年青呀。到大門口，她牽着我的手，緊緊握一下，就向後退了。我把馬勒住，在大門外頭站着，一直等到我聽見大門的門門安上去了。當時我有一個大仇敵，一個大貴人——也是一個大流氓——帶一隊人徘徊在鄰近地方。我的馬慢慢走了四五哩地，前晚下了雨，但是霧已經上昇了，上昇了——大地是一片乾淨土，輪着我微笑，這麼新鮮，這麼天真——像一個小孩子。忽然間有些人開了一陣排鎗——我覺得最少也有二十發，我耳朵聽到子彈飛過去的聲音，我的帽子跳到我腦殼的後頭去了。這是一個詭計，你知道。他們弄我可憐的謨罕默特來請我，然後埋伏了大兵。我立刻看穿

了，我想——這得用點手段。我的小馬鼻子發出聲音，跳着，站起來了，我慢慢望前倒，我的頭靠着馬鬃。我的馬又好
好走起來了，從馬的頸子上我的一個眼睛可以看出我左邊一叢竹林前有一片輕微的烟雲掛着。我想——哈哈！
我的朋友呀，你們爲什麼不等到時候再開鎗呢？時候還沒有（Gelungen）（到）呢。啊，不是！我用右手抓住我的連響
手鎗——悄悄地——悄悄地。究竟，只有七個這樣的無賴漢。他們從草上爬起來，將裙子捲上，開始望前跑，把長戈
舉得比頭還高，揮舞着，彼此吶喊要小心抓到那匹馬，因爲我已經死了。我讓他們走到房門這麼近，然後砰，砰，
——每發一鎗都描準一下。我還對着一個人背發一鎗，但是我沒有打中。已經隔得太遠了。然後我又獨自坐在馬上，
干淨的大地對着我微笑，這三個人的屍首就躺在地面。一個盤着身子像一條狗，還有一個背靠地躺着，手臂還遮
着眼睛好像要擋掉陽光，第三個人很慢地拖起他的腿，然後一踢，又直起來了。我坐在馬上非常仔細地觀察他，但
是再也沒有什麼動作了——（Bleibgaunzig）（一動也不動）——老是那樣呆着。當我去瞧一瞧他臉上有什
麼生命的表徵時候，我看見彷彿有一個暗淡的影子飛過他的額頭。那就是這個蝴蝶的影子了。請看那翅膀的形
狀。這類蝴蝶總是高飛，而且飛得非常快。我擡起頭，看見已經鼓翼飛去了。我想——難道真是那一類蝴蝶嗎？可是
接着我就不知道那個蝴蝶飛到那兒去了。於是我下了馬，慢慢走着，牽着我的馬，一隻手提着我的連響手鎗，我的
眼睛上下左右到處尋找着！末後我看見那個蝴蝶坐在十呎遠的一小堆穢土上。我的心立刻猛跳起來，我放開我
的馬，一隻手還是提着我的連響手鎗，那一隻手就從我頭上脫下柔軟的氈帽。望前走一步。別慌張。再走一步，撲我
抓到手了！當我站直時候，我太興奮了，渾身發抖，像一片葉子，當我分開這兩片美麗翅膀，看看我得了一個這麼罕

見，這麼奇怪的完全標本時候，我的頭都暈過去了，我的大腿也軟得絲毫沒有氣力了，我只好在地面上坐一會兒。當我替那位教授採集時候，我就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有這類的一個標本。爲了這個寶貝，我有好幾次旅行到很遠的地方去，受了許多的困苦；簡直跑到我夢裏去了，現在却忽然夾在我的手指裏——算我自己的東西！真像詩人（他却讀做「時人」）所說的——

“So halt' ich's endlich denn in meinen Händen, Und neun' es in gewissem Sinne mein.”

（如今我終於把牠弄到了手，在某種意義上牠算是我的所有。）

最後一個字他忽然說得特別低，因此更引起我的注意，他的眼睛漸漸不望着我的臉孔了。他開始默默地，十分忙碌樣子裝一個長管的烟斗，然後大姆指停在烟鍋的管口上面，又含有深意地望着我的臉孔。

「是的，我的好朋友。那天我每覺得我的生活沒有什麼缺陷了；我使我最大的仇敵非常生氣；我正是年富力強；我有好朋友；我得到女人的愛情」（他說「愛清」）「我有一個孩子，我的確滿心都是快樂——我從前所夢想的東西現在也弄到手了！」

「他擦一根火柴，那忽然發出強烈的閃光。他那個沈思着的臉孔的筋肉跳動一下。

「朋友，妻子，女兒，」他慢慢說道，凝視手裏那朵小火焰——「呼！火柴吹滅了。他嘆一口氣，又轉過身子來向着玻璃盒子。微弱漂亮的蝶翅稍稍顫動一下，好像把這一口氣使他夢裏莊嚴的寶貝又得頃刻的生命了。

「工作，」他指着散在棹上的那些紙片，用他通常那種溫柔快樂的口吻說道，「大有進步了。我正在描寫

這個罕見的標本……那你有什麼好消息呢？」

「我對你說出真話罷，史秦，」我說，我那種用勁却叫我自己驚奇，「我來到這裏是爲描狀一個標本……」

「蝴蝶嗎？」他帶個不相信的神氣，很滑稽地熱烈問道。

「沒有那麼完美，」我說，覺到滿腹的疑慮，忽然喪氣了。「我指的是一個人！」

「唉，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低聲說，我面前這微笑的臉孔就變嚴重了。然後看我一會兒，他慢慢說道，「好罷——我也是一個人。」

「你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這個人了；他知道怎麼樣慷慨地鼓舞你，反把個小心的人弄得將開口說出美麗話時候又躊躇了；但是假使我猶豫，那也不會很久罷。」

「他盤腿坐着聽我說完。有時噴出大口的煙霧，他的頭完全看不見了，只從雲裏來了一個同情的咆哮。當我說完，他分開雙腿，放下煙斗，兩肘靠在椅子把手上很誠懇地身體向我傾斜，他把雙手的指尖合攏着。」

「我很了解。他是個癡心忘想的人。」

「他替我對於這症候下個診斷了，起先我很驚奇，爲什麼會這麼簡單呢；我們的談話真像醫生的診察——史秦很有學問樣子坐在棹子面前一張安樂椅上；我有點焦急樣子對着他坐在另一張椅子上，可是稍微偏側些——因此我彷彿自然要問——

「用什麼治法呢？」

「他舉起一個長食指。」

「「只有一個藥方！只有一個辦法能够去我們的本質！」那個指頭重重地向書棹拍一下。他從前弄得這麼簡單的案子——假使是可能的——好像更簡單化了——而且完全絕望了。一會兒的靜默。「是的，」我說，「嚴格講起來，問題不是怎麼醫好，却是怎麼過活。」

「他點頭贊成，好像有點兒悲意。」啞啞！大概可以用你們大詩人的話：問題是……」他還是同情地點着頭……「怎麼做人啊呀！怎麼做人。」

「他站起來，指尖沒有離桌面。」

「「我們同時想做許多種類的人，」他又說。「這個壯麗的蝴蝶看到一堆穢土，就靜靜地坐在上面；但人絕不肯老滯在他的穢土上。他要做這樣的人，他又要做那樣的人……」他的手上下動着……」他想當個聖人，他也想當個魔鬼——每回他一閉起眼睛，他就看見自己是個非常高明的漢子——高明到他永遠不會辦到的……在夢裏……」

「他按下玻璃蓋子，自動的鎖鍵就搭的一聲關上了，他雙手擡起盒子，虔敬地送回原來的地位去，從燈光明亮範圍走進朦朧的境地——最後到一片模糊的昏暗裏去了。我當時心裏有個古怪的感覺——好像這幾步把他帶出這個苦悶具體的世界了。他那個高個子彷彿失掉了實體，彎着腰，舞動着，沒有聲響地在看不見的東西上面徘徊着；我還可以瞥見他在那個老遠的地方莫名其妙地忙些好像是不相干的事情，他的聲音打那兒傳過來

也就沒有那麼鋒利了，却好像是宏大的，嚴重的——給距離弄軟熟了罷。

「因為你不能够始終閉起眼睛，所以來了真正的煩惱——心裏的苦痛——世上的苦痛。我告訴你，我的朋友，你看出不能實現你的好夢，這於你是反有好處的，因為你還不够強，還不够聰明。啞……而且一向你又是這麼高明的——一個漢子！Wie? Was? Gott in Himmel! (怎麼? 什麼? 上帝在天!) 怎麼一回事呢! 哈哈!」

「在蝴蝶墳墓裏徜徉着的人影笑得非常狂暴。

「是的! 這個可怕的事情是非常有趣的。生到這個世界來的人墜進夢裏去，正同一個人掉到海裏一樣。假使他像那些沒有經驗的人們想努力爬出水面，去吸空氣，那麼他就淹死了——Nicht wahr? (是不是?)……不該這樣子呀! 我告訴你唯一的辦法是把你自己交給這個破壞的原素，在水裏手脚來努力，使深海，非常深的海，把你托起。所以你假使問我——怎樣過活呢?」

「他的聲音極強烈地跳起來，好像在那個黑暗裏，他得了靈感的激發，聽得智慧向他耳語。「我要告訴你那回事也只有一个出路。」

「他的拖鞋發出絳繚聲，他隱埋於微明的光圈裏面，忽然走進燈光明亮的範圍來了。他那隻伸出來的手對着我的胸膛，好比一把手鎗；他那雙深凹下去的眼睛好像看穿了我，但是他那雙歪扭着的嘴唇却沒有說出一個字，在黑暗裏我看見的那種有把握的神氣也從他臉上消失了。指着我的胸膛的手垂下了，走近一步，他把這手輕輕按着我的肩膀。有些事情，他悽然說道，也許絕不能說出，不過他獨居的時候太久了，有時簡直把些事忘却了——

忘却了。他在遠處陰影裏時候所懷的自信力給燈光毀滅了。他坐下來，兩肘靠着書棹上，捫他自己的額頭。「可是那也是真話——真話。沈沒到破壞的分子裏面」……他放低聲氣說話，沒有望着我，兩手夾着他的臉孔。「這是個路徑。去追隨夢境，一再追隨夢境——就這樣子——Ewig（永遠）——Usque ad finem（直到最後）……」他的信心向我耳語，好像在我面前張開一片茫茫的光景，彷彿是朝暾裏平野上微明的水平線——或者也許是在黑夜來臨的時候嗎？人們沒有去下個斷語的膽量；不過那的確是一片可愛的，驅人的光輝，射出朦朧的，不可捉摸的詩情，蓋住陷阱上——蓋住墳墓。他的生活是開始於犧牲，當時對於慷慨的觀念懷個熱狂；他旅行到很遠的地方，走上種種的途徑，走上古怪的道路，可是無論他追隨的是什麼，他總是絕不畏縮，所以也沒有什麼慚愧同追悔的情緒了。在這方面他可說是對的。這的確是個出路。可是不管怎麼樣，在人們所徘徊的那片滿是陷阱同墳墓的大平原，雖是在微光之下有着不可捉摸的詩情，還是非常荒涼，中心有影子遮蓋着，周圍是明亮的邊緣，好像是一圈滿是火焰的深淵。末後我打破靜默了，告訴他我以為他是個再癡心妄想不過的人。

「他慢慢搖頭，然後帶個忍耐的，追問的眼神望着我。這真是丟臉，他說。我們兩人坐那裏閒談像兩個小孩子，不肯合力用心在找出一些可以實行的方法——一個實際的補救——對於那個毛病——那個大毛病——他重覆說，滑稽地，寬容地微笑着。可是話雖是這麼說，我們的討論並沒有變得更實際些。我們故意不提吉姆的名字，好像我們想把現實的活人物逐出我們討論之外，或者他無非是個迷路的鬼怪，一個受苦的，無名的幽靈。」哪！史泰站起來說道。「今晚你睡在這兒，明早我們要做些實際的工作——實際的……」他點一盞兩枝的燭臺在

前引路。我們穿過好幾個黑暗的空房子，把史泰手拿的蠟燭閃光來當警衛。這些閃光溜過油漆的地板，這兒那兒掃過光滑的桌面，跳過一樣傢具的不完全的曲線，或者壁直地一下子出入於遠處的明鏡，當時兩個人形同兩朵火焰的閃光也一下子悄悄地偷渡過玻璃磚裏結晶也似的空虛深處。他邁向前一步，彎下腰走着，他臉上有一種深刻的，好像凝神傾聽的，安詳態度；細長的黃頭髮裏雜了幾根白髮，稀稀地散在微彎的頭頸上。

「他太癡心了——太癡心了，」他重覆說道。「這的確很不好——很不好……也可以說很好，」他說。「他是太癡心了嗎？」我問。

「「Gowins（真的）」他說，呆呆地站在那兒拿着燭臺，也沒有望着我。「分明是不然，什麼東西使他心裏苦痛，因此認識了自己呢？什麼東西使我們覺得他這個人活在世上呢？」

「那時我們很不容易相信世上有吉姆這個人——從鄉下牧師家裏出發，一陣塵埃也似的人羣把他弄得模糊了，事實世界的生死兩方面衝突的要求使他變成無話可說了——但是他那個不會毀滅的真面目活現在我心中，有個無法拒絕，叫人不得不信的大力！當時我的印象是那麼新鮮，好像我們走過高大靜寂的房子時候，因為四圍是飛舞的燈光，而且從明亮不可測的鏡子深處，忽然呈現出兩個拿着閃光的燭火偷偷走着的人形，我們可說走近絕對的「真理」了，那正同這宇宙的「美」一樣，總是不可捉摸的，躲避起來的，一半沈到神祕靜默的死水裏去。「也許他是個癡心的人，」我稍微笑一聲承認他的話，我的笑聲引起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大聲回響，使我立刻接下聲氣了；「但是我敢說你是。」他的頭垂到胸前，高高舉起燭光，他又繼續向前走。「好罷——我也

活在這個人世呀，」他說。

「他領着我走。我的眼睛跟着他的身體轉動，但是我所看見的不是大公司的老板，下午茶會的上賓，學術團體的通信員，以及招待遠道來訪的博物學家的主人；我只看見他命運的真相，他是懂得怎麼樣邁步追逐他的氣運的，他的生活在低微的環境裏開始，後來却滿是慷慨的熱情，處處有友誼，愛情同戰爭——完全是浪漫故事裏的高尚成分。走到我那間房間的門口，他正面對我。」是的，」我說，好像正在談論着，「在許多東西裏面，你還癡癡地夢想哪一隻蝴蝶；可是一個晴朗的早上，當你的夢來到眼前時候，你並沒有讓那個絕妙的機會逃走。你有嗎？他却……」史泰舉起他的手。「你知道我自放過了多少次的好機會；有多少次好夢來到眼前了，我却沒有抓到手？他悵悵地搖頭。「我彷彿覺得裏面有些夢必定是非常有趣——假使我曾經去想法實現。你知道有多少嗎？許連我自己都不曉得。」「不管他的夢好不好，」我說，「他却知道一個夢，那是他絕對抓不到的。」「你這樣的夢每人都知道有一兩個，」史泰說，「做人麻煩就是這一點——這是太麻煩……」

「他站在門檻上跟我握手，從舉起的手的下邊望我的房子。」好好睡罷。明天我們得幹些實在的事情——實在的……」

「雖然他的房子是在我房子的那一邊，我却看他又從來的那條路去。他又去看他的蝴蝶標本了。」

第二十一章

「我恐怕你們沒有一個人聽到別人提起巴多森這個地名？」馬羅靜默着在那裏小心地點燃雪茄後，又說下去了。「這也無關緊要；夜裏我們的四周有一大堆的天體，人類就從來沒有聽得說過，因為那些是在人類的動作範圍之外的，跟世上任何人都無關，除非是天文學家，他們受公家的錢，就為的是可以很有學問樣子討論那些天體的組織，重量，同軌道——行動是怎麼樣不合規則，星光是怎麼樣地離位——可說是一種科學上的專門扯謊。巴多森也正是如此。巴塔維亞內府裏重要的職員很內行樣子提起這個地名，尤其關於那裏種種不合規則同離奇古怪的事情，此外商界裏也有極少數的人知道世上有這麼一個地名。可是誰也沒有在那裏待過，我疑心沒有一人願意親自到那兒去，正好像一個天文學家，我想，會極力反對遷居到遠處的星球上去，因為在那兒跟地球上的薪俸作別，看到一個嶄新的天象，他會弄得莫名其妙了。可是天體同天文學家跟巴多森都不相關。到那裏去的却是吉姆。我的意思是叫你們知道假使史泰安安排好把他送到第五層的星兒那裏去，他也不會有個更大的變更。他將他在世間的許多缺點同他所得的那種名譽都扔在後頭，那邊有套完全新的環境讓他的想像力去工作。完全新的，完全是出奇的。他這個地位也就來得出奇。

「史泰安是唯一曉得巴多森的人，比任何人也知道得多。我疑心官府裏面的人們還沒有他曉得清楚。我相信他到過那個地方，或者在採蝴蝶標本時候，或者還晚些，當他那樣頑皮地想把一些浪漫的味道加到做生意這盤

油膩的碟子上。羣島各處他差不多都走遍了，而且在混沌蒙昧的時候，當人們還沒有爲着增進道德的原故——也爲着增加利錢的原故，把燈光（甚至手電燈）帶到裏面去。正在我們談論吉姆以後第二天清晨我們用早餐時候，我向他說出可憐的白里立的話：「讓他爬到地下二十呎的地方，就滯在那兒，」於是他提起這個地方。他很感到趣味樣子向我凝視，好像我是一隻罕見的蟲兒。「這也辦得到，」他說，一面啜他的咖啡。「把他好像埋起來了，」我解釋。「我們當然不願幹這件事，可是看到他是這種性格，那恐怕是最好的辦法了。」「是的；他正年青，」史泰沈思着。「可算做世上現在最年青的人，」我承認他的話。「Solon（多美呀）巴多森那個地方，」他還用冥想的口吻繼續說……「那個女人現在也死了，」他令人不可解地加上這一句。

「我自然不知道那段故事；我只能猜出從前曾經有一回，巴多森這個地方做了一些罪惡，過失或者厄運的墳墓。史泰這個人，我們是無法懷疑的。他心目中唯一的女子是他稱做「我的妻子公主」的那位馬來姑娘，偶然說得詳細些，「我的愛謨的媽媽。」他提到巴多森時所說的那個女人到底是誰，我無從知道；但是從他吞吞吐吐的話裏我曉得她是個受過教育，長得非常美麗的姑娘，含着荷蘭人同馬來人的兩種血液，有一段悲哀的也許只好算做一段可憐的生平，裏面最可憐的一節當然是她跟一個馬拉甲生的葡萄牙人結婚，這個人從前在荷屬殖民地某家公司裏當書記。我又從史泰那裏曉得這個人很不行，模糊的性格上劣點非常多。史泰派他當巴多森地方史泰公司分處的經理完全爲着他妻子的緣故；但是就生意而論，這個辦法沒有獲得成效，最少於公司是不利的，現在那個女人既然死了，史泰倒想換一個經理試一試。那個葡萄牙人叫柯內里，自己覺得有功勞，可是受人們

不好的看待，照他的能幹倒應該享得個更好的位置。吉姆就是去替這個人的。「我想他恐怕不會離開那地方。」史泰說。「這與我卻不相干。我完全爲着那個女人纔肯……但是我想起還留下了一個女孩，那麼假使他願意帶下去，我也就讓他住在那老屋子裏了。」

「巴多森是一個邊僻遼遠的地方，歸本地人管理，那兒主要的殖民地也用這個名子。離開海有四十哩的河邊上，陸地裏頭幾家的屋子遠遠站在那兒，我們可以望得見一片森林後聳起兩座互相接近的陡峭的山峯，看起來中間只隔一條深的裂縫，簡直好像被什麼大力的震撼裂開了似的。其實，中間的山谷不過是個窄峽；從內地看來，好像一個參差不齊的圓錐形小山剖成了兩半，稍微分開地相倚着。月亮圓了的第三晚，我們從吉姆屋子（當我去拜訪他時候他有一所很精緻的本地式屋子）面前的空地望去，月兒剛剛從這兩座山後頭上昇，起先有陣散光把這兩大堆的岩石烘托得黛黑地站在那兒，然後那個差不多是全圓的發出紅光的月兒出現了，從裂縫中間溜上來，一直浮過山巔，彷彿態度雍容地得到優勝，躲開張着大嘴的墳墓了。」真是值得一看的妙景，吉姆在我一旁說。「是不是？」

「問這句話時候他含了一種驕傲的口氣，我不禁微笑，彷彿這個絕妙的風景是經他安排過的。他在巴多森那兒安排了不少的事情！有些簡直是同月兒星兒的運動一樣地不受他管束。」

「真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可說是這個地方的特色，史泰同我胡里胡塗把他牽到那裏去，沒有別的目的，無非是使他躲開他自己，你們得知道這是我們的目的，雖然我承認我也許稍稍受了別種動機的影響。我打算回家

去住一陣，也許我隱隱地希望，我自己也不知道，把他安頓好——把他安頓好，你們注意——在我動身之前。我正要回家去，他卻是從家鄉來，帶着他那可憐的煩惱同那渺茫的要求，像一個人在霧裏走着，背負重擔，喘不過氣樣子。我不能說我曾經把他看得很清楚過——甚至於到此刻還沒有，雖然我再也見不到他了；但是我覺得我越不能了解他，我越該幫他的忙，因為裏面含了一個疑團，那也可說是我們的知識必具的成分。我對於自己又何嘗有什麼更深的了解呢。而且那時，我得重說，我正要回家去——我的家鄉是遠得使裏面許多火爐石好像只是一個火爐石了，因此就是我們裏面最下賤的人們也可以坐在那個爐旁嘗一下家庭的樂趣。我們成千成萬在地面上漫遊，有的享着盛名，有的埋沒一生，都是到海外去換名譽，金錢或者只是一片的乾麪包；但是我覺得我們每個人一提到回家都好像去報帳的樣子。我們回家去見我們的長輩，我們的親戚，我們的朋友——我們所服從的人同我們所喜歡的人；可是甚至於沒有這兩種關係的人們，那些最自由，最孤寂，最不負責任，絲毫沒有牽連的——甚至於家鄉沒有留下一個親愛的臉孔，沒有留下一個熟識聲音的人們——甚至於他們還得去跟家鄉的魂靈相會，那魂靈住在家鄉的四邊，在家鄉的蒼天底下，家鄉的空氣，山谷，高原，田野，河流同樹林都蘊有那個魂靈——一個默默無語的朋友，法官，同鼓勵者。無論你怎麼說，假使你想得到家鄉的快樂，呼吸家鄉和平的空氣，跟家鄉的真情坦然相對，那麼你就得帶一個乾淨的良心回去。這些話你們也許會覺得純粹是感傷的調子；其實我們裏面很少人有那種毅力，有那種本領，能够睜開眼睛去看一下尋常的情感底下到底隱藏了什麼東西。家鄉有我們所鍾情的姑娘，有我們所敬重的男子，有慈愛，有友誼，有機會同快樂！但是事實上你必得用乾淨的雙手來領受你的報

酬，怕的是這種酬勞在你掌握裏會變成枯葉，變成荊棘。我想那班孤寂的人們，沒有一處火爐或者一段愛情可以說是屬於他們的，他們不是回到一所屋子裏去，卻是回到那塊地方去，跟那兒永久不變的，離體的孤魂相會——我想那班人最能了解家鄉的嚴酷，家鄉超度的能力，以及家鄉有個永久的特權叫我們該安心，該服從，那又是多麼好的恩惠。是的！我們只有很少數人能了解，但是我們卻都感到這種情緒；我說我們都感到，沒有一個例外，因為那些沒有這鄉思的人們是不算在內的。每片草都從一定地點得到生命，得到精力；人也是一樣的，從某一個地點得到生命，同時也得到信仰，他就在那兒生根來了。我不知道吉姆對於這個道理懂得多少；可是我曉得他覺得模糊地可是有力地覺得需要這麼一個真情或者可說這麼一個幻夢——我不管你們安上那一個字眼，這兩個字眼其實沒有多大分別，那些分別又是這麼無聊。他這個人所以值得注意全在他的那種情感。他現在絕不會回家了。他這人決不肯。絕不會。假使他能描聲繪影的表情，那麼一想到那個念頭他就會發抖，而且叫你也發抖。他卻不是這種的人，雖然他也有他特別表情的方法，而且也來得很動人。一提到回家這個念頭，他會僵硬呆板得無法挽回，下巴望下垂，撇着嘴唇，他那雙坦白的藍眼睛從皺眉底下慘淡地冒出怒氣，彷彿面前有個不能忍受的東西，彷彿面前有個使他作嘔的東西。他那個硬腦瓜裏有許多想像的能力，密結叢生的頭髮蓋在上面同帽子一樣的合式。至於我呢，我卻沒有想像力（我對於他的情形今天也許會更透澈些的，假使我有了這種想像力）我並沒有那飄渺的意見，自己畫出家鄉的神從多佛的白巖上頭出現，問我——可說是沒有摔斷了一塊骨頭，好好地回來了——怎麼安排我的小兄弟。我不會弄出這麼一個誤會。我都知道像他這種人是沒有人會來打聽的；我看

見過比他更強的人們出去不見了，完全失蹤了，卻沒有引起一聲納罕或者悲哀。家鄉的靈魂就沒有去理會這數不盡的生命，好比大有爲的君主也應該是如此的。流離的人們真可悲呀！我們大家團結一起的時候纔有生命。他一向的流離卻有點兒特別了；他沒有跟別人團結一起；可是他自己也曉得這一點，而且是極強烈地感到，簡直使人們對他大爲感動了，正好像因爲人的生活比較強烈些，所以人的死比一棵樹的死更來得動人。我剛好在他身旁而且我剛好受了感動。就只這麼一回事了。我很想知道他怎麼會找到一個解脫的路子。比如在我會覺得傷心，假使他變成個酒鬼了。世界是這麼小，我真怕有一天會有一個爛眼腫臉，名譽掃地的流氓攔着路頭，這流氓穿的帆布鞋子沒有鞋底，手肘旁有幾片的破布飄動着，他拿出老朋友的資格，要我借給他五塊錢。你知道這班衣服襤褸的人們，從他有體面的過去，得意揚揚地走到你面前，真是可怕，他們還有一個不在乎的糙聲，無禮的眼光微微避向一邊，——對於相信人羣休戚相關的人們，這樣的會面真是難受，簡直比一個牧師看到彌留時還不肯悔過的病人還要痛心。告訴你一句真話，這是我所看到的唯一危險——不單是對於他而且是對於我的。可是我也怕我太缺乏想像力了。說不定甚至於有個更壞的結局，總有些是我所預料不到的，他老不讓我忘記他的想像力是多麼豐富，你們通常所說想像力豐富的人無論朝那個方向總擺得更遠些，彷彿在人生這個不安的漩渦所裏他們的繩纜特別長些。他們的確如此。他們也喜歡喝酒。也許我小覷他了，會懷這麼一個憂慮。我怎麼能夠知道呢？甚至史泰也只能說他太癡心了。我只曉得他也是僭們這類的人。當個癡心人哪裏是他的事情呢？我問你們說了這麼多我自己天然的感覺同胡塗的思慮，因爲除此以外關於他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他的生活只有對我會發生與

味，你們究竟還是靠着我纔對於他的生活感到興味。我將他牽出來；我把他陳列在你們面前。我那平凡的憂慮是不公平嗎？我不敢說，即使到現在。你們會知道得更清楚些，俗語不是說過旁觀者清。無論如何，我的憂慮是很膚淺的。他並沒有找到個解脫的法子，絕沒有；而且他的前進却好得出奇，萬無一失地，非常大方地前進，可見他不單能夠快跑，而且能夠久待。我應該高興，因為這場勝利我也有份；可是我卻不像我所該預料到的那麼喜歡。我問我自己他這麼一衝有沒有真把他帶到那層迷霧外頭去，他就隱現在迷霧裏面，雖不很大，却有趣味，輪廓是飄浮無定的，——一個流離失所的人得不到安慰，渴望能夠回到他在隊伍裏那個低微的地位去。而且，最後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也許永遠不會說出。我們的生命太短，所以來不及把話說完，我們總是那麼口吃，使我們這個唯一的，永久的主意，沒有達到，我們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已絕望，不想聽這些最後的話了，那句話假使能說出，響亮的聲調準會震動天地呀。可是總來不及說我們最後一句話——我們的愛情，希望，信仰，追悔，屈服或者反抗的最後一句話。我想，大概因為天地不該受震動罷——最少，不該爲了懂得天地的真相的我們。關於吉姆我最後一句話很短。我說他有偉大的成功；可是一說出來，或者該說聽進去，這成功却小得多了。老實說，我不是不相信我自己的話，卻是信不過你們的心。我能够說得很生動，假使我沒有擔心你們這班漢子都是叫想像挨餓爲着去養活身體的人們。我並不是故意得罪人；上流社會的人們照例該沒有幻夢——很安穩——很掙錢——很乾燥。可是你們一定也有過一個時候知道生活的熱情，那是從零碎小事裏生出的具有魔力的光芒，像從冷石頭打出的火花一樣的可驚——也是一樣的短命，唉呀！

第二十三章

「得到熱情，名譽，人們的信仰——這些東西的光榮，這些東西的魄力，真可做一段英雄故事的好材料；可是這些成功要有外表纔能夠動人，吉姆的成功却是沒有外表的。他周圍三十哩濃密的森林使外面不關心的世界看不見他了，他那個島旁白浪的聲音也將頌揚的歌聲壓下去了。文化的潮流好像在巴多森以北一百哩的地方一個海岬上就分叉了，一支向東，一支向東南走去，把這個島上的平原同山谷，老樹同陳舊的居民，都扔下不理了，就孤單單地站在那兒，簡直是一條來勢洶洶的大河兩條支流中間一個無關緊要，快碎成粉末的小島。你們在從前的航海記錄裏可以常碰到這個國度的名字。十七世紀的商船到那兒去買胡椒，因為富傑姆士一世時候追求胡椒的熱狂在荷蘭同英國的冒險家心裏簡直像一朵戀愛的火焰那樣燃燒着。只要找得到胡椒，有什麼地方他們會不願去爲着一袋胡椒，他們會毫不躊躇地砍彼此的咽喉，會棄掉他們的靈魂，其實他們對於自己的靈魂向來是看護得非常周到的：他們是那麼古怪地拚命追求這個東西，因此他們也不願死神子般的威嚇了；那些誰也不知道的大海，那些可怕的奇病；受傷，被擄，挨餓，染疫，同失望。這狂熱使他們偉大！天呀！也使他們顯得是好漢；可是也使他們動人哀憐，因為他們正貪戀這行生意時候頑強的死神，却來把他們的老少隨便殺死，就算做一筆買路

錢了說起來真是無法相信單是貪心能够叫人們這樣堅持到底，這樣閉着眼睛去努力同犧牲。而且這班拿身體同生命去冒險的人們可說是爲着一點兒的報酬就不顧他們所有的東西了。他們剩下骨頭在異鄉的海岸上曬得雪白，爲的是錢財可以流到家鄉活人手裏去。由我們這班沒有那麼辛苦的後人看來，他們好像很偉大，不是因爲他們是商業的主動力，却是因爲他們是注定了的命運的工具，聽從內心的呼聲，血裏的衝動，同將來的好夢，就望渺茫的境界裏衝去。他們是很奇特的；我們得承認他們也預備好了去吸收奇特的印象。他們得意地把這些印象記下，當看到他們自己的痛苦，海上的光景，異國的風俗，以及賢王的光榮。

「在巴多森他們曾發現不少的胡椒，看到本地蘇丹的威嚴同智慧，很覺得驚異；可是不知怎的，過了一世紀這樣斷續的來往，那地方又漸漸沒有生意了。也許因爲胡椒已賣竭。不管怎麼樣，現在誰也不去理會了；光榮已經過去，蘇丹也只是個年青的傻瓜，左手有兩隻大姆指，從窮苦的住民榨出一筆跟叫化子所得差不多的收入，還有許多的伯叔要來偷呢。」

「這許多消息我自然都是從史泰得來的。他告訴我他們的名字，還稍微說一說他們每人的生平同性格。關於本地人營理的許多小國，他有個極充分的認識，簡直跟官廳裏的報告書一樣，可是說得萬萬倍地更有趣了。他「必得」知道這些情形。他在這麼許多小島上做生意，有些區域——巴多森就是一例——只有他這個公司得到荷蘭政府的特別許可能够在那兒設立一個分處。政府信得過他的謹慎，他也自願冒那一切的危險，這是用不着說的。他用的人也曉得這一點，可是他分明使那件事值得他們一幹。那天清晨用早餐時他對我非常坦白。據他

所知（最近的消息已經來了十三個月了，他精密地說道）生命財產極端的不安全可算是那兒通常的狀態。在巴多森有許多敵對的勢力，其中一個是土王阿郎，蘇丹最壞的一個叔父，管理當地唯一的大河，他偷竊敲榨無所不爲，幾乎把生長在本地的馬來人磨難到滅種了，這班可憐的人毫無自衛能力，連遷居也辦不到——「真的，」史泰說，「他們能夠到哪兒去，他們又怎麼能夠走開？」他們的確就不想跑開。世界（四圍是無路可通的高山）已落到貴族的掌握裏去了，他們也知道這位土王是他們皇室裏面的人。後來我倒遇見了這位先生。他是個齷齪，短小，困頓不堪的老頭子，一副陰險的眼睛，一隻沒有氣力的嘴，每隔兩點鐘就吞一粒雅片藥丸，他不管通常的禮節，頭上沒有戴帽子，一串一串散亂的頭髮垂在他那個皺癟不潔的臉旁。當正式見客的時候，他就攀登到一種狹窄的臺上，那是蓋在一個像破爛穀倉的大廳裏，用腐壞的竹子來鋪地板，從那些裂縫你可以看見十二呎或十五呎以下有種種的垃圾同穢物亂七八糟地堆在屋子底下。就在這麼一個地方這樣接見我們，當吉姆同我去拜訪他的時候。房子裏有四十人左右，下面大天井裏也許有三倍這樣多的人。我們背後有不斷的轉動，來來往往，彼此推撞，低聲說話。幾個穿着華麗綢衣的青年在遠處閃着光輝；大多數是奴才同可憐的寄生蟲，都是赤露了半體的，只穿着襤褸的裙子，而且滿是灰土爛泥，簡直骯髒得不堪。我從來沒有看見吉姆這麼嚴重，這麼鎮靜，彷彿是神妙不可測的，却來得非常動人。在這羣黑臉孔的人們裏面，他那個穿着白衣服的英武身材同他那團發閃光的漂亮頭髮，好像抓到這所席子做牆壁，茅草鋪屋頂的暗淡大廳裏面所有的陽光，那是從緊閉的百葉窗的空隙透進來的。看起來，他不單是另一類，簡直是跟他們根本不同的一種動物。假使他們沒有看見他坐着獨木舟來到島上，他

們也許以為他是從天上雲兒裏掉到他們中間來的呢。可是他却坐乘一隻顛簸不定的木皮船前來，坐在（非常凝靜地雙膝靠在一起，只怕把那隻船弄翻了）——坐在一個洋鐵箱上——我借給他的——膝蓋上放一把海軍式的連響手鎗——分別時我贈給他的——可是由於上天的干預，也許由於某一個胡塗的念頭，他這個人總是如此，否則也許由於完全本能上的聰明，總之他決定不裝上子彈帶在身旁。他就是這樣子走進巴多森河。天下事不能夠再無聊，再危險了，也不會偶然得更古怪，或者弄得更寂寞了。說也奇怪，這麼一種命運却使他的一切行為都帶上偷逃的色彩，彷彿老是出於自然的衝動，不加思索地就把別人扔掉不管了——好像一下子跳進不可知的境界裏去了。

「最使我驚奇的正是那個偶然。史泰同我都不大曉得那一邊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當我們，打個比喻來說，將他舉起，不大拘禮地推他過牆。當時我只希望使他能夠走開。史泰却別致得很，帶有個感情上的動機。他還清（我猜他是拿貨去抵貨罷）他那筆永遠不能忘的舊債。他生平的確對於從英國三島那邊來的人們特別要好。不錯，他從前那個恩人是個蘇格蘭人——甚至名字都叫做亞力山大·穆納兒——吉姆却來自土維河南邊很遠的地方；但是六七千里的距離雖然絕不會使英國縮小，却成爲遠景裏的一團，就是英國自己的孩子也會覺到這些細節沒有什麼重要了。史泰是可以原諒的，他所暗示的意向是那麼慷慨，我極誠懇地求他暫時守個秘密，不要宣佈出來。我覺得不該讓自身利益的顧慮使吉姆受什麼影響；連這樣影響的危險我們都不該去冒。我們得對付別一種的現實。他要個躲避的所在，那麼不管會不會危害他，就給他一個躲避的所在罷——此外什麼也不

要談。

「此外我對於他十分坦白，我甚至於把那件事的危險性談得過分了。（我當時是這麼相信的）其實我還沒有說出實情；他到巴多森島上的第一天幾乎就是他的末日了——會成爲他的末日，假使他沒有那樣大膽，那樣克己，假使他肯把連發手鎗裝上子彈。我記得，當我宣佈出我們替他安排好的那個巧妙的藏身辦法時候，那種頑強的，可是疲倦的聽天由命的態度就漸漸地消失了，却來了驚奇，趣味，納罕同孩子般的熱情。這是他一向夢想着的那麼一個機會呀。他真想不到他有什麼長處，值得我……他寧肯不辭一死，只要他能夠看清楚他得力於什麼會來了這麼一個……說是史泰，商人史泰，給我……但是自然還是我該得他的……我打斷他的話。既然他說不清楚，他這種感謝又使我發生不可解的痛苦。我對他說假使爲着這個機會他得特別感謝誰，那麼他該感謝他從來沒有聽見人說過的一個蘇格蘭老頭子，這個人已經死去許多年了，人們也記不起他的什麼，除開一個怒吼的聲調同一種粗糙的誠實。世上的確沒有人來接受他的謝意。史泰無非是將他自己年青時候所得的幫助現在交到另一個年青人手裏，我也沒有費什麼神，不過提起他的名字罷了。聽到這句話，他臉孔紅起來了，手指裏捻着一小塊紙片，很不好意思樣子說道我一向總很信託他。

「我承認這話是真的，歇一會兒我說我希望他能够拿我做榜樣，信得過他自己。」你以爲我不相信我嗎？」他不安地問道，低低說一個人總得先掙到一點面子；然後高興起來，大聲申明他不再給我什麼機會，叫我追悔太相信他了，而且——而且……

「不要誤會，」我擋着他的話。「你也無法叫我追悔什麼。」追悔是不會有的；就說有，也完全是我個人的事情；同時我要他明白地了解這個安排，這個——這個——試驗，是他自己幹的；除開他自己外，並沒有別人來負這個責任。「爲什麼？哎呀！」他結巴說道，「這正是我，……我求他不要胡塗，他弄得更莫名其妙了。我說他快要使他無法過活了……」「你以爲這樣麼？」他心裏不安寧地問我；但是過一會兒又很相信樣子說道，「可是我一向是前進着。我難道不是嗎？」跟他真無法生氣；我止不住微笑一下，告訴他從前像他這種舉動的人會變成曠野裏的隱士。「將天下的隱士都吊死罷！」他很可愛地任情說道。他自然不怕曠野……「我喜歡那種地方，」他說。他現在去的就是這麼一個地方。我大膽向他預言他會覺得那兒怪有意思呢。「是的，是的，」他熱烈地說。我剛強地繼續說，他有個走出去接着將門很很地關上的趨向……「我真是這樣嗎？」他打斷我的話，忽然古怪地來了一陣愁悶，浮雲的影子也似的，把他從頭到足包起來。究竟，他表現的能力真出奇。出奇！「我真是這樣嗎？」他沈痛地重覆說。「你不能說我關於這事大嚷了一陣。我也能够用勁幹下去——可是，該死！你得指出一個門給我……」：「好的。前進罷，」我插嘴。我可以給他一個嚴重的應許，說他走以後，那扇門會猛烈地關上。不管他的命運是怎麼樣，絕不會有人曉得，因爲那個國土雖然腐敗到那樣田地了，人們却認爲干涉的機會還未成熟。他一到那兒去了，對於外面世界，他這個人簡直等於沒有存在。他沒有別的，只能站在兩片腳底上，而且首先他還得去找那立足的地方。「未曾生存過——這正好，天呀！」他向自己喃喃。他那對釘着我嘴脣的眼睛發光。假使他已澈底了解那一切情形，那麼，據我看，他儘可以跳進他所看到的第一輛馬車，趕到史泰公司去聽最後的囑咐。我還沒有說完，他

已衝到屋子外頭去了。」

第二十三章

「第二天早上他纔回來。他被留在那兒用晚餐同過夜。從來沒有見過像史泰先生這麼奇怪的人物。他衣袋裏有一封給柯內里的信（「那個將被人家開除走的漢子」）他解說，目中的神氣暫時收斂一些。）他笑嘻嘻拿出一粒本地用的那種銀戒指，已經磨成很薄了，看不大出彫鏤的痕跡。

「他給我這個東西，把我介紹到一個叫做都拉明的老頭子——那兒一位要人——一位大人物——史泰先生在那個地方幹過不少的勾當，結交了這麼一個朋友。史泰先生喊他做「戰場上的同志。」戰場上的同志總是很好。對不對？史泰先生不是說了一口頂好的英國話嗎？聽說他是在西利白那裏學會的——偏是那麼一個地方！真古怪。是不是他說話有個腔調——有個鼻音——我難道沒有注意到嗎？都拉明那個漢子給他這種戒指。他們交換禮物，當他們最後一次分手時候。也是一種訂個永久友誼的意思罷。他說這東西很好——我可不是同樣的意思嗎？他們爲着自己寶貴的生命，得一下子跳開那個地方，當那位謨罕默德——謨罕默德——他叫什麼名字呢？給人家殺死了。我自然曉得那段故事，彷彿是沒有廉恥的畜生幹的，對不對？……

——他就這樣子流水也似的說下去，忘却他面前的盤子了，手裏拿一把刀子同一把叉（他來的時候我正用午餐）臉頰微紅，眼睛的顏色深了許多，這在他是感情興奮的標記。戒指是屬於印信一類的——（「真像你們書裏念的。」）他很能鑑賞樣子插進這麼一句話）都拉明會竭力幫他的忙。有一次史泰先生救了那個漢子的命；據史泰先生說，純粹是出於偶然的，但是他——吉姆——關於這事却有他的意見。史泰先生這種人，正要尋找這種偶然發生的事變。不要緊，偶然也好，有意也好，那件事與他現在是極有益的。希望此刻那個老叫化子還沒有解脫到天堂去。史泰先生也談不清。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得到消息了；他們那兒正是如火似茶地不斷地吵架，而且那條河也不通了。這倒麻煩得有趣；但是不礙事；他要設法找個空隙鑽進去。

「看到他這種得意洋洋的聒噪，我很爲感動，差不多害怕起來了。他的話多到像一個放假前一晚，滿心想找有趣的吵架的小孩子。一個大人會有這種心境，而且是關於這麼一回事，的確含了古怪的成分，有點瘋狂，危險同靠不住了。我正勸他態度嚴重點地看事情，他忽然放下刀叉，（他已經開始吃東西了，或者還是說不自覺地囫圇吞進去好些）向盤子旁邊到處找件東西。戒指！戒指！見鬼……唉！在這兒……他那個大手掌一把抓住向每個衣袋試放一下。天呀！再丟就不行了。他嚴重地望着他的拳頭默想。有根繩子嗎？他要把这个寶貝掛在頸項上！他立刻忙着尋出一根繩子，（看起來像一條線織的鞋帶）把这个戒指串進去，掛在頸項上。這兒！這個把戲倒不錯！那纔見鬼，假使……他好像第一次瞥見我的臉孔了，這使他鎮靜了些。他帶個天真的嚴肅神情說道，我也許不明瞭他多麼重視那個紀念品。那就是一個朋友；有位朋友真是件好事。他多少懂得這個道理。他很有些意味地向我點

頭，但是一看到我那種否認的姿勢，他的頭就靠在手裏坐着不說話一會兒，沈思地玩弄掉布上的麪包碎末。……「把門砰的一聲關上——這話說得真巧妙，」他喊，跳起來，開始在房裏踱來踱去，他肩膀的姿勢，他腦袋的格式，他那種一高一低，望前衝去的闊步，使我記起那天晚上，那時他也是這樣踱着，自剖，解釋——你們愛怎樣說都可以——可是，到底他是過活着——在我眼前，在他自己那團小雲霧裏過活着。他那種不自覺的靈巧甚至於能夠從苦痛的源泉得到安慰。他現在的心境同那時正是一樣，一樣却又有些分別，好像一個易變的伴侶，今天帶你走上正途，明天用同樣的眼睛，同樣的步伐，同樣的衝動會帶你到絕望的迷途去。他的步態是很有把握樣子，他那雙晦暗渺茫的眼睛好像正在尋找什麼東西。他一邊腳踏的好像比那邊腳響亮些——也許是他鞋子的毛病——使人家覺得他走路時，有個看不見的停頓。一隻手深深塞到褲袋裏，那一隻忽然在他頭上亂舞。「把門砰地一聲關上！」他喊。「我老早就等着這麼一個機會，我還要給人家看……我將……我預備好了，無論多麼麻煩的事情都有法子去辦的。……我一向夢想這麼個機會……天呀！跳出這個圈子。天呀！究竟也來交上這個好運氣。……你等着罷。我要……」

「他大膽地擺頭，我承認在我們相識的時間裏，這是我第一次看出自己出乎意料之外的十分厭惡他，可也是要算是最末一次了。爲什麼說這些空話？他在房裏很笨重地踱着，非常可笑地揮舞他的手臂，隔一回兒就摸一摸胸前衣服裏面那粒戒指。他這樣派去當做買賣的夥計，而且到一個沒有買賣可做的地方，那裏用得着這麼興致高呢？爲什麼要向宇宙挑戰呢？去就一件差事不該有這種心境；不單與他不相宜，我說，跟任何人不合式。他站

着不動，彎下腰來看我。我這樣想嗎？他問，毫無壓服的意見，却帶一種微笑，我彷彿忽然窺見裏面含了無禮的神氣。但是那時我比他大二十步。年青人總是無禮；這是他的特權——他必具的條件；年青人不能不表現索取他應有的地位，在這個滿是疑團的世界裏一個索取都是種挑戰，都是種無禮。他走到頂遠的基角上去，走回來，可以這樣的比喻，轉過身子把我扯成碎片。他說我會這樣說話，因為我——甚至於我對於他有無窮的好意——甚至於我記得——記得——他從前那回——那回——醜事。還用得着去看別人——世上——世上——的一般人們嗎？難怪他要跳出這個圈子，決定跳出這個圈子，決心待在外頭——這話是敢向天打賭的！我還說應當有那種的心境！

「既不是我，也不是世上一般人們記得那回事，」我嚷。「全是你——你一個人記得那回事。」

「他並不退讓，繼續熱烈說道，「忘却一切事情，一切人們，一切人們。」……他聲音低沉下去了……「除開你，」他加上這一句。

「是的，把我也忘却——假使於你有什麼好處，」我也用低聲說。有一會兒，我們却懶洋洋地不說話，好像都累了。然後他安靜地又開始說，告訴我史泰先生叫他等一月左右，看看他能不能待下去，然後纔動工替他自己蓋一座新屋子，爲的是可以免去「無謂的浪費。」他說的話很古怪——很似史泰先生。「無謂的浪費」倒是不錯……待下去？何消說得！當然的事。他要黏在那兒。唯一的問題是——讓他進去；他可擔保他能待下去。永遠不出來。待下去是容易的事。

「別賣傻勁了，」我說，聽到他恐嚇的口吻，心裏覺得不安。「假使你活久些，你就想回來了。」

「回來到那兒去？」他胡裏胡塗問道，他的眼睛直望着牆上一架鐘的鐘面。

「我靜默了一會兒。」那麼永遠不回來嗎？我說。「永遠。」他做夢似地重覆說我的話，眼睛也沒有瞧着我，然後一下子大活動起來。「天呀！兩點鐘了，我不是四點鐘乘船去嗎？」

「這是真的情形，史泰有一條兩桅船，那天下午出發到西方去，叫他就乘這條船，可是沒有來，個延期開駛的命令，我猜史泰忘記了。他搶出去拿他的行李，我也回到船上去，他跟我約好當他到外面碼頭去時候，會順路來看我。然後走出來，非常匆忙，手裏提一個小皮包。這個東西不够用，我給他我自己的——一個洋鐵箱，據說不會透水，最少是溼氣不能進去的。他換箱子的方法很簡單，就把皮包裏的東西一下子撒下來，跟你們倒出一袋麥來一樣。我看見有三本書滾下；兩本暗色皮子的小書，一本綠色金字的厚書——是價值半個冠紋金幣的莎士比亞全集。「你念這本書嗎？」我問。「是的。煩悶的時候念他最可消愁。」他急急說。他這種欣賞力使我很驚奇，可是來不及談莎士比亞的好處了。小船室棹上放有一把連響手槍同兩小匣子彈。「請把這個帶去。」我說。「也許可以幫你待下去呢。話一出口，我就看出這幾個字帶個可怕的暗示。「可以幫你進去。」我非常後悔地更正我自己。他却不理那裏面隱晦的意思；他熱誠地謝我，一溜煙跑開了，回過頭來說一聲再見。我從船旁聽到他催着船夫加勁划去，由船尾小窗朝外一望，我看見那條小船在大船尾艙底下打轉。他坐在裏面，身體向前傾斜，用聲音同姿勢來鼓動他的船夫；他手裏拿有一把連響手槍，好像正指着他們的腦袋，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爪哇人吃驚的臉孔，同他們瘋狂也似的一槳一槳拚命划去，我立刻就看不見這個情境了。回過頭來，我第一下瞧到的是小船室棹上兩匣的子彈，

他忘却把這件東西帶走了。

「我叫水手立刻到快艇上去；但是吉姆的船夫覺得船上有這麼一個瘋子時候他們的生命可說是千鈞一髮，因此刻得非常快，我的快艇還沒有走一半的行程，我已看見他翻過欄干爬上大船；他的箱子也送去了。兩梳船的帆全放鬆了，主帆也豎好了，絞盤正叮噠響起來，我剛剛在這時候走到船面！船主，一個四十歲左右短小精幹的雜種，穿着一套藍法蘭絨的衣服，眼睛極有生氣，圓胖的臉孔上顏色像檸檬皮，疎疎的幾根黑色上鬚在他那對暗色厚嘴唇的兩旁垂下，他皮笑肉不笑地迎上來。忽然表面上很自得很高興的樣子，他的心情早已悶悶不樂了。我問他一句話，（那時吉姆到下面去了一會兒）他說道，「呵是的。巴多森。」他要送這位先生到河口，可是「絕不駛上去。」他那種流利的英語好像是從一個瘋子編的字典得來的。假使史泰先生要他「駛上去」他將「虔敬的」（我想他要說恭敬地——可是這件事只有魔鬼曉得罷）——「恭敬地提出抗議，爲着貨物安全起見。」若使不理，那麼他就要送上「辭職的信」了。十二個月以前，他最後一次航行到那裏去，雖然柯內里先生「捐了許多款」給土王阿郎同當地的要人，說好使買賣可以進行順利，可是他的船溯江回來時候，沿途飽嘗着森林中「匪徒們」的炮火；弄得他的水手「怕傷到四肢，只好靜悄悄他躲藏起來，」兩梳船幾乎擱淺在河口的沙灘上。「勢必毀壞，人力無法挽救了。」他一面記起那回事覺得可氣，一面聽自己流暢的辭令覺得驕傲，因此他那個單純寬平的大臉又不知道拿出什麼表情來纔好。他向我蹙額，又向我笑嘻嘻，十分滿意地感到他的辭令有叫人無法否認的力量。平靜的海上忽然來了一陣黯淡的怒容，雙梳船的前梳張着滿帆，大帆架在船中間，她一蹶到這些

微風，好像就不知所措了。他咬着牙齦又對我說土王是個「可笑的土狼」；（真想不出他會說起土狼）可是許多別人却比「鱈魚的淚」還來得虛偽。一隻眼睛注視前面他的水手的動作，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他把那個地方比做「獸窟，因為好久沒有受縛，所以變得貪婪無厭。」我想他的意思是「受罰。」他並不想，他喊，「故意把身體獻給強盜。」水手用力起錨時那種拉長的呼號聲停止了，他也就放下聲氣來。巴多森已經叫我覺得厭煩極了，」他使勁結束他的談話。

「我後來聽說他太不小心，弄得人們把他用藤條圈子綁到土王的屋前泥窪中間的一根木柱上。有大半天同一整夜他就處着這樣不良的情況，但是有些理由使人相信這無非是一場玩笑罷了。我猜他大概是在默想這個可怕的回憶，然後用吵架的口吻走到船後舵機那兒去跟水手說話。當他又轉過身子向着我時候，那是公平的不動意氣的話。他將送這位先生到巴多森的河口（巴多森鎮是在內地，」他說，「還有三十哩的路。」）但是在他眼裏，他繼續說——用一種厭惡疲累的口吻，不像以前那樣一口氣瀉下來了——那個先生簡直「已經是個死屍了。」「怎麼你說什麼？」我問。他裝出一個兇猛的可怕的态度，把從背後刺殺的舉動模倣得十分像。「已經跟人的屍首差不多了，」他解釋，有一個令人難堪的得意神情，他們這類人說了自己以為俏皮的話兒之後照例是這種樣子。我看見吉姆站在他背後微微地笑，一邊舉手阻止已來到我脣邊的驚呼。

「然後，當那個雜種像煞有介事地爆發了，大聲嚷出他的命令時，當帆桁轉過來有個軋軋的聲音，一陣浪濤湧過去時，吉姆同我，好像獨有我們兩個人，到主帆的下風，彼此握手，匆匆地說出最後的幾句話。我對於他的命運

雖然留心，可是一向有個無聊的情意，那時我這個怨恨的心境却不見了。那個雜種嘍叨地說吉姆途上可憐的危險，簡直比史泰小心的敘述更來得真切動人。我們那次談話也不像通常我們來結束時候那樣拘泥着一套虛辭；我記得我喊他做「好孩子」，他吞吞吐吐說些感謝的話，後來也加上「老頭子」這個稱呼。好像他的危險可以追趕上我的步數，因此我們在年紀同情緒上都差不多了。那一下是真正深刻的親密，出乎意料之外的，跟着就消失的，好像一瞥眼瞧見一些永久的，救人的真理。他鼓起勁來安慰我，好像我們兩人中還是他更成熟些。「不礙事，不礙事」，他匆忙地，誠懇地說。「我答應好好地招呼我自己。是的；我決不去冒什麼危險。連一回有意思的危險事都不幹。當然不。我要黏在那兒。別擔心；天呀！我覺得什麼也不能把我碰壞。啊呀！這是交到好運了，「走」這個字的確不壞。我絕不把這麼絕好的一個機會糟蹋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呀，那的確是絕好的，但是機會也是人爲的，我怎麼能曉得呢？正像他先前說的，甚至於我——至於我記得——他的——他那回不去的事情。這是真話。他最好還是一去了事。

「我的快艇落在兩桅船の後頭了，我看見他在船尾高舉他的帽子，西下的夕陽把他一人照耀着。我聽到一個不分明的喊聲，「你——將——聽——到——我的——消息。」我的信呢，還是我的消息呢，我也說不清。我想一定是我的消息吧。他脚下的大海反映出閃光，弄得我眼花，因此不能把他看得很清楚；我是命裏注定了永遠不能把他看得很清楚；但是我敢說，他決不是你那個滿口怨言的雜種所說的跟死屍差不多。我也能看見那個可憐的小鬼的臉孔，形式同顏色都像個熟了的南瓜，從吉姆肘下什麼地方突了出來。他舉起手臂，彷彿是要往下伸。希

「望這不是個惡兆吧！」

第二十四章

「巴多森的海濱（我差不多過了兩年纔看見）的陰沉而無曲折，正對着蒼茫的大海。叢林同蔓藤披戴在低低的山崗上，濃綠的枝葉下露出幾條紅色小徑，宛如流瀉着鐵鏽的瀑布。江口兩旁展開了潮濕的平原，站在平原上可以眺望浩瀚的森林。森林往後是參差不齊的蔚藍的峯巒。海心一串晦暗的小島，好像快要崩坍的樣子，湧現在永久不消的煙霞裏，如同牆壁被海水沖毀了剩下的一些碎塊。」

「拔多克林便是一條流注海口的小江：靠近江口有一個漁人聚居的村落。這條江曾經禁止通航了許久，那時纔又開放；我趁史泰公司的雙桅小船溯江而上，經過三次潮汐，總算沒碰着「匪徒們」的射擊。這樣情形，我若是相信那漁村長老的說法，只在古代歷史上纔有。這位長老來到我這船上，儼然是當領港哪。他是很懇摯地同我（他生平所看見的第二個白種人）攀談，多半是談些他生平所看見的第一個白種人。他稱他吉姆爺，他談起他時的口氣很奇怪，親切中又夾帶幾分敬畏。他們村上受了這位爺爺的特別保護，足見吉姆待他們很寬厚。假使他曾經告訴我，我會聽到他的消息，他的預言倒是一點不假哩。我現在果然聽到他的消息了。這時已經有人紛紛

議論，說是潮水早漲了兩個鐘頭，他便乘着潮流往上駛。健談的老人親自把舵，對於這非常的情形很是詫異。光榮被他一家人佔去了。划槳的是他的兒子同女婿；但是他們都還年輕，沒有經驗，並未注意到小艇的速度，後來還是他把這件驚人的事告訴了他們了。

「吉姆來到那個漁村，固然是幸福；但對於他們，同對於我們裏面的許多人一樣，幸福降臨時候讓恐怖先打了個頭陣。還在許許多多年代以前，曾經有個白種人一度光顧這條小江，到如今這件事早已提都沒人提了。吉姆硬要上巴多森來，他意外的光臨惹得人心惶惶；他堅決的態度煞是駭人；他激昂慷慨的舉止反顯得形跡可疑。這種要求從沒聽誰說過。更找不出先例來。土王對於這件事會怎麼說？他將怎樣處置他們？一宵的好時光都爲商議辦法消磨掉了；可是那個生客的惱怒，似乎立刻就會釀成十分嚴重的禍患，所以終於預備了一隻破漏的獨木舟。婦人們爲這獨木舟預備遲了些時，發起愁來，尖聲叫嚷。一位大膽的老太婆竟咒罵這個生客。

「我對你們說過，他就坐在這隻獨木舟裏，他的錫箱上面，雙手捧着一管沒裝子彈的連響手鎗，放在膝頭玩弄。他懷着戒懼——再沒比這種心理更困人的了——坐到了目的地：這地方似乎注定了要讓他來充滿他美德底聲譽的，從內地青蒼的山峯一直播揚到海濱飛濺的白浪。江流剛一迴轉，他便望不見大海，望不見滾滾的波濤，那永遠起伏不息，平而復興的波濤——好一幅人類鬪爭的寫真啊！——同時迎面來了一片森林，那不可移撼的森林，把根兒深深埋在土裏，讓枝葉高高飛向陽光，在偉大而朦朧的關於森林的民間傳說裏，可以說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的。吉姆的幸運就像一位東方的新嫁娘，蒙着輕紗坐在他身邊，等待主人用手替他揭開。他也是朦朧偉

大的傳說底繼承子孫哩！然而他對我說，他生平從沒有比坐在那隻小艇裏更沉悶更厭倦的了。他幾乎不敢動一動，除了偷偷摸摸似地伸手撈那漂浮在他兩隻鞋子中間的半個椰子殼，小心謹慎地盛了些水輕輕往外潑。他發覺坐在錫板箱的箱蓋上是那麼硬。他的體格本來很雄壯；但在這次的旅程中，他屢次經驗到陣陣的頭暈眼花，有時他迷茫地想，太陽正在他背上曬起不知多大的跑來啦。爲了解悶，他儘往前面探望，要認清他所看見那躺在水邊的烏黑一團。到底是木塊還是鱈魚。可是他不得不馬上拋棄這種消遣方法。太沒有味兒了。老是鱈魚。有一尾鱈魚撲通一聲跳入江心，險些兒打翻了小艇。但是這種騷動立刻就過去了。隨後經過很遠的一程，滿目都是空漠單調的景像，他倒很感謝那羣猴兒，直跳到江邊來，當他路過時肆無忌憚地吵嚷了一陣。他就照這樣情形步步臨近他的偉業，同任何人所成就的偉業一般純正高潔。他一心一意地渴望落日；同時，他的三個划手却正預備去實行把他交給土王的計劃。

「我一定很累了，有點神思恍惚，要不然，我許是打了一忽兒盹，」他說。他頭一件發覺的事，就是他的。小艇快靠岸了。他立刻覺得森林已經落在後面，較高處第一批房屋歷歷在目，左邊是一個木寨，他船上的水手們全跳上一塊低地轉身逃走。他不知不覺地也跟着他們向外跳。他起初以爲大概是爲着某種莫名其妙的理由被拋棄了罷，可是他忽聽得驚惶叫嚷的聲音，一扇門被推了開來，許多人直向他蜂擁而至。同時，一隻船滿載着武裝的人們出現在江面，開到他那隻空船旁邊，攔住了他的退路。

「我嚇得太厲害了，再也不能很冷靜——你知不知道那管連響手鎗要是裝上子彈的話，我怕會打死個

把人的——也許兩三個哩，那樣一來，我可完了。偏偏這手鎗並沒裝子彈……」「爲什麼不裝呢？」我問。「呃，我可不能跟這兒全體人民開戰哪，我並不是貪生怕死纔到他們這兒來的，」他說，目光向我一瞥，隱隱露出他那執拗不平的神情。我忘了對他說，他們也許不知道船艙裏實際上已經空無所有了呢。他只好替他自己解釋……：「這總算沒裝子彈，」他怪高興地重複說，「所以我就兀立不動，問他們有什麼事。這倒把他們嚇得目瞪口呆啦。我看見這些壞蛋裏面有幾個搬走了我的箱子。那個長腿老惡棍加沁（我明天便把他指給你看）跑出來，手忙腳亂地對我說，土王要見我。我就說，「很好；」我也正想見見土王，於是我就打那個門裏走進去，於是——我就到了這兒。」他哈哈大笑起來。忽又出人意外地使勁問道，「你可知道這裏面最妙不過的是什麼？我告訴你罷。就是我明明曉得，假使我被收拾掉的話，受損失的只怕還是這個地方哩。」

「他在他的屋子前面這樣對我講，就當我會說起的那個晚上——先前我們原在眺望那一輪明月，在兩山中間的空谷上浮蕩過去，好像墳墓裏爬出來的精靈向上升騰；她的光輝灑在下界，清涼，慘白，恍如死了的陽光底幽魂。月光似乎含些出沒無常的鬼氣，脫了軀殼的孤魂似地冷淡恬靜，又帶點不可思議的神祕意味。月亮之與陽光——陽光是，你愛怎麼說都可以，我們藉以生存的唯一要素——就彷彿回響之與聲音：迷離惝怳，含糊不清，無論情調是譏諷還是悲傷。一切形態被月光剝奪了固有的物質或實體——畢竟實質纔是我們人的領域呀，——只有陰影顯得格外真切而又不祥。我們周圍的陰影的確顯得很真切，但是吉姆在我身邊似乎也很堅強，彷彿無論什麼——縱使是月光奇幻的魔力——也不能從我眼裏奪掉他的真切。也許因爲他受了幻力的侵襲還能安

全無損，所以的確，無論什麼都不能沾惹他了呢。一切都是岑寂，毫無動靜；甚至江面上明月的光芒，也彷彿躺在一池死水上的樣子。正是高潮時分，萬籟的沉寂使這荒涼的天涯地角分外顯得孤僻淒清。簇簇的房屋，沿着一片毫無波紋，毫無閃光，然而很遼闊，很明朗的江流，映入水心，變成一排擁擠而模糊的銀灰色的形像，同一團團的黑影混合在一起，宛如一大羣奇形怪狀的妖精，爭先恐後地向這條幽靈似的，絕無生動的江流裏搶水喝。紅紅的燈光，東一顆，西一點，在竹編的籬牆裏面閃爍，溫暖而似靈活的火星，暗示着人間的愛情，庇蔭，與安息。

「他坦白地告訴我說，他時常守望這些溫暖的小小燈光，一個挨一個的熄滅掉；他又說，他愛看那些人們無憂無慮的在他眼前睡去，從不擔心明天的安全。」嚶，這是個和平的所在罷？」他問。他並不善於辭令，但在隨後所說的話裏似乎含有深刻的意義。「看看這些房屋；沒一家不信託我的。啊呀！我對你說過，我再捨不得離開了呢。試問無論哪個男子，婦人，或者小孩……」他停頓了一下。「呢，我現在總算很過得去啊。」

「我忙說，他所追求的終於被他發見了。我還說，這是我一向深信不疑的。他搖了搖頭。「你原來？」他輕輕按了按我肘節上部的手臂。「喂，那末——你一點都不錯哩。」

「在那低低的驚呼聲裏，含着得意和驕傲，差不多含着敬畏。」啊呀！他叫道，「只要想，這在我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喲。」他重新按了按我的手臂。「你還問我想不想離開。老天！我想離開！尤其是現在你把史泰先生的事告訴我以後……離開爲什麼！我害怕的就是這個。這也許——這也許比死還難受呢。斷乎使不得——老實說吧。你不用笑。每天，每回，當我睜眼時候——我總感到我受了人人的信託——誰也沒有權利——你可知道？離開上哪

兒去爲的什麼想掙什麼？」

「我已經告訴了他，（這原來是我今番拜訪他的主要目的）史泰很願意供給他一所房屋連帶一批大宗的貨品，祇提出了幾項寬鬆的條件，好讓辦事的手續有條不紊，穩妥合法。最初他鼻孔裏氣呼呼作響，胸部猛烈鼓動起來。「別忒細緻啦！」我嚷道。「這完全同史泰不相干。這正是你替你自己預備下的結果。還是請你把這些話留着講給穆納兒聽罷——」你在另一世界遇見他以後。我但願你們能够晚些日子遇見啊……」他不得不折服於我的遊說，因爲他的一切勝利：信託，名譽，友誼，愛情……凡是叫他成爲領袖的這些要素，同時也叫他變作了俘虜。他以主人翁的目光看看黃昏的和平景象，看看江流，房屋，終古常新的森林，人類悠久的生命，大地的祕密，他自己心裏的驕傲；偏偏就是這一切，征服了他，使他成爲忠順的囚徒，而且簡直是支配了他深心的思想，支配了他脈搏微末的跳動，以至他最後的一息。

「這是值得驕傲的事。我也覺得很驕傲——爲了他，縱使對於這場交易底特異的高價並不十分了然。多麼驚人呀。他那大無畏的精神，我倒不大理會。奇怪，我竟覺得那是無足輕重的。彷彿未免太膚淺太平淡了，無關這事的核心。不。我被他所表現的別種才能，更深深地打動了。他分明能控制生疏的境遇，他在這方面的心思才力來得很機警，還有他那胸有成竹，從容應付的態度！可了不得。他使用起這一切本領來，不啻久經訓練的獵犬使用銳利的嗅覺。他不很善於辭令，但是這天生的緘默裏含有莊嚴的氣象，他訥訥不易出口的幾句話裏含有至高的嚴正意味。他的老調依然未改，總是羞羞答答，面紅耳赤的。然而他偶爾也會吐露出一字一句來，表示他對於這番事業

——曾經叫他深信能以恢復固有地位的事業，感覺得異常深刻，異常嚴肅。就爲這層原因，他眷戀這個地方同人民，總似乎帶着兇猛的唯一獨尊的神氣，帶着侮慢不屑的溫柔情緒。」

第二十五章

「那回我們去朝拜土王吞古·阿郎，慢步橫過他的庭院，隱約聽見周圍許多食客們一片驚惶叫嚷的聲音，他便喃喃地對我說，「我就在這兒監禁了三天呢。地方很臟罷，是不是？並且我什麼東西也沒的吃，除非我硬吵着要，然而結果不過是一小碟米飯，同一條比巢魚大不了多少的煎魚——那班渾蛋！天呀！我挨着餓在這臭氣薰蒸的庭院裏面搶東西吃，有些流氓還把他們的碗直踹我的鼻子。你那管著名手鎗，當初他們一聲說要，我就給了他們。樂得去掉這個勞什子。手裏拿着根空空的射擊使的鐵銃踉來踉去，看着好像個傻瓜似的。」那時我們來到了土王面前，吉姆對於新近擒拿他的敵人，神色很莊嚴，沒點兒畏縮，問候也十分從容。啊！好雄壯！我現在回想起來，還禁不住要發笑哩。可是我也被深深地打動了。聲名狼藉的老吞古·阿郎，戰戰兢兢，嚇變了色；（他算不得好漢，雖然他愛講他年少氣盛時代的種種故事）同時，他對待他新近的俘虜，態度上含有懇摯的親信。注意！縱使被恨得切骨，他還是受人信託哩。吉姆——照我從他們的談話上推測——便趁着這機會，發表他的意見。幾個可憐的村

人攜帶了幾塊樹膠或蜂蠟，想上都拉明家去換米，路上突然遭了匪徒的暗襲同搶掠。「都拉明纔是強盜哪！」土王破口說。那老弱的殘軀似乎奮激得不能支持了。他坐在團席上，離奇古怪地扭來轉去，指手劃腳地裝腔作態，一壁揮舞着拂塵的蓬亂鬚毛——儘管他怒髮沖冠，却仍顯得軟弱懦怯的樣兒。我們周圍，大家圓睜了眼睛，稀開了下巴。吉姆開始發言了。他冷靜而且堅決地申說了一番他的主旨：誰都可以正大光明地替他自己同孩兒們掙食物，不該橫受阻撓。土王對桌枯坐，活像個裁縫，雙掌按膝，頭兒低垂，目光透過那披散在眼前的灰白頭髮注視吉姆。吉姆的話說完了，室內鴉鵲無聲。個個斂氣屏息；誰都一聲不響，直到最後，老土王嘆了口氣，頭一擡，眼一翻，急迫地說，「你們聽聽，老百姓！再不許鬧這些小玩意兒了。」這道上諭，大家深深緘默着聽聆了。有個怪笨重的男子，顯然是位親信的近臣，目光很伶俐，黝黑的寬臉，臉上瘦骨嶙峋，態度却很殷勤輕快。（我後來纔探知他是劊子手）從一個較低級的侍者手裏接過銅茶盤來，敬我們兩杯咖啡。「您別喝，」吉姆連忙囁嚅着說。我起初不明白他的意思，祇看了看他。他啜飲了一口，神色泰然地坐着，把茶碟拿在左手裏。我那時覺得很生氣。「你到底爲什麼，」我鄙薄地向他微笑了笑，低語着，「讓我冒這樣無聊的危險？」我自然也喝了，並不見什麼動靜。吉姆也毫無表示，隨後我們差不多立刻告退了。我們步下庭院，向我們的小船走去，被那個伶俐輕快的劊子手護送着；吉姆便說，他覺得很抱歉。不消說，這回是絕無僅有的造化呢。他自己並沒想到毒藥上去。壓根兒沒有的事。他斷然對我說，照旁人的意見，他的好處比他的危險性多得多，簡直是天懸地隔呢，所以……「可是土王對你害怕得什麼似的呀。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我答辯，我承認我的語氣不免帶幾分煩躁，因爲我時刻焦急地留神着有沒有腹腸絞痛一類可

怕症候的發動。我不耐煩極了。「假使我要在這兒做點兒好事，保持我的地位，」他上船後挨近我坐下，說，「我就非冒這個危險不可。我每月至少總要嗜一回哩。許多人放心我替他們這樣幹法。害怕我！一點不錯。他害怕我，大概就是因為我不害怕他的咖啡罷。」他於是指給我看，木塞北面的那塊地方，許多木樁的尖頭都折斷了；「我到巴多森後第三天，就是打這上面跳越過去的。他們還沒在那兒安插新樁呢。嚶，跳得不錯罷？」俄頃，我們經過一條污濁的小江的口子。「這是我第二回跳越過去的地方。我狂奔，飛樣地快，但是還嫌來不及。以為我會把我全身的皮丟在那兒了。鞋掉了，還是掙扎。我時刻暗自想，照這樣陷在泥裏，要是給那勞什子長槍刺一下，該多麼慘啊。我記得我在泥裏扭扭擺擺時候，儘覺得心頭作泛。我說心頭作泛，半點兒不撒謊——我就像咬了口腐爛的東西似的。」

「那完全是實在情形——幸運在他身旁奔跑，跳越過地穴空隙，陷在污泥裏掙扎……依然蒙着輕紗。你明白，正因為他來得那麼突兀不測，所以他纔幸免於立刻給馬來劍送了命，被拋到江心去。他雖然落在他們的掌握中，但是他像個鬼怪，幽魂，或朕兆似的，有點捉拿不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究竟該怎麼對付？同他講和，嫌不嫌太晚？還是迅雷不及掩耳地結果了他倒好？可是結果了他以後，又會發生怎樣情形？怪可憐的老阿郎充滿了畏懼，費盡了心機，總打不定主意，差不多快要發瘋了。會議屢次譁然散場，顧問先生們匆匆離席，紛紛走到門口，上外面遊廊裏去。據說，有一位顧問先生，竟從高處跳下——離地約有一丈五尺光景，照我的推測——折斷了他的腿。巴多森的執政王有許多古怪習氣，譬如正在熱烈討論時候，他每每插些誇大的狂言，於是越變越興奮，終於一手執着馬來劍，飛躍着離開他的座位。但是除掉這樣偶爾的停頓以外，關於吉姆運命該怎樣決定的問題，還是日夜開會，從

事於詳密的討論。

「同時，他在庭院裏踱來踱去，有些人閃避他，還有些人眼睜睜地看他，可是大家都小心提防着，而他最初在庭院裏碰見的帶着把屠刀的那個莽漢，倒不會把他一刀解決。他佔據了一間倒塌的小茅棚，能在裏面睡覺；周圍充塞着污穢腐爛的臭氣，叫他覺得異常難受；然而他似乎並沒減退他的食慾，因為——他告訴我說——他肚子裏老是餓得要命呢。不時從會議室派來個「大驚小怪的笨伯」，忙跑到他跟前，用着甜言蜜語發些駭人的問題。「荷蘭人要來佔領這地方麼？這個白種人還樂意泛江打回不上這樣可憐的地方來，有什麼目的？土王想探聽，白人能不能修理鐘錶？」他們果然給他拿來一隻新英格蘭出產的錄鐘，他因為百無聊賴，正好藉以消遣，便很勤快地設法去撥動那個鬧鈴。分明是當他正在茅棚裏這樣認真工作的時候，他對於他萬分危急的處境，纔恍悟過來了。他丟下手裏的東西——他說——好像丟下個「熱烘烘的白薯」，慌忙走出去，至於他今後應該怎麼辦，或者他究竟能怎麼辦，他腦子裏連念頭都沒有轉一點兒。他只知道當時的情景是無可容忍了。他漫無目的地踉蹌走過一所東歪西倒給幾棵柱子支撐着的小倉房，他的眼睛忽然碰見了那木柵的斷樁，於是——他說——驀然間，幾乎可以說一點沒加思索，絲毫未動情感，他便開始逃遁，彷彿實行已經醞釀了一個來月的計劃似的。他信脚亂走，飛奔了一程；當他掉頭轉身時，有個高貴的牧師就挨近他的手肘，另外跟着兩個持槍的人們，正想開口發問的神氣。他「就打他的鼻頭下面」竄過去，「鳥兒似地」掠走了，直到江對面登上岸，摔了一跤，把渾身骨節震得軋軋價響，腦袋似乎快要破裂的樣子。他連忙爬起身來。他當時什麼也沒有想；他所能記憶的——他說——就是

聽見一聲大叫；巴多森第一批的房屋在他前面離有四百碼遠；他看見那條小江，於是好像不由自主地加緊他的脚步。大地在他脚下簡直是飛也似地往後推移。他終於離開了乾地，覺得輕飄飄騰雲駕霧，又覺得直挺挺站在異常柔軟而又膠黏的泥岸裏，然而他一點也不驚慌。直到他想移動他的腿，而發見他移動不了時，他纔「神志清醒過來了」，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想起那「勞什子長鎗」來。暗自打量，那些木寨裏面的人們，先得跑到門口，於是走下碼頭，登上小舟，再繞過一塊凸出的陸地，所以，他實際上已經逃得够遠了，雖然心裏還不大敢相信。再呢，正是潮水低落時分，小江裏沒有水——但是你也不能說乾巴巴一滴沒有——他大可以安全一時，或許除掉很遠的射擊以外，並沒有任何危險。較高的硬地在他前面大約只離六尺來遠。「我想，我反正只好死在這兒了，」他說。他狂亂地伸手亂攪，結果只聚攏來一團可怕的又冷又亮的污泥，壓着他的胸脯，一直蹣着他的下巴。他覺得彷彿正在活埋他自己，於是又發瘋似地亂動起來，握着拳頭將污泥四下散擲。污泥落得他滿頭滿臉，連眼睛上同嘴唇裏都是。他告訴我，他忽然想起那庭院來了，好像你想到許多年前曾經安住享樂過的那塊地方。他恨不得——他這樣說——再回到那兒去修理時鐘去。修理時鐘——正是轉的這個念頭。他勉強掙扎，嗚咽喘息着猛烈掙扎，幾乎叫他的眼珠要從眼窩裏跳將出來，讓他什麼東西都看不見；末了，眼花撩亂，只見黑漆一團，他還是拚命作最後的掙扎，想要把地球打個粉碎，再扔得乾乾淨淨——可是他偏偏覺得正軟弱無力地朝岸上爬哩。他伸直了肢體，躺在堅硬的地面上，只看見亮光同青天。於是來了個熨貼的思想——盼望他自己睡一忽覺倒也好。他但願他果真能够酣然入睡啊；那怕睡一分鐘。睡二十秒，或者僅僅睡一秒，但是他清清楚楚地只記得他猛然抽筋似地驚醒了。

他依然不動一動地躺了片刻，於是爬起身來，從頭到腳滿是污泥；他兀立尋思，覺得幾百哩以內只贖了他孑然一身，孤零零的，盼不着任何人的援助，同情，或憐憫，如像個被逐的野獸。最近的房屋離他不過二十碼；一個吃驚的婦人，想抱走她的孩子，拚命地尖聲一叫，纔又驚醒了他。他穿着短襪向前直奔，滿身塗着泥，完全失掉了人形。這一帶地方給他走過一大半了。伶俐點的婦女們東奔西逃，滯鈍些的男子們丟了他們手裏握着的东西，稀開了下巴，木雞般呆立不動。他到處飛散着恐怖。他說，他看見小孩們飛奔逃命，不提防摔倒了，將小小的肚皮貼着地面，亂蹣着兩隻脚。他曲曲折折穿過兩排房屋，走上一面斜坡，不顧死活地爬過一處伐倒的樹木築就的屏障，（那時巴多森沒一個禮拜不發生戰事）衝過籬笆，來到一塊玉蜀黍田裏，遇見個吃驚的男孩用木棍擲他，却冷不防在路上絆了一跤，便又趕緊逃到好幾個驚惶失措的男子們懷裏去。他勉強喘過氣來，叫道：「都拉明！都拉明！」他記得，人家你拉我扯地把他帶到山坡的頂點，在棕櫚和果樹圍成的廣場上又給擁到一個顫巍巍坐在椅子裏的魁梧男子身邊，周圍混亂騷動的情形，簡直比天翻地覆還利害。他手忙腳亂地在衣服同污泥裏搜尋，掏出一隻戒指來，忽然發見他自己仰躺在地上，却不知道給誰推翻的。他們只略一鬆手——你可知道？——他就站不穩了。山坡下面，鎗彈亂發，那一帶房屋的頂上起了不很清晰的驚惶的喧聲。但是他很安全。都拉明手下的人們正在大門前建築屏障，又用清水灌他的喉嚨；都拉明的老妻，滿臉呈着慌張同憐憫的神色，尖聲地使喚他的女孩子們：「這位老太太，他輕聲說，「爲了我大忙特忙，彷彿我是她的親生兒子模樣。他們將我放上一張大床——她那華麗的大床——她跑進跑出，擦着眼睛，給我捶背。我那時的樣子定是可憐極了。我就同木頭似的躺在那兒，因爲我至今還不知道

躺了多久呢。」

「他似乎特別喜歡都拉明的老妻。她呢，對他也發生了慈母般的癖愛。她有圓圓的，軟軟的，棕栗色的臉，滿臉起着細紋，嘴唇鮮紅而又厚大，（她不停嘴地老是咀嚼檳榔）眼睛緊蹙着，閃爍着，可是很慈祥。她沒有片刻的消停；一羣面色櫻黃而乾淨，眼睛粗大而莊重的年輕女子，她的女兒，傭僕，同了鬢們，老受她嘮叨的譴責，聽她不斷的使喚。你該知道這班家人裏面的情形：往往就說不出他們的差別來。她很消瘦，連她那件肥大的外衣，前面用寶石釦子結緊的，也顯着幾分消瘦的感覺。她沒有穿襪子的黑腳，套在中國出產的黃草鞋裏。我親眼看見她穿梭似地來來往往，極濃重的灰色長髮披垂在兩肩。她出身很高貴，說話又直率又尖刻，脾氣古怪而且專斷。每天下午，她坐在一張很寬闊的圈手椅裏，面對着她的丈夫，從牆壁上的大窗洞裏定睛凝眉地眺望這一帶平地同江流的遠景。

「她每回總照樣盤着兩條腿；老都拉明却整襟危坐，方方正正，威風凜凜的，儼如一座高山坐落在一片平原上的光景。他不過屬於商人階級，可是旁人對他表示的敬意，同他儀容的莊嚴，倒很是駭人。他是巴多森第二流權威的領袖。從西利白移入的僑民（約有六十個家族，加上附從人等，共能湊集二百個「帶馬來劍的」男子）許多年前推戴他當了他們的首領。那個種族的人民聰明伶俐，敢作敢為，勇於復仇，比旁的馬來人富有更義俠的魄力，雖然受了壓迫還是蠢然思動。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同土王對抗。自然是爲了商業上的爭執。這也可以說是黨派紛爭和羣衆暴動的最初起因。爲着這個緣故，這一帶地方不時烟火四起，射擊叫嘯的聲音震徹遠近。村莊燒毀了，人民被拖到土王的木塞上處死或受刑，罪名便是同土王以外的任何旁人交了買賣。吉姆未來前只一兩天，就

在隨後受他特別保護的那個漁村上，好幾個家族的主人被土王的一羣槍兵趕過了山崖，因為土王疑心他們採集可供食用的鳥窩供給了某某西利白的商人。土王阿郎自以為他是全國唯一的商人，破壞這壟斷特權的便得處以死刑；可是他的貿易觀念同最普通的搶劫行爲就很難區別。他的殘暴和貪婪除掉懼怯再不受旁的牽制；他害怕西利白僑民組合的力量，只是吉姆沒來以前，他的畏懼還不够叫他安分守己。他利用他的人民去攻擊他們，覺得他自己並沒有錯，旁人似乎也該表示同情纔對。後來有個流浪的生客，粗野的阿拉伯人，我相信他純粹憑藉宗教的立場，煽動內地的部落（草莽之衆，照吉姆的稱呼法）起來造反，並且他自己在雙峯的一個頂巔築了鞏固的營盤：情形從此越發糾紛了。他俯臨巴多森的城市，宛如老鷹盤旋在家畜場上；空曠的鄉野，却被他蹂躪無遺，掃蕩一空。整個兒的村莊往往弄到荒無人跡，房屋在清清河流的沿岸，朽敗倒塌，支着發霉變黑的柱子，編牆的乾草同蓋頂的葉片紛紛落水，呈着自然凋零的奇異感覺，彷彿這些村莊上的房屋，只是一種特殊形態的植物，連根到梢受了疫癘的侵害。巴多森的兩個黨派還不敢斷定，這位梟雄究竟蓄意要打劫那一方面。土王若即若離地同他勾結，布基僑民覺得朝不保夕，禍患無窮，不免膩煩了，意欲請他加入。他們裏面的青年使用開玩笑的口吻提議：「先聯絡薛力夫·阿利同他那些野蠻的嘍囉，然後驅逐土王阿郎出境。」都拉明煞費苦心制止了他們。他漸漸老邁了；雖則他的勢力還沒有衰減，境遇却越變越叫他應付不了啦。吉姆橫衝直撞地逃脫了土王的木寨，來到布基的首領面前，獻上戒指，可以說受到大衆赤心誠意的接待：當時事變的情形便到了這步田地。」

第二十六章

「都拉明在馬來人種裏是我生平所僅見的最奇特的一個人。他的身量，就馬來人說，是碩大無朋的，但他並不是單單顯得胖；他看上去魁梧而且雄壯。那穩定不動的身體，穿着厚實的織品，染色的絲綢，同金織的錦繡；那龐大的頭兒，裹着赤紫的頭巾；扁平的大圓臉，滿起着皺癢，另有兩條半圓形的粗紋，從寬大兇猛的鼻孔兩旁出發，圍繞着厚厚的嘴唇；頸子像匹公牛，寬闊縮的眉毛，罩在驕橫的圓睜睜的眼睛上，——整個兒合在一起，叫你看見一回之後，永遠再也不能忘記。他平靜安定的態度（他一旦坐了下來，肢體簡直不大動彈）也像是高貴的表现。從來沒聽見他提高他的嗓音。他的是嘶嘎而有力的低語，隱隱約約，好像從遠方傳來的樣子。他走動時，有兩個強壯的矮矮的青年托着他的肘節。這兩個青年，腰部以上赤裸裸一絲不掛，下身穿條白色圍裙，把黑絨帽貼在腦袋後面。他們慢慢扶他坐下，站在他椅子背後；等到他想站起來時，他費了好大勁兒似地慢慢轉動他的頭，左右顧盼。於是他們又捉住他的膂肢窩，扶他起來。縱使如此，他却一點不帶跛子的情態；並且剛剛相反，他所有沉重遲緩的行動倒像是精密的偉力底顯現呢。照一般人猜想，他關於公衆的事務常同他的太太商量；但是據我所知，誰也沒聽見他們交談過一聲。他們每逢隆重的集會，坐在牆壁的大窗洞旁邊，也往往默然不發一語。他們在下面逐漸暗淡的光明裏，望見平原上遼闊的森林，同那深綠幽暗的睡海——隨着碧紫的山脈縣延起伏；望見光潤曲折的江

流，形狀好像銀鉛製就的莫大的S字母；望見長條的棧色房屋，沿着漫長的江流兩岸，距離不遠處透露着樹梢，樹梢上面高聳着那一對山峯。他們倆形成了奇異的對照：她是輕巧，纖細，消瘦，敏捷，帶些巫婆氣，安靜中含有慈母般操勞的神情；他呢，面對着她，龐大而且沉重，好像雕刻得很粗糙的石像，不可動搖中含有幾分豪俠同冷酷的氣概。這對老夫妻的兒子是個最出色的青年。

「他們生這個兒子的時候已經很老了。他的年紀，實際上也許不像他看着這麼年輕。男子十八歲上就做了一家的父親，到了二十四五歲怕也算不得怎麼年輕了。一對老夫妻被必恭必敬的侍從們所環繞，威儀雍容的坐在那間大屋子裏，地上鋪着細緻的席條，高處用白布糊了頂棚；他們的兒子進了這間屋子，一逕來到都拉明跟前，吻了吻他的手——同時父親氣象莊嚴的伸出手來讓他吻，——於是他走過來，站在他母親的椅子旁邊。我想我不妨說老夫婦倆大概有點崇拜他罷，可是我從沒看見他們公然警視過他一眼。對了，那些是公衆的禮貌啊。屋子裏平常總是人擁得滿滿的。招呼同辭別等嚴肅的禮節，姿態上面貌上同低聲耳語中所表示的深深敬意，簡直形容不盡。」倒很值得看一看哩，「吉姆斷然對我說，當我們渡江回去的時候。他們都好像書裏面的人物，是不是？」他得意洋洋的說。「至於鄧華力——他們的兒子——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朋友。（除掉你不算）就是史泰先生說的「戰場上的好同志」啊。我總算微倖。天呀！我只賸最後一息的時候，却滾進了他們這一夥裏去，不能不算微倖了。」他低了頭沉思，忽又提起精神來，添說：

「「不消說，我並沒耽誤，可是……」他又停了一下。「這似乎不期而然地來到我手裏了，」他喃喃地說。

「我驀然間明白了我非幹不可的事……」

「無疑這是不期而然地來到他手裏的；並且這也是經過了一番角逐奮鬥，自然地來到了，因為他所指這來到他手裏的力量，原來就是建立和平的力量。只有在這層意義上，強權纔是公理。你切莫以為他立刻就認清他的途徑了。他來時，布基部落正到了進退維谷的時候。『他們都很害怕，』他向我說——『人人自危；同時，據我看，我明明知道，他們非立刻採取相當的辦法不可，假使他們不願意一個挨一個地屈服土王或者那個浪人薛力夫，何況介在兩個中間，更覺得左右為難啊。』可是看到了這層還不中用。他有了主意，還得打通恐懼和自私的壁壘，將他的主意灌入渙散的人心。他終於把這個主意灌進去了。還是不中用。他得籌畫個方策纔行。他替他們籌畫了一個果敢的計劃；他的工作只算是完成了一半。他得利用他自己的親信，去激發許多存着私心謬想以至畏縮不敢前進的人們；他得調和懦怯的妒忌，解除種種違情悖理的猜疑。要不是借重都拉明的權威，要沒有他兒子狂熱的贊助，他怕會失敗的。鄧華力，那出類拔萃的青年，頭一個相信了他；他們在淺色人同白色人中間，建立了那奇怪，深沉，而且稀罕的友誼——這裏面，種族的差別，似乎由於某種神祕的同情作用，竟將兩個生命拉攏得更緊了。關於鄧華力，他手下的人們自鳴得意地說，他打起仗來就跟白種人差不離。這話倒也不假；他有那種膽量——野地裏的膽量，我不妨說——可是他也有歐洲人的心靈。你遇到那兩樣漠不相關的性質竟連成一氣時，你會意外地發見一種熟悉的思想傾向，明淨無染的識見，貫徹始終的毅力，同博愛主義的情緒；於是你不能不愕然。鄧華力身量雖小，但是配搭得很勻稱可愛，舉止既軒昂堂皇，風度又文雅瀟灑，性情有如一團清明的烈火。他幽暗的臉，同烏黑

的大眼睛，活動時富於表情，安靜時顯得深沉。他天性好靜；堅決的目光，諷刺的笑容，穩重不苟的斯文態度，隱隱暗示着深藏莫測的智慧同力量。這樣的氣質，給那些往往只注重浮面的西方人的眼睛，啓了種族同地域的差別裏面，還能有不少湮沒隱藏了的現象，都被無史時代的神祕籠罩住了。他不但信託吉姆，他並且了解他，我堅信。我談起他，因為他曾鈎引了我的情懷。他的——假使我可以這樣說——他的恬靜而帶譏刺的神情，同時還有他對吉姆的雄心壯志存着明晰的同情，叫我不能不特別關切。我似乎看見人間友誼最初的起源了。假使吉姆是先導，隨從者却奪了先導者的心。其實，先導的吉姆，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個俘虜。土地，人民，友誼，愛情，好像是妒忌的保護者，監視着他的身體，每過一天，那奇怪的自由底腳鍊上便多添一節鏈環。我對於這個故事一天比一天知道得更詳細，我愈覺得我這話是千真萬確的。

「故事！我不是聽見他講過麼？他帶了我風馳電掣地遊歷這一帶鄉間，追逐看不見的野獸；有時在路途上行，有時在篷帳裏歇息，他曾把這段故事講給我聽過。我們在雙峯的一個頂巔——我最後用手掌同膝蓋匍匐了一百呎光景纔攀登上去的——我又傾聽他娓娓地講了許多。其時我們的衛隊，（我們沿路經過許多村莊，時常有村人們自告奮勇地來投効我們的）在山腰的一塊平地上紮了營。寂無風影的薄暮裏，木柴的煙氣帶着沁人心脾的精美的香味，從下方飄送到我們鼻孔裏來。聲音也向高處昇騰，神奇的是清冽澄澈而絕無痕跡。吉姆坐在一棵伐倒的樹幹上，掏出煙斗來開始吸煙。鮮嫩的青草同叢林正欣欣向榮；一堆荆棘的枝條下面留有土砲台的遺跡。」這兒是一切的出發點啊，」他沉思默想了許久，說。陰沉的懸崖以外二百碼，便是另一座山峯，我在那上面

看見一排變黑的高樁，觸目都是零亂頹敗的景象，薛力夫·阿利築的那不可搖撼的營盤廢墟，依然還在。

「可是這個營盤終歸克服了。吉姆早已打定了這麼個主意。他在那個山頂上架起都拉明的舊砲來；兩尊是裝七磅重彈的上了鏽的鐵砲，還有許多黃銅小砲——通行銅幣化製的砲。銅砲固然能代表富足，可是假使由砲口往裏胡亂塞滿了彈丸，某種短距離以內的射擊也能很穩很準哩。頂要緊的事就是先得把這些傢伙運上山去。他指點給我他在什麼地方繫結過繩索，說明他怎樣用挖空木塊造成個粗糙的絞盤，將絞盤裝在削尖的木樁上轉動，並且用煙管的凹斗指示那土砲臺的輪廓。山路登到最後一百呎，委實不能再艱險了。他毅然擔保他操有必勝的把握。他鎮夜勸誘戰士們加緊工作。時或點起盛大的野火，沿着山坡光芒四射；「可是這上面，」他解釋，「一夥高高盤據着的狡賊，只好在黑暗裏東竄西逃。」他從山頂看見山坡上的人們川流不息，好像螞蟻勤苦操的作光景。那一夜，他自己同松鼠似的爬上趕下，沿着全線指揮，鼓勵，同監視。老都拉明坐在他的圈手椅裏被擡上山來。他們將他安置在斜坡的那塊平地上，他坐在那兒給一團大火的紅光照耀着——「那個老頭子可了不得——好地道的老首領呀，」吉姆說，「他的眼睛雖小而狠——膝頭放着一對用火石點引的挺大的手鎗。這對手鎗真是壯觀呢，烏木鎗柄，銀質鑲嵌，鎗機很美麗，鎗口同老式手銃的喇叭口相彷彿。似乎是史泰送的禮物——交換那隻戒指的，您知道。原來是好老穆納兒的財產啊。只有上帝知道他怎麼會弄到手的。他坐在那兒，手脚一動都不動，背後點着個乾柴火，周圍許許多人橫衝直撞，吶喊，拖拉——你再也想像不出有誰比這個老頭兒更莊嚴，更神聖不可侵犯的了。假使讓薛力夫·阿利縱了他那些兇狠的嘍囉來，嚇跑我們手下這夥人，他的前途不是沒

得希望了麼？[?]他來就是不惜準備一死的，如果出了什麼岔子的話。一點都不錯！天呀！看見他像一塊大石頭似的待在那兒，我不禁心驚肉跳了。可是薛力夫一定以為我們發了瘋啦，始終沒肯勞駕來看看我們在幹些什麼勾當。誰都不信這件事能辦得了。喂！我想，連那些拖拉，推撞，辛苦流汗的小子們，都不信這件事辦得了啊！老實說，我也並不覺得他們竟敢信……」

「他兀立不動，手裏握着一把冒煙的短柴，嘴唇上浮着微笑，稚氣的眼睛裏發着閃光。我接近他的腳，坐在一棵樹的斷樁上。俯瞰下方，延亙着一帶陸地，一片遼闊的森林——陰陰沉沉的躺在陽光下，高低起伏有如滾滾的大海；同時還望見蜿蜒江流的光耀，一簇簇灰色的村落，同森林中東一塊西一塊的空隙——好像光明的小島，點綴在連綿樹梢的黑暗波濤裏。昏黃的暮色，籠罩了無邊單調的景物；光明照射在這上面，彷彿落入了無底深淵。大地吞沒了陽光；祇在遼遠處，那空寂的大海，沿着海濱，籠在朦朧霧氣裏，越顯得平滑光潤，似乎化作一堵鋼壁高高升入了天際。」

「我就同他一起，待在他那含有歷史意味的高山頂上，浴着夕陽的光輝。他極目眺望着森林，幻變無常的暮色，悠久的人類。他好像裝置在柱腳上的雕像，他永沒凋謝的青春表示着種族的勢力，或許表示着種族的氣質罷，因為這些種族也是永遠不見衰老，並且已經從昏暗裏露出頭來了。我不明白，他在我眼裏爲什麼老帶着象徵的色彩。我對他的命運感到興趣，實在的原因也許就在此罷。那件給他的生活開闢了新方向的事變，現在我們再作一度回顧或追憶，究竟算不算委曲了他，我也不敢斷言；可是那時候我是清清楚楚地記得的。這件事就像光明中

的一個黑影。」

第二十七章

「傳說早已賦予他以超自然的神力。是呢，據說，許多繩索安排得非常巧妙，新發明的奇怪絞盤由許多人合力推轉，把每尊砲慢慢拉扯着經過叢林運到上面，好像野豬在草莽裏用鼻頭掘地開路的光景，但是……連聰明絕倫的人們都搖頭納罕了。無疑地，一切都含有神祕的作用，因為，繩索同手臂的力量算得了什麼呢？事物裏面有着違拗不馴的靈魂，須用強烈的符呪同魔術去制服才行。因此，老蘇拉——巴多森很有體面的一個戶主——我有一晚上還同他談了一回閒天呢。然而蘇拉也是專要魔術的男巫：周圍許多哩地以內，每屆播穀刈禾時候，他無不到場，爲的是要克服事物裏面頑強的靈魂。這種職業，他似乎覺得是最艱難最辛苦的，也許因爲事物底靈魂比人類底靈魂還要頑強罷。至於遠村愚民，他們信以爲真地說，（彷彿是世間極平淡極自然的事哩）吉姆把這些砲放在背上駝上山去了——每回駝兩尊。

「讓吉姆聽見了這話，他會生氣躁脚，含惱帶笑地嘆道，『你能把這些笨蛋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整半夜不睡覺，無稽地瞎談；撒的謊愈大，他們樂得愈厲害。』你能從這似惱非惱的情緒裏，發見他受了環境微妙的影響。這多

少表示了點他甘作俘虜的心理。他懇切的否定語氣倒很有趣；最後，我說，「好朋友，你大概猜想不到，這話連我都相信呢。」他異常驚愕地看了看我。「唔，不見得罷！我想您總不會的，」他說，忍不住轟然雷鳴似的大笑起來。「唔，不管怎樣，砲總算架在那兒了，日出時分便齊聲爆發出來。啊呀！你可惜沒有看見碎條薄片四散飛揚的光影呵！」他叫道。鄧華力挨近了他，帶着悠閒的微笑凝神傾聽，低垂了眼皮，微微移動着兩腳。架砲的圓滿成績，似乎叫吉姆的手下人，益發覺得有恃無恐，所以他竟敢將砲台託付給兩個曾經閱歷過些戰事的年長的布基人，他自己却走去加入那埋伏在山谷裏的鄧華力率領着的撲擊隊。半夜過後，他們開始往山上爬，等爬到三分之二的路程，便躲藏在濕漉漉的草地裏，靜候太陽出現，因為太陽出現是他們約好的共同記號。他對我說，他守望黎明的快來，心裏焦急而且苦悶；又說，他因辛苦勞碌，匍匐攀援，身上熱度增高了許多，忽又感受冷露，頓覺涼透了骨髓；又說，他深怕等不到衝鋒前進時候，就會像一片樹葉般索索地發抖打顫啦。「這半個鐘頭，是我生平頂慢頂難過的時光啊，」他伸說。靜悄悄的木樁，被天色一襯托，逐漸透露在他們頭頂上。滿山坡散佈着的人們，低低蹲下，躲在陰沉黑暗的石隙間，同露水滴瀝的叢林裏。鄧華力挨着他躺平了。「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吉姆說，把一隻手輕輕放在他朋友的肩上。「他對我微微地笑，照常很高興，我却連嘴唇都不敢撥動一下，怕的是我別突然打起一陣寒戰來。我包管這話一點都不假。當我們利用地勢避免敵人目標時，我渾身汗流如雨——所以您想……」他伸說並不愁結果如何，他這話我倒也信得過。他只擔心他能不能抑制這些寒顫。他纔沒功夫理會什麼勝負呢。他不得不爬上那個山頂守待，不管會發生怎樣情形。他決沒有打回的可能。那些人們從心坎裏信賴着他哪。只信賴他一個人！縱使

他說的是句空話……

「我記得，他這時忽然躊躇了一下，把他的眼睛釘住我看。」據他所知，他們還從來沒有感到遺憾或後悔，」他說。「從來沒有呀。他祈禱上帝願他們永遠不再有何。同時——倒霉——他們把他的話奉作金科玉律，漸漸弄成習慣了。我簡直莫明其妙！爲什麼？還是不多幾天以前，他生平從沒見過的一個傻老頭兒，打許多哩以外的某村莊趕來，想探問他該不該同他的太太離婚。儘是實情。正經話。如此這般……他不大敢相信。我難道會相信麼？在遊廊上嚼檳榔，唉聲嘆氣，滿地吐痰，待了一個多鐘頭；當他還沒帶着那個悶葫蘆走出來以前，垂頭喪氣得同司喪儀的人一般模樣。這種情形，乍看似乎可笑，其實並不。那老傢伙要說什麼來着——太太很賢慧——不錯。太太很賢慧——雖然老了；於是瞎七搭八地說長說短，就爲着幾個銅壺同居了二十五年——三十年罷——也說不清。好長好長的時光呀。太太很賢慧。偶爾打她幾下——並不時常——只是偶爾罷了，當她年輕時候。不得不呀——爲了他的體面。如今她老了，忽然有一回拿着三個銅壺去借給她的外甥媳婦兒，從此以後，天天高聲嚷着罵他。他的仇敵便嘲笑他；他覺得臉上一點兒光彩都沒有了。壺又丟得淨光。爲了這件事，非常心疼。那樣的故事，深淺也測不透；便叫他先回家去，答應着我自己馬上就來，解決一切糾紛。這真叫人恨又不得笑又不得；只是麻煩透啦。穿林過隙，走了一天；想探聽事情的真相，委婉曲折地同許多傻頭傻腦的村夫們打交道，倒又化了一天功夫。照當時情形，怕會鬧出流血拚命的亂子來的。無論哪個傻瓜，不是擁護這方面的家族，就是偏袒那方面；村上一半人恨不得撈了隨便什麼武器，去攻擊另一半人，雙方正躍躍欲試。光明正大地！絕非開玩笑……哪裏還顧得去收割什麼莊

稼不消說終於把那勞什子銅壺還了他——叫人人平氣和纔罷。解決這糾紛並不困難。當然不會哩。這地方縱有不共戴天的紛爭，只消他指頭一變，沒有不煙消冰釋的。麻煩的就是要明白是非屈直的真相。至今不敢斷定，他對各黨各派是不是都很公平。他很不安。還有那嚙嚙嚙的談話。天呀！似乎一點兒頭腦也摸不着。寧可去攻打兩丈來高的老木寨，不管哪一天。容易得多呢！比起那種談話來，這就像小孩子的遊戲。也化不了那麼大功夫。唔，不錯；大體上講，看來未免可笑——那個傻瓜要做他的祖父都不嫌年輕啊。但是從別方面着想，却並不是鬧玩兒的。自從打敗薛力夫·阿利之後，樣樣事情只要他一句話就解決了。責任太重啦，」他重複說。「不的確——正經說，假使三個銅壺換作三條生命，恐怕還是一模一樣。」

「他用這段故事，說明他由戰爭的勝利，收獲了道義上的功果。這回的勝利，確鑿是了不起呢！叫他從奮鬥裏博得和平，從死滅裏透入人民深心的生命。但是太陽光下，一股陰慘氣氛，佈滿了大地，保持着穿鑿不透。永恆不變的寧靜狀態。他新鮮的青春的語音，（怪極了，他的語音裏竟聽不大出風霜折磨的痕跡來，）輕巧地蕩漾着，飄過森林底毫無變動的表面，好像大砲的聲音，震徹了那個露水很濃的寒颼颼的早晨——他那時對於任何世事都不介意，只擔心怎樣才能遏止全身的寒顫。太陽剛剛斜射在這些不可移動的樹梢上，一個山峯的頂巔便發出沉重的轟聲來，滿山頂瀰漫着一股一股的白色煙霧；同時，另外那座山，也似乎突然爆發了，只聽見一片可怕的叫嘯喧嚷——鼓勵，忿怒，驚駭，沮喪的呼聲。吉姆同鄧華力捷足先登，頭一個把手放上木樁。據一般人說，吉姆祇將指頭一碰，木寨的柵門就推倒了。這份功勞，不消說，他怎麼也不肯承認的。木寨全部——他不憚煩地向你再三申說

——原來只是個紙老虎（薛力夫·阿利主要的憑藉，就是地勢優越，對方難以侵犯）並且不說旁的，這木寨早已打得七零八落，沒有就破，全仗點兒微倖。他好像個小傻子，將肩膀湊上前去，一筋斗翻進去了。天呀！要不是有鄧華力，他怕會被一個滿臉斑點，身手刺花的浪人，用長鎗戳個對穿，給釘在一塊木板上的，那倒活像史泰的一個甲蟲哩。第三個進去的人似乎是唐比丹，吉姆自己的夥計。他是北方的馬來人，流浪到巴多森來的生客，硬被土王阿郎扣留了，替他在一隻御船上當划手。他一遇見機會，脫身便逃，混入布基的居民，暫時找個不甚安穩的棲身之所（只是吃的東西太少了），依附上了吉姆。他的皮色很黑，扁扁的臉，眼睛鼓着，儘流黃水。他崇拜他的「白爺爺」，未免過分，差不多近於狂妄了。他像個陰鬱的影子，寸步不離吉姆。每逢盛大的集會，他總緊跟在他主人後面，一手按着馬來劍柄，用兇暴而深沉的目光眇視着衆人，叫他們不敢過於接近。吉姆派他做這部落裏的頭目，所以巴多森覺得他是很有勢力的人，沒一個不對他恭敬而且殷勤。今番攻打木寨，他竟大顯身手。廝殺起來兇很而有條理。撲擊隊來勢很猛——吉姆說——雖然駐防的敵方驚惶失措，可是「木寨裏面還經過五分鐘的肉搏，末後有個傻瓜放火燒那樹枝同乾草堆搭的蔭棚，我們大家纔逃命散開了。」

「敵方似乎一敗塗地了。都拉明正在山腰等候，不可搖撼地兀坐在椅子裏，龐大的腦袋上緩緩飄散着砲火的濃煙；他接到這消息時只低聲哼了一哼。隨後聽說他的兒子安然無恙，並且正領頭追擊，他便不再做一聲，使着大勁想站起身來；他的侍從們連忙趕上去幫他忙，恭恭敬敬地扶他起來，於是他威風凜凜地移到一塊蔭涼地裏，躺下來睡覺，全身蓋了一條雪白的被單。巴多森的人民歡欣鼓舞，興奮欲狂了。吉姆告訴我：他轉過身來，背朝着

響亮。這種聲音，從這沒有史錄的地方的沉寂和暗淡裏，取得特殊的腔調，同時這地方便把他的話奉作每天過日子的唯一準繩。這種聲音，和靜默含有幾分共通的性質，隨伴着你透過那種靜默達到沒被探發的深處，永遠不離你的耳畔，深徹心底，遠及天涯——在低聲密語的人們底嘴唇上，帶着奇妙同神秘的色彩。」

第二十八章

「薛力夫·阿利吃了敗仗，也沒有抵抗，早逃出國境了。可憐被逐的村人們從草莽裏爬將出來，回到他們朽敗的房屋去，當時吉姆商得鄧華力的同意，給他們派了幾個頭目。他就照這樣子變作這片陸地實際的統治者了。至於老吞古·阿郎，他起初簡直嚇得個魂不附體。據說，聽到山寨攻克的消息，他驀然昏倒了，仆伏在他朝廷裏竹鋪的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沒有動彈，嘴裏唏唏呼呼地發着逼悶的聲音——淒慘可怕，叫旁人聽了沒一個敢在一杆槍長短的距離以內挨近他直挺挺的身體。他似乎已經看見他自己給趕出了巴多森的國境，受盡了恥辱，再沒人體恤，遊魂般地流蕩，衣服剝得淨光，沒有了鴉片，沒有了女人，也沒有了侍從，人人得以欺凌他，頭一個聽見他的人就能送掉他的命。薛力夫·阿利之後就要輪流到他了；這樣的魔鬼假使領兵來攻打，還有誰抵抗得了？我去巴多森拜訪吉姆時，土王還能保持他的生命同這樣的權威的，確不得不感謝吉姆的公道觀念。布基的人民

處心積慮定要復仇洩憤，聲色不露的老都拉明暗地裏希望還能看見他的兒子做巴多森的統治者。我們有一回會見時，他委婉曲折地叫我看透這隱祕的野心。他用的是旁敲側擊的方法，又從容又周密，精細到無可比擬。他開頭便表白說，他當年輕時代曾經運用了他的力量，可是現在他逐漸老了，乏了……他的體態軒昂嚴肅，他傲慢的小眼睛射出兩道伶俐探索的光芒，叫你禁不住要想起一匹狡猾的老象來；他的胸膛緩慢地高低起伏，雄厚而有節拍，好像平靜的大海的鼓動。他聲明說，他對於吉姆爺的智慧也有無限信心。只要他能得到一聲應許啊！一個諾字就够了……他靜默中的呼吸，他殷殷雷鳴似的低語，叫人連想到暴風雨消煞時最後的掙扎。

「我竭力想岔開這個話頭。這是很難辦到的，因為吉姆有的是權力，自不消再說；在他的新領域內，樣樣事情行也好，不行也好，似乎都由他一個人作主。可是，我不妨再聲明一句，這種情形倒也算不了什麼，比起我新發現的一件事實來——就是我滿面裝正經地注意傾聽時，我心裏忽然來了個念頭，覺得吉姆似乎終於快要能夠駕馭他自己的運命了。都拉明替國家前途擔心，他議論的圓轉很打動了我。土地被上帝安排在那兒便永遠在那兒，可是白人們呢——他說——他們來到我們這兒，不久就會去的。他們往別處去了。被他們留下的人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盼得到他們的重返哩。他們回到故鄉去見他們的親人，所以這位白人怕也會回去的……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我聽到這兒，竟情不自禁地使勁說道，「不，不。」分明我是太冒失太輕忽了，因為都拉明掉轉臉來直對我，（他臉上的表情，印刻在凹凸不平的深紋裏，始終不變一變，好像是個櫻色的大假面具）沈思默想似地說，這的確是個好消息；於是他想探聽詳細的源委。

「他小小的夫人，又像慈母，又像女巫，坐在我另外的一側，蒙着頭，盤着腿，從大百葉窗洞裏向外凝望。我只能看見一束飄散的灰白頭髮，高高的顴骨，尖長的下巴微微咀嚼着的動作。她依然眺望着浩瀚的森林——沿着羣山綿延不盡，並沒有移轉她的眼睛。便用憐憫的聲調向我道，他這樣年輕爲什麼竟離鄉背井，漂流到這遠方來，經過那麼許多危險？他在故鄉難道沒有家庭，沒有親人麼？他難道沒有年老的母親，會時常想起他的容貌來的麼？」

「這完全是我意料不到的問題。我祇能含糊其辭，迷茫地搖了搖頭。後來我纔完全知道，當我竭力擺脫這層困難時，我是顯得很狼狽的樣子呢。然而從這時候起，老商人越發沉默寡言了。我恐怕他有點不痛快，我分明給了他尋思的資料。够奇怪了，就在那天（我留在巴多森最後的一天）晚上，我又被這同樣的問題難倒了，對於吉姆的命運依然不能解答其源委。這使我不能不來談談他的戀愛故事。

「我想你們大概以爲這個故事不用我講，你們自己也能想像的罷。這樣的故事我們聽見過許許多多了，我們多半總覺得這些並算不得什麼戀愛故事。我們大都把這些故事看作機緣的湊合，頂多也不過是情慾的枝葉，或許只是春青和誘惑的掇拾，縱使柔媚纏綿，悔恨怨艾，所歷無不逼真，但是歸根結底，無非一場空幻，腦海裏再不遺留點兒蹤影。這種見解大體上都很正確，目前這樁案情或許也能適用……可是我也不敢斷言。要講這個故事，假使只站在普通立場上去觀察，該是很容易的，實際上却大謬不然。這故事乍看跟旁的差不離，然而在我，却從背景裏看得見一個女子的憂鬱形相，冷酷而賢明的黑影——埋在孤墳裏，帶着焦渴而又淒苦的目光，和閉得緊緊的嘴唇。我有一天清晨散步，無意間走近這座墳墓——是個不大齊整的黃土墩，基脚用白色珊瑚塊鑲成一道

乾淨的沿邊，周圍用折斷了的連皮的嫩樹築了一圈籬笆。細柱的頂端，用花葉紮了彩球——花兒是新鮮的。

「因此，這個影子，不管是不是我的想像，但至少有一件意味深長的事，我總能明白指出的，就是那個不能忘懷的墳墓。此外讓我再告訴你，那素雅的籬笆原是吉姆用了雙手親自編飾的：你聽了這話，該就明白這故事與衆不同的特點了。他對於另外一個生命戀戀不忘的情懷，很能代表他天性的嚴肅。他有一顆赤誠的心，並且是富於浪漫情趣的心。柯內里是個言語不能形容的人，他的太太除她的女兒以外，一輩子再沒有旁的伴侶，朋友，或親信的人。這可憐的婦人，同她女兒的父親離異以後，怎麼竟會嫁給那可怕的小鬼，馬拉甲島上的葡萄牙人；並且她怎麼會同她的前夫離婚，究竟是受了死神的驅遣呢，（死神有時倒還是慈悲的）還是受了殘酷無情的習俗的壓迫：這些在我是個猜不破的啞謎。就我從史泰（他知道的故事是那麼多）無意間的談吐裏，偶爾聽得的一星半點，我深信她不是個尋常的婦人。她自己的父親是白種人，做過大官，也是個天分高超，才華煥發的脚色——這樣的人是英銳有餘，而滯鈍則不足，總不把成敗得失放在心裏，結果他們的生涯往往湮沒不彰，不蒙世人的諒解。我猜想她一定也缺少那種超渡浮生的滯鈍氣質罷——她的生涯終於在巴多森收場了。我們共同的命運……因爲男子——我是說真正有靈性的男子——到了心願滿足的時候，偏偏覺得好像被一個比生命更寶貴的人或物拋棄了似的，難道有哪個男子，不能模糊地記起曾經有過這番經驗麼……我們共同的命運却用特別殘酷的繩子縛住了婦人們。命運不像主人樣痛痛快快地責罰，却叫人零碎挨受，彷彿是要滿足一種不能調解的私心的憎恨。我們想，命運也許是派定了來做人世的主宰，偏偏在那些最能超脫塵心俗慮的羈絆的人們身上找它報

服的機會因爲只有婦人們，有時才在她們的愛情裏，平添一種恰恰明瞭到够嚇你一跳的要素——超人間的情味。我滿心驚奇地問我自己——在她們心目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呢——是不是還有我們所知道的形態同實質，我們所呼吸的空氣！有時我幻想，她們的世界定是超絕倫常的崇高的領域，被她們冒險的靈魂底騷動，攪擾得沸滾奔騰，又被種種可能的驚險同犧牲的榮譽，照耀得光輝燦爛。可是我又疑心世上的女子是很少的，雖然我也明白，不消說，人類是那麽衆多，兩性的比例——單就數目論——又是這般相等。但是我深信這女兒正同她母親一樣，似乎都不愧爲一個真正的女子啊。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出這兩個影像來，起初是一個少婦同一個小孩，後來變作了一個老嫗同一個少女，兩個人的模樣簡直沒有分別，時光好似白駒過隙，浩瀚的森林把外界隔絕了，寂寞和騷擾圍繞着這兩個孤另另的生命，她們交談時個個字眼浸透了悲涼的意味。她們一定推心置腹地談了許多私話呢，大概談到事實的還少，談到深心的情懷的却很多——無疑是些悔恨呀——恐怖呀——預感呀：這類預感，直到老者死後，幼者才完全恍悟了——於是吉姆悠閑地走近來啦。我深信她那時候已經懂得許多了——雖不是樣樣懂得——懂得最多的似乎就是恐怖。吉姆替她起了個名字，用意是說寶貴，同說一顆寶石的用意相彷彿——珍珠。很美，是不是？他就沒一樣事情不在行。他能應付他的幸運，同樣他畢竟也能應付他的厄運。他管她叫珠婉兒；他說這個名字，就同他說起「琴兒」來一樣，你可知道——總帶着良人的，家常的，和平的情趣。我頭一回聽見這個名字，是在我走進了他家庭院以後的十分鐘，其時他狠命地同我拉了拉手，險些兒拉掉了我的胳膊，於是一溜煙跑上樓梯，在笨重屋簷下的門口做出一種孩兒氣的歡欣鼓舞的慌張舉動來。「珠婉兒！珠婉兒！趕快！

來了個朋友了」……忽然從暗淡的遊廊裏偷偷地望了望我，他很懇切地囁嚅着說，「你知道——這——這可用不着瞎說的——沒法告訴你，我受了她多大的恩惠呀——所以——你明白——我——的的確確好像……」他這慌張急切的低語忽然被打斷了，因為房子裏面有個雪白的輕盈的體態翩翩地閃動了一下，發出一聲輕微的呼喊，露出一張雖似孩子却很強壯的小臉，眉目清秀纖嚴；深沉凝注的目光，透過室內的昏暗向外探望，好像一個鳥兒從鳥窠深處探望的光景。這名字，不消說，叫我微微吃了一驚；但是當時還不覺得什麼，直到後來，我才從這名字聯想到我在路上聽到的謠傳了。——離巴多森江流以南約莫二百三十哩光景，沿海有一塊小地方，我勾留在那兒時候，聽到了那種謠傳。我所趁史泰公司的雙桅小船，停泊在那兒，爲的是要收集當地的出產品，我便偷空上了岸，可是叫我十分驚訝的是，發現這樣可憐的鬼地方居然也有一個三等駐劄副公使，一個粗大肥胖，油膩臃腫，閃眉爛眼，嘴唇亮晶晶向外翻的雜種。我發現他伸手展脚地朝天躺在一張籐椅上，衣服沒有扣釦子，顯着闌珊的醜態，冒着蒸氣的頭頂上放了一大張不知是什麼植物的綠葉，還有一大張拿在手裏，懶懶地揮舞着當扇子使。……上巴多森去麼？是史泰貿易公司，他知道。有准許通行的護照。不關他的事。現在那兒還算不壞啊，他懶洋洋地說，於是拖長了聲音道，「那兒來了個流氓一類的白種人，我聽說……？你怎麼說？是你的朋友得……？真有了這樣一個流氓——他是幹什麼的？他怎麼會找到那兒去了，這惡棍。嚶？我總有點兒懷疑。巴多森——他們那兒殺人不眨眼——不關我的事。」他住了嘴，唉了一聲。「啊！老天爺！好熱啊！熱極了！唔，那麼這個故事裏面也許還有點兒花樣，並且……」他閉了一隻塗滿眼矢沒精打彩的眼睛，（眼皮卻繼續在顫動）同時斜着另外一隻眼睛惡狠狠

地眇視我。「慫慫」他神祕地說，「假使——你可明白——假使他果真弄到了什麼稀罕的好東西——比不得你們的綠玻璃塊——明白麼？」我是政府派的官吏——你告訴這壞蛋……嚶？什麼是你的朋友……他恬適地繼續在椅子裏打滾……「你這樣說過，倒是不錯；我樂得給你個暗示。我想你大概也願意從裏面措點兒油的罷？別插嘴。你只要對他說，我已經聽見這回事情了，可是我還沒有呈報我的政府。還沒有哪。懂麼？幹麼要呈報？叫他上我這兒來，假使他們饒他一條命，讓他生離國境的話。他還是替他自己當心點好。嚶？我答應決不追究。守祕密——你明白麼。你也——你自然也好沾我點兒光。勞你駕的小外款。別插嘴。我是政府派的官吏，卻並沒作呈報。那不過是官樣文章。明白麼？我知道些很好的人們，他們要買值得有的東西，也出得起大價錢，只怕這光棍一輩子還沒看見那麼多錢呢。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他睜開了兩隻眼睛，死命地釘我，同時我俯臨着他站在那兒，不禁驚訝失措了——暗自詫異着，他到底是瘋了呢，還是醉了。他津津地流汗，吁吁地喘氣，有樣沒力地呻吟，搔頭摸耳，悠閑得可怕，叫我再也不看不下這副怪樣子，所以也沒來得及探發這裏面的奧妙。第二天，偶然同當地小衙門裏的人們談話，我才發現沿着海濱正慢慢地傳播着一種謠言，說是巴多森有個神祕的白種人得到了一塊奇特的寶石——一塊體積非常大的翡翠，簡直是無價之寶哩。翡翠比任何旁的寶石，似乎更能攝引東方人的想像。人家告訴我說，那個白種人，利用他拔山倒海的氣力，同機詐狡猾的手段，終於從遠方一個國家的君主手裏取得這塊寶石，隨後他立刻逃出了那個國境，來到巴多森，陷入極端困苦的境地，可是他非常凶暴，好像什麼都鎮壓他不了的，所以竟把巴多森的人民嚇得鷄竄狗逃。告訴我這故事的人們大都有着同樣的意見，以為這塊寶石也許倒是

個晦氣星——如同塞加達拿國王的那塊著名寶石一樣，在古時曾給那個國家招致了許多戰爭和沒人談起的災難。這翡翠也許就是回教王的那塊寶石罷——可是誰也不能斷定的確，關於奇大的翡翠的故事，同白種人最初涉足愛琴海羣島的歷史，時代是一樣的古遠；一般人對於這故事的信心尤牢不可拔，所以四十年以前，荷蘭僑民會由官方發起公開的查究，目的在探尋故事的真相。這駭人的吉姆神話，大半是一個老頭兒講給我聽的，他替那地方可憐的小土王當書記一類的官職；他眯着可憐的近視眼，對我細看（那時他坐在茅屋的地板上，算是表示敬意）給我解釋，說是這樣的珠寶最好的保存法就是暗藏在一個女子身上。這不是說個個女子都使得她必得是年輕——他深深嘆了口氣——還要感受不到戀愛的誘惑。他神色狐疑地搖了搖頭。但是如今世上似乎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女子呢。他曾經聽人說起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那個白種人待她十分尊敬，十分關切；她沒人作伴時決不單身出門。人人都說，差不多天天看得見這個白人同她在一起；他們並肩走路，在旁人面前也不閃避，他將她的手臂挽在他的手臂底下——緊緊壓在他的身側——照這樣子——簡直是破天荒的舉動啊。這也許是撒謊罷，他承認說，因為這未免太奇怪了，誰都做不出來的；至於旁的方面呢，她的確把這個白人的珠寶暗繫在她懷裏，自是毫無疑義的。」

第二十九章

「人人公認這就是吉姆夫婿傍晚散步的光景。我參加作第三者，已經不止一次了，回回總覺得不大痛快，因為明知柯內里偷偷地跟蹤在附近，老是歪扭着他的嘴，好像永遠準備磨牙切齒的樣子——他以為受了女兒女婿們委屈，心底裏怕在暗暗叫苦哩。但是你可曾注意到：從海底電線同郵船航線的終點再過三百哩以外，那功利主義的西方文化，焦頭爛額的騙人幌子，早已失却了權威，終於枯萎了，凋亡了，讓給純粹的想像活動替代了——這種純粹的想像活動，同許多藝術作品一樣，有華而不實的空泛，又時常有攝人心魂的魔力，偶爾也有深奧隱密的真理。兒女英雄的奇緣看中了吉姆，找上他身來——這纔是故事裏真實的部分，其餘都是不相干的。他並沒隱藏他的珠寶。實際上，他把這珠寶却矜誇得了不的呢。」

「我現在想起來，我畢竟纔看見了她很少的一部分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均勻的，蒼白得同橄欖似的顏色，是她烏油油的，深藍的頭髮，蓬蓬鬆鬆地披散在一隻暗紅的小帽子底下，這帽子便戴在她端正的頭頂上，戴得很後。她的舉止沒有一點拘束，不帶分毫遲疑；她一含羞，臉上就會泛起一層暗紅的彩霞。當吉姆同我正談話的時候，她總要走來走去，目光銳敏地監視我們幾下，沿路留下一個風韻瀟灑的美好印象，留下一種警惕提防的清晰暗示。她的姿態很奇怪，羞澀中又帶點兒潑辣。每回偶然笑了一笑之後，好像想起某種永遠避免不了的危險似的，笑影嚇跑了，臉上隨即呈出一種默默的，憂抑的，焦思的神情來。有時她也跟我們一起坐下，把她纖纖素手的指節抵着她輕輕的面頰，壓成一團一團的鬢渦，然後側耳傾聽我們的款談；她清明的大眼睛老是釘在我們嘴唇上，彷彿

佛每個說出聲來的字眼都可以看得見的樣子。她母親教過她讀書和作文；她又從吉姆學得不少英語，她講起英國話來有趣極了，也像吉姆似的好些音節發不清楚，聲調還帶些孩子氣。她嫵媚溫存的柔情，不啻是飛撲着的翅膀，翱翔在他頭頂上。她的心神完全全給他一個人浸漬透了，所以無形中她也染了一些他表面的習氣：譬如舒展她的手臂，掉轉她的頭兒，注射她的目光，所有的情態都跟他差不離。她警醒的愛情，緊張到這般地步，幾乎讓人能靠感官體驗得出來：彷彿確鑿是存在週遭實質的空間以內，同一股特殊的香郁一樣密密繚繞着他，又同一種顫抖幽隱，熱情充溢的聲音一樣停留在日光下。我猜想你大概以為我也是浪漫氣質的人罷，這可錯了。我現在給你們敘述的只是些清醒的印象，我生平偶然遇見的一段青春，一件奇怪而不大稱心的戀愛故事，給我遺留下的印象。我很關切地觀察他受了他的——得——好運的擺佈。她對他的愛情含了些妒忌，可是她爲什麼要妒忌，並且有什麼可妒忌的，這連我也說不清楚。土地，人民，森林，都跟她串通了來監視他，帶着一致的警醒，帶着幽隱，神祕，牢不肯放的情趣。這裏面可說簡直沒有疏通的餘地啊；他就幽禁在他那權威的自由裏；她呢，雖然隨時都肯放下她的頭兒讓他做踏脚橈，同時却毫不放鬆地防守着她的勝利品——彷彿他是很難管束的樣子。至於唐比丹，在我們旅行的路上，跟在他白爺爺後面，大踏步走，頭往後仰，惡狠狠的，好像個土耳其皇帝的衛兵，滿身戴着武器，帶着馬來劍，屠刀，同長槍（另外還攜着吉姆的洋槍）；甚至於唐比丹都老實不客氣起來，裝作毫不妥協的守護者的神氣，好像個陰鬱的忠心耿耿的獄卒，準備爲他的俘虜捐棄他自己的生命。有幾晚，我們坐到夜闌更深還沒有睡覺，他悄悄的朦朧的形象便在遊廊下面來回走動，脚步輕輕的，要不然，我驀一擡頭，會意想不到地望見他直僵

僵地呆站在陰影裏。照例，過了一忽兒，他又一聲不響地消失了；可是等到我們站立起來時，他就像從地底裏跳將出來似的，湊近我們身邊，準備接受吉姆隨便什麼命令。至於那個女子，我相信，在我們未道晚安握手作別以前，她也從不自個兒先去睡覺的。不止一次了，我從我房間的窗戶裏看見她同吉姆一起躡手躡腳地走出來，凭倚着粗毛的欄干——兩個白淨的人影，儂倚得緊緊地，他的手臂挽着她的腰肢，她的頭兒放在他的肩上。他們悠悠的低聲細語傳送到我耳邊來，清徹，柔膩，在深夜的岑寂裏帶着溫靜的悲涼情調，好像一個生命用着兩樣聲氣自己跟自己攀談的樣子。隨後有一回，蒙在蚊帳裏，躺在牀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我明明白聽見了輕輕的擠軋聲，微弱的呼吸聲，戰戰兢兢地清嗓子的咳嗽聲——我就知道唐比丹還在巡夜哩。雖然他蒙白爺爺的恩寵，在園地裏有了一所房屋，已經「娶了妻」，並且最近託福生了個小孩，可是我相信，至少是在我勾留的期間，他每夜總是在遊廊上睡覺的。要叫這個獍狠的忠僕說話，同叫泥菩薩開口一樣煩難，連吉姆自己，也只能得到他斬釘截鐵的一字半句兒回答，幾乎可說是硬逼出來的抗議。他的意思似乎是說，談話不是他的本分。我聽見他心甘情願地說出的最長的話，是在一天早晨，他突然向着院子伸出手去，指着柯內里說道，「吃洋教的來了。」我並不覺得他是跟我說話，雖然我就站在他身邊；他的目的似乎是要喚起全宇宙的憤恨的注意。隨後又唧唧咕咕提到狗子，提到燻肉的香味，特別顯得輕快，靈巧，這可叫我吃驚不小。院子是一塊寬敞見方的空地，給太陽烤成了一片炎炎的火光；柯內里沉浸在濃烈的光焰裏，一蹙一蹙的走到眼前來，那偷偷摸摸，賊頭賊腦，飽藏禍心的樣子，簡直沒法形容。看見了他，不由人不想起各樣令人作嘔的東西。他緩慢艱難的步伐，活像個可憎的甲蟲的匍匐，只有兩條腿蹣跚蹣跚

蹬地搬動得很起勁，身體却平平穩穩地溜冰也似的溜了過去。我猜想他大概是想筆直地走向他的目的地去，竭力避免走冤枉路，可是他把一隻肩膀衝着向前，進程似乎總免不了歪斜。人家常常看見他迂緩曲折地在茅棚叢中繞來繞去，彷彿是追尋獵物的蹤跡；打遊廊前面經過時候，眼光偷偷向上張望；然後拐過一所茅屋的基角從容不迫地隱沒了。他表面上好像同這個地方脫離了關係，其實這不過證明吉姆忒嫌疏忽，或者是鄙夷不屑，沒有理會罷了，因為柯內里在一件也許能叫吉姆致命的案情裏，曾經犯了很大的嫌疑哩。（至少可以這樣說）按實說，這件案情終於倒替吉姆增了不少光榮。樣樣事情，歸根結蒂，偏偏總替他增光不少；從前過分關心運命的他，如今好像變成銅皮鐵骨，誰也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似的，這大概是他的幸運故意跟他打趣罷。

「你們該知道，他來到都拉明那兒之後，很快就離開了——爲他的安全計，未免太快啦，當然還在戰事發生以前許久。這是他受了責任心的驅遣；他必得去料理史泰的事務，他說難道他能推諉不成？他爲了這事，把他自己的安全完全丟在腦後，渡過江去，同柯內里一起住下。柯內里是怎樣挨過了這紛亂的時局，保全了他的性命，我可說不上來。他以史泰的經理的資格，多少總受了都拉明的保護；他在這鹿逐鼎沸的紛紜狀態中，不知是用了什麼手段，這纔苟延殘喘到如今，然而我敢確信，他的行爲，不管他被逼得非走不可的是那一條路，總特別帶有卑鄙的彩色——卑鄙就像是他這個人的圖印。那是他性格上的特點，他骨子裏和外表上都是卑鄙的，正同旁的人們特別顯得慷慨，不凡，或莊嚴的樣兒，看來一樣分明。這是他天性裏的要素，滲透了他一切舉止行動，貫徹了他一切脾氣和感情；他暴躁也顯得卑鄙，微笑也顯得卑鄙，傷心也顯得卑鄙；他的禮貌和他的氣忿，是同樣的卑鄙。我敢說他

的愛情怕是感情中最卑鄙的一種了，——可是你能在愛情裏想像一個令人作嘔的蟲子麼？他令人作嘔的那副醜態，也是卑鄙的，所以單覺得怪討厭的人站在他身邊一比，也會顯得高貴了。他在故事裏所處的地位，既不在惹人注目的前景，也不在隱約襯托的背景；只看見他蹙縮縮地在邊緣上蠕動，曖昧索解，不乾不淨，玷污了故事裏韶華青春，和天真爛漫的芬芳氣味。

「他的地位，無論如何，除掉狼狽不堪以外，再說不出旁的來，可是他就從這裏面，佔了些便宜，倒也難說。」吉姆對我講過，他最初遇見他時，他滿臉堆笑，親親熱熱地迎接他，顯得好一副卑鄙的樣子。「這傢伙顯然與頭得忘形了，」吉姆鄙夷地說。「他每天早晨撲向我來，拉我的兩隻手——去他的！可是會不會有頓早點呢，我可從來不敢說定。假使我兩天吃到三餐，我就覺得很造化了；他每個禮拜還要我簽字出十塊錢的一張票子。說道，他相信史泰請他照顧我，決不是叫他白白地幫忙。得——他照顧我，差不多就等於白幫忙呢。於是把這事歸咎於時局的不太平，假裝着要扯他頭髮的樣子，一天說二十遍的請我原諒，弄到後來，我只好求他別再搗麻煩了。這叫我好難受呀。他的屋頂已經塌下了一半，全盤呈着破敗的景象，到處牆壁上觸出了一束束的乾草，飄拍着零星破碎的席角。他用盡方法要說明史泰在最近三年的貿易上欠過他的錢，可是他的帳簿都撕碎了，有幾筆帳目也沒處查考了。他想要暗示這是他新死的太太的過錯。討厭的混帳東西！末後，我非得禁止他，再不許他提起他新近死了的太太了。一提起她，珠婉兒就會放聲痛哭的。我老不明白，全部商品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堆棧裏什麼也沒有，只剩了些老鼠——這些老鼠在亂七八糟的舊麻袋，和包捆用的牛皮紙堆裏，倒過了一陣與高采烈的日子哩。我從各方面探聽

得很確鑿，他有許多錢埋在什麼地方，可是不消說，休想逼出他一個大來。我在那可憐的家裏過的生活，是最慘淡不過的。我要替史泰盡我的責任，可是我也有旁的事情分心。當我逃到都拉明跟前時，老吞古·阿郎嚇壞了，退還了我所有的東西。這是一個在那兒開小鋪子的中國人經的手，很費了些周折，合着無窮神祕似的；可是等我離開布基部落，去跟柯內里住下後，立刻便有人公然說，土王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把我趕快殺掉。倒也有趣，是不是？我也看不出他有什麼辦不通的阻礙，假使他已經打定了主意的話。最壞不過的是，我總覺得，我的行事，無論於史泰，或者於我自己，都沒有一點兒好處。啊！簡直不像人樣子了——這整整六個禮拜的生活。」

第三十章

「他又告訴我說，他不知道爲什麼總捨不得離開——但是我們當然不妨猜一猜看。他是深深地同情於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女，在那個「下流，懦怯的惡棍」的爪牙下面挨命。跟着柯內里叫她過着一種慘淡可怕的生活，所差的不過還沒施出拳打腳踢的毒辣手段來罷了——也許因爲他沒有這種膽量吧，我想。他硬要她叫他父親——」並且還得恭恭敬敬地——恭恭敬敬地，」他尖聲嚷，對着她的臉揮舞他蠟黃的小拳頭。「我是個有體面的人，你又是什麼？告訴我——你是什麼？你難道以爲我就白替旁人養育子女，連一點孝敬都得不到嗎？我不拒

絕你，你就該樂得受擡舉了。來——說是的，父親……不成？……你等一忽兒看。」於是他開始詬罵那已故的婦人，罵到這女孩不忍再聽，雙手按着頭，向別處奔逃。他便追趕她，繞着房屋的周圍，穿過叢叢的茅屋，突進突出地追趕她；終於把她趕到一個角落裏，叫她走頭無路，她只好堵住耳朵，雙膝跪下，於是他站得遠遠地，在她背後，說些穢褻不堪的咒語，接連半個鐘頭不住一住嘴。「你母親是個魔鬼，妖迷的魔鬼——你呢，也是個魔鬼，」他罵到最後，突然提高嗓子尖叫，揀起一塊乾土或者一把爛泥（房屋周圍有的是爛泥），擲到她頭髮裏去。然而，有的時候，她竟也不屈不撓，滿沒把他瞧上眼，默然跟他站在對面，只是偶爾說出一兩個字來，便叫他心如刀刺，急得他直跳腳，扭身子。吉姆告訴我說，這些活劇多可怕呀。在荒涼之野地，却遇見這種情形，倒也奇怪。這樣刁難的尷尬的景况，永遠沒有終窮，你要是想到了，不由你不心驚膽寒。有體面的柯內里（馬來人管他叫因豈內里，他們一提這名字，便做出個用意很多的醜臉來）是個灰心失意的人兒。我不知道他對於他的結婚曾經抱過什麼利己的企圖；但是許多年來，史泰貿易公司的貨物（史泰只要他的船主們肯把貨物帶到那兒去，他總毫不躊躇地繼續着這種供給，一向不會間斷過）被他暢所欲為地偷盜挪用，吞吃羈佔；這種借公濟私的自由權利，似乎是他犧牲了他光榮的名字才換得來的，在他顯然還算不得公平的代價呢。吉姆恨不得痛痛快快地把柯內里打個半死不活；然而從別方面說，這種情景，過細一想，是這般痛心，這般丟臉，所以照他當時的心情，寧可遠避到聽不見的地方去，免得更觸動那女孩的傷感。他們走開了，留下她一個人惶惶沮喪，啞口無言，綑着鐵青的絕望的臉，不時捧緊她的胸膛，於是吉姆再慢悠悠地走上去，淒苦地說，「喂——來罷——真的——有什麼用處呢——你總得想法吃點兒東西

才好，」或者給她這一類同情的表示。柯內里依然鬼頭鬼腦地走來走去，穿過門洞，橫過遊廊，重新折回，跟魚兒一般地無聲無臭，眼睛裏射出兩道陰險，狐疑，詭祕，偷探的光芒。「我能叫他不再搗亂，」有一回吉姆對她說，「只消你吩咐一句。」你可知道她回答的什麼話？她說——他婉切動聽地和我講——要不是她深信他自己也是個非常可憐的人，她怕會放潑了膽，親手殺死他的。「想想這句話看！一個可憐的孤女，差不多還是個小孩呢，逼得沒法竟講起那樣的話來，」他驚惶顫慄着嘆道。要從那個下流的惡棍手裏拯救她，固然是談不到，就是要從她自己手裏拯救她，也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對她倒不是怎樣地憐憫；豈止是憐憫呢；照那種情形過活下去時，他良心上總彷彿有樣放不下去的東西。離開這個家，放棄了不管，未免是種卑劣的行徑。他終於明白了：多留幾時，也不會有什麼希望，帳目也罷，錢款也罷，無論什麼，都休想有個水落石出的日子；縱使如此，他還是待下去，惹得柯內里怨天恨地，幾乎要撒野——我並不是說要發瘋。同時他覺得各種危險陰陰沉沉地密佈在他周圍。都拉明已經兩次派了個可靠的使者來，嚴重地告訴他說，假使他再不渡過江去，跟當初一樣住在布基部落裏面，他老人家也就沒法再維持他的安全了。各階級的人們，往往在更深夜半時分，跑來找他，對他洩露許多謀害他生命的機密。有人要下毒藥毒死他。有人要候他在浴室裏刺死他。有人安排了許多圈套，想駛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放鎗射死他。這些通風報信的人們，個個都自命是他頂好的朋友。永遠叫人不得安寧——他告訴我說——這就够受了。諸如此類的事情是極可能的——不，簡直是早晚會發生的——可是這些瞎編胡謔的警告，只使他感覺到他的周身，四面八方，暗中設下了許多陷阱羅網罷了。再沒有別的東西能以搖撼他剛毅雄偉的精神。最後，有一夜，柯內里自己預備了許

多嚇人的鬼話，用莊嚴而諂媚的語調宣佈了一個小小的計劃，這計劃只要花一百塊錢——或者甚至於只要花八十塊錢；讓我們就說八十塊罷——他，柯內里，願意找個妥實可靠的人，安安全全地護送了吉姆，偷渡過江去。事到如今，再沒有旁的路可走了——假使吉姆還有點兒顧惜他生命的話。八十塊錢算得了什麼？芥末大的事呢。一筆不足數的微款罷了。同時他，柯內里，不得不留在後方，爲了要證明他對史泰先生的青年朋友是如何忠誠，只好堅持到底去跟死神周旋。他那卑鄙的做醜臉的情景——吉姆對我說——叫人太難受了：他搔頭捶胸，雙手捧着肚皮，把身子搖來搖去，簡直洒下一滴滴的眼淚來了。「刀快架到你自已頭子上來了，他終於尖聲叫道，忽然直衝出去。柯內里演這齣活劇，究竟含有多少忠實的成分，倒是耐人尋味的問題。吉姆向我承認，這傢伙走去之後，他睡下了，沒有闔一闔眼。他仰躺在一張鋪在竹編地板上的薄席上面，悠閒地定睛分辨一根根光禿的椽木，傾聽屋頂上破碎的茅草息索作響。一顆星子，忽然透過屋頂上的一個窟窿，閃爍發光。他的腦海正在奔騰翻覆；可是，偏偏就在這晚上，他熟籌了征服薛力夫·阿利的計劃。他一向除掉茫無頭緒地清理史泰的事務以外，餘下的工夫完全消磨在盤算這個計劃上，可是他的主意——他說——這時才忽然打定了。他彷彿能夠看見鎗砲已經架在山頂上似的。他躺在那兒，精神很興奮，熱度也增高了許多；睡眠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他跳起身來，赤着腳走到外面遊廊上來。默默地走着，他突然聽見那女孩不動一動地靠着牆，好像掌更守夜的光景。看見她還沒睡覺，又聽見她用迫切的低語詢問柯內里在什麼地方；照他當時的心境，倒也並不使他驚訝。他只說他不知道。她微微嘆了口氣，儘向院落裏窺探。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他腦子裏給那個新思想盤據了，完全充滿了，所以忍不住從頭到尾地立刻

講給這女孩聽。她凝神傾聽，輕輕地拍手，幽聲幽氣地說些欽羨的讚辭，可是她顯然是在提防着，始終沒有鬆懈。她似乎一向總把她當個親信的人看待——同時她這方面，自不消說，關於巴多森的事情，也能够，並且曾經，給了他許多有益的暗示。他屢次對我懇切地說，他聽了她的勸導，從沒覺得他自身受到過壞影響。慢說旁的，在這樣的時候，當這樣的境地，他正縷縷細說他的計劃，她却冷不防地按了他的手臂，打他身邊隱沒了。於是柯內里神出鬼沒地露了面，看見了吉姆，便橫着身子一巔一晃地走近來，彷彿他中了鎗彈似的，於是兀然不動地站在黑暗裏。他終於小心翼翼地走到跟前來，如同一個懷着鬼胎的貓兒。「那兒有幾個漁夫——帶着魚兒，」他顫聲說道。「賣魚呢——你明白。」……那時定是早晨兩點鐘——大概正是賣魚人出現的時分。

「吉姆却把這些話當耳邊風一樣吹過了，分毫沒加理會。旁的事情正盤據在他心頭，何況他什麼都沒聽見，也沒看見呢。他只好茫然應了聲「噢！」就着一個立在那兒的水瓶裏喝了口水，重新走進去，躺在席上尋思，留下柯內里陷入惶惑莫解的深坑，兩臂抱住遊廊的欄杆，彷彿他的腿已經不能支持了。隨後不久，他聽得偷偷的腳步聲。腳步聲停止了。打牆壁外面透進來一種顫抖的低微的語音，「你睡着了沒有？」「沒有什麼事？」他敏捷地回答；外面起了一陣急遽的行動，於是一切仍歸靜寂，彷彿那低聲密語的人已經嚇呆了。吉姆煩惱極了，暴跳如雷地走出來；柯內里噁啞地輕輕叫了一聲，沿着遊廊一直跳到階沿附近，緊緊揪住一根斷了的欄杆的小柱子。吉姆給疑雲迷了心，遠遠地向他叫喊，問他到底是什麼用意。「我講給你聽的話，你仔細想了想沒有？」柯內里問，費了好大勁兒才把這些字眼吐出口來，好像寒熱病患者正在一陣發冷的當兒。「沒有！」吉姆肝火直冒地嚷。「我沒有，

我也沒有那麼大工夫。我還打算待下去呢，在這兒，在巴多森。」「你會死——死在這——這兒的，」柯內里回答，依然劇烈地戰抖着，說話的聲音好像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這一場把戲，是那麽無稽，那麽討厭，吉姆不知道他該發笑好呢，還是該生氣好。「等我看見你收拾掉之後，我才死呢，你放心，」他高聲嚷，恨得要躁腳，又忍不住想笑。他裝了幾分正經（給他自己的思想激動了，你知道，）繼續嚷道，「什麼都挨不上我的身。憑你使出窮兇極惡的手段來。」那離得遠遠的鬼影也似的柯內里，憑他那副討厭模樣，彷彿竟變作吉姆一向所經歷的全部煩惱和困難的整個化身了。他益發情不自禁起來——因為最近許多天，他的神經已經疲勞過了度——叫了他許多乖巧的名字，——騙子，說謊家，卑鄙的流氓；行爲未免失了常態。他承認他什麼也顧不得了，他簡直是發了瘋，——不怕巴多森傾了全國的力量，也休想嚇得跑他——並且用着嚇人的誇大的口氣，公然地說，他要叫他們一個個翻不出他的掌心，跟着他滴溜兒轉呢。……完全是信口雌黃，多滑稽呀，他說。他偶一回想，就覺得他的耳朵滾熱發燙。敢是過分興奮，有點昏亂了吧。……那女孩，正跟我們坐在一起，趕緊點了點她小小的頭兒，淡淡地皺了皺眉，帶着小孩似的莊嚴說道，「我聽見他講了。」他大笑起來，漲紅了臉。那離得老遠的模糊的人形，好像快要崩潰解體似的，彎腰曲背地伏在欄杆上，離奇古怪地不動一動：這樣一個人的沉默，絕對的死一般的沉默，終於使他住了嘴，他說。他神志清醒了過來，突然緘默了，對他自己不覺訝然失驚。他守望了一忽兒。沒有點兒動靜，沒有點兒聲息。「當我那樣喧嚷的時候，這傢伙完全好像死了的模樣，」他說。他自己覺得異常害臊，於是匆匆忙忙走進屋去，沒有再說一個字，重新又躺了下來。這場吵鬧倒似乎於他很有益處，因為他像嬰兒似的睡熟了，直到天亮沒有醒一醒。好幾個

禮拜沒有這樣的酣睡了啊。「我可沒有睡。」那女孩插嘴說，一隻手肘放在桌上，撫弄着她的面頰。「我守望着呢。」她那兩個大眼睛閃閃發光，略微轉了一轉，於是聚精會神地釘着我的臉看。」

第三十一章

「你們試想，我凝神傾聽時候，帶有多麼濃厚的興趣呀！二十四個鐘頭以後，才明白這一切瑣碎的情節，原來還有花樣在裏頭。柯內里早晨說的話，並沒影射到晚間的事情。吉姆剛剛走上小艇，預備去都拉明的宅地時，柯內里蹙蹙縮縮地來到跟前，慍慍不樂地嘟囔着說，「我想你大概還會回到我這可憐的家裏來的罷。」吉姆祇點了點頭，並沒有看他。「你一定覺得我這個家很有趣哩，」那一位用着苦滴滴的音調咕嚕着。吉姆跟老商人一起消磨了這天的光陰，召集了布基部落的要人們大開談判，對他們反覆說明採取斷然手段的必要。他雄辯滔滔，說得人們眉飛色舞，他往後回想時，還覺得與會淋漓呢。「我那時想法替他們撐腰，壯膽，倒是不錯的，」他說。薛力夫·阿利最近的侵掠，將居留地的邊境一掃而空；城市裏有幾個婦女，被擄到山寨去了。前一天市場上還看見薛力夫·阿利的密探們，穿着白色的一口鐘，不可一世地搖來擺去，誇耀他們的主人跟土王的交情怎樣好。有一個探子，在一棵樹的蔭頭裏走上前來，倚着根來福鎗的長銃，勸戒人民誠心悔過，誘致他們殺掉他們儔夥裏的生客們

——有幾個生客，他說，是邪教徒，旁的更壞，簡直是魔王撒旦的子孫，不過扮作回回的樣子罷了。據人報告，聽衆裏面有幾個土王的人民，還高聲喝彩，表示贊成哩。老百姓們談虎色變，陷入了極度的恐怖。吉姆對於他白天的工作覺得異常痛快，日落以前又重新渡過江來。

「他叫布基人義無反顧地採取了斷然的手段，並且他自己擔保他操有必勝的把握，所以他非常得意：由於心境的輕鬆，他對柯內里便竭力表示好感，變得非常客氣。可是柯內里受寵若驚，高興得要發狂了；聽到他尖細的假裝的笑聲，看着他扭身子，閃眼睛，突然揪住他的下巴，卑躬折節地低低伏在桌上，從眼睛裏發出瘋癲的眈眈的光芒：這可使吉姆有點受不了。那女孩沒有露面，吉姆也早早安息了。當他站直了道晚安時，柯內里跳起身來，推開他的椅子，蹲下去，看不見了，彷彿他是想揀起他掉下的什麼東西。他道晚安的吵嚷聲是從桌子底下來的。吉姆愕然了，因為看見他又鑽出頭來，落開了下巴，瞪着眈眈的，嚇怔了的眼睛。他握緊了桌子邊。「什麼事？你不舒服麼？」吉姆問。「是，是，是我肚子裏絞痛得厲害。」那一位說；依吉姆的意思，這話倒是從肺腑裏吐出來的。果然這樣，從他喜歡裝模作樣的習慣上看來，這正是一種卑鄙的表現，證明他的麻木不仁還沒達到十全的地步——說到他的麻木不仁，不由人不嘆服。

「閒話休提，吉姆朦朧的睡眠，偏偏受了夢魔的打攪，彷彿他夢見了光怪陸離的天國，聽得洪大的，銅鐘也似的反覆的回音，對他叫喊，醒來罷！醒來罷！那聲音是這般響亮，縱使他打定主意，不顧一切，再想睡下去，可是事實上，他終於驚醒了。畢畢剝剝的大火，發出紅紅的火光，正在半空中照耀，射到他眼睛上來。一圈圈烏黑的濃煙，裊繞在

一個幽影的頭上——那幽影是一個非人間的精靈，混身雪白，臉上的神色來得嚴厲，緊張，而且迫切。過了一秒鐘的光景，他認得是那個女孩來。她正擎着個吧嘛油的火把，手臂伸直了高舉在頭頂上；她用着固執而懇摯的，單純的調兒，重複叫道，「起來！起來！起來！」

「他驀然跳立起來；她連忙塞在他手裏一樣東西，一管手鎗，他自己的連響手鎗，原來掛在釘子上的，這回却裝了子彈。他默默地握緊了手鎗，迷迷茫茫，慌慌張張，眼睛被火光照得連閃豎爍，他很詫異，不知道她要叫他幹些什麼。」

「她放低了聲音，忙問道，「你能用這東西對敵四個人麼？」他敘述到這兒，想起他謙遜的敏捷態度來，不禁笑了。他彷彿有意擺足了大架子哩。「自然——還消說——不成問題——吩咐我罷。」他原來還沒有十分清醒，遇到這些非常的情景，卻很想從容不迫地，表示他耿耿的忠心，即使赴湯蹈火，也是在所不辭的。她離開了這間屋子，他便跟在她後面走；在過道裏，他們驚動了一個老婆子——她在這家裏偶然分擔些烹飪的工作，雖然她已是老態龍鍾得連人家說話都聽不大懂了。她爬起身來，一癩一拐地追隨他們，落了牙齒的嘴裏喃喃自語着。遊廊上，那張屬於柯內里的帆布吊牀，被吉姆的手肘一碰，輕輕地搖蕩起來。吊牀是空的。」

「在巴多森開的店，跟史泰貿易公司所有的商行一樣，最初原來包含了四個建築。其中的兩所，只剩了兩堆木樁，斷竹，和爛草篷，上面有四棵梗木的基角上的柱子歪倚在不同的角落裏，顯着十分慘淡的景象；然而主要的堆房倒還站在那兒，正對着經理的住屋。所謂堆房，不過是一所用泥土建築的長方形茅棚，一頭有個厚實木板做

的寬門，至今尚未脫離樞紐；一邊的牆上有個見方的窟窿，算是個窗洞，上面裝着三條橫木。在走下那幾步階沿以前，女孩回過臉來，匆促地說，「人家候你睡着了要來襲擊你呢。」吉姆對我說，他經驗到一種受了欺騙的感覺。又是舊話重提。這些危害他生命的企圖，使他膩煩得很。他已經嚐够了這些驚嚇，不免厭倦了。他老實告訴我，他反怪這女孩多事，竟也欺騙他。他雖然跟着她走，腦子裏却存着個印象，以為她自己需要他幫忙，所以他很不耐煩，意欲轉身折回。「你可知道，」他加意味深長的註釋說，「我有點覺得，那時接連好幾個禮拜，我簡直不大像我自己了。」「啊，那兒的話。你還是你自己罷，」我忍不住反駁。

「可是她三脚兩步地只顧往前走，他便跟着她來到院子裏。院子周圍的籬笆已經倒塌了許久；早晨，鄰人家的水牛不慌不忙地緩步橫過這片空場，鼻子裏發着低沉的哼哼聲；蔓草也侵佔進來了。吉姆和女孩駐足在繁茂的草叢裏。他們站在火光裏，周圍被火光襯托得化作了一片濃密的黑暗；祇有他們頭頂上燦爛的星星，還正在閃眼。他告訴我，這真是個美麗的夜——涼颼颼的，江上吹來一陣微風。他似乎特別留心夜底和穆的美。記好，我現在對你的講的，原是件戀愛故事。可愛的夜，好像在他們身上，舒洩着一種嫵媚的温情。火把的光焰不時在風中搖曳，同一面旗樣發出飄蕩的聲音來，並且在那一段時光，這是唯一的聲音。」他們候在堆房裏呢，「女孩低低地說：「他們正在等候發動的暗號呢。」「誰發這暗號？」他問。她搖了搖火把，散出一道零亂的火星。「只因爲你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她繼續喃喃地說。「我也在那兒守望着你睡了。」「你！」他驚喊道，伸長了他的頸子向四週探望。「你以爲我只有今晚才守望的麼！」她說，帶着一種失望的氣憤。

「他說他胸膛上好像受了一下打擊。他喘起氣來了。他覺得他一向未免只是個狼心狗肺的蠢人啊；他感到懊悔和無限悲傷，同時又感到快樂和洋洋得意。讓我再提醒你這是個戀愛故事；彷彿他們是故意來到了那兒，商量個解決紛爭的辦法，讓暗暗躲藏着的兇手們聽了可以激發他們的天良，可是他們站在這火把的光明底下，這些談話和舉動顯得又傻又不中用——然而這正是表示他們心靈的崇高，決無使人鄙棄的可能：你們從這種情景上，就該明白這是個戀愛故事了。假使薛力夫·阿利的密探們只要有——照吉姆的說法——一點點兒的勇氣，現在正是挺身衝出的時候了。他的心臟突突地跳動——不是爲的恐怖——可是他好像聽見草地裏息索的響聲，他便靈敏輕快地走到火光範圍以外去。有個漆黑的，看不大清楚的東西，飛也似地閃了一閃，立刻消滅了。他用着很有勁的聲音叫喊出來，「柯內里！柯內里！」接着便是深深的靜默：他的聲音似乎沒有透過二十呎以外的空間。那女孩又來到他身邊了。「火速！」她說。那個老婆子走近了；她僵傻的形象，在火光的沿邊，一癩一拐地微舞動着；他們聽見她含糊的喃喃的聲音，輕微的悽愴的嘆息。「火速！」女孩異常興奮地重複說。「他們現在嚇怔了——這火光——說話的聲音。他們知道你已經醒了——他們知道你個兒高，氣力大，又有潑天的膽量……」——「假使我真像你說的那樣，」他開口說，可是被她打了岔。「是——今晚上！但是明兒晚上又怎麼樣？後天晚上呢？再後天晚上——將來許多許多天的晚上？我難道能够永永遠遠守望麼？」她一口氣說，忽然被哽咽打斷了。這叫他感動得超過了文字所能形容的力量。

「他對我說過，他從來沒有感到他自己是在這樣渺小，這樣無力——至於勇氣，他想，勇氣又有什麼用處？他只

能束手待斃，即使逃避也似乎不中用了；雖然她唧唧咕咕地說個不休，「上都拉明那兒去罷，上都拉明那兒去罷，」帶着戰戰抖抖的聲音和叮嚀致囑的腔調，可是他明明覺得那孤寂的况味使他所遇的危險，反添了一百倍的危險性，如今他要躲開這種孤寂的况味，除掉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旁的去處了。「那時我想，」他對我說，「假使我離開她走了的話，恐怕一切都完了啊。」只因爲他們總不能老待在那兒，老站在院子中間，所以他決定到堆房去瞧瞧。他讓她跟在後面，並沒想到任何勸阻的話，彷彿他們早已結了不解之緣了。「我有潑天的大膽——我可不是？」他從齒縫裏囁囁着說。她拉住他的手臂。「別忙，等你聽見了我的話，」她說，輕腳快步地拐過基角，火把拿在手裏。他只賸下一個人留在黑暗裏，臉朝着門：門裏面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絲氣息，透露過來。那個老婆子，從他背後的什麼地方，發出一聲悽愴的呻吟。他聽見女孩的叫喊，聲音很高，差不多尖得刺耳。「喂！推罷！」他猛力推撞，門搖開了，先是擠軋一聲，接着又是噼啪一響，於是堆房暴露了低矮的暗牢也似的內部，被淡黃的搖曳的閃光照耀着，這可把他嚇怔了。撩亂的濃煙盤旋在地板中間的一個空木簍子上面，一堆碎布和亂草像要飛翔的勢子，但是只能在穿堂風裏微弱地顫動。她已經將火把塞進窗戶的橫木裏了。他看見她那裸露着的圓圓的手臂，直僵僵地伸着，平平穩穩地擎起了火把，好像是裝置在牆上的鐵製的托架。只有許多舊席，堆成了凹凸不平的圓錐形，佔滿了遠道的一個角落，差不多快碰到天花板了，此外再看不見旁的東西。

「他對解釋，他見了這光景，傷心失望極了。他堅忍的耐心已經被許許多多警告試練過，他已經好幾個禮拜被許許多多危險的暗示圍困過，他但願能遇見些實在的事情，遇見些確確實實有憑有據的東西，倒也慰解了

他空漠的心「這樣一來至少兩個鐘頭以內總能把沉悶鬼祟的空氣肅清一下子的——你要是明白我這話的意思，」他對我說。「老天呀！我這麼許多天的時光好不難挨呀，我胸口好像掛了塊沉重的石頭哩。」現在他覺得他終於可以捉到樣把東西了，可是——什麼東西也沒有！沒有任何人的——點形跡，沒有任何人的——點動靜。大門飛開時候，他曾經舉起了他的武器，可是現在，他的手臂又放下了。「開鎗！留神你自己，」待在外面的女孩用着慘切的聲音叫喊。她留在黑暗裏，將一隻手臂塞進小小的壁洞，一直塞到臂膀，不能再看見當時周圍的情景了，她又不肯縮回火把來四處亂跑。「這兒連一個鬼都捉不出來！」吉姆鄙夷地叫喊，但是他滿心怨憤，忍不住的苦笑，終於無聲無息地噎下去了：他剛剛轉身回頭時候，發覺了他的目光正碰着亂席堆裏的一對眼睛。他看得見那眼白移動的閃光。「走出來！」他暴跳如雷地叫道，心裏不免有點疑惑；於是一個黑臉的頭，沒有身段的頭，離莖脫絆無所依附的頭，顯現在亂席堆裏，皺眉蹙額地釘着死眼望他。隨後一忽兒的工夫，整個亂席堆搖震了；一個人像豬叫似地低低哼了哼，轉眼不迭便縱了出來，連縱帶跳地逕奔向吉姆。他身後的亂席，也彷彿亂躍，飛舞起來了，他舉起那曲着肘節的右臂，握緊的拳頭裏觸出一把馬來劍的鈍口，微微高擊在他頭頂上。一條布緊緊裹在他腰圍，襯着他那黃銅似的皮膚，似乎白得耀眼；他亦條條的身體，閃閃發光，彷彿潤濕得很。

「吉姆看清了這情景。他告訴我，他那時感到不能言說的衷心快慰，感到報仇洩忿的痛快淋漓。他仔細地留神，故意暫不放鎗，他說他沒有就放鎗，約莫停了十分之一秒，够那個漢子跨三大步的時光——完全不能理解的時光。他沒有馬上開鎗，爲的是他能藉這機會經驗到一種愉快——暗自說：轉瞬之間這漢子就要變作個死尸

了他非常有把握，一點也不躊躇。他儘管讓他走到跟前來，又有什麼要緊呢。反正是個死人了。他看清了那膨脹的鼻子，圓睜的眼睛，臉上皮肉不動一動，聚精會神的熱切表情，於是他放鎗了。

「在那狹隘的空屋子裏，子彈爆發的聲音，震得人耳聾頭昏。他向後倒退了一步。他看見那漢子突然將腦袋一扭，雙臂向前一伸，掉下了手裏的馬來劍。他後來查究確鑿，他的子彈是從他嘴裏打進去的，微微朝上，由腦袋後部上方穿出去了。這漢子一鼓足氣地向前直衝，他的臉突然裂開了口，變了形狀，他張開了兩手在前面摸索，彷彿瞎了眼了，額骨異常可怕地猛然蹣在地上，差一點兒蹣着了吉姆的光腳指頭。吉姆說，他的眼睛連最細微的情節都不會輕輕放過。他自己覺得還是很鎮靜，氣也平了，再沒有讎恨，再沒有望慮，彷彿那個人一死，什麼事都釋然了。堆房裏漸漸充滿了火把的煤煙；火把平穩的火焰燒得血一樣紅，並不見點兒閃動。他毫不躊躇地往裏走，跨過那個死尸，把他的連響手鎗描準了隱約出現在堆房那頭的另一個赤條條的人形。他剛要撥動鎗機時，那漢子使勁丟開一根短小沈重的鎗，服服貼貼地蹲下來，坐在腿根上，背靠着牆，握緊了的雙手放在兩腿中間。「你不要你的命。」吉姆說。那漢子不作一聲。「你們另外還有多少人？」吉姆重新問。「另外還有兩個，爺爺。」這漢子幽聲幽氣地說，瞪着個兩迷茫的大眼睛打量那連響手鎗的鎗口。於是另外的兩個人從亂席下面匍匐出來，攤開了空空的手，算是表明他們的心跡。」

第三十二章

「吉姆站的地位佔了上風，吆喝一羣羊兒似的從門洞裏趕他們出去；火把始終豎得筆直，握在毫不顫動的小手裏。那三個漢子聽由他指揮，一聲也不響，自動機似的移動着。他把他們排成了一行。「手跟手拉着！」他喝道。他們便拉起手來。「誰要是先撒手，或者先回頭，立刻就得要他命，」他說。「向前走！」他們便一起走出去，直僵僵地；他跟在後面，女孩挨在身邊，拖曳着一件雪白的長袍，烏黑的頭髮直垂到腰際，手裏拿着個火把。她昂然地搖擺着，輕輕地溜踏着，彷彿兩腳並沒有着地似的；唯一的聲音就是長袍子像風一般的掠過空際，和長草的息息瑟瑟。「站住！」吉姆喝道。

「江岸很陡；一股洋溢的新鮮氣息直向上升；黝黑的水面泛着泡沫，平滑而無漣漪，水邊上照耀着火光；周圍一排排房屋的形體躲在分明的屋頂底輪廓下面。「替我問候薛力夫·阿利——我自己隨後就來，」吉姆說。三個腦袋一動不動。「跳！」他響雷似地叫道。撲通跳水的聲音，三下併作一下響了；水點飛濺起來；三個黑黢黢的頭，抽筋似地上下浮動，終於消滅了；可是急促的喘息聲，同猛烈的噴水聲，還沒有斷，只是漸漸幽微了，因為他們死命地往水裏面鑽，唯恐臨別時鎗彈的射擊。吉姆向女孩轉過身來，她始終是個沉默留神的旁觀者。他的心臟似乎突然變得太大了，胸膛裏再容不下，梗塞在他喉頭的凹處。他這麼許久不說話，許就是這個原因；她回答了他的目禮之後，伸了手臂將熊熊的火把，橫掃過空際，扔下河去。紅紅的烈焰，飛颺在夜空，經過很長的一程，發着惡意的噝聲

沉沒了；溫靜的星光毫無阻礙地照臨在他們頭上。

「他終於恢復了他的聲音，那時他說些什麼話，他可沒有告訴我。我覺得他的口齒不見得能够很清晰流利。周遭的世界絕無動靜，深夜幽幽地向他們噓氣——這樣的夜似乎是專爲着醞釀溫柔的情調才存在的；並且有些時候，我們的靈魂彷彿解脫了一層黑暗的表皮，發着熱烈的光輝，因而感受性變得異常細緻，這感受性使某種靜默比言語更加明晰。至於女孩呢，他告訴我說，「她精神有點兒萎靡。興奮過度了——你可知道。是反應作用啊。疲乏得要命，她一定是——不外這一類的情形。並且——並且——管它呢——她很喜歡我，你可看得出……我也……當然並不知道……我腦子裏就沒有轉過這樣的念頭。」

「他說到這兒，站起身來，開始來回踱步，帶些不安是神情。『我——我多麼愛她呀。我簡直沒法形容。不消說誰也形容不了的。你總有一天會明白，你天天受了外力的驅使，總會漸漸明白，你的生存，對於另外一個人是不能缺少的——您瞧，是絕對不能缺少的，在這時候你對於你的行動，便採取不同的見解了。我也受了外力的驅使，才感到了這層。多麼驚人呀。可是，想想看，她一向過的是什麼生活啊。簡直可怕得離奇！是不是？我呢，在這兒遇見了她，就照這種情形——好像你偶爾出門散步，突然躡見一個人淹沒在淒清黑暗的境地一樣。天呀！就沒有躊躇的餘裕。唔，這也是天賦的責任……我相信我還擔當得起這個責任……』」

「我得告訴你們，前些時候，那女孩離開了我們，再不過問我們了。他拍拍他的胸膛。『不錯！我體驗到這層意思，可是我相信我並沒有辜負我所有的幸運！』他天生有種本領，就是在他遇到的樣樣事情裏，能够尋出特別的

意義來。他對他的戀愛，就採取這樣的見解；他的戀愛含有田園詩的風味，不免莊嚴些，却也很真實，因為他的信仰帶有青年人不可動搖的嚴肅意味。過了些時，又有一回，他對我說道：「我在這兒才待了兩年，可是現在，我敢說，我不能設想我還能在那邊的地方過活。連想一想外面的世界，就夠讓我嚇一跳的了；因為，你可看得出，」他繼續說。低垂的眼睛儘望着他那皮靴的忙動，把一塊小小的乾泥踩了又踩（那時我們正在江岸上散步）——「因為我並沒有忘掉我為什麼到這兒來的原因呀。還沒有呢！」

「我有意避免了看他，可是我想，我聽見了一聲短促的嘆息；我們默默地轉了一兩個彎子。」憑我的靈魂和良心說，」他重新開口了，「假使這樣的事能夠忘掉，那麼我想，我就有權利把這件事丟在腦後了。試問這兒無論哪個人，」……他的聲音變了。隨後他用溫柔的，差不多渴慕的語調繼續說，「所有這些人們，所有這些願為我不辭千辛萬苦的人們，永遠叫他們明白不了，你道奇怪不奇怪？永遠！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可不能想像他們能那樣。這似乎有幾分困難。我自己胡塗，是不是？我還期望旁的什麼呢？你要是問他們誰勇敢——誰真實——誰公平——他們肯將他們的生命交託給誰？——他們一定會說，吉姆爺。可是他們偏偏總也不知道那實實在在的真相……」

「這是我和他最後那天在一起時，他對我說的話。我沒讓一點含糊的低聲漏過我的耳畔；我覺得他正要說旁的話，快透露到事情的源委了。夕陽已經沉到森林的背後去，那凝集的光芒使地球縮小得像顫震的塵埃的質點；乳白色的天空泛濫着燦爛的霞光，似乎在一個既無陰影又無光輝的世界上海射了一片幻景——靜謐而且

深沉的偉大幻景。我不知道我在傾聽他時何以竟會那麼清楚地注意到江流和天空底漸漸昏暗，漸漸模糊；不能抵抗的緩緩襲來的夜，靜靜地罩覆了一切看得見的形體，塗沒了許多輪廓，深深掩埋了許多景像，愈埋愈深，好像摸不着的黑塵繼續不斷地儘往下掉。

「「天呀！」他驀然開言，「有些日子，一個人變得太荒唐了，什麼事都不能應付；只是我知道我能够告訴你，我心裏喜歡的是什麼。我說起要撒手——不管那躲在我腦後的勞什子……忘掉……我死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能平心靜氣的想這回事。這畢竟應驗了什麼呢？什麼也沒有。我猜你大概不以爲然罷……」

「我低低哼了聲，表示抗議。

「「不打緊，」他說。「我是滿足了……差不離。有誰頭一個走近來，我只要看看他的臉，便恢復了我親信之感。他們怎麼也不能明白我心裏面的狀態。那又有什麼要緊呢？！我向安排得還不算怎麼壞啊。」

「「還不算怎麼壞，」我說。

「「可是反正一樣，你怕不樂意讓我趁你自己的船了吧——嘿？」

「「去你的！」我叫道。「休說這話。」

「「啊哈！你瞧，」他說，恬靜地對我自鳴得意的樣子。他又繼續說，「你只要把這件事無論講給這兒誰聽。他們怕會把你當作傻子，騙子，或者竟比傻子騙子還不如哩。並且我敢這樣擔保。我曾經爲他們賣了一兩回氣力，可

是這就是他們報答我的方法。」

「我的好小子，」我嚷道，「你在他們心目中是個永遠不可解的神祕呢。」於是我們沉默了。

「神祕，」他重複說，然後擡起眼睛來。「得，那麼就讓我永遠待在這兒罷。」

「夕陽落山以後，黑暗駕了陣陣的微風，向我們直追上來。我在兩旁栽着籬笆的道路中央，看見唐比丹的側影：探頭探腦的張望，個兒細長而瘦削，乍看好像只有一條腿；我的眼睛橫過黑沉沉的空間，在支持屋頂的柱子後面瞥見一個來回移動的雪白的東西。當吉姆帶着唐比丹緊跟在後面，開始了晚間的巡遊時，我隨即自個兒走到屋前去，但是出我意外，路上竟撞着那女孩：她明明是趁着這個機會，守候在那裏的。」

「她向我催逼的究竟是什麼，却很難告訴你們。這顯然是很簡單的——世間最簡單而不可能的事；舉個例說，就好像精確地描寫一朵雲彩的形態一樣。她想要的是種保證，敘述，允許，說明——我不知道怎樣稱呼才對：這壓根兒就沒有名字。凸出的屋頂下面非常黑暗，我所能看見的只有她那長袍飄蕩的紋路，她那蒼白的小小鴨蛋臉兒，同她雪白牙齒的閃光，她那朝着我的，龐大陰沉的眼眶——眼眶裏似乎有着輕微的波動，就像你把凝注的目光投入深不可測的井底時，你彷彿覺得你能窺見的那種波動。那兒游移着的是什麼？你問你自己吧。那是不是個盲目的怪物，或者只是宇宙間遺掉了的光芒？我心裏忽然轉了個念頭——別笑話我——覺得萬事萬物既是各不相同，那麼照她幼稚的茫無所知的心情來說，她比埃及及國那個把幼稚的謎語叩問行人的獅身女面的妖怪，還要難於索解哩。她當兩眼尚未張開以前，就被帶到巴多森來了。她就在那兒長大成人；她什麼也沒見過，什麼也不知道，她對於無論什麼事，心裏都沒有個概念。我自己納悶，她到底信不信世間還有旁的東西存在？她腦海裏對

於外面的世界形成了怎樣的意識，這我無從設想：她所知道的世界居民只有一個被誘惑的婦人和一個奸險的小丑。她的戀人也是從那外面的世界來的，他賦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可是那難以想像的領域似乎永遠要拉他回去——假使他真回去了，她又怎麼好呢？她母親未死以前，對她下過這樣的警告……」

「她緊緊揪住了我的手臂，可是等我一站定，她便連忙縮回她的手去。她很果敢，同時又很畏縮。她什麼都不害怕，可是深深的躊躇同極端的驚奇絆住了她，好比一個勇敢的人在黑暗裏摸索。那未知的世界隨時都會拉吉姆回去，我也是屬於這未知世界的一人。我彷彿很知道那個世界的祕密和意向——只有我深悉那嚇人的神祕——或許我竟賦有那個世界的權威！我相信她大概以為我用一句話就能從她懷裏把吉姆搶走了：我明明知道並且相信，當我同吉姆絮絮談心時，她一定經過了許多疑懼的苦惱——經過了實在的難以忍受的憤怒：假使她靈魂的兇猛敵得過她靈魂所招致的可驚的境遇，這種憤怒也許驅使她設下暗殺我的計劃，倒未嘗不是意想中的事。這是我的印象，我所能給你們的也止於此了：全部的情形逐漸顯現在我面前，而當這情形愈變愈清明時，我倒慢慢地被驚異的情懷壓倒了，這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她使我相信她，可是我這兩瓣嘴唇上簡直沒有字眼能以傳達那燥急而且激烈的低語，那溫柔狂熱的音調，那來不及喘氣的突兀的停頓，和她慌忙地伸張她雪白的手臂時，那種懇求的舉動。她的手臂垂下了；那幽靈似的身體，像一棵苗條的樹，在風中搖曳，蒼白的鴨蛋臉兒低沉下來；她的容貌看不大清楚，眼睛裏的黑暗像是不可測的無底深淵；兩隻寬大的衣袖無異兩隻展開的翅膀，高舉在黑暗裏；她站在那裏一聲不響，雙手捧着她的頭。」

第三十三章

「我受了無限的感動：她年紀很輕，還不知道天南地北，她那玲瓏的美貌，同一朵野花也似的帶有單純的嬌媚和纖細的精力，她聲淚俱下地伸訴她的苦衷，她陷於孤苦伶仃的絕境，在在叫我不得不感動，而感動我的力量，差不多跟她自己不可理喻的自然的恐懼心理，是同樣地強烈。她害怕那未知世界，正同我們大家一樣，可是她的茫昧無知，更覺得這世界望不見邊際。我代表這未知世界，代表我自己，代表你們這班同志，代表那既不注意吉姆又毫不需要他的全個世界。我假使沒有想到他也是屬於她所恐懼的這神祕的未知世界，假使沒有想到我所代表的雖然是那麼多，却並不代表他，那麼地球上的芸芸衆生對他的漠不關心，我竟許毫不躊躇地敢以擔保的。這偏偏叫我不得不躊躇。無可奈何的痛楚，化爲呢喃的低語，把我的嘴唇啓封了。我一起首便抗議說，至少我上這兒來並沒有帶走吉姆的意思。」

「那麼我爲什麼來的呢？她微微動了一動之後，就變得同大理石像似的靜悄悄地兀立在夜空裏。我勉強加以簡短的說明：朋友交情呀，料理事務呀；若要說我在這裏面有些微企圖，那麼倒不知說我還是希望他留下……」他們老丟下我們走了，」她喃喃地說。從她虔誠地用花朵裝點的墳墓裏吹來悲哀的智慧底氣息，藉着一聲輕

微的喟嘆消散了……無論什麼，我說，決不能叫吉姆離開她。

「這是我堅決的自信；這也是我當時的自信；從這件案子的情節上說，只能有這樣的一個結論。她彷彿用了自言自語的口吻，低低地說，「他對我發過這樣的誓，」可是她這話並不能使我的自信更確定。「你問過他麼？」我說。

「她走近一步。「沒有，從來沒有！」她倒只有叫他離開過。這還在那天夜裏，在江岸上，他殺掉那個漢子以後——她因為他老是那樣看她，將火把扔在水裏以後。光太多了，當時危險總算過去了——過去了一忽兒——只一忽兒。他於是說，他不肯把她丟給柯內里。她却堅持她的主張。他要他離開她。他便說他可辦不到——這是不可能的。他說這話時，發起抖來了。她明明覺得他在發抖哩……誰想要看見當時的情形，想要聽見他們的低聲耳語，並無需乎多大的想像。她也替他害怕啊。我相信，她那時預料到他早晚逃不了要做許多危險的犧牲品，因為她對於那許多危險比他自己更知道得清楚。他操縱了她的心懷，充滿了她的思想，佔有了她全部的愛情，雖然他所持的唯一憑藉就是因為他常在她面前，可是她不敢相信他前途能有多少勝利的機會。分明就當那個時候，人人都有點不敢輕信他有多少機會。嚴格地說，他似乎並沒有什麼機會在那裏。我知道這也就是柯內里的意見。他老實向我說過這些話，那時他是想掩飾他曖昧不明的行徑——就是他暗中串通了薛力夫·阿利，計劃着要結果這無法無天的漢子。現在覺得毫無疑義的是薛力夫·阿利自己，對這個白種人也只有無限的鄙薄啊。謀害吉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從宗教上來的，我相信。純粹是虔敬心激起的舉動，（單就這一點說，倒是極堪嘉獎的）至於在

別方面，却無關重要。這層意見末尾的一部分，跟柯內里恰恰不謀而合。「大老爺，」有一回他找着個大好機會跟我攀談，卑鄙地娓娓申說，「大老爺，叫我怎麼能知道呢？他是誰？他有什麼本領能叫別人相信他？不懂史泰先生是什麼用意，派那樣一個小孩子來，儘向個老伙計吹牛？我滿想救他，花八十塊錢。只消八十塊錢呀。這傻子爲什麼不去呢？我難道爲了個陌生的路人，把自己送到刀口底下去不成？」他心裏已經恨不得爬在我面前，做出卑躬折節的諂媚樣子，兩手在我膝前亂舞，彷彿他巴不得摟抱着我的兩條腿的光景。「八十塊錢算得了什麼？說不上的一筆小款子罷了，給一個無倚無靠的老頭兒——他全部生涯都斷送在一個死了的女魔手裏啦。」他說完這話，不禁淚下了。這話我太提前說了。直到我同那女孩將這個紛爭解決時候爲止，我並沒有聽見過柯內里。

「她催促吉姆離開她，甚至於離開這個國境，她完全不是爲她自己打算。在她思想裏佔最重要部分的就是他的危險——雖然她也想極救她自己——許是無意識的罷；可是再看看她所受的警告，看看她夢寐難忘的新近過去的生活片斷所給與她的教訓。她跪在他脚下——她這樣告訴過我——就在那江邊上，頭頂照臨着羣星的靈光，星光裏什麼也看不清，只見大塊大塊靜默的陰影，同模糊的曠地，並且星光射在寬闊的江面上微弱地震顫時，江面顯得大海一般地渺茫無涯。他把她高舉起來。他舉起她來了，於是她也不再掙扎了。當然不再哩。兩隻強壯的手臂，一種溫存的語音，一個猷勁的肩膀放着她那可憐的寂寥的小腦袋。她需要，無限地需要這一切，爲的是慰藉痛楚的心臟，慰藉迷惑的心靈；——那是青春的鼓舞——那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刻。你想有些什麼呢？誰都明白——除非他在陽光之下憑什麼東西都不懂得。她這樣子也就心滿意足了——高舉起來，摟得緊緊地。」你

知道——天呀！這決不是開玩笑——這裏面是有嚴肅的意義的啊！照吉姆這樣說，說時聲氣很低微，語調很急促，臉上帶着不安而關切的神色，站在他家的門檻上。我不懂得無稽的開玩笑，可是他們戀愛史裏就沒有點輕鬆的心情：他們一同來到人生災殃的陰影下面，好像武士和少女相遇在神出鬼沒的廢墟中間，彼此交換些海誓山盟。燦爛的星光襯托那個故事是够好的了，星光是這般微弱，這般渺遠，不能把陰影化為形狀，也不能照見江流的對岸。我那天晚上，就從那個地點，仔細望了望江面：滾滾的流浪悄寂無聲，黑黝黝的好像奈河；第二天我離開了，可是她懇求他趁早趕緊離開她，她想要逃避的究竟是什麼，我大概再也遺忘不了的。她把她所想要逃避的是什麼告訴了我，態度很鎮靜——她如今深感到切膚之痛，單純的刺激已經打不動她了——她的聲音在朦朧的黑暗裏，和她分辨不很清楚的雪白的形體，一般地幽靜。她對我說，「我並不願意流着眼淚死啊。」我還以為我沒有聽準呢。

「你不願意流着眼淚死？」我釘着她重複問。「像我母親似的，」她隨口答應。她白淨的形體，一動也不動。「我母親臨死以前，哭泣得多麼淒苦啊，」她解釋。不知不覺的，我們週圍有一股不可思議的恬靜氣息從地底裏往上升騰，好像夜裏潮水平靜的泛漲，淹沒了喜怒哀樂的分界標誌。突然的恐怖，臨着不可知的無底深淵似的恐怖，侵襲着我，彷彿我覺得我的腳站在洪水裏站不穩了。她繼續解釋，當她母親臨終的瞬間，只剩她一人在旁，她却不得不離開病榻，走去將她的背抵住房門，好叫柯內里進不來。他儘想進來，用兩個拳頭咚咚地敲門，只是偶爾停下，嗶聲嚷道，「讓我進來！讓我進來！讓我進來！」那遠遠的角落裏，幾張席條上躺着個奄奄一息的婦人，早已開

不了口，舉不起手臂了，却滾轉了她的頭，無力地動彈她的手，似乎是吩咐說——不讓！不讓！同時那孝順的女兒竭盡了全力將她的肩膀抵住門，遠遠地凝望着。「她的眼淚奪眶而出——於是她嚇氣了，」她終尾用了毫不動情的單調聲音說；這單調的聲音，跟當時不能忍耐而又不能不忍耐的，莫可奈何的恐怖情景，比她那不動一動，大理石像似的，白淨的身體，比單純的言語，更深地擾亂了我的心懷。這單調的聲音有種強大的力量，逼迫我忘掉了我的生存意念，逼迫我走出了我藏身的隱處——我們每人替自己築了這樣的個隱處，遇到危險時候好匍匐到這下面去，就好像烏龜縮進牠的貝殼一樣。一剎那間，我窺見了一個世界帶着廣博而愁慘的紊亂景象，同時，按實說，這個世界依然是光明燦爛，小舒適的安排，遂了人心的望欲。可是仍然——只是一剎那罷了：我隨即又縮回了我的貝殼。誰都得這樣呀——你可知道？——雖則我偶然越過了那種籬笆，經過一兩分鐘光景，想起許多黑暗的思想，於是在這黑暗思想的混沌狀態裏，把我所有的言語似乎忘得干干淨淨了。這些言語很快又回來了，因為言語也是屬於光明與秩序的概念，我們藉以避難棲身的自衛概念。她幽聲幽氣地說道，「當我們倆孤單單地站在那兒時候，他對我起誓說他永不離開我！他對得起過誓的！」可是她說這些話以前，我的話早已預備好，快來到我嘴唇邊了……「難道連你——你都不相信他？」我問了，心裏很怪她不該，同時着實吃驚不小。她為什麼不能相信呢？就因為她不相信，纔有這狂妄的猜疑，這固執的恐怖，彷彿猜疑和恐怖倒是她愛情的護符。這簡直是離奇得可怕。她該從這誠實的愛情，替她自己建立一個攻不破的和平的棲身之所纔對。她沒有認識清楚——或許是沒有那種技巧罷。暗夜飛趕了來；我們站的地方已經變得漆黑了，所以她雖沒有動彈，她的樣兒却暗淡模糊了，好

像個纏綿鬱結，頑梗不馴的精靈，看得見形像，却摸不着實體。驀然間，我又聽見她幽幽的低語，「旁的男子們也起過這樣的誓哩。」這句話，好像對於某種充滿着愛傷和敬畏的思想，下了個深刻的評註。於是她把聲音放得更低。

——假如可能時，——補說，「我父親就這樣過。」她這時住了嘴，毫無聲息地抽了口氣。「她父親也這樣。」……

這是她知道的事情。我立刻說道，「啊！他不是那樣的人！」她似乎並不想駁回我這句話；可是過了一忽兒，那奇怪的寂然的低語，幻夢似地蕩漾在空氣裏，偷偷走進了我的耳朵。「他爲什麼不同呢？難道他比旁人好？難道他……」
「我敢打賭，」我插嘴說，「我相信他是。」我們放低了我們的語調，低到神祕而不可思議的音度。吉姆底工人們所住的茅屋叢裏（他們大都是從薛力夫·阿利的木寨裏釋放出來的奴隸，）有誰突然唱起一只尖顫，拖長的歌曲。隔江一大蓬火（我想許是都拉明家的）化爲一團熊熊的火球，孤另另地顯現在夜空。「他比旁人更真實嗎？」她默地問。「是呢，」我說。

「比無論誰都真實，」她用了抑揚婉轉的音節重複說。「這兒無論是誰，」我說，「做夢也想不到懷疑他的話——沒有誰敢——除掉你。」

「我想她這時動了一動。」比旁人更勇敢，」她變換了個音調，繼續說。「恐怖決不會把他從你身邊趕走，」我說，微微有點慌亂。歌曲唱到一個顫抖的尖音便突然停止了，接着有好幾個人聲在遠處談話。還有吉姆的聲音。她沉默了，我倒吃了一驚。「他對你說過什麼沒有？他總對你說過些什麼的？」我問。她並沒回答。「他對你說過的是什麼呢？」我釘着問。

「你以為我能告訴你嗎？我怎能知道呢？我怎能明白呢？」她終於高聲地叫。又動了一動。我相信她是在扭她的兩隻手。「有一件事情，他永遠忘不了。」

「這樣在你可更好了，」我淒然地說。

「這到底是什麼呢？這到底是什麼呢？」她在她哀懇的語調裏，添了特別強烈的訴請的力量。「他說他從前一向很害怕。叫我怎麼能相信這話？我難道是個女瘋子，會相信這話？你們誰都記得一些事情的！你們誰都會回想那事情的。這到底是什麼？你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情呀？這是活的？——還是死的？我恨它。它真殘忍。它有沒有臉，會不會說話——這個禍害？他看得見它嗎——他聽得見它嗎？也許在他睡夢裏，他看不見我的時候——於是爬起身來，走掉了。啊！我可永遠不能饒恕他。我母親饒恕過人——可是我，怎麼也辦不到！這會不會是一個記號——是一聲叫喚……」

「這真是種驚人的奇異感覺。她竟猜疑到他的睡夢了——她似乎覺得我能告訴她什麼理由呢！這樣情景，彷彿是個可憐的凡人，被幽靈的魔力所誘惑，硬要逼迫旁的一個鬼魅宣洩另一世界到底操有怎樣奇偉的神祕權力，把這權力施於迷陷在人間情網裏的解了體的孤魂。連我所站的地面，似乎就在我腳底下融化了。這倒也是十分單純的事；可是我們的恐怖和我們的慌張，喚醒了許多精靈；假使這許多精靈在我們魔術師面前，不得不永遠互相保證彼此的矢志不渝，那麼，我——寄寓於肉體的我們，只有我一人——因感得這樣一個重務難於勝任，簡直涼透了骨髓，索索地打戰了。一個記號，一聲叫喚！她那幼稚無知的表情，是多麼生動，多麼強烈。寥寥幾個字眼！

她怎麼會知道這些字眼，她怎麼會脫口說出這些字眼，我可不能想像。有些瞬間，在我們祇覺得是可怕，荒唐，或無用，但在女子們，偏偏從這些瞬間的壓力裏，找到了她們的靈感。發覺她畢竟還有聲音，還能說話，就够叫我的心慄恐懼了。假使一塊石頭被腳踢了，忍不住痛出聲叫喊，怕不見得是更偉大的奇跡罷。這些寥寥的字音，蕩漾在黑暗裏，使他們倆個逗留在深夜裏的生命，在我的心目中帶有悲劇的意味。要叫她明瞭是不可能的。我默默地對着我的懦弱無能，不禁心煩意惱了。至於吉姆，也是——可憐鬼呀！誰會需要他呢？誰會想念他呢？他有了他所企圖的東西。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他這個人，這時候大概已經沒人記得了。他們曾經支配了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命運是悲慘的。

「她待在我面前不動一動，明明是意料中的事；至於我，是要站在蒙昧幽隱的境地，替我的兄弟說話。我深深地感動了，想到我重大的責任同她悲傷的情懷。我什麼都肯犧牲，只要我能以撫慰她脆弱的靈魂——她的靈魂，由於沒法誘導的幼稚無知，自己磨難着自己，好像個小鳥兒在籠子底殘酷的鐵絲網上飛拍牠的翅膀。沒有比說一句「不要害怕！」更容易的了，然而也沒有比這更困難。人怎樣才能殺掉恐懼的心理，我詫異？你怎樣才能穿過心窩射死那個鬼怪，斬掉牠的妖頭，掐住牠的妖喉？這是你睡夢裏冒死不顧的壯舉，可是等你一醒，就願意披著溼漉漉的頭髮，拖着抖索索的四肢，趕緊逃避啦。那鎗彈還沒有鑄成，那刀鋒還沒有鍊好，那個人還沒有降生；甚至長了勝翅，含着真理的字眼，好像一塊塊鉛片，剝落在你腳下了。要實行這樣不顧死活的冒險行爲，你得預備一枝使了妖法，上了毒藥的長箭，在一句太巧妙，太詭譎，竟至世間找不到的說話裏面浸漬過的。那是睡夢裏才有的冒險

壯舉呀，諸位老師兄！

「我開始念符驅妖時，心境很重沉，又含有一種鬱悶的忿怒情緒。吉姆的聲音，帶着峻刻的抑揚的調兒突然提高了，從庭院對過傳來：他是靠近江邊，在責罰一個啞口無言的罪犯底疎忽。沒一樣東西——我說，語音低微而清晰——決不能有一樣東西，在那未知的世界——她幻想那個世界如飢似渴地要奪掉她的幸福哩——沒一樣東西，不管是活的或是死的——既沒有面貌，也沒有說話的聲音，更沒有權力，能以從她身邊搶走吉姆。我吸了口氣，她輕輕地密語道，「他倒對我說過這話。」他對你說的是真話，」我說。「沒一樣東西，」她嘆息地說了，突然向我回過臉來，她的音調高到勉強能夠聽見。「你爲什麼從那外地到我們這兒來呢？他老是談起你。你使得我害怕。你可是——你可是需要他？」一種偷偷的猛烈情調潛入了我們匆促的絮談。「我永遠不會再來的了，」我淒切地說。「我也並不需要他。沒有人需要他。」「沒有人麼，」她重複說，帶點懷疑的聲調。「沒有人，」我重言聲明，感到我自己受了一種奇怪的激震，站不穩了。「你覺得他是強壯，聰明，勇敢，偉大——爲什麼又不相信他是真實？我明天動身——這就完事了。將來永遠不會再有人聲來攪擾你的精神了。這個世界，你還不知道，是太大了，決不會就牽掛到他。你明白麼？太大了。你已經把他的心捉在你手裏啦。你一定也覺得。你一定也知道。」「是呀，那我自然知道，」她噓息着說，兀然不動，好像一座石像密密私語的樣子。

「我覺得我什麼也沒有辦妥。可是我想要做的到底是什麼事呢？我至今還不大清楚。當時我被一種不可解釋的熱忱所激勵，彷彿面前有樁偉大而且緊要的工作——其實是我精神狀態和感情狀態一時所受的影響。我

們全部的生涯裏，常有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影響，可說是從外界來的，沒法抵抗，沒法了解——好像是天空行星神祕的交會引起了這種現象。她佔領了他的心，還有了旁的一切——假使她只要能以自信。我必得告訴她的是，全世界決不會有誰需要他的感情，他的心靈，和他的才能。這是個共同的命運，可是無論說到誰，這似乎總是個可怕的事。她不發一語的側耳傾聽，如今她的靜默好像是種抗議，表示絕對不能說服的懷疑。她對那浩瀚森林以外的世界，用得着擔什麼心呢？我問。那渺無邊境的未知世界裏住滿了人羣，他一輩子從他們那兒既不會得到一聲叫喚，也不會得到一點記號，我向她保證。永遠不會哩。我益發情不自禁了。永遠不會的呀！永遠不會的呀！我想起我那時的態度未免激烈得太過分，覺得很驚訝。我起了個空幻的感覺，彷彿終於一把摺住那鬼怪的喉嚨了。這全部實在的情形，的確留下一個瑣碎而且驚人的幻夢印象。她爲什麼要害怕呢？她明知他是強壯，真實，聰明，勇敢。這些全是他的長處。自然毫無問題了。他還不止於此呢。他有偉大的百折不回的精神——世界並不需要他，世界已經遺忘了他，世界竟許不會知道他了。

「我住了嘴；深深的寂靜籠罩了巴多森，江心的什麼地方，木槳擊拍在小艇的邊沿，發着微弱乾燥的聲音，似乎把這寂靜的氣氛化爲無限了。」爲什麼呢？「她喃喃地說。我感到一個人在奮力角鬪時所感到的那種憤怒。那鬼怪使勁掙扎，想逃脫我的掌握。」爲什麼？「她重複說，聲音高了些；「告訴我罷！」當我胡胡塗塗呆在那兒的時候，她就同個乖戾的孩子似的躁起腳來。」爲什麼呢？說呀。」「你想知道麼，」我氣憤憤地問了。「是呀！」她高嚷。「因爲他還不够好，」我粗暴地說。趁停頓的一忽兒功夫，我注意到對岸的火放起亮光來，擴大了它熊熊的光圈，

好像驚訝的凝注的目光，驀然地又縮成針尖大的紅點。我只知道她靠得我那麼近，因為那時我感到她的手指握緊了我的臂腕。她雖然沒有提高她的聲音，却在她聲音裏添了無限的毫不容情的鄙夷，酸苦，和失望。

「這就是他自己說的話……你撒謊！」

「末了的三個字眼，她是用當地的土話向我叫着說的。「姑且聽我說完！」我懇求；她戰戰兢兢地屏住了氣，扔開了我的手臂。「沒有誰，沒有誰是够好呢，」我以最懇切的口吻開始說。我能聽見她苦楚的嗚咽，唏噓的聲音更急促得可怕。我低了頭。有什麼用處呢？脚步聲漸走漸近，我偷偷地溜掉了，沒有再說第二句話……」

第三十四章

馬羅擺開了交叉着的兩條腿，連忙站起來，身子微微有點搖幌，彷彿他是從高處直衝下來的樣子。他背靠在欄杆上，面對着許多零亂的東歪西斜的長條籐椅。許多懶洋洋地躺在籐椅裏的身體，似乎給他的舉動驚醒了他們的昏迷狀態。有一兩個人吃了驚似的站起身來；東一點西一點的雪茄煙還閃着紅紅的火星；馬羅向他們大家看了看，他眼睛裏的神色好像是一個人剛從無限遙遠的夢境回來。有人清嗓子咳了聲嗽；又有人沒精打彩地用幽靜的音調鼓勵道，「好。」

「沒有什麼，」馬羅微微驚跳了一下說。「他曾經告訴過她——這就完了。她並不相信他——再沒有旁的了。至於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該高興呢，還是該發愁，才算得公平、適當、得體。單就我說，我不能講我所相信的東西——的確，我直到今天還不知道，將來或許永遠不再知道了罷。但是這可憐鬼自己相信些什麼呢？真理終歸要戰勝的——你可知道？*Magna est Veritas et*（偉大的是真理並且）……不錯，只要等真理得到個機會。無疑地有一條法律存在——同樣，在抽籤占卜時候，也有條法律在規定你們的幸運呢。公理並不是人們的公僕，可是偶然，機緣，命運——從容不迫的時間的同盟——把持了平穩而且精密的天秤。你我倒說過同樣的話。我們是不是都說的真理——或者你我單有一人說過——或者你我都沒有？」

馬羅躊躇了一回，把他的手臂交叉在胸口，於是換了個音調——

「她說我們撒謊。可憐的靈魂呀！讓我們由機會去決定這話罷——機會的同盟是不可催迫的時間，機會的仇敵是不肯等待的死亡。我退避了——不免有點膽怯，我得承認。我跟恐怖扭毆，結果我被它摔倒了——自然。我用了無限心計。結果只叫她永遠走不出黑暗，反添了她許多苦惱，彷彿她隱隱覺得我是個奸細，是個串客，參與了某種不可思議的狼狽為奸的詭計——那解釋不清，明白不了的，互通聲氣的密謀。這是他的行為，她自己的行為引起的結果，來得很容易，很自然，而且是不能避免的！彷彿我眼前陳設了那不可解救的命運的佈弄，我們都是命運的犧牲品——命運的工具。想到那女孩，真叫我心驚膽寒，她被我丟下了，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吉姆穿了他沉重的繫着帶子的皮靴，咕咯咕咯地走過去了，並沒有看見我，他的腳步聲冥冥中好像也受了命運的支配。」什麼？

沒有燈光！」他用高朗的吃驚的聲音說。「你們躲在黑暗裏作什麼——你們倆！」隨後一忽兒，他就瞅見了她，我猜想。「喂呀，女孩！」他欣然地喊。「喂呀，男孩！」她立刻回答了，膽壯得驚人哩。

「這是他們平時彼此招呼的話，她在她稍高而溫存的語音裏，故意裝帶了點嬌聲，更顯得談諧，俏皮，同孩子似的。吉姆因此興頭的了不得。這是我最末一次聽見他們打這種親熱的招呼，我心裏不禁打了個寒戰。依然是那高朗溫柔的語音，俏麗的裝作，洪亮的嬌聲；可是這一切似乎消逝得太早了，那輕快的呼喚聽來宛如一聲哀吟。真糟，太可怕了。」你跟馬羅幹什麼來了？」吉姆正問；隨後，「走掉了——他已經怪事，我並沒碰見他。那兒是你麼，馬羅？」

「我沒有回答。我並不要走進屋裏去——還嫌早哩，無論如何。我實在是不能回答啊。當他叫應我時，我正打算迴避，穿過那小小的門洞，通到外面一片新近刈除乾淨的廣場。我還不能正視他們哪！我低了頭，沿着一條給人來往踐踏而成的小徑，匆匆地走。廣場一步步變高，幾棵大樹已經伐倒了，大樹底下的莽叢也割斷了，蔓草給火燒得精光。他心裏想把那兒開闢了種咖啡。龐大的山，矗起了那重疊的高峯——山峯在初升月亮澄清的黃光裏，呈着深黛的顏色——似乎將它的陰影投射在這新闢的農場上。他正擬從事許許多多新的試驗；我一向羨慕他的精力，他的冒險，和他的狡滑。可是現在，地球上似乎沒一樣東西，能比他的計劃，他的精力，和他的熱忱，更不實在了；我擡起我的眼睛，看見月亮一部分的閃光透過灌木叢林，射在山凹的底裏。在這利那間，彷彿平滑的月輪，從天空固有的地位落到地面，滾下了懸崖的谷底；隨後月輪上升的運動，好像是悠閒的反跳作用；她捨開了紛亂糾

纏的樹枝；有一棵生長在山坡上的樹，觸出光禿歪扭的樞杈，橫梗在月亮的平面上，形成了一道暗黑的裂縫。月亮好像是從一個洞穴裏射出她平行的光芒；在這淒清的，彷彿月蝕時分被遮蔽了似的亮光裏，伐倒的樹樁矗立着，顯得很幽暗，週遭許多沉重的陰影躺在我腳旁，有我自己遊移的影子，還有那永遠裝點着鮮花的孤墳橫在大道上的影子。暗淡了的月光裏，交織着的花朵呈現了人所不能記憶的形態，同眼睛不能分辨的色彩，彷彿這些都是特殊的花朵，並不是誰所採折，也不生長在這個世界上，注定了專為供獻死者用的。花朵強烈的芬芳洋溢在溫暖的空氣裏，使空氣變得很濃厚，好像是燒香時候的烟霧。白淨的珊瑚塊繞着黑暗的墳墩發亮，宛如漂白的骷髏編織的一個花圈；周圍樣樣東西幽靜極了，所以當我兀立不動時，世間一切的聲響和一切的行動似乎完全終止了。

「這是偉大的和平呀，彷彿地球只是一個墳墓；我在那兒站了一忽兒，腦海裏多半儘是想着些活人們，他們埋葬在遙遠的境地，人類並不知道他們，可是命運依然派定他們得分擔人類悲慘荒謬的顛沛苦難。也分享了人類高貴的奮鬪罷——誰知道呢？人心是那麼廣大，儘够涵容整個的世界。挑起這付擔子是够勇敢的了，可是卸掉這付擔子的魄力又在哪兒？」

「我猜想我定是陷於傷感的情調了；我只知道我站在那兒的工夫要算是很長久的，因為淒其寂寥的感覺完完全全罩沒了我，以至我剛才看見的一切，我聽見的一切，甚至人間的言語，似乎都消失了，不復存在了，祇在我記憶裏延長了一刻的生命，彷彿我是人類賸下的最後的一個。這是個奇怪而且悲哀的幻覺，有意無意地展拓開

來同我們所有的種種幻覺一樣——我想幻覺大概就是那遙遠的不能到達的真理，隱約模糊地顯現在我們眼底，化作種種海市蜃樓罷了。這兒的確，是地球上被拋棄，被遺忘，不可知的許多地方的一個；我已經看了它隱晦的底面的底裏；我感到明天跟它永遠訣別之後，它會溜出了存在的領域，祇活在我記憶裏，一直活到我自己也往陰晦朦朧的境界去了。我至今還有那種感覺；也許就是這種感覺懲患着我向你們講這個故事，可說是懲患着我設法傳授給你們，把這故事的生存，故事的實在——啓示在片刻幻覺裏面的真理。

「柯內里衝破了我的幻想。他同耗子似的從廣場凹處生長着的長草叢裏直鑽出來。我相信，他的房屋就在附近什麼地方，快霉爛了，雖然我總沒有見過，因為我從沒有往那房屋走得很近。他在小徑上逕向我奔來；他的腳套在骯髒的白鞋裏，走在黑暗的地面上閃動發光；他抖擻了精神，躲在一頂爐筒式的高帽子底下裝作搖尾乞憐的諂媚樣子。他那乾癟的小小的臭皮囊，給一套黑式寬絨布的衣服吞沒了，完全消失了。這是他放假過節同參赴典禮時候穿的服裝，因此提醒了我：那天是我待在巴多森過的第四個禮拜天了。在我勾留的期間，我總模糊影響地覺得他時刻想找機會趁旁人不在時，向我談些體己的心話。他東張西望地徘徊在周圍，他酸氣的黃黃的小臉上帶着熱切的乞求的神色；可是他的膽怯叫他不敢向前，正如同我自然的嫌惡，不願跟這個討厭的傢伙發生任何關係。雖然如此，他依然還是可以達到他的目的哩，要不是你對他瞥了一眼，他也就連忙偷偷地滾開了。他總是蹙縮縮地走開的，無論是當着吉姆嚴厲的注視，或是當着我自己的目光——我縱然竭力裝作漠不關心的眼色——甚至當着唐比丹峻刻高傲的一瞥。他老是東竄西逃；無論什麼時候看見他，他總在紆迴曲折地走動，臉

兒偏在肩膀上，不是滿腹狐疑似的嘴裏哼唧作響，就是悽慘地，默默地，滿臉愁容；可是假裝的表情總不能隱藏他天性裏含蘊着的不可救藥的卑鄙，就好像衣服的修飾，決不能隱藏身體上殘缺不全的畸形。

「還不滿一個鐘頭以前，我和「恐怖」這個妖怪搏戰，我取得一場胡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吃了敗仗以後精神頹唐的緣故，可是我竟讓他襲了我的去路，連一點抗拒的表示也沒有。我注定了要接受許多親切的私話，要對答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這是多難受呀；可是這傢伙的外貌激起了我的鄙夷，不費理解的鄙夷，我這才好受了一些。他決不能有多大關係。什麼也沒有關係，因為我早已堅決地相信，我所唯一關心的吉姆終於支配了他自己的命運了。他曾經對我說過他是滿足了……差不離。這未免太狂放了，我們多半不敢那樣的。就是我——我儘可以爲很不錯了——也還不敢呢。在座的諸位，怕是誰也不敢的罷，我猜想……」

馬羅住了嘴，彷彿想等一句回答。沒一人發言。

「很對，」他重新開始說。「但願誰都不知道啊，因爲這種真理，只有藉某種殘酷，微小，可怕的災難，才能從我們靈魂裏擠榨出來。可是他也是我們的一員，他却能說他是滿足了。人們也許竟要妒羨他那種災難呢。差不離滿足了。能够如此，以後什麼事都沒有關係了。不管是誰猜疑他，誰信託他，誰愛他，誰恨他，都沒有關係——尤其因爲恨他的是柯內里。」

「可是從這上面畢竟能以識別性格上的特點。你們對一個人下判斷，固然要根據他的朋友，同樣也得根據他的仇敵；至於吉姆的這個仇敵，凡是有體面的人，都能面無愧色地承認他爲仇敵，雖然並不覺得他有一顧的價

值，這是吉姆採取的見解，我也有同感；但是吉姆不理會，他的理由，是站在普通立場上的。「我親愛的馬羅，」他說，「我覺得假使我向前直衝，什麼東西都挨不着我哩。我的確試過。你現在也在這兒待了許久了，很可以看清周圍的情形——說老實話，你可覺得我總算是十分安全了。這完全倚靠我自己；天呀！我對許許多多事，都信得過我自己。他至多不過把我殺死，可沒有更兇惡的辦法了，我猜想。我從沒想過他會那樣。他不能，你知道——縱使我專爲這目的，親自交給他一根裝了子彈的來福鎗，再轉過身來將背朝他，他也決下不了這個手。他就是那樣的東西。假設他真想——假設他能够呢？——那又要什麼緊？我並不是爲了逃命才上這兒來——我難道是麼？我隻身單騎地深入敵境，原打算拚個九死一生的。我在這兒想永遠待下去了……」

「直待到你覺得十分滿足的時候爲止，」我插嘴說。

「那時我們正坐在他那擺渡船尾的棚頂下面；二十把槳一齊閃動發光，一邊十把，激水的聲音響成一片，同時，在我們背後，唐比丹左右探望，照料，遠遠凝視着江流的下游，在極湍激的水流裏留神把持這長身腰的獨木舟。吉姆彎了頭，我們最後的談片似乎消滅得無影無踪了。他是給我送行，打算遠送到江口。雙桅船早一天先離開了，趁潮水的退落漂流而下，同時我却多耽擱了一晚。此刻他正給我送行呢。」

「吉姆因爲我提起了柯內里，有點不大高興。其實我並沒有說多少話。這個人太卑微不足道了，並沒有什麼危險性，雖則他是滿腔怨恨，無以復加了。他每說兩句話，就叫我一聲「大老爺」；當他緊挨着我的手肘，跟隨我從他新故夫人的墳墓走到吉姆住宅圍地的大門口時，他十分哀憐地向我訴說，他宜說他自己是最不幸的人，是

個被犧牲者，好像個壓碎了的蟲子；他懇求我看一看他。我可並不願意掉頭瞧他；但是我打眼梢看得見他搖尾乞憐的影子在我後面緩緩地溜動，那時月亮掛在我們右邊，似乎恬靜地凝望着這幅情景。他竭力說明——我已經給你們講過了——他在那值得記念的一夜發生的許多事變裏擔了不少心計。這是行一時的方便。他哪能知道誰會佔勝利呢？「我滿想救他，大老爺！我滿想救他，只要花八十塊錢，」他用甘媚的語調訴說，一步不離地緊跟在我後面。「他已經救了他自己，」我說，「並且他也饒赦了你。」我聽見嗤嗤的笑聲，便向他掉過臉來；他似乎立刻準備轉身逃走的样子。「你笑什麼？」我站定了問。「不要受騙呀，大老爺！」他尖聲地叫，似乎怎麼也抑制不住他的感情了。「他救了自己！他簡直不知道天東地西，大老爺——什麼都不知道。他是誰？他在這兒想想些什麼——這個大賊骨頭？他在這兒想想些什麼？他揚起塵土來蒙蔽了個個人的眼睛；他也揚起塵土來蒙蔽了你的眼睛，大老爺；可是他就不能揚起塵土來蒙蔽我的眼睛。他是個大傻子，大老爺。」我鄙夷地大笑了，提腳轉身，重新開始向前走。他趕快又跑到我手肘旁邊，使着勁低聲密語道，「他在這兒就跟小孩差不多——簡直像個小孩——一個小孩。」我當然分毫沒有理會他；我們快走近竹籬了——竹籬在黑暗了的新闢的農場上閃爍發光——他一看時間很迫促，便開始中肯地發揮題內文章了。他起首裝作卑鄙地流淚的可憐神情。他極大的不幸曾經影響了他的腦袋。他希望我寬洪些，別把他的話放在心頭；他說這番話，不是為別的，只是迫於他身受的苦惱。他並無絲毫用意。在裏頭；只是大老爺還不知道所謂受糟蹋，受摧殘，受蹂躪，到底是怎麼回事啊。說完了這一套開場白，他漸漸拍到他心邊上的事情去，可是他的調門兒是這般紆曲，慨嘆，和畏縮，所以我聽了許久，還摸不着他意向的所在。他要

我替他向吉姆說情。似乎也是關於錢款上的事。我再三聽到這些字眼，「給養無需過豐——禮物只要相稱。」他似乎正在替一樣東西討價呢，並且他最後竟帶着幾分熱忱說，假使一個人樣樣東西被搶得罄盡，生命也實在沒有必要的價值了。我當然並沒有吐一個字，可是我也並沒有堵住我的耳朵。這件事情的主旨，我倒逐漸明白了，就是他覺得他自己應得一筆錢款，作算交換那個女孩子的報酬。他把她帶大了。是旁人的孩子。好大的麻煩和困苦啊——現在是個老頭兒了——禮物只要相稱。假使大老爺肯說句話……我站定了，滿心好奇地看他；我想他大概深怕我會以為他是強詐勒索，他便連忙自動地提出個退讓的條件來。只要立刻送給他「相稱的禮物。」他宣說，他情願擔任照料這女孩的責任，「再無需旁的給養——多早晚那位先生要回家的時候。」他小小的黃臉，彷彿擠壓成一團似的，滿是縐紋，表示着極端焦急懇切的貪心。他以諂媚的聲音哀訴道，「再沒有旁的麻煩了——自然的保護人——一筆款子……」

「我站在那兒，驚異地出神。那樣的事情，在他，顯然是個職業。我突然在他卑劣諂媚的態度裏發現一種堅決的信心，彷彿他生平待人接物，處處懷了確定的信仰呢。他一定以為我是心平氣和地在考慮他的提議；因為他變得蜜樣地甜了。」無論哪位大人先生，到要回家去的時候，總提出一筆給養費來的，「他婉轉地開始說。我砰地關上了小籬門。」果然是照你那樣說法，柯內里先生。」我說，「這種時候是永遠不會來的。」他花了幾秒鐘工夫，把這句話仔細想了想。「什麼！」他簡直尖聲地叫了。「呃，」我站在籬門外邊，繼續說，「你沒有聽見他自己這樣說麼？他再不回家了。」「噢！這真是太難受了，」他嚷道。他不再稱呼我「貴老爺」了。他很沉靜了一忽兒，於是不帶一

點謙恭的痕跡，低聲低氣地開始說。「永遠不回去——啊！他——他——他從鬼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上這兒來——鬼知道爲的什麼——來糟蹋我到死——啊——糟蹋」（他輕輕地蹣了蹣兩隻腳）「就照這樣子糟蹋我——誰也不知道爲什麼——直糟蹋我到死……」他的聲音隱微到沒有了；他被他自己微微的一聲咳嗽打攪了；他往前走近籬笆，裝起親切而且淒苦的音調告訴我說，他不願再受蹂躪了。「忍耐——忍耐——他喃喃地說，搥擊他的胸膛。我已經不恥笑他了，可是出我不意，他倒向我突然撒野，格格地出聲大笑起來。「哈哈！我們看罷！我們看罷！什麼？想偷我的我樣樣東西給偷掉了。樣樣東西！樣樣東西！」他的頭倒在一邊肩膀上，他的兩手輕輕扭握着，垂放在前面。旁人會以爲他對女孩懷着無比的愛情呢，所以剝奪了他的女孩乃是最殘忍的行徑，壓毀了他的精神，搗碎了他的心。他驀然擡起頭來，吐出些寡廉鮮恥的話。「跟她母親一樣——她就像她那欺詐陰險的母親。簡直是一模一樣。連她臉上也像。連她臉上。妖怪！」他將前額靠着籬笆，照這樣的姿勢，用葡萄牙語說出許多恐嚇和荒謬的褻瀆話，在很微弱的嘆息裏夾雜了哀訴和悲吟，哀吟聲發出時還聳動着兩個肩膀，彷彿一陣致命的暴病突然侵襲着他了。那模樣的古怪和卑劣是沒法形容的，我連忙走開了。他在我背後使勁嚷了些什麼。大概是毀謗吉姆的話，我相信——可是聲音並不太高，因爲我們離開房屋太近了。聽得清的只是，「跟小孩差不多——簡直是個小孩。」

第三十五章

「可是到了明天早晨，江流剛一轉折，巴多森的房屋便看不見了，於是這一切情景，同它的色彩，它的形像，它的意義，也從我肉眼的視野消失了，就好像一幅被幻想虛構在帆布上的圖畫，凝視了許久之後，你終於轉過身來，不再掉頭回顧了。它靜靜地保留在我記憶裏，並沒有褪萎，它的生命被捉牢了，襯在不變的光線裏。有野心，有恐怖，有怨恨，也有希望，這些都保留在我心裏，同我目擊時候完全一樣——緊張，濃烈，彷彿當時的表情永遠凝結不化了。我已經轉身離開了這幅圖畫，正要回到那現實的世界去，那兒人事變遷無常，光線閃爍不定，生命在一條澄清的溪河裏流滾，不管是流過污泥，或者是流過宕石。我並打算就鑽進水裏去；還有許多事够我忙呢，我還得擡起我的頭來露在水面上。可是關於我遺留在後面的種種，我却想像不出任何的變動。龐大而且英武的都拉明，和他小小慈母般，帶點女巫氣的太太，兩口子一塊兒凝望着原野，心底裏暗暗懷着父母望子成龍的野心底夢想；吞古·阿郎則形容枯槁，躊躇滿志；鄧華力是又聰明又勇敢，還有他對吉姆的信仰，他堅毅的目光，和他冷冷的親愛態度；那女孩呢，在她專注的崇拜裏夾帶些驚慌和猜疑；唐比丹，粗暴，陰鬱，然而忠實；柯內里，在月光下將前額靠着籬笆——我還能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他們好像是在魔術師的妖杖之下。可是被這一切所環繞的人物——那個人物儘管是活着，我却有點捉摸不定他。沒有哪個魔術師的妖杖能以把他鎮壓在我眼睛底下。他也是我們的一員。

「我已經告訴過你們，我回到他所擯棄的世界去，在我旅途開始時，他伴送了我一程；有時這旅途好像通過了荒涼曠野的核心。空漠浩渺的江面在高日之下閃閃發光；樹林陰翳的兩岸間，暑熱輕輕罩覆着水面；木船受了猛力的推動，沖破了空氣往前直進——空氣似乎穩定在高入雲霄的樹木下面，濃密而且溫暖。

「迫於眉睫的離別的影子，早已在我們之間形成了莫大的空隙；我們說話時得勉強使勁，彷彿硬逼着我們低微的聲音橫過那一片遼闊的，愈變愈遠的距離。舟行如飛；我們一個挨着一個，浸沒在凝滯的高熱的空氣裏，覺得昏沉而且乾渴；爛泥和沿澤的氣味，萬物滋生的地球底原始氣味，似乎直刺我們的顏面；最後，江流忽然轉折了，彷彿一隻遙遠的大手揭開了一幅沉重的帳幕，推開了一扇無邊的大門。光線似乎有點顫動，我們頭頂上的青天愈展愈廣，遠處潺潺蕭蕭的聲音傳到我們耳邊來，新鮮的霧圍氣洋溢在我們周圍，充滿了我們的肺腑，激增了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血液，我們的悔憾——正對着我們面前的森林愈見低沉，映照着深藍的大海底背脊。

「我深深地吸氣，我縱目遼望那渺茫的海天交界線，開懷飽享那新異的霧圍氣——似乎由於人生的辛苦，由於淨潔世界的精力，而起顫震的氛圍氣。這個天和這個海都展開在我面前。那女孩說得不錯——海天裏面有一個記號，有一聲叫喚——和我全生命的根根纖維起了共鳴的一樣東西。我讓我的眼睛遨遊在四空，好像一個解脫了桎梏的人兒，伸出他拘束慣了的四肢，奔跑，跳躍，應合着激越高邁的自由情懷。「這是很光榮的呀！」我叫喊，於是，我看了看坐在我身邊的罪犯。他把頭兒低沉在胸前，說「是呢，」可並沒有擡眼睛，彷彿深怕看見他浪漫的良心底譴責被大書特書地寫在海面上明淨的天空。

「連那天下午最瑣碎的情節我還記得。我們登上一塊雪白的海灘。海灘的背後是一座低低的筆立的小山，山頂長滿了樹林，從山頂到山麓鋪滿了爬藤草。我們下面展開了一片大海，一片澄明而且深濃的蔚藍，微微向上傾斜，直達到同我們眼睛齊高的那條海天交界線。璀璨的洪濤，沿着飛泛的幽暗的海面，輕輕地飄揚，好像羽毛被和風吹趕着似地那樣輕快。一串海島，斷斷續續的，體積很龐大，正對着江流入海的口子，湧現在暗淡的玻璃質似的水面，水底忠實地反映着濱岸的輪廓。一隻孤另另的鳥兒，渾身漆黑，高高翱翔在全無彩色的太陽光裏，在同一的地點忽兒低落又忽兒升騰，翅膀飛動時作着微微搖擺的勢子。許多單薄的草席棚，組成七高八低的，烏黑的一叢，棲止在水底倒影之上，支撐着許多彎曲的，烏木顏色的高樁。一隻小巧漆黑的獨木舟，從茅棚叢中駛出來，上面載着兩個混身漆黑的小人兒；他們使盡了氣力，不辭辛苦地在幽暗的水上打槳；那獨木舟似乎很難地在一面鏡子上溜動。這一堆怪可憐的茅棚就是那受了白爺爺特別保護而自鳴得意的漁村，這兩個擺渡過來的男子就是老邁的頭目和他的女婿。他們上了岸，在白淨的沙上向我們走來：他們是瘦削，顏色深褐——彷彿在煙裏烘乾了似的，裸露着的肩膀和胸膛上有些灰色的斑塊。他們頭上紮了骯髒而摺疊得很仔細的頭巾，那個老頭子立刻口若懸河地開始陳述一個訴狀，伸出一隻骨瘦如柴的臂膀，蹙着他昏朦的老眼很親信地看了看吉姆。土王的人民還不肯跟他們罷休；關於些鼈蛋發生了一種麻煩，這些鼈蛋是他的人民在那兒小島上採集的——他伸直了手臂倚在槳上，用一隻褐色的枯臘似的手指點着海面。吉姆傾聽了一忽兒，沒有擡頭，最後很溫柔地叫他且等一回。他隨後再來慢慢地聽他細說。他們唯唯地退到了近旁，蹲下地來，把他們的槳放在前面沙上；他們眼睛裏面銀

白的光芒很耐心地隨着我們的動作轉移：大海的浩渺無涯，海濱的寂靜——海濱延亙南北，超過了我視野的限度——形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現實」，監視着我們四個渺小的人物，四個遺世獨立地待在一片閃閃發光的沙地上的人物。

「麻煩的是，」吉姆心氣不平地說，「許多年代以來，那兒那個村子上，這些打魚營生的可憐漢子們，一向被看作土王個人的奴隸——這個老糊塗蛋腦海裏再也想不到……」

「他住了住嘴。」想不到你已經完全改變過那種情形了，」我說。

「是呀。我已經完全改變過那種情形了，」他用憂抑的聲音喃喃地說。

「他已經遇到你的機會了，」我釘上一句。

「我已經？」他說。「唔，是。我也想也許不錯罷。是我心裏已經恢復了自信——一個好名聲——可是我有時却願意……不！我決不放棄我已經得着的東西。不能再希望旁的了。」他向大海揮了揮他的手臂。「無論如何，從那兒決不能再有什麼來了。」他在沙地上踱了踱腳。「這是我的界限，差一步都不成。」

「我們仍在沙灘上踱步。」不錯，我已經完全改變過那種情形了，」他繼續說，斜着眼睛瞥視那兩個耐性蹣跚着的漁夫；「可是試想一想，假使我走了，又會怎樣呢。天呀！你能看得出麼？那簡直是地獄裏的魔鬼給解放了。不行！我明天要去再喝一回蠢笨的老吞古·阿郎底咖啡；我爲這幾個壞鼈蛋，又有搗不完的麻煩啦。我決不能說——够了。永遠不能的呀。我得繼續，永遠繼續去擁護我的主張，這才心裏有把握，覺得什麼都碰不着我了。我得老守着

他們對我的信仰，這才能感到安全，並且能——能……他左右尋思地想找個字眼，似乎就要在大海上面找出這個字眼來……「能以接觸」……他的聲音突然低沉，化爲喃喃的自語了……「接觸那些我也許永遠再也看不見的人們。同——同——你，舉個例罷。」

「我被他的話，說得滿心慚愧，無地自容了。」看上帝面上，」我說，「千萬別把我放在眼裏，我親愛的老朋友；只要留心着你自己就好了。」我爲這個流浪漢起了感激和親愛的情緒——他的眼睛看中了，我專注在我身上，把我同庸碌的羣衆相提並論。足以矜誇的，畢竟只有多麼一點兒呀！我掉轉我發熱滾燙的臉去；低斜的夕陽，炎炎的，暗淡，碧紫，好像是從火裏面搶出來的餘燼；一片汪洋的大海便躺在夕陽之下，以無限的岑寂去承受那火球的接近。他一再想開口，但是止住了他自己；最後，彷彿他已經找到個公式了——

「我得忠實，」他恬靜地說。「我得忠實，」他重複說，並沒有看我，却算是頭一回讓他的眼睛四望水面，海水的蔚藍在落日的火焰下已經變作暗紫了。啊！他的性格是浪漫的，浪漫的呀。我想起史泰說的幾句話來了……「淹沒在毀滅性的元質裏……追隨幻夢，依然還是追隨幻夢——就這樣子——永永遠遠——*Usque ad finem*（直到終極）……」他是浪漫性格，然而很真實。他在那西方霞光裏，看得見什麼形體，什麼幻象，什麼顏面，什麼寬恕，有誰能知道呢……一隻小舢板離開了雙桅船，慢慢地移動，兩片槳按着節奏打水，開到沙岸來接我去。「並且還有珠婉兒哪，」他說，他的聲音透出了天地，海底偉大的沉默，叫我猛然吃了一驚，因爲我深心的思想已經給那種沉默完全支配了。「還有珠婉兒哪，」「是呢，」我囁囁着說。「我用不着告訴你，她在我是怎樣的意

義啊，」他趕着說。「你已經看見了，她早晚總會明白……」「我但希望如此，」我插嘴說。「她也信託我哩，他沉吟着，於是改變了他的音調。「我們幾時再能會見呢，我詫異？」他說。

「「再也不能了——除非你走出去，」我回答，避開了他的目光。他似乎並不驚奇；他暫時還是很寧靜。

「「那麼，祝你一路平安，」他躊躇了一下說。「或許這樣倒也好。」

「我們拉了拉手。我移步走向船頭，擱在沙灘上等候的舢板。雙桅船跳躍在紫色的海面上，展揚着中腰的主帆，船頭的三角篷迎着風向；她的帆篷都帶有玫瑰的色彩。「你打算立刻就回家去麼？」吉姆問，正當我舉腿跨上船沿的時候。「大概總在一年左右罷，假使我還活在人間，」我說。船頭的龍骨木在沙上磨擦作響，舢板浮蕩了，兩片濕漉漉的漿閃閃發光，鑽進水去，一下又一下。吉姆從水邊提高了嗓子，「告訴他們……」他開口說。我向船夫作手勢，叫他們別划，驚奇地等待他說完。告訴誰呀？沉落了一半的太陽正對着他；我在他默默地凝望着我的那眼睛裏，看見太陽紅紅的閃光。「沒有——沒有什麼，」他說，微微揮手叫舢板開走。我也沒有再看一看海岸，直到我已經爬上雙桅船的時候。

「那時夕陽已經落海了。朦朧的暮色瀰漫在東方，海岸變作黑色，無限地延長了它陰沉的牆壁——那似乎就是暗夜的堅壘；西方的水平線只是一大片金黃和碧紫的光焰，光焰裏面浮泛着一大塊孤雲，黑暗而且平靜，投射了鉛板似的陰影在底下的水面上；我還望見吉姆待在沙灘上，守望着雙桅船逐漸縮小，逐漸增加進駛的速度。「我一走開，那兩個赤膊的漁夫就站起身來；無疑地，他們是在苦苦滴滴地訴說，把他們微賤，貧苦，被壓迫的

生活情形，向白爺爺的耳朵裏灌注；無疑地，他是在側耳傾聽，把這種哀訴當作他自身的事一般看待，因為這不就是他機運的一部分麼——「從「去」字發生的」機運——他曾經向我擔保他能以十分從容地應付的機運。他們皮膚黑暗的身體，在我漸漸看不見他們的保護者以前，早就從暗黑的背景裏消失了。他却從頭到腳渾身雪白，依然不改地顯現在我眼裏，暗黑的堅壘矗在他背後，大海躺在他腳下，機運伴在他身邊——依然蒙着輕紗。你們怎麼說？那是不是還蒙着輕紗呢？我可不知道。在我看來，那雪白的人兒，待在大海和沿岸的岑寂裏，就好像是站在汪洋無限的謎語底心裏。他頭頂的夕照從天空消褪得很快，他脚下的一片沙灘早已沉沒，他自己也顯得縮小了，跟一個小孩似的——隨後只賸了一點，魚眼兒大的白點，彷彿暗淡了的世界遺留下的光明完全凝集在這個白點上了……於是，驀然地，我望不見他了……」

第三十六章

馬羅把這些話來結束他的故事，他的聽衆隨卽在他飄渺深沉的目光之下紛紛散席了。人們飄飄搖搖地湧過遊廊，有的成雙結伴，有的形單影隻，一刻兒沒有耽擱，一句評語也沒有貢獻，彷彿這未完故事的最後影像，這有頭無尾的情節，甚至演講者的音調，都使得討論是徒勞，而品評又不能。他們每個好像帶走了各自的印象，把這印

象當祕密似的各自帶走了；可是這些聽衆之中到頭只有一人聽見了故事的煞尾。二年多以後，那未完的餘音來到了他家，來到時裝在一個厚厚的郵包裹，封面是馬羅親筆寫的，端正而且瘦稜的字跡。

這位享有特權的人打開了郵包，朝裏面看了看，隨即放下，走到窗前。他的房間是在一座巍峨的建築底最高一層，他可以從明淨的方格玻璃窗上面極目遠眺，好像他是從燈塔點燈的閣樓裏向外瞭望的光景。屋頂的斜坡閃爍發光，黝黑的斷裂的屋脊一個連着一個，永沒有盡頭，宛如暗沉的，沒有峯頂的波浪；從他脚下城市的深處，騰起一種混亂而無停止的低聲。無數禮拜堂的尖閣，漫無秩序地四散着，矗立在高空，好像許多浮標在一片曲折而無港道的淺灘上面，一陣急雨夾着冬天黃昏時分漸漸降落的黑暗；高閣上的大鐘隆隆作響，報告時刻，發爲洪大嚴肅的聲音滾蕩而過，在這聲音的核心帶着一種尖銳震顫的叫喊。他拉了拉那沉重的帷簾。

他讀書用的，帶罩子的洋燈底光，沉睡得像一池被蔭影遮着的水；他的脚步落在地毯上不發聲音；他流浪的歲月已經過去了。再也沒有像希望般無邊的海天交界線，再也沒有廟宇般莊嚴的森林裏的曙光夕照，再也不越嶺渡河，不辭驚濤險浪，熱烈地探尋那永遠沒被發現的國土了。時鐘正在鳴響！再也沒有了！再也沒有了！——可是打開的郵包在燈光下又喚回曩日的聲音和幻景，以至往事的滋味——一大堆模糊的臉孔，一大陣混沌的低聲，漸漸消沉了，在那遠遠的海濱，在那熱烈的，不能給予安慰的陽光之下。他嘆了口氣，坐下來披覽。

他起初看見封套裏三件分明的東西。許多頁紙，用小針釘在一起，厚厚地染了一層黑污；一片散開的淡灰色方紙，上面寫着寥寥幾個字，字體是他從前一晌沒有見過的，另外是馬羅的說明信。從馬羅的信裏又掉上了別

的信，因時間太久已經發了黃，摺疊處也磨壞了。他揀起來放在一邊，回頭看馬羅的信，飛快地滑過了開頭的幾行，隨即制止他自己，仔仔細細地繼續默誦，好像一個人以緩慢的脚步和靈敏的眼睛走近去一瞥那沒被發見的國士。

「……我不信你已經忘掉了，」信上說。「只有你會表示關切的情懷，對他——他在我們講他的故事時尚活在人間，雖然我還很記得你總不承認他已經支配了他的命運。你會預言他的災難，說他對於既得的榮譽，對於自己指派的工作，對於由憐惜與幼稚而生的愛情，會起厭倦和憎惡的感覺。你會說你十分明白「那類的事情」，同它虛幻的滿足，它不可避免的淆惑。你也說過——我記得——「把你的生命犧牲給他們」（他們云者，是指膚色或機，或黃，或黑的人類全體）「就好像把你的靈魂賣給一個狼心狗肺的野人。」你會爭辯，「那類的事情」祇有根據於堅定的信心，才能忍受，才能耐久。所謂堅定的信心，是指對於我們人類自己的觀念底真理，用這真理的名義建設了道德進步底善惡標準和系統。「我們需要它的力量來維持我們，」你會說。「我們對於它的必然和它的公道，要有一種信仰，纔能把我們的生命用於值得的，自覺的犧牲。沒有它，犧牲只是忘却，而貢獻之道不啻是沉淪之途了。」換句話說，你主張我們在隊伍裏必須搏戰，否則我們的生命就算不得數。倒是很可能的呀！你該知道——不帶惡意地說罷——你，曾經赤手空拳地一個人衝入了一兩處地方，又靈敏地退逃出來，並沒有碰傷你的毫毛。然而要點是，他於人世除跟他自己再不跟旁的打交道；問題是，他最後是不是承認了一種比制度與進步的定律更強偉的信仰。

「我不下斷語。你或許可以發表你的意見罷——等你看完以後。通常所謂「如墜五里霧中」這句話裏，畢竟蘊蓄了許多真理呢。要清清楚楚地看見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從旁人的眼光裏向他投我們最後的一瞥。我毫不躊躇地向你報告我所知道的，關於那最後的事變的一切：照他自己的說法，這回事變「不期而然地找到他身上來了。」我們詫異，這到底能不能就算是那最高的機會，那最後的滿意的試驗呢？我一向疑心他是在等待着這個機會和試驗，當他尚未能打好腹稿，給無辜的世界帶個信兒以前。你記得，我最末一次辭別他時，他曾經問我是不是打算立刻就回家去，於是突然向我喊道，「告訴他們！」……我靜靜地等候——起了好奇心，我承認，同時也充滿着希望——結果只聽見他高聲嚷道，「沒有，沒有什麼。」那時不過如此而已——將來也不會有旁的了；將來不會有信兒帶來，除非我們每人能替自己解釋事實的言語，這往往比文字最巧妙的組織還要曖昧，同謎語似地難於索解。的確，他作了再度的嘗試，想傳遞他自己的消息；可是這回也失敗了——假使你看看附在這兒的一張淡灰色的寫信紙，你就可以恍悟啦。他竭力想寫；你注意到那平庸的手法麼？開頭寫的寄信人住址是「巴多森的城堡。」我猜想他大概已經實現了他的志願，把他的住屋化爲堡壘了罷。這倒是很高明的計劃：一條深溝，一座土城，城頂築了木寨，拐彎轉角處即平台上架着大礮，可以掃射方場的四邊。都拉明答應了供給他鎗礮；因此他那一派裏，人人知道了有個安全的領域：凡是忠心的黨徒，遇到某種不測的危險時，都可以上這兒來借威壯膽。這一切，表示了他的先見之明，他對於未來的忠信。他所謂的「我自己的人民」——被解放的薛力夫的奴隸——要在巴多森組成一個特別區域，好讓他們的茅舍和小小的場地能受礮壘堅壁的保護。裏面呢，他自己便是個不

屈不撓的居停主人。巴多森的城堡。沒有日期，你明明看見這千載一遇的日子，註上個數目或名字，又算得了什麼呢？當他執筆時，他心裏想着誰，也無從說起：史泰呢——我自己——泛指世界——或者這不過是一個孤癖的人，看見迎面來了他的命運，發着驚惶無措的叫喊罷？「樁可怕的事發生了，」他寫，在他頭一回擱筆以前；你看，那墨水的污點，在這些字眼下面，形態酷似箭頭。過了一忽兒，他重新嘗試，笨重地又濫塗了一行，彷彿寫這些字的手是鉛打的。「我現在立刻就……」筆頭淌了點水，他這回索性丟開不寫了。此外再沒有旁的了；他看見了一片眼睛既望不到邊際，聲音也傳送不過去的深水海灣。這我倒明白。他被那不能解釋的東西壓倒了；他被他自己的氣概壓倒了——他這氣概是他曾經竭力設法操縱的命運所賦予的特質。

「此外我再寄給你一封舊信——一封很舊的信。這是在他藏文件的箱子裏找到的，保存得非常仔細。這是他父親給他的信，你一看寄信的日期，便知道他收到這信，必定是在他加入帕特那以前不多幾天。按說，這定是他所得到的家信的最末一封了。他把它珍藏了這些年。善良的老牧師對他當水手的兒子倒很懷好意哩。我這兒看一句，那兒有一句地隨便翻了翻。這裏面除了公允的感情，旁的却一無所有。他向他「親愛的吉姆士」說，他上回那封長信很是「誠懇而且慰貼。」他不願意他「魯莽或匆促地評判旁人。」這信有四頁，儘是些平易的倫理和家族的消息。湯姆已經「授了聖職。」卡麗的丈夫遭了「金錢的損失。」這老頭兒不慌不忙地往下分說，信託天意和宇宙既定的條理，而對於宇宙間細微的危險和細微的慈惠也很敏感。我們差不多能够看見他白髮蒼蒼，清明恬靜，不可侵犯地安然藏在他舒適的書齋裏；那裏擺了一排排的書籍，鮮明的色澤已經褪萎了；他在那裏待了

四十年，誠心誠意地搜索枯腸，絞迴構思，關於信仰和德性，關於生活的正規和送死的唯一坦道；他在那裏寫了那麼多講經說教的文稿，如今他便坐在這兒，跟他遠方的地球那一面的孩子傾談。但是距離又算得什麼呀。全世界德性只是一個，也只有一个信仰，一個可以思議的生活正規，一個送死的方法。他希望他「親愛的吉姆士」一切記莫忘，「無論誰，偶一陷於誘惑，同時立刻便有使他荒妄邪僻永遠沉淪的危險。所以千萬拿定主意，無論有什麼惡意挑撥的動機，決不要做你所認為錯誤的事。」另外還有關於一隻受寵的狗兒的消息；還有「一匹小馬，是你們男孩子常常騎的，」因為年紀太老，瞎了眼睛，不得不鎗斃。這老頭兒祝上天的賜福；母親和那時家裏所有的女孩兒們都密密致意……；這麼許多年以後，從他溫存的掌握裏飛掉了的那封磨壞的黃色的信，裏面實在沒有多少內容啊。這信始終不會回覆；可是這些溫靜的，沒有色彩的男男女女，聚居在那悄寂的，同一座墳墓也似的毫無危險或爭鬪的天涯地角，平和地呼吸着不受紛擾的正直的空氣；他同這班人們倒底有些什麼來往，又有誰能斷言。說也奇怪，他，遇到這麼許多「不期而然地來了」的事變的他，偏偏也是屬於這個天涯地角的一人。他們從沒遇見什麼事變；他們從不會出於不意地被外界侵襲，從不會受了催逼，來同命運搏戰。他們都在這兒，被父親溫和的絮談喚醒了；所有這些兄弟姊妹，他骨肉上生長的骨肉，用清明的無意識的眼睛凝神注視；同時，我彷彿看見他終於回來了，不復只是一個白點顯現在一片渺茫的神祕底心涯了，却照原來一般高大的身量兒，站在他們那些平靜無擾的形像裏，並不受誰何的注意，帶着峻刻而且浪漫的外貌，只是老守着緘默，朦朦朧朧——如墜五里霧中。

「關於最後的事變，你從附在這兒的幾張紙裏，可以找到一篇敘述。你得承認，這比他童年最狂野的夢想更富有浪漫的情趣，可是在我的心目中，這裏面還有一種深刻而且嚇人的邏輯，彷彿唯有我們的想像纔能鬆懈那壓倒我們的命運的力量。我們想要的粗疎所招致的禍患仍落在我們自己頭上；要劍的人將死於劍。這堪驚訝的冒險奇事——其間最堪驚訝的部分就是並無虛飾——一步逼緊一步，好像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這類的事情非發生不可哩。你一壁兒這樣重複自言自語，一壁兒却詫異這樣的事竟能發生在前年。但是它已經發生了——再沒有方法能以駁倒它的邏輯了。」

「我在這兒給你寫下它來，彷彿我是個目擊的證人。我所知道的不過是東鱗西爪，可是我把這些零碎的片段湊合在一起，而這些片段也足夠組成一幅明瞭的圖畫呢。我很驚異，不知道他自己會怎樣地敘述它。他曾經告訴了我那麼多親信的話，有時候彷彿他立刻就會走進來講這個故事——用他自己的字眼，用他漫不經心而懇切動聽的音調，隨手拈來，信口開河，微微有點兒迷離，有點兒厭煩，好像受了些挫折的樣子，可是偶爾也能以片言隻字流露他自己的本來面目，雖然並不能藉此認識他的性情。要相信他永遠不會再來，是很困難的。我永遠不能聽見他的聲音了，我再也不見他光滑的晒得紅紅的臉龐，帶一條白線的額骨，和紛擾過度，愈見陰沉，只顯着深不可測的藍色的，那充滿着青春生命的眼睛了。」

第三十七章

「起源完全是那個名叫白朗的漢子創立了一件驚人的奇蹟，他從桑波恩岬附近的小海灣裏偷了一條西班牙的雙桅船，手段來得非常高明。在我發見這漢子以前，我所知道的並不完全，可是萬想不到就在他傲岸的靈魂出竅以前不多幾個鐘頭，我竟碰見他了。幸而他很情願而且還能够談話，雖然喘病發作，上氣不接下氣地；一想到吉姆，他受了絞刑似的身體便帶着惡意的歡忻使勁扭動。想到他「終於懲罰了那夜郎自大的傢伙；」他真高興極了。他覺得他的舉動倒怪有味道的。他殘暴的。眼睛打摺痕的眼睛發着深陷的兇光，這我不得不忍受，假使我想知道；我就這樣地忍受了，暗地裏想，某種邪惡的形式是那麼接近瘋狂，起源於強烈的唯我獨尊的私欲，而被反抗的心理所挑撥，把靈魂撕得粉碎，給身體添了不自然的精力。這故事也暴露了可鄙可憐的柯內里底深不可測的狡點，他那卑劣緊張的怨恨好像是微妙的靈感似地起了作用，指點着滿足復仇欲望的唯一不移的途徑。

「我眼睛一落到他身上，我立刻就看出他是怎樣的一個傻子了，」垂死的白朗氣喘着說。「他算一個男子漢！該死！他只是個空幌子。彷彿他就不能直截地說，「別碰我的贓物！」滾他的那倒更像個男子漢呢！讓他的靈魂不得超生！他把我擒到了手——可是他沒有十足的惡魔性，不敢就結果我。他不配！就那樣放掉了我，彷彿我沒有被一踢的價值……」白朗拚命掙扎着喘氣……「謊騙……放掉了我……我可畢竟解決了他啊……」他喉頭又壅塞着了……「我預料這事將把我殺掉，可是現在，我倒死得很安逸。你……你聽……我不知道你的名

字——我願意給你一張五鎊的鈔票，假使——假使我有話——爲着要知道那消息——不然，我就不叫白朗……」他慘然地冷笑。……「白朗先生。」

「他說這些話時，儘深深地喘氣，他臘黃的眼睛透過一張受傷的櫻色的長臉凝視我，他抖動他的左臂；一球亂麻似的花白鬚子差不多掛到了膝頭；一條骯髒的高低不平的氈毯蓋着他的兩腿。我在盤谷遇見他，全靠那好管閑事的旅館主人熊保，他很親信地指導了我的路向。彷彿是一種游手好閑，酒醉胡塗的浪人——一個白種人，同着一個暹羅女子住在土人羣裏——覺得保護這大名鼎鼎的白朗先生是最大的特權，讓他待在家裏度他的末日。當他在這破蔽的茅棚裏向我談話，可說是爲他生命的每一分鐘勉強掙扎時，那暹羅女子，光着兩條壯腿，板着呆笨的粗臉，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傻頭傻腦地咀嚼檳榔。她不時站起身來，爲的是吆趕門口一隻小雞。她一走動，全茅棚都搖震。一個樣兒很醜，皮色很黃的小孩，赤條條一絲不掛，肚子同鍋子似的鼓着，活像個小小的邪神，站在長榻的脚頭，手指銜在嘴裏，聚精會神地默默凝望着那垂死的漢子，簡直望呆了。」

「他患了熱病似地胡說亂道；可是一個字眼還沒說完，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捂住了他的喉嚨罷，他啞啞地看着我，臉上帶上懷疑和悽慘的表情。他似乎害怕我等得不耐煩，便丟下他走開，沒讓他的故事講完，沒讓他的喜歡盡量發洩。他是那天夜裏死的，我相信，可是那時我並沒有探知旁的什麼。」

「關於白朗，姑且暫止於此。」

「這事發生以前八個月，來到沙馬拉，我照例去看史泰。在房屋緊接着花園那一邊的遊廊上，有個馬來人含

羞地跟我打招呼，我記得我在巴多森吉姆家裏看見過他，他跟旁的許多布基人民混在一起，他們晚間常來滔滔不絕地談些戰事回憶，同討論國家大事的。吉姆有一回特別指點着他，說他是個可敬的小商販，有一條走外海的小船，也是從前「攻打木塞時大顯身手的許多好漢之一。」我看見了他並不驚奇，因為無論哪個冒險遠行到沙馬拉來的巴多森商販，自然總會走上史泰的家門哩。我答禮了他的招呼，逕往前去。到了史泰的房間門口，我又碰着一個馬來人，我仔細一看，認得他是唐比丹。

「我立刻就問他在那兒有些什麼貴幹；我心裏忽然想，吉姆也許駕臨了罷。我承認我轉到這個念頭時覺得高興而且興奮。唐比丹似乎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吉姆爺在裏面麼？」我焦急地問。「不，」他喘喘着說，暫時低垂了頭兒，隨後突然帶着熱忱的情態，「他不肯打。他不肯打，」他重複地說了兩遍。因為他似乎再也說不出旁的話來，我便把他推在一邊，自個兒走進去了。

「身量很高，僵腰屈背的史泰孤單單地站在房間的中央，兩邊是一排排裝蝴蝶標本的匣子。」「噯！是你麼，我的朋友？」他悲苦地說，從他的眼鏡裏朝外窺望。一件羊羴的褐色寬褂，沒有扣釦子，直垂到他的膝頭。他頭上戴着一頂巴拿馬草帽，在他蒼白的面頰上顯有深刻的凹痕。「現在怎麼了呢？」我心裏很慌張地問。「唐比丹來啦。……」「來看那女孩。來看那女孩。她就在這兒，」他說，又起勁又頹喪的樣子。我想要攔阻他，可是他以溫文的固執，拒絕理會我熱切的問題。「她就在這兒，她就在這兒，」他十分倉皇地反復說。「他們是兩天以前來到這兒的。像我這樣的老頭子，又是不相識的人——Getka Zie（你看）——實在不能有多大辦法。……打這兒走。……奇

年們的心總不肯寬恕……」我看得出他陷入了極度的苦難……「他們心裏的生命力，殘酷的生命力……」他啾啾着說，領我繞着房屋走；我跟他後面，陷於愁慘而且氣憤的猜想。到了客廳門口，他攔阻了我的路。「他很愛她罷，」他疑問地說；我祇點了點頭，感到十分苦楚的失望，所以也就不敢放心讓我自己講話了。「真是可怕，」他喃喃自語地說。「她懂不得我。我只是個素不相識的老頭子。或許你……她認得你。同她談一談看。我們決不能就這樣子下去的。叫她饒赦他罷。這真是可怕。」「一定，」我說，因為摸不着頭腦，很是煩躁；「可是你呢，你饒赦了他沒有？」他很離奇地看了看我。「你聽說罷，」他說，打開房門，簡直把我直推了進去。

「你知道麼，史泰的大房屋和兩間極寬大的接待室——沒有住人，也不能住人，乾淨，冷清，充滿着晶亮的東西，那些東西好像從沒被人的眼睛看見似的？這兩間接待室，縱在酷暑的熱天，也是涼爽的；你一走進去，就彷彿到了一個磨擦得很光亮的地洞裏。我打一間經過，在另一間便看見那女孩正坐在一張大桃花心木桌子的一頭，把她的頭兒擱在桌子上，臉兒藏在她臂彎裏。塗了蠟的地板，彷彿是一片結了冰的水，模糊地映出她的影子來。藤簾子放下了；外邊給樹木的密葉遮蔽着，綠油油，蔭沉沉，煞是離奇；強烈的風便透過這綠蔭一陣陣地吹，吹得窗前門口的帷幔飄蕩不定。她白淨的形像似乎是雪做的；她頭上掛着一座龐大的分枝燭臺，那下垂的水晶玻璃啣嚙作響，宛如閃閃發光的冰條。她擡起頭來，望着我漸漸走近。我渾身發涼，彷彿這些廣大的房間就是絕望底冷涼的寓所。

「她立刻認得我是誰：等我止了步，低了眼睛看她時：「他丟下我走掉了，」她靜悠悠地說；「你們老丟下我

們走掉的——爲你們自己的目的。」她板着脸。全生命的熱力，似乎退隱在她懷裏不可接近的某點了。「同他一起死，倒也許要好受些呢。」她繼續說，微微做了個疲倦的姿勢，彷彿把那不可思議的東西拋棄了。「他不肯啊！這好像盲人騎瞎馬——可是那時對他說話的是我；那時站在他眼前的是我；他始終目不轉睛地看的也是我啊！你們是鐵石心腸，陰險奸刁，沒有真心，沒有憐愛。你們怎麼會這樣壞的呢？難道你們都瘋了不成？」

「我執着她的手；它沒有反應，等我放下時，它便低垂到地板。那種淡漠的神情，比眼淚，嚎啕，責罵，更可怕，似乎是向時間和安慰挑戰，你覺得你無論說什麼話，都達不到寂靜而且麻痺人心的苦痛底座位。」

「史泰說過，「你聽說罷。」我的確說了。我從頭聽說到尾，帶着驚訝，帶着敬畏，側耳傾聽她那堅執不變的疲憊的音調。她不能捉摸她正對我說的話底真切意味，她的怨恨使我起了無限憐憫，爲着她——也爲着他。當她說完以後，我腳底生了根似地老站在那兒。她撐着一隻手臂，瞪着凝視的眼睛，風一陣陣地吹過，水晶玻璃在綠蔭裏繼續不斷地啾啾作響。她仍然喃喃地自言自語道：「可是他怕還看着我呢！他還能看見我的臉，聽見我的聲音，聽見我的悲傷！我時常坐在他腳下，把我的臉抵着他的膝頭，他的手便放在我頭上，那時他心裏早已醞釀着可惡的殘酷和瘋狂了，祇等待哪一天發作。這一天果然來了！……在太陽落山以前，他再也不能看見我了——他變得又瞎又聾又沒有憐憫，同你們大家一樣。他休想我會替他流眼淚啊。永遠不會，永遠不會的呀。一滴眼淚都不會有。我也決不肯！他離開我往別處去了，彷彿他睡夢裏會聽見或看見的某種可惡的東西趕他走的……」

「她怔怔的眼睛似乎竭力要探望那個人的形態，他是被睡夢的力量硬從她懷裏拉出去的。我默默地鞠了

個躬，她却毫無表示。我樂得退避了。

「當天下午，我又看見她一回。離開她之後，我便去找史泰，我在屋裏沒有找到他；我信腳走到外面，被苦惱的思想追逐着，走進了花園，史泰的出名的花園——你在這些花園裏能以發見熱帶低窪地方的各種植物和樹木。我循着疏通的溪流的路線儘走，在樹蔭下的長櫟上坐了好久，附近是那點綴風景的池塘，有幾隻剪短了翅膀的水鳥在那里鑽湧，拍水，鬧得應天響。我背後，澳洲硬橡樹的極枝輕輕地，不斷地搖來擺去，使我想起那故鄉樹木的蕭蕭長鳴。」

「這淒涼而無休止的聲音，應和着我的沉思，倒很合式。她說過，他被一場睡夢從她身邊趕走了，——誰也不能給她回答——對於這樣越規犯法的行徑，似乎就沒有饒恕的餘地。可是人類自身，難道不也是盲目地亂衝直撞，被它的偉大與權力底迷夢所追逐，在過分殘酷和過分虔誠底黑暗的道路上鑽奔麼？所謂真理的追求，畢竟是什麼呢？」

「當我站起身來回到房屋去時，我從樹葉的隙縫裏，瞥見了史泰的褐色絨樹；俄頃，到了道路的拐彎處，我聽見他正和女孩一起在散步。她小小的手兒放在他臂腕上，他藏在巴拿馬草帽底寬闊逼平的邊緣之下，俯首向她，頭髮灰白，慈父一般，帶着憐憫和俠義的謙敬態度。我站在一邊，但是他們也止了步，臉朝着我。他凝注的目光俯視着他脚旁的地面；女孩，倚在他手臂上，體態軒昂而且苗條，她用一雙烏黑，澄清，毫不轉動的眼睛，從我肩膀上陰沉沉地凝視前面。〔Schneeklich（真可怕）〕他默默地說。〔真可怕！真可怕！叫人怎麼辦呢？〕他似乎是向我訴請，

可是她的年青，她頭上懸臨着的漫長的歲月，向我訴請得更懇切；驀然間，甚至當我明明知道無話可說時，我發覺我自己還在替他辯護，爲着她的緣故。「你非得饒赦他不行。」我說了煞尾的話，我覺得我自己的聲音好像蒙蔽着似的，消失在一片毫無反應，充耳不聞的渺茫境地裏。「我們大家願意被旁人饒赦的，」我過了片刻，補說。

「我做過什麼錯事呢？」她問，祇撥動着她的嘴唇。

「你老不肯信託他，」我說。

「他跟旁人是一樣，」她慢吞吞地說。

「不跟旁人一樣，」我抗議，但是她毫不動情地坦然繼續道——

「他虛偽。」於是史泰突然插起嘴來。「不不不！我可憐的孩子呀……」他輕輕撫拍她服服貼貼地放在他衣袖上的手兒。「不不不！不虛偽！真實！真實！真實！」他緊逼着凝視她那頑強的臉。「你並不明白。啊！你爲什麼不明白呢……真可怕，」他對我說。「她早晚總有明白的一天的。」

「你何不解釋解釋呢？」我問，釘着看他。他們移步向前。

「我祇目送他們。她的長袍沿路拖曳，她烏黑的頭髮鬆鬆垂蕩。她軒昂而且輕盈的靠在那高大男子的一邊走；他那奇形怪狀的長外褂摺着直條的紋路垂自僵僵的肩膀，他的腳移動得很慢，他們走到竹林的那邊便隱滅不見了，那竹林你該還記得罷，那兒共有十六種不同的竹子生長在一起，在博學的眼睛能以明白分辨的。至於我呢，我不禁心悅神往了，爲那蕭蕭叢林的悠逸和秀美，林梢披着尖細的青葉，戴着蓬鬆的冠頂，輕盈，猷勁，嬌媚，同那

毫無躊躇，任情揮灑的生命底聲音是一般地明晰。我還記得待在那兒看了許久，好像一個人聽得一種溫慰的低聲密語，徘徊不前的樣子。天空的灰色來得明朗透徹。這也是陰陰靄靄的一天，在熱帶怪難得的；一個人遇到這樣天氣，腦海便有許多往事的回憶浮湧上來，想起旁的海濱，想起旁的顏面。

「當天下午，我坐車回城，同着唐比丹和另外那個馬來人——他走外海的小船曾在災難臨頭，大起恐慌，迷亂陰慘的當兒逃脫了的。這番事變的打擊似乎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性情。這已使她的熱情化為鐵石，這又使陰鬱木訥的唐比丹反有點多嘴饒舌了。他的陰鬱也似乎軟化了，變為猶豫的謙卑，彷彿他曾看見神奇的權力在最高妙的瞬間偏偏遭了失敗似的。那布基的商販，是個含羞多疑的人，說話雖少，却很清楚。這兩個人，被深深的不能解釋的驚奇意識，被不可思議的神祕感覺，明明是壓倒了。」

以下是馬羅的親筆簽字，那封信就此結束了。這享有特權的讀者捻亮了他的洋燈，孤寂地待在城內波浪起伏似的屋頂之上，好像海上看守燈塔的人，他再來翻看故事的篇頁。

第三十八章

「我已經告訴了你，起源完全是那個名叫白朗的漢子，」這是馬羅敘述的開篇第一句。「你一向在太平洋

西部漂流，總該聽見旁人談過他罷。他是沿澳大利亞海濱的匪徒的榜樣，並非他常在那兒被人看見，而是因爲一個異鄉遊子，被人饗以無法無天的盜匪生涯的故事時，往往總特別被人引起對他的注意；這些流傳於約克角與伊甸灣之間的故事，卽以最馴良的一部分而論，假使講得對勁，簡直能叫人魂飛天外哩。他們也從不忘記告訴你，人家以爲他是一位從男爵的兒子。這却不管，總之，還在從前挖金子之風盛行的時代，他背棄了一條家鄉的船，於是幾年以內，人家一提到他便談虎色變，彷彿他在玻里內西亞一帶這個或那個羣島上是個恐怖了。他拐帶土人，他剝一個孤零零做買賣的白種人的衣服，直剝到他貼身穿的薄衫短褲，並且當他搜索完了這可憐鬼之後，他也許，也許不，請他用短鎗在沙灘上決鬪——就這些事情而論，那倒算是滿公道的，假使這漢子那時還沒嚇得半死的話，白朗是個晚近的海盜，够可憐的，同那些比他更出名的模範一樣；可是他和他同時代的兄弟幫，如魁首黑衣士或者甘言蜜語的畢斯，或者那個薰得香香，長着落鬚鬍子，打扮得像個執袴子弟，人們管他叫鹹笛克的惡棍……他同他們不同之點，就是他爲非作歹的傲岸脾氣，和對於一般人類，尤其是對於他那些被犧牲者的，激烈的輕蔑。旁的人們只是些粗俗而且貪婪的蠻子，他的行動却似乎是受了某種複雜的意向底指使。他打劫一個人，彷彿爲的是表示他瞧不起這個可憐蟲，並且他鎗斃或者苦打一個安分無辜的陌生人時，還帶上野蠻而且憤恨的迫切情緒，這連那最輕狂的亡命之徒都嚇得壞哩。在他極盛的光榮時期，他有一條武器齊備的三桅船，駕駛這船的是一羣檀香山島上的土著和棄職逃亡的打鯨魚的水手們，他誇張他暗地裏受了椰子商人們合組的極可敬的公司底津貼，這話到底帶有幾分真情實據，我可不知道。後來他逃走了——據報告——同一位教士的太太，

從克拉潑亨來的很年輕的女子，她在一度狂熱的時際，嫁給了這位腳踏實地的溫良漢子，可是忽然搬到梅蘭內西亞來了之後，便有點手足無措，不知道天東地西的光景。這是個慘淡的故事。他帶走她時，她病了，就死在他的船上。據說——可算是這故事最驚奇的部分呢——他對着她的尸體，不禁被一陣沉悶而且激烈的悲痛襲擊了。不久以後，他的幸運也就離棄了他。他在離馬萊塔不遠的一處礁石上失掉了他的船，消聲匿跡了一時，彷彿他也跟她一起沉沒了似的。後來聽說他是在內格希伐，他在那兒買了一條古舊的法國雙桅船，原先是為政府服務的。他做這筆交易時，他心目中打算着什麼光榮的事業，我可說不清，可是太平洋南部羣島被高等代辦，領事，戰艦，國際管理，顯然弄得雷厲風行，再容不得他這樣性情的先生們藏身了，明明是他必定把他用武之地更遠遠地往西遷移了，因為一年以後，在馬尼拉灣，發生了一件又嚴重又滑稽的案情，其中主要的角色是一個侵吞公款的行政官和一個畏法潛逃的會計員，他在這裏面也免不了有些關係，做了些膽大得叫人不敢相信，却不很占便宜的事；從此以後，他似乎就在這腐朽的船上，出沒於菲律賓羣島的周圍，跟違逆的命運搏戰，直到最後，順着他派定了的路線，他撐帆駕駛舵駛進吉姆的歷史裏去，好個盲目的，串通了黑暗權力的陰謀犯呀。

「據講這故事的人說，當一隻西班牙的巡邏快艇逮捕他時，他不過為那些匪徒私下運了幾根鎗砲。假使如此，我倒不明白他在明達諾島南部海濱附近正幹些什麼勾當。然而他在海濱一帶敲詐村人，這是我相信的。主要的事情就是快艇派了一個衛兵在他船上，叫他隨同着一道駛到桑波恩岬去。沿路不知爲了什麼，兩條船都得去訪問這些西班牙的新殖民地的一處——那是從來得不到什麼結果的——那兒不但岸上有個負責的文官，並

且有一條沿海駛行的又好又結實的雙桅船拋了錨停泊在這小小海灣裏；這條船無論在哪方面都比他自己的強，白朗打定主意要偷。

「他只怨自己命苦——他親口對我這樣說過。他以兇悍的挑釁的不屑態度，同世界奮鬥了二十年，可是這世界在物質的利益方面並未讓步地給予了他些什麼，除却一小口袋的銀圓，這被他藏在他的船艙裏面，」連魔鬼都聞不出放在哪兒。」他的家私就止於此了——此外什麼都沒有了。他對他的生活感到厭倦，對死倒並不害怕。可是這條好漢，雖然爲了虛妄的幻想，能以刻薄而且侮慢的輕狂態度，不惜把他的生命作孤注一擲，但是對於監禁，總害怕得要命。他只消有被監禁的可能，便發生熱血化爲涼水似的恐怖，神經震戰，儘出冷汗，簡直毫無理由——除非一個迷信的人幻想被鬼魅所擁抱時，才會感到這種恐怖的。所以那個文官來到船上，對這俘虜加以初步的檢查，不辭麻煩地認真檢查了一天，直到天黑以後才上岸，裹在一口鐘裏，異常留神地不讓白朗那小小的全部家私在他的口袋裏叮嚀作響。後來，他——他是個善諾守約的人——設法（就在當天晚上吧，我相信）派走了那政府的快艇，爲着某樁特別迫切的差使。因爲快艇的船長不肯輕易放鬆一班被擄的船員，他在離開以前，暢所欲言地將白朗的雙桅船上的帆篷掠奪得連最後一塊破布都不剩，還留心把他的兩隻小舢板拖到二哩以外的海灘去。

「可是在白朗的那班船員裏，有一個蘇羅門島人，被擄時年紀還輕，對白朗非常忠實，算是全夥最厲害的脚色。這漢子舁水到那條沿海巡邏的船去——舁了五百碼水程的光景——帶着一條繩子的末端，這繩子是專爲

這個目的，把船上全部的索具解下來拼做的。水面很平滑，海灣很黑暗，「好像一條母牛的臟腑，」照白朗的形容法。蘇羅門島人攀着船緣爬上去，齒縫裏咬緊了繩子頭。巡邏船的水手們——全是塔格人——上了岸，正在當地的村莊上歡宴呢。留在船上的只有兩個看守的人，驕然從睡夢中驚醒，看見了這魔怪。他有閃閃發光的兩眼，在甲板上跳來縱去，宛如電火。他們雙膝跪下，害怕得渾身發軟，交叉着兩手作十字形，喃喃地低聲祈禱。蘇羅門島人，跟着他從伙艙裏找到的一把長刀，並沒打斷他們的祈禱，先刺殺了一個，再刺殺第二個；他使了同樣的這把刀，開始孜孜兀兀地鋸那條繫錨的纜繩，直到錨纜擦的一聲斷在刀口下為止。於是在海灣的一片沉寂裏，他小心翼翼地叫了聲，同時白朗的那班棍徒正在黑暗裏窺探，豎起了他們熱切的耳朵，開始拉他們手裏捏着的繩子頭。不滿五分鐘的工夫，兩條雙桅船就湊到一起來，輕輕搖震了一下，桅杆擠軋作響。

「白朗的伙伴們片刻沒有耽擱，便搬了家，隨身帶了他們的鎗砲和十分充足的軍火。他們一夥共十六位：兩個私奔的水手，一個從美國兵艦上棄職潛逃的瘦長子，一對樸實的，白面金髮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人，一個雜種小子，一個溫柔的中國廚子——其餘的儘是些不倫不類的南洋羣島的土人。他們誰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白朗照自己的意志馴服了他們，對於絞犯架漠不關心的白朗現在逃走了，遠避了那幻想裏的可怕鬼影——西班牙的監牢。他沒有給他們時間搬過充分的糧食來；風平浪靜，空氣充滿了露水；他們拋開繩索，揚起篷來，迎着一股離岸的微弱的風，這時潮濕的帆布一點兒飄動都沒有；他們的老雙桅船似乎輕輕地摔脫了這隻偷來的木船，悄悄地溜掉了，跟一大片黑沉沉的海濱一起溜到暗夜裏去。

「他們毫無牽累地脫身逃走了。他們下馬加撒海峽時經過的路程，白朗對我敘述得特別詳細。這是個傷心而且沒魂的故事。他們短少食糧和淡水；他們撞着好幾個土人的木船，向每個硬搶了一點兒。駕着一條偷來的船，白朗當然不敢駛進哪個港口去的。他沒有錢買東西，沒有護照給人查看，也沒有一句謊話足以令人聽信，再好讓他脫身。一隻阿刺伯的三桅船，掛着荷蘭的國旗，拋錨停泊在坡羅洛的附近，有一天夜裏受了虛驚，交出了一點骯髒的糙米，一捆香蕉，和一桶淡水；陰霾地颳了三天夾雨的東北風，把這條雙桅船吹渡過了爪哇海。昏黃污濁的浪濤浸透了那羣餓飢的匪徒。他們看見許多郵船在她們被指定的水路上移動；經過許多需用充足的本地船，船邊的鐵上了鏽，拋錨停泊在淺水裏，等候天氣的變化或潮流的轉換；一隻英國的砲船，白淨而且修整，帶兩根細長的桅子，有一天遠遠地橫行而過他們的船頭；還有一回，一隻荷蘭的三等砲艦，周身烏黑，桅杆木具都很粗笨，隱約出現在他們船身後部的一面，在迷霧裏駛行得異常緩慢。他們輕輕地溜過去，沒被看見，也沒被理會：這一夥面黃肌瘦，無所依歸的流氓，被飢餓逼迫得如狼似虎，被恐怖追逐得連逃帶竄。白朗的意思是，要去馬達加斯加島；他憑藉了並不完全虛幻的理由，希望到了那兒，可以上大馬達威（馬達加斯加的海口）賣掉這條雙桅船，並且希望沒有什麼疑問發生，或者也許就替她弄些多少不免假造的憑照。可是當他尙未能駛上那橫渡印度洋的遙遠的路程以前，食糧缺乏了——淡水也沒有了。

「他也許聽人說過巴多森——或者他也許偶爾看見這地名，用細微的字母被寫在航海圖上——這地名許是土人部落裏一個稍大的村落，在一條江流的上游，絕無防範，同海上通航的路線和海底電線的終點離得遠

遠地。他從前做過那一類的事情——彷彿是做生意；現在却是逼不得已，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或者倒不如說是自由權利的問題。自由權利呀！他相信準能弄得些糧草的——小牛啊——五穀啊——香甜的馬鈴薯啊。這夥困窘的匪徒，舌嚼嘴，不禁垂涎欲滴了。一批土產的貨物，裝滿這條雙桅船，或許能以硬敲強索的——並且，誰知道呢——一些真正的叮嚀作響的金錢！在這些首領和村落頭目裏，定能叫幾個慷慨解囊的。他告訴我，他寧可烘烤他們的腳指頭，決不願受阻撓。我很相信他。他手下的人們也很相信他。他們儼然是一羣啞吧，並沒高聲歡呼，可是正如狼似虎地摩掌擦拳呢。

「關於天氣，運道倒很幫了他的忙。只消幾天的風平浪靜，便能在這隻桅船上招致那難以言語形容的恐怖，可是得了海面同陸地吹來的微風的幫助，不滿一禮拜便出了巽達峽，隨後他拋錨停泊在巴多克林的附近，離那漁村不過一手鎗之遠。

「他們有十四個擁進了雙桅船的長舢板，（體積很大，一向是駁貨用的）出發溯江而上，同時留下其餘的二位負責看守雙桅船，存的糧食足夠十天的驅飢。潮和風都很幫忙；一天下午還早，這條白色的大舢板揚着粗糙的布帆，迎着微微的海風推擁前進，駛入了巴多森海股；駕駛她的是十四個配合相稱的駭人的怪物，鬧飢荒似的凝視着前面，手指彈弄着價值低賤的來福鎗底後膛門。白朗預料他這番突如其來，定會引起驚人的惶恐狀態呢。他們趁着潮水最後的泛漲，駛將進去；土王的木寨毫無聲息；江流兩岸的第一批房屋，空空寂寂，似乎已被廢棄了。江上看得見幾隻獨木小舟，拚命地飛逃。白朗對這地方的遼闊，驚訝的了不得。到處充溢着深深的沉寂。風吹到房

屋的空隙間便低沉了；兩把槳被提出來；舢板逆着潮水停下；目的是要設法盤據那城市的中央，在居民能够想到抵抗以前。

「然而巴多克林附近的漁村的頭目們，似乎已經及早設法送了一個警報。當長舢板駛到回教禮拜堂（那是都拉明造的：這所建築帶有三角形的山牆，和珊瑚雕刻的屋頂花飾）對過時，禮拜堂前面的空地上黑壓壓地擁滿了人。起了一陣叫嘯的聲音，接着是一片銅鑼的亂響，沿江而上。從高處的一點，兩根小小的裝六磅重彈的銅砲放射了，圓圓的砲彈飛躍着打下一片荒漠的江面，激起了陽光裏一股股往上直冒的水。禮拜堂的前面，一羣叫嘯着的人們開始放排鎗，鎗彈橫掃過江流，一種不規則的轟轟隆隆的連珠砲，從兩岸射在船上，白朗手下的人們便答以狂野迅速的砲火。槳已經放在船裏了。」

「那條江裏，潮水漲到了最高度，退落的轉變來得很快；舢板停在中流，快給煙霧蒙沒了，開始船尾朝前倒行。沿着兩岸，煙霧也更濃重，瀰漫在屋頂下面，化爲一條平行的直線，好像你看見漫長的雲彩切斷了山的斜坡。戰士混亂的叫嘯，銅鑼顫震的洪響，戰鼓般的雷鳴，狂暴的怒吼，排鎗射擊的砰礮，形成一片可怕的鬨鬧：白朗很狼狽地坐在這鬨鬧聲裏，可是很鎮靜地靠着舵杠，對於那些膽敢起而自衛的人們越覺得滿腔無限的憎恨和氣憤。他的手下人有兩個受了傷，他看見他的退路被城下的幾隻小船截斷了，那幾隻小船是從吞古·阿郎的木寨裏開駛出來的。六條船上載滿了人。當他被這樣地圍困時，他看見了那條小河（就是吉姆曾在水淺時分跳越而過的那條小河）的入口。那時水却漫到了河沿。把長舢板轉舵開進去，他們登了岸，並且，乾脆地說，他們盤據了一座小

小的山岡，離木寨大約九百碼的路程，其實這木寨的情景，在山岡上的他們是瞭如指掌的。山岡的斜坡雖是光禿，可是頂上倒還有幾棵樹。他們便去斬下這幾棵樹來搭一座短牆，天黑以前周圍已經築好了壘，掘好了壕；同時土王的許多小船留在江心，雖則驚奇萬狀，却只能袖手旁觀。夕陽落沉時，江口附近和沿岸重疊的兩排房屋中間，把木柴點着了火，熊熊的火光，使屋頂叢叢的細長棕櫚，和密密的果樹林，都黑沉沉地顯現在夜空裏，特別來得分明。白朗吩咐在他所處地位的周圍點火燒草；低低一圈稀薄的火焰，在慢慢升騰的煙霧之下，蜿蜒而迅速地滾下山岡的斜坡；這兒那兒乾燥的叢林染了火，發着高大的惡意的轟聲。蓬蓬的野火，在這一小羣人的來福鎗的周圍形成了火的分明地帶，冒着煙漸漸熄滅了，在森林的邊緣，沿小河的泥岸。山岡和土王的木寨之間，有一塊潮濕的凹地，長滿了一片繁茂的莽叢；野火燒到莽叢這邊便停止了，同時竹節爆裂，起了畢畢剝剝的宏響。陰沉沉，軟棉棉的天空，湧滿了星星。黑暗了的表面上，低低匍匐着的草堆，靜靜地冒煙，直到一陣微風趕來，纔把一切吹掉了。白朗期待潮水重新漲高到相當的程度，讓那些阻攔了他退路的戰船能以駛進小河時，雙方便會開始接觸。無論如何，他深信，敵人怕會設法搶走他的長舢板哩，這長舢板躺在山麓下面，就像一個烏黑的高高的木塊擱淺在微微發亮，潮濕，平滑的泥地上。可是江裏的戰船並沒有什麼動靜。白朗從木寨和土王的房屋頂上望得見水面戰船的燈光。那些船似乎橫互着停泊在江面。旁的漂浮着的燈光正在那一條江面移動，來回地從這邊渡到那邊。沿着那條江面往上，直到江流曲折處，許多房屋的長壁上也有些燈光一動不動地閃爍；更遠處還有些燈光稀稀朗朗地星散在內地。他極目遠眺，望見隱隱約約的大火透露了無數建築，屋頂，黑堆。這是一片遼闊的境地。這十四個深入敵

境的亡命之徒，平伏在伐倒的樹背後，擡起了他們的下巴額從上方探視那城市的紛擾狀態，這城市似乎向江流的上游延亙了不知多少哩遠，擁擠了萬千憤激的人們。他們彼此並未攀談。不時地，他們會聽見一聲洪亮的吶喊，或者遠遠地什麼地方，震徹了單放的槍聲。但是他們所處境地的周圍，一切都是冷清清，黑沉沉，靜悄悄的，他們好像被遺忘了，彷彿這種使當地人民徹宵不寐的激昂騷擾，同他們並無關係，彷彿他們早已死滅了。」

第三十九章

「那一夜的許多情形都含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些情形引起的異常局面，直到吉姆回來為止，始終未有變化。吉姆已經往內地去了一個禮拜，最初的抵抗是鄧華力指揮的。那位勇敢而且聰明的青年（「他打起仗來就跟白種人差不離」）滿想隨手解決了這件事，可是他的人民太難了，簡直叫他對付不了。他沒有吉姆的種族上的威風，和莫敵的，神奇的權力底聲名。他不是萬無一失的真理和萬無一失的勝利底看得見摸得着的化身。他縱使受人愛慕，受人信託，受人景仰，但他仍是「他們」裏面的一員，而吉姆却是「我們」裏面的一員。還有一層，那個白種人，他自己是個出類拔萃的英傑，是銅皮鐵骨，不可傷犯的，而鄧華力却有被殺的可能。那些沒有明說的思想支配了全市主要人物的意見，他們一致主張在吉姆的城堡內聚會，好從長討論這不測的事變，彷彿希望在這

遠離的白人底住處，能够發見智慧和膽量的樣子。白朗手下的匪徒放鎗的本事很高明，或者是運道很亨通，竟使守衛的人們死傷了半打。負傷的正躺在遊廊裏，由老娘兒們看護。城市近區的婦女和兒童，剛得着最初的警報，就被送到城堡裏來了。珠婉兒在那兒指揮，很得力而且很起勁，吉姆「自己的人民」也服從她，他們一夥兒離開了他們在木寨下面的小小住宅，走進去組織了個駐防的隊伍。難民擁擠在她周圍；從這事的發動，直到最後慘淡的結局，她始終不懈地顯着非常勇武的熱心。鄧華力剛聽得危險的消息，立刻去找的人就是她，因為你必定知道，全巴多森貯藏大批火藥的祇有吉姆一人。他同史泰會藉信札的來往維持着親密的關係。而史泰會得荷蘭政府的特許，把五百把桶的火藥運輸到巴多森來。火藥庫是個粗木堆砌的小茅棚，頂上完全蓋的泥；吉姆不在家，女孩便保管鑰匙。晚上十一點，在吉姆的餐室開會議，她當場贊成鄧華力的勸告：立刻採取強硬的行動。我聽說，她站起身來，靠着吉姆的空椅子一邊，在長桌子的一頭，講了一篇雄糾糾氣昂昂的話，一時引得在座的許多頭目輕輕地低聲喝彩。老都拉明，一年以上沒有看見他出過他自己的大門了，這回却費了好大勁兒才給搬送過來。他不消說是那兒最主要的人物。這次會議的性質是毫不容情的，老人家一句話就算是最後的決定；可是據我的意思，明明知道他兒子烈火似的膽量，他總不敢吐露這句話。更遲緩的議論佔了優勢。有一位赫傑·沙門詳細地指點着說，「這些殘暴兇悍的人們自投羅網，反正是死路一條。他們也許牢站在山頭挨餓以死，或者他們也許設法重新取得他們的小船，被隔河的伏兵射死，或者他們冷不防地逃入森林，一個個單獨地死在那里。」他反覆申說，假使採用適當的策略，無需乎冒戰爭的危險，便能毀滅這些居心不良的生客的；他這番議論力量可不小，尤其是對

於巴多森本地的人們。搖動市民心理的，是土王的船隻，在千鈞一髮之際，奮起抗爭，竟遭了失敗。代表土王出席會議的是嫻於外交的加沁。他不大開口，只是滿面堆笑地傾聽，和藹可親而又深淺莫測。正當開會時間，信差絡繹不絕，差不多隔幾分鐘一個，送來寇敵的動靜消息。荒唐無稽的謠言正到處飛散，說是江口有一艘大船，載着重砲和旁的許多漢子——有些是白種，還有些皮膚黧黑，帶着好殺喝血的狀貌。他們還有許多小船正往這里開駛，想要雞犬不留地殲滅了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種切近的，莫名其妙的危險底感覺侵襲着普通的人民。有一回，庭院裏婦人們中間起了一陣驚惶；尖聲地叫；橫衝直撞；孩子們大聲亂嚷——赫傑·沙門便走出去，安慰並鎮壓她們。隨後，堡寨的哨兵開鎗打江面上浮動着的一樣東西，險些兒誤傷了一個村人——這鄉下老正撐着獨木舟送他的老娘兒們來，帶着他最講究的傢具和一打雞鴨。這可引起了更混亂的狀態。同時，吉姆家裏的會議，當着女孩的面繼續在開。都拉明笨重的兀坐着，臉色很兇猛，挨次看那些發言的人們，儼然同公牛似的緩緩地呼吸。末了，加沁宣說，因為要用一班男子保護他主人的木寨，所以非請土王的船隻進來不可。都拉明直到這時不會開口。鄧華力在他父親面前不願發表意見，雖則女孩曾以吉姆的名義懇請他率直地明說。她恨不得立刻就這些寇賊驅逐出去，所以請他自由指揮吉姆自己的人民。他看了都拉明一兩眼之後，祇搖搖頭。最後散會時，議決了靠小河頂近的房舍應該堅守，這才能够窺察敵船的情形。至於那條小船自身，並不打算公然地干預牠，好誘致山上的強盜重新上船，然後出其不意地開鎗射擊，無疑地只怕他們就逃不了幾個。爲着截斷那些僥倖未死的人們的逃退，而且爲着阻擋旁的人們再來，都拉明派鄧華力帶着一批武裝的布基人民走到江邊的某個地點，從巴多森往下十哩，於

是在那兒江岸上紮了營帳，用許多獨木舟封鎖了江面。我從來沒有相信都拉明害怕過新勢力的來臨。我的意見是，他不願讓他的兒子受到一點損害，他的行為就只受了他這個願望的指使。爲防止敵人衝入市鎮起見，在街道的盡頭，靠左邊江岸，白天將開始建築木寨。老商人宣佈他情願親自到那兒去指揮。在女孩的監察之下，立刻分發火藥，子彈，同引火的銅帽子。還打算遣派好幾個信差分途去找吉姆，他的去向並沒人知道。這些人們黎明出發，可是這以前，加沁已經設法同那位被圍困的白朗互通聲氣了。

「那位手段高明的外交家，土王親信的心腹，在離開城堡回他主人那兒去的時候，遇見柯內里不聲不響賊頭賊腦地在庭院的人叢裏鑽來鑽去，便帶他一道到他的小船上去。加沁自有他的小計劃，想叫他當個翻譯員。因此發生了下面的事：將近天明時分，白朗正思索着他所處境地的萬分危急，忽聽得卑隘的蔓草叢生的山凹裏傳來和悅顫抖，使勁高叫的聲音——講的是英語——要求准許走上山去，又要求應允保全個人的安全，而且銜有很重要的使命。他真是喜不自勝哩。假使有人跟他攀談，他已不復是個被逐的野獸了。這些親善的聲音立刻解除了特別緊嚴的戒備，這種戒備好像是許許多多盲目的人們正不知道致死的打擊將從何處飛來的光景。他假裝着極不情願的模樣。那個聲音宣稱是「一個白種人。一個可憐的破了產的老頭兒，已經在這兒住了許多年了。」潮濕而且陰冷的迷霧籠罩在小山的斜坡上；彼此再高聲叫喊了幾句之後，白朗嚷道，「那麼，就上來罷，可是留神，只許單身！」其實呢——他告訴我，回想到他孤立無援的絕境，不禁暴怒地扭起身子來——這是毫無關係的。他們看不見面前幾碼以外的東西，而且縱有什麼奸詐，也不能使他們的處境更壞了。稍頃，柯內里身穿禮拜天的華

服——襤褸骯髒的襯衫和寬褲，頭戴破了邊的蘆草帽，光着兩只腳鴨子，漸能隱約模糊地分辨了，橫行到堡壘近邊，逡巡不前，站定了傾聽，做着窺探的神情。「上前來！保你安全，」白朗大聲嚷，同時他手下的人們瞪大了眼睛細看。他們求生的欲望，突然完全集中在那個頹廢卑鄙的新來客身上了，他守着深不可破的緘默，笨重地從伐倒的樹幹上爬過去，混身發抖，帶着酸刻猜疑的臉色，環顧這影滿嘴鬚，心頭焦急，終宵不寐的亡命之徒。

「同柯內里推心置腹地談了半個鐘頭，彷彿給白朗開了眼，讓他看清了巴多森境內的細情。他立刻知道警備了。有的是辦法，辦法多到無限；可是在他詳細討論柯內里的提議以前，他要求先得送些食物上來，算作是信約的保證。柯內里離開了，蹣跚地爬下山去，向土王所在的這邊；耽擱了一陣之後，幾個吞古·阿郎部下的人民帶着少量的米，花椒和乾魚，來到山上。這比空無有，自然是好得太多哩。隨後柯內里回來了，伴着加沁；加沁移步向前，態度十分忠信而且愉快，穿着無面履，從頸脖到腳踝都裹在藏青的布條裏。他靈敏而且慎重地同白朗握了握手，三個人便走到一邊來私下商議。白朗手下的人們，恢復了他們的自信，互相拍拍彼此的背，向他們的隊長會意地丟了個眼色，同時他們忙着去預備烹飪。」

「加沁很不喜歡都拉明和他的布基民族，可是他更痛恨新近的制度。他忽然想起這些白種人要是聯合着土王的人民，就能在吉姆回來以前攻擊而且打敗布基的。於是，他推想，普通市民的背叛定會踵接而生，那個保護貧民的白人底統治權威也會消滅了。以後新的同盟者就好對付啦。他們沒有朋友。這傢伙能把性格的不同看得很透澈，而且看見過不少白種人，深知道這些新客們都是流氓，沒有國家的人。白朗保持着嚴峻而且深沉莫測的

態度。當他最初聽見柯內里要求允准前來的聲音時，這不過帶來一線希望，彷彿有了些逃避的途徑似的，還不滿半個鐘頭，旁的思想又在他腦海裏沸騰了。被迫於極度的窘困，他才上這兒來，想偷點食糧，偷幾噸橡皮或樹膠也好，或許竟偷一把大洋錢，結果却發見他自己陷於致命的危險。現在呢，因為加沁提出了這些建議，他竟開始想偷這整個的國度了。一個可惡的漢子顯然已經完成了那一類的事情——還只是赤手空拳地一人。雖然，怕不能辦得很圓滿罷。他們也許能够合作的——把樣樣東西擠榨乾了，然後悄悄地走開。在他同加沁磋商的時候，他明白人家以為他在口外還有一條大船滿載着大批的人員呢。加沁懇切地請求他把這條大船以及他的許多鎗砲和許多人員，不用耽誤，趕快開到江流上游來，好幫土王的忙。白朗表示很情願的樣子；根據了這個基本條件，雙方互相猜疑地進行談判。謙虛而且活動的加沁，一早晨走下去三回，去徵詢土王的意見，又匆匆忙忙大踏步走上來。白朗一壁兒講條件，一壁兒樂得不禁暗自竊笑——想到他那可憐的雙桅船，艙底除掉一堆穢東西以外什麼都沒有，却被認為武器齊全的兵艦，又想到船上那個中國人和癩了腿的從前在雷佛加島上趁風打劫的海盜，竟代表了他們許多人員的全體。下午他又得到幾分食物，一筆錢款的允許，和許多席條——給他手下的人們做蔽身的東西。他們躺下來呼呼地打鼾，避免了焦灼的陽光；只有白朗全無遮蔽地坐在一棵伐倒的樹幹上，貪看着城市和江流的風景。那兒值得搶掠的贓物多的是。柯內里在這營帳裏待得很熟悉了，湊近他的手肘說話，指示那些地點的所在，參進些勸言，敘述他心目中的吉姆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論調批評最近三年來的事變。白朗表面上似乎漠不關心，望着遠方，實則聚精會神地傾聽着，沒有放鬆一個字，但是終於不能十分明瞭這個吉姆到底是怎樣的一

種人。「他的名字叫什麼？吉姆！吉姆！這似乎還不够一個人的名字。」柯內里鄙薄地說，「他們這兒管他叫土安吉姆。就跟你們說吉姆爺一樣。」白朗便問，「他是什麼人？他是從哪兒來的？他是哪一類的人？他是英國人麼？」「不錯，不錯，他是個英國人。我也是英國人。從馬拉加來的。他是個傻瓜。你非得殺掉他不可，那樣一來，你就可以在這兒稱王了。樣樣東西都是屬於他的，」柯內里這樣解釋。「我猛地地想，或許不久就能叫他同旁人分嗜一杯羹哩，」白朗稍微提高他的聲音，加了這樣的按語。「不，不妥當的辦法是，等你一有機會，就殺死他，然後你就能爲所欲爲了，」柯內里懇切地堅持說。「我在這兒住了許多年了，我現在對你是盡朋友的忠告啊。」

「這樣閑談着，而且垂涎欲滴地眺望着巴多森（他心裏已經打定了主意，要使巴多森作他的魚肉哩）的風景，白朗消磨了大半個下午，同時他手下的人們正歇着力。就在那一天，鄧華力的一隊小艇從江岸下面偷偷地挨次遠離了那條小溪，駛到下游去封鎖江面，堵住他的退路。這事白朗並不知道，加沁在日落以前一個鐘頭，爬上了山崗，特別留神不向他透漏風聲。他想要這位白人的大船開到江流上游來，深怕這消息會餒了他的氣。他很迫切地請白朗發「命令」，同時獻了個可靠的信差；爲格外嚴密起見（照他說明），信差可以打旱路走到江口，把這「命令」送上船去。白朗沉思了一下，決定暫時行個方便，從他的袖珍簿上撕出一頁來，他在這上面很簡單地寫着，「我們進行還順利。正謀大舉。留住這漢子。」這愚蠢的少年，爲那件公事被加沁挑選的，盡忠守職地照辦了，所得的報酬是，驀然地，頭衝着前面，被那位前任海盜和中國人推下雙桅船的空艙；他們隨手連忙又蓋上艙板。他往後的情形怎樣，白朗可沒有說。」

第四十章

「白朗和加沁要外交手腕，目的祇在獲得敷餘的時間。如果要認真地幹一下，他不禁暗地裏想，他就得把那個白種人當作應付的對手了。他揣測這樣的一個小小子（他必定是聰明絕倫，才能那樣地捉弄土人呢）總不至於不肯幫忙的，既有了借助，他就免得小心翼翼地儘幹些迂緩而靠不住的欺騙勾當了，這種勾當在一個赤手空拳的人似乎倒是不二的法門哪。他，白朗，情願讓他享這份威風。再也不容人躊躇了。樣樣事情終歸會有明白的諒解的。不待說，他們要共點兒甘苦才成。一想到那兒有一座城堡——已經在他的手邊了——一座地道的城堡，帶有砲隊（這是他從柯內里嘴裏探聽得來的）他簡直坐立不安起來。只消讓他一旦進得去，於是……他不妨提些很謙讓的條件。然而不可太卑抑。這漢子看來也不是個傻子。他們要像手足兄弟似地合作，直到……直到時機成熟，鬧一場，放一鎗，什麼麻煩都解決了。猙獰而躁急的心願不外搶劫擄掠，他巴不得他自己現在就同那個漢子攀談啊。這片土地已經像他所有的了，被他打得七零八落，榨得乾乾淨淨，然後扔開。這時他不得不耍弄加沁，第一是爲了食物——第二自然別有作用。不過最要緊的事還是弄點東西充塞飢腸，好一天一天地挨下去。他欣然爲土王效勞，開起火來了，對那些曾以鎗彈迎接他的人們下一個教訓。好戰的狂欲可不放鬆他呢。」

「故事的這一部分，不消說多半是白朗親口告訴我的，可惜我不能學白朗的口吻講給你聽。這漢子讓死神掐住了他的喉嚨，用斷斷續續的狂妄的言語把他的思想曝露在我面前，在他這番言語裏我們看得出他赤裸裸的殘忍的居心，他對於他過去的生涯含蓄着奇怪的復讎態度，他反抗人類全體而同時盲目地信仰他這意志的公正，這可說是一種情操，一種足以誘致一羣流浪的刺客們的首領，岸然自命爲上帝之鞭的情操。麻木的殘暴天性，做了這種性格的基礎，無疑地受了種種激勵——失敗呀，惡運呀，新近的損失呀，如今他又發見了他自己所處的絕境；可是這一切裏面最堪注目的是，當他進行聯盟的詭計，暗地裏已經打算好了那個白人的命運，用傲慢的，隨機應變的態度同加沁互相勾結時，誰都能看出他深心的欲望，差不多不由自主的，就是要肆意擄掠那會向他挑釁的，荒烟蔓草的城市，要眼看着全城市堆積着血肉橫飛的尸首，瀰漫着火光冲天的烟霧。聽着他那毫無憐憫的氣喘喘的聲音，我能以想像他那時定是據高臨下地從山頂上眺望全市，幻想這裏面充塞着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情形呢。離小河最近的一帶杳無人跡，雖則事實上每所房屋裏都藏了幾個武裝警備的男子。一片荒蕪的平原上，散佈着一簇簇低矮的叢林，溝壑，垃圾堆，和聯絡其間的足跡踏成的小徑：在這片平原的盡頭，突然間，一個孤零零的遠望形像很小的人蹣跚地走出來，走進廢棄了的街道的入口，街道盡頭的兩旁是關緊的，漆黑而無生氣的建築。許是個當地的居民罷，他逃到了江流對岸，現在又回來取一樣家常應用的什物。他分明覺得他是十分安全的了，和溪河那邊的小山離得那麼遠。匆促間搭砌的一座輕便的木寨，就圍着街道的拐彎處，滿是些他的朋友們。他從容不迫地緩緩移步。白朗看見了他，立刻把那棄職潛逃的美國洋鬼子叫到跟前來，原來這洋鬼子的職司

是相當於一個副指揮。這肢體弛鬆的瘦長子走來了，板着面孔，嬾嬾地拖着根來福鎗。等他明白了要他幹什麼時，一種帶有殺氣的虛驕的微笑稀開了他的牙齒，沿着他薑黃軟絨的面頰往下形成兩道深痕。他自誇可以使用他百發百中的本領了。他一膝跪地，託穩鎗杆，細心描準，湊近了一棵斬倒了的樹木，透過那未加修剪的枝條放了一鎗，隨即站起身來探望。那個人，遠遠地，向鎗聲的來處回頭張望，又跨前一步，似乎略一躊躇，於是猛然倒下，手膝着地。接着來福鎗猛烈的爆聲而起的是一片岑寂，同時那百發百中的好鎗手目不轉睛地遠望着這犧牲品，暗自想：「那兒躺着那個狡猾的漢子，從此以後他的健康再也不會使他的朋友們牽腸掛肚了。」他還看見這漢子的手腳忙在他身子下面亂動，竭力想用四肢奔跑的樣子。那空曠的廣場上起了羣衆的驚惶沮喪的叫嘯。那漢子臉朝下躺平了，再也不動一動。「這是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厲害，」白朗對我說。「引起他們對於暴死的恐怕。那就是我們的企圖。他們拿二百個來拚我們一個，這可使他們左思右想了一通宵。他們從前誰也想不到這樣遠的射擊的。那臣屬於土王的可憐漢，眼睛蕩出了腦袋，伸頭縮頸地走下山去了。」

「他向我說這話時，勉強舉起一隻戰抖的手兒，在他青紫的嘴唇上揩擦薄薄的唾沫。」二百個拚一個。二百個拚一個。……引起恐怕，……恐怕，恐怕，我對你說罷。……他自己的眼睛也突出眼眶來了。他往後一倒，用皮包骨頭的手指抓握空氣，重新坐了起來，彎着身子，毛髮絡亂，好像民間傳說裏的「人獸」似地斜眼看我，張開了嘴表示悽慘可怕的苦痛：這樣一陣的發作之後，他才徐徐恢復了他的言語。有些情景，叫人永遠忘懷不了的。」

「再呢，爲了誘引敵人的砲火，同試探敵人埋伏在河邊叢林裏的隊伍，白朗便打發蘇羅門島人下山到小船

上去取一把槳，那樣子彷彿你打發一條捲毛獵犬到水裏去追一根手杖似的。這可失敗了，那漢子折回了，並沒有誰從哪里對他放過一槍。「沒有人呢，」他們有幾個發表意見。這是「北（不）合常情的，」美國洋鬼子說。那時加沁已經去了，念念不忘了剛才的印象，倒也很高興，可是又放不下心。一面進行他曲折的政策，一面他已經給鄧華力送了個信，警告他得防備那些白人們的大船——他聽說這艘大船快開到江流上游來了。他極力說小牠的實力，勸勉他阻攔牠的前進。這口是心非的手段倒很適合於他的目的，因為他的目的不外分散布基的兵力，讓他們先自打個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呢，他當天傳話給那些聚集在市裏面的布基首領們，對他們慨切地說他是在設法誘致寇敵的退走；他給城堡裏送了幾回信，苦苦地替土王手下的人們請求火藥。土王朝廷裏有二十來管上了鑪的舊式短鎗放在鎗架上，已經許久沒有火藥子彈了。小山與王宮之間公開的來往搖動了全部的人心。漸漸聽得一種風聲，說是現在已經到了人民該決定態度的時候了。不入將有很大的流血，而往後的大災難，許多人都難於幸免呢。大家一向敢於信託來日安全的生活和平無擾的社會組織——彷彿吉姆親手建設的大廈——那一晚似乎快要化為坭墟了，蒸發着血腥的氣味。較為貧苦的人民不是藏匿在叢林裏，便是往江流上游逃避。許多多高級社會的人民覺得別無辦法，唯有去奉承土王。土王手下的嘍囉們便把他們推來撞去。老吞古·阿朗又害怕又沒有主意，弄得喪魂落魄的樣子，或則保持陰鬱的沉默，或則暴戾地責罵他們，怪他們膽敢空手前來。他們十分惶恐的走開了；只有老都拉明把他部下的人民團結一氣，不曲不撓地繼續運施他的策略。他高坐在臨時建立的木寨後面一張大椅子裏，以深沉的殷殷雷鳴似的聲音發號施令，兀然不動，對於周圍飛散着的謠言竟充耳不

聞。

「暮色漸濃，首先蓋沒了那個死人的尸體，直手直腳的躺在那里，彷彿牢釘在地面上似的，於是旋轉的夜球平滑地溜過巴多森，終於停歇了，把無數世界的閃光灑在下界。再呢，在城市毫無庇護的部分，蓬蓬的大火沿着那唯一的街道照耀，那猛烈的火焰遠遠近近地映透了屋頂的垂直線，映透了一塊塊錯綜雜亂的樹枝編紮的籬壁，而東一搭西一搭的茅舍，被火光一照，顯得更高，支架在無數高樁的垂直黑線上；這些房屋的全部線紋，一簇簇地映透在飄搖不定的火焰裏，閃閃燦燦，彎彎曲曲，沿着江流往上進展，深入了陸地腹心的黑暗。接連出現的火光，毫無聲息地照耀着偉大的沉默，這沉默一直伸展到小山腳下的黑暗裏；可是對面的江岸，除掉城堡前面的江邊上孤零零地舉了個烟火以外，一望全是漆黑，滿空中散佈着一種激增的恐怖的戰震，像是大隊的步伐，像是許多人聲的噙噙，又像是異常遙遠的瀑布的流瀉。白朗坦自地對我說，就在那時，他轉過身來，背朝他手下的人們，兀坐着眺望這一切，——那時候他縱然目中無人，他自信之心縱然極嚴酷，但是他隱隱地覺得他終於把他的腦袋碰在一座石壁上了。假使他的小船那時還浮在水面上，他相信他寧可憑他的運氣設法潛逃，順江流長驅而下，再到海上受凍挨餓去。他能否逃得了，自然還是疑問。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嘗試。又有一回，他偶然轉了個念頭，想衝進市去，可是他明明知道結果他雖到了那火光照耀的街道，他們也許同一羣狗似的被房屋裏面的伏兵開鎗射死的。他們拿二百個拚一個——他儘着想，同時他手下的人們擁擠在兩堆冒烟的火爐的周圍，咀嚼些賸餘的香蕉，烘烤幾個芋頭——關於這幾個芋頭，他們可要感謝加沁的外交政策了。柯內里坐在他們當中，慍慍不樂地瞌睡。

「隨後有個白種人想到小船裏面還賸些烟草，而且看了蘇羅門島人安然脫免的前例，便奮勇地說他願意去取烟草去。旁人一聽見這話，都擺脫了垂頭喪氣的失望情態。白朗被徵詢意見時，用着鄙夷的口吻說，「去罷，滾你的。」他並不覺得暗中摸索到溪邊會有什麼危險。這漢子一脚跨上樹幹，轉瞬不見了。俄頃，聽見他先爬進了小船，於是再爬出來。他嚷道，「我取着了。」跟手那小山脚下，光一閃，鎗聲一響。這漢子喊道，「我被打中啦。留神，留神——我被打中了。」頃刻之間，來福鎗齊聲放射。這座山岡，好像個小火山似的，向着夜空噴發烟火同喧聲；白朗和那美國洋鬼子呵斥詛咒，拳擊掌打，總算阻止了驚惶錯亂的射擊，同時一聲深長疲倦的呻吟從小溪上浮，接着來了一聲怨報，那傷心斷腸的悲痛不啻是種毒藥，使血管裏的血液都變冷了。隨後小溪對面的什麼地方，來了個強壯的人聲，說了好些清楚而不能明瞭的話。「誰都不許放鎗，」白朗叫着說。「這有什麼意思呀……：「你們山上可聽得見？你們可聽得見？你們可聽得見？」那個人聲重復說了三遍。柯內里照意思翻譯了，於是催促答復。白朗嚷道，「就說我們聽見呢。」於是那個人聲，好像贊禮官用洪亮得意的音調朗誦說辭似的，在模糊的荒地的邊沿繼續來回地移動，宣說：住在巴多森的布基人民，同山崗上的白人們或跟白人們同夥的人們，彼此之間沒有信義，沒有憐憫，沒有言語，也沒有和平。一簇叢林瑟瑟價響；突如其來的排鎗齊聲發放。「別傻瓜，」美國洋鬼子嘖嘖着說，怪氣惱地將鎗柄放在地上。柯內里又翻譯了。山脚下受了傷的漢子叫了兩聲「搬我上去呀，搬我上去呀」之後，依然呻吟着訴苦。先前他經過斜坡的變黑了的山地，隨後又爬上小船，他倒是滿安全的。找到了烟草，他似乎高興得忘形了，簡直身輕如飛地跳下了小船靠水的一邊。白淨的船身，高高的躺在乾處，隱隱映襯着他；那里的溪流至

多不過七碼寬，湊巧對岸的叢林裏埋伏了一個敵人。

「他是通達諾的布基人，新近才來巴多森，是當天下午被打死的那個漢子的親戚。那出名的長距離的射擊，真把許多在場目擊的人們嚇壞了。這漢子，處於絕對安全的境地，已經被打死了，他的朋友們明明看着他脣邊浮着微笑倒下地來的；他們似乎從這件事上看見一個兇暴的形相激動了尖刻的忿怒。他這位親戚，名字叫施拉巴，那時同都拉明一起待在木寨裏，只差幾步的距離。你知道這班漢子，你一定相信這傢伙顯得異常奮勇，情願單身一人暗頭裏去送個口信。他爬過了那片空曠的平地，向左一拐，發見他自己正貼對那條小船。白朗手下的那漢子高聲叫喊，嚇了他一跳。他坐將起來，把鎗湊近他的肩膀；當那一位跳到船外，曝露了他自己時，他撥動鎗機，把三顆高低不平的彈丸直嵌入那可憐漢的腹部。於是臉朝下，平伏在地，他假裝自己是死了，同時薄薄的冰雹似的鉛彈打在他右手近旁的叢林上，花花價響；隨後他高聲宣布了他的說辭，把身子縮作一團，始終躲避在隱密的處所。剛說完話，他側身一跳，拳縮着躺了一忽兒，後來安然無恙地走回了家：那一夜他竟得到那麼大的聲名，他的子孫將奉若至寶，輕易決不肯讓它消滅的呢。

「山岡上那一羣無可依歸的匪徒，埋了頭眼看着兩小堆的火燼熄滅了。他們沮喪的坐在地上，嘴脣緊閉，眼睛低垂，側耳傾聽山脚下他們那位伙伴的動靜。他是個強壯的漢子，死起來很困難，呻吟之聲一忽兒高，一忽兒低沉，化爲如泣如訴的怪調兒。有時他尖聲地叫，繼而沉默了一陣，又聽見他昏迷了似地說了一大篇難懂的怨言。他的嘴就沒有停一停。

「有一回看見那美國洋鬼子預備下山，賭呢發誓地咕嚕些什麼，有什麼用處呢？」白朗却漠不動情地說：「那倒是實話，」逃亡者表示同意，沒奈何地作罷了。「這里受了創傷的人們就得不到一點兒鼓勵啊。只是他的吵嚷反使大家對於今後的情形顧慮太過了，船長。」「水呀！」那受傷的漢子用着異常清晰的強有力的聲音叫喊，於是漸漸低沉，變爲微弱的呻吟。「啊，水有水就行了，」那一位以安分知命的聲氣囁嚅着對他自己說。「再等一忽兒，多的是呢。潮水漲了。」

「潮水終於泛漲了，平息了苦痛的泣訴和叫喊；黎明將近時分，白朗面對着巴多森坐在那里，手心託着下巴，宛如一個人眈眈地注視一座峻嶺的不能攀登的山坡，同時他聽見遠處市心來了個彈重六磅的銅砲短促地轟轟價震響。「這是怎麼回事？」他問那徘徊在他身邊的柯內里。柯內里仔細聽了聽。隱約洪大的呼聲從城市的半空滾到江流下游來；一面大鼓開始咚咚價響，旁的許多鼓也隨聲應和，顫動而且沉悶。一點點星散着的燈光開始在黑暗裏閃爍，佈滿了半個城市，同時被蓬蓬的野火照耀着的部分起了噉噉價響，深沉曼長的低聲。「他回來了，」柯內里說。「什麼已經？你敢斷定麼？」白朗問。「是呀！是呀！決沒有錯兒。仔細聽聽那鼎沸的人聲看。」「他們幹麼那樣鬧？」白朗問。「因爲喜歡啊，」柯內里哼哼地說；「他是個很大的人物哩，可是反正一樣，他不見得就比一個孩子知道得多，所以他們那麼鬧，好討他的歡心，因爲他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喂，」白朗說，「我們怎樣才能要騙他呢？」「他自己會來跟你攀談的，」柯內里斷然地說。「你怎麼說？難道逍遙自在地走到這兒來不成？」柯內里在黑暗裏使勁點頭。「是呢。他會一逕走到這里來跟你攀談的。他簡直就像個傻子。他是怎樣的一

個傻子，你且看罷。」白朗總有點疑惑。「你且看罷，你且看罷。」柯內里重複說。「他是不害怕的——什麼都不害怕的。他將走來，吩咐你說，別惹他的人民。誰都惹不得他的人民呢。他就像個小孩子。他自己會一逕上你這裏來的。」啊啊！他可算深知吉姆的了——那「下流的小耗子」白朗對我稱呼他用的名字。「是，一定」他熱忱地繼續說，「船長，你得隨手告訴那長個子，帶一把鎗去打他。你只消殺死他，大家就要被你嚇得什麼似的了，以後你對付他們，愛怎麼就怎麼辦——你喜歡什麼就拿什麼——你樂意走就走。哈哈！哈哈！……」他急迫得不耐煩，差不多手舞足蹈起來了；白朗回頭望他，只見他手下的人們被毫無憐憫的晨曦映照着，浸透了露水，坐在營帳內的冷灰和亂草堆裏，形容憔悴，怯生生的，披着破爛的衣裳。」

第四十一章

「直到最後的一刻，就在白日驟然照臨他們以前的一刹那，西岸的火光總是輝煌明晰地照耀着；於是白朗看見一簇五顏六色的人形，兀然不動的停在兩排新式屋宇之間，圍繞着一個穿西服，戴首鑽，混身雪白的男子。「那就是他；看呀！看呀！」柯內里很興奮地說。白朗手下所有的人都跳立起來，擁在他背後，瞪着沒精打彩的眼睛。這鮮明奪目，面目黧黑的一羣，和他們當中那白淨的人形，正在那里探望這山崗。白朗看見許多赤裸的手臂舉起

來遮眼睛，還有些櫻褐的手臂在指點。他該怎麼辦呢？他環顧左右，周圍對着他的森林彷彿是一道圍牆，環繞着這勢力不平的鬪爭的場合。他又看看他手下的人們，鄙夷，疲倦，生命欲，再去試求旁的機會——試求別種墳墓——的願望，都在他懷裏掙扎。從那人形所呈顯的輪廓看來，他覺得被這地方的全部勢力擁護着的那個白種人正在那里用一副望遠鏡觀察他所處的地位呢。白朗跳到樹幹上，揚起手臂來，手掌向外。緊緊圍繞在白人身邊的那五顏六色的人羣，一再後退，這才同他們分開了，獨自邁步前去。吉姆在一簇簇的荆棘叢中，忽而露面，忽而隱沒，漸漸走近了溪邊時，白朗依然站在樹幹上；隨後白朗縱身一跳，走下山去迎接隔河的他。

「他們相遇了，相遇的地點，我想，同吉姆當初逃生時第二回拚命逃過的地方，相距並不很遠，或許就在這地方也未可知——提起那一回的跑跳，正是把吉姆的生涯渡入了巴多森的領域，渡入了人民依託，愛戴，和親信的境界。他們倆隔着小溪，面面相對，開口以前都想用眈眈虎視的眼睛揣測彼此的心理。他們勢不兩立的敵意一定早已顯示在他們的目光裏了；我知道白朗頭一眼見了吉姆便懷恨在心的。他縱使有過什麼希望，也立刻消滅了。這不是他思想中所要看見的人。他痛恨他的原因在此——他自己，穿了件方格花紋的法蘭絨襯衫，衣袖在肘節處截斷了，花白鬍子，凹陷的面頰被太陽曬得墨黑——他就這樣子從心底裏詛咒對手的年青和自信，對手的清明的眼睛和慌不忙的態度。這傢伙比他強得太多了。他看來不像願意幫點兒忙的人。樣樣被他那方面佔了上風——他有的是財富，安全和勢力；他是處在力能壓倒一切的地位！他並不飢餓，也不傷心失望；他似乎一點兒都不害怕。連吉姆服裝的整潔，從白首鍍到帆布腿套和白油擦得亮亮的皮靴，在白朗陰沈惱怒的眼睛裏看來，似乎

也不免形成了他被人藐視，被人譏嘲的生涯的一部分呢。

「你是誰？」吉姆發問了，語音跟他平時一樣。「我的名字是白朗，」那一位高聲答應。「白朗船長，你叫什麼呢？」吉姆彷彿沒聽見似的，微微呆了一呆，於是又平靜地說：「你爲什麼上這兒來？」「你想知道麼，」白朗很尖刻地說。「這倒是容易告訴的。飢餓。你爲的什麼呢？」

「這可叫那傢伙嚇了一跳，」白朗說，向我敘述這奇忙的談話的開場，至於那兩個談話的對手，雖然只被一條小溪的泥牀隔離着，却彷彿站在那包羅人類全體的生活概念的兩極端——「這可叫那傢伙嚇了一跳，他把臉漲得飛紅。太偉大了罷，所以就不容旁人發問，我猜想。我告訴他說，他縱使把我當死人看待——死人是任你怎麼擺布都可以的——實際上他自己的處境一點也不見得就比我好。我派了個漢子待在上山，他始終把鎗對他描準着，只等我一個手勢。這原無足驚。他來到河沿，是他自己情願的。」讓我們一致承認，「我們都是死人；讓我們根據了這個原則，彼此平等地開談。我們在死神前面都是平等的呀，」我說。我承認，我待在那兒好像是夾機裏的耗子，不過我們被趕得走頭無路才闖進去的；就是一個耗子，被夾機夾住了，還罷咬一口呢。他一轉瞬間就捉住我了。「假使你不走近夾機，耗子到死都不會咬的。」我又向他說，那種把戲在他的這些土人朋友們倒還說得過去，但是在他，我覺得他未免太白了，縱然對待一隻耗子，也不該如此。不錯，我原也想跟他談一談。然而並不是爲的求他饒我一條命。我的伙伴們——得——他們是英雄本色——無論從哪一方面講，跟他自己是一樣的人。我們只希望他能以魔鬼的名義前來分個青紅皂白。「他媽的」我說，同時他同木柱似的呆站在那里，「你總

不願意天天走到這邊來，用你的望遠鏡探望我們，數一數我們還有多少留口氣站得直的罷。或是把你那些牛頭馬面的嘍囉們一起率領前來，或是讓我們滾開，再到一片汪洋的大海上去餓死，天呀！雖然你誇說這是你自己的人民，而你是跟他們一起的人，但你從前也是白種呀。你是不是呢？這到底給了你什麼好處；你在這兒找到了什麼撈什子那麼寶貴？嘿！你大概是不樂意我們上這兒來——你可不是你們拿二百個拚我們一個。你不樂意我們上這片廣地來。啊！我對你說在前頭，你若要動手，我們就先耍個把戲給你看看。你說我干犯一般安分的良民是懦夫的行爲。我也未嘗不安分，却老是挨餓，所以他們儘管安分，關我什麼鳥事？我可不是個懦夫。你也不是才好。率領他們前來罷，否則憑全體的魔鬼說，我們可要設法把你半個安分的城市隨着烟霧同我們一起升天的！」

「他向我敘述這故事時，聲色俱厲，可怕極了——這副活受罪的祇贖骸骨的人架子，緊緊地圍縮着，把他的臉放在膝頭，在那簡陋的茅舍裏一張愁慘的病牀上，帶着惡意的勝利的神氣擡起頭來看我。

「那就是我對他說的話——我知道該怎麼說哩，」他重新開言了，起初軟弱無力，但是愈說愈起勁，語調變化的神速簡直叫人不能相信，終於烈火也似地吐露了他的悔慢。「我們可不打算到森林裏去浪蕩，好像一串活骷髏似地一個倒斃了又一個，在我們還沒有死透以前便讓螞蟻在我們身上橫行。那可不成啊……：「你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了，」他說。「你配有什麼呢，」我向他嚷，「你，被我發見了鬼頭鬼腦地躲在這里，倒還滿嘴胡說什麼你的責任，天真無辜的生命，你的混帳義務呢。你知道我，比我知道你的，多得了什麼？我上這兒來，爲的是食物。你聽見麼？——塞滿我們肚子的食物。你來幹什麼的？你上這兒來的時候，你要求的是什麼？我們什麼都不要你，祇

請同我們決一雌雄，或則給我們一條清秋大路，讓我們回到來的地方去……」「我現在就同你決個勝負罷，」他說，拉拉他上脣的一小簇鬚鬚。「我情願你開鎗打死我，歡迎呀，」我說。「這在我倒是個超生的地方，並不比別處壞。我對我萬惡的命運感到厭倦了。可是這未免太容易啦。我手下還有些同舟的人們——天呀，讓我自己洗清身子，倒把禍水潑在他們身上，我可不是那種人啊，」我說。他站着想了一忽兒，於是追問我這樣辛苦地奔東趕西（「在那外面，」他說，掉頭遙指下游）到底是幹些什麼。「難道我們會面，是爲的訴說彼此的生涯麼？」我問他。「你先說說看？不我明知我也並不想聽啊。藏在你自己心裏罷。我知道這不見得就比我的強。我活到如今——你也活到如今，雖則照你說話的口吻，彷彿你是那些人們的一分子，那些人民本該長上翅膀，好來去自由，也不至於躡着污濁的塵世了。不錯——塵世是污濁的。我沒有翅膀。我上這兒來，因爲我從前有過一度的害怕。你想知道害怕的什麼嗎？害怕監牢。那可嚇退我啦，你許知道這個罷——假使這於你有點兒好處的話。我並不想問你，什麼事把你嚇得跑到這人間地獄來的，你似乎在這里揀着不少好東西呢。那是你的運道，我的呢——請你趕快鎗斃我，否則踢我出去，由我自己去餓死：求你賞賜這種恩典的特權就是我的運道了。」……」

「他軟弱的病體搖來擺去，那種得意的神情是如此狂熱，如此堅定，如此刁惡，差不多把茅舍裏等候着他的死神都趕跑了。他如癡似狂地自愛的活屍從襁褓和窮愁之中升起來，好像是從陰森可怕的墳墓裏升起來似的。他那時對吉姆撒了多少謊，他現在對我——和始終對他自己撒了多少謊，就無從說起了。虛榮對我們的記憶要些離奇的把戲，種種感情的真理需要一種藉口來延長它的生命。他喬裝了乞丐，站在另一世界的大門口，批這世

界的頤，唾這世界的面，從他爲非作歹的行徑的骨子裏他把無限的侮慢和反抗擲在這世界的臉上。他已經克服了他們全體——男男女女，野蠻人，商販，流氓，教士——同吉姆——那肥頭胖耳的傢伙。我並不妒忌他這種對死神吶喊的得意神情，這差不多是他死後殘遺的幻夢，覺得他已經把人世完全踏在腳底下的幻夢。當他向我信口雌黃，做出卑污而且討厭的苦痛樣子時，我不禁想起他呵呵冷地談到他極繁盛的時代：那時有一年多的光景，人家往往接連幾天看見白朗先生的大船漂蕩在一個小島的附近，這島上的綠林襯托着海天的蔚藍，在白淨的灘邊點綴着一個黑點似的教堂；同時岸上的白朗先生，一面對一個浪漫女子——她待在梅蘭內西亞太難受了——運用他蠱惑的技倆，一面讓他的丈夫起了無限希望——以爲他能大澈大悟歸正改教呢。這可憐漢有過一回，向人表示他衷心的願望，說是要使「白朗船長改善他的生活。」……「引白朗先生走入光榮之途」——一位斜眼睛打秋風的浪人這樣說過——「只是讓他們高岸上人看看西方太平洋上做買賣的船戶是什麼樣子的。」這位船戶，就是那拐帶了一個垂死的女子，對着她的尸體拋灑眼淚的人。「一舉一動簡直像個大寶寶，」他當時的伙伴老是娓娓不倦地這樣說，「我真不知道這到底是開的什麼玩笑啊，縱使壞心腸的南洋羣島土人們硬跌死我，我也講不出來的。啊，諸位先生！他帶她上船時，她已經病得太厲害，認不得他了；她朝天躺在她那舖上，睜了兩個可怕的亮晶晶的眼睛看那橫樑——不久她就死了。大概是一種可惡的熱病啊，我猜想……」我腦際浮起了這種種故事，同時他用了一只鉛紫的手兒揩擦他那一球亂麻似的鬚鬚，從他擠軋作響的病榻對我訴說他怎樣子週旋，進攻，而且克服了那種胡塗，潔白，「你甦我不得」的傢伙。他承認這傢伙是嚇不退的，但有一條通路，

一同橫着柵欄的大道一般寬闊，只消走得進去，便能把他不值一大枚的靈魂根本動搖，兜底翻身，上下顛倒了——天呀！」

第四十二章

「我想他至多不過望了望那條筆直的通路罷了。他似乎被他所看見的東西迷惑了，因為他敘述這故事時，屢次打斷了他的話頭驚叫道，「他幾乎從我手裏溜掉了。我懂不得他。他是什麼人呀？」狂野地瞪了瞪我之後，他又像高興又像冷嘲地再往下說。我現在覺得，這兩位隔河相對的談話，彷彿是不共戴天的決鬥，結局的勝負只有冷眼旁觀的命運才知道。不，他並未把吉姆的靈魂兜底翻身，可是假使說他所絕對不能攀緣的吉姆的精神並未充分地體味到那種鬪爭的酸苦，那我可大錯了。這些都是密探，他已經捨脫了的世界派他們來追逐他，直追到他這隱遁之所。這些白人們，從「那外面」來了——他覺得他自己還不够好，竟不能在那外面生存。他迴避不了的。是這——恫嚇，震驚，對於他工作的危害。我想，白朗在識別他的性格時，感到那麼難於索解的，大概就是那悲涼的，半屬懊悔半屬退讓的情緒，深深地滲透在吉姆偶爾說出的寥寥幾句話裏。有些偉大的人物，推源他們的偉大，大半由於一種識別的本領，就是在他們引為爪牙的那些人們身上不差毫釐地識別那堪為已用的能力；白朗彷彿

也是個地道的偉大人物，具有一樣惡魔的天才，能夠在他的犧牲者身上找出最好和最弱的特點來。他對我老實承認，吉姆不是奴顏婢膝打得動心的一流人，因此他格外留神，表示他自己能絕無餒怯地反抗惡運，責罰和災難。私運幾根鎗砲並不是大罪惡，他指點說。至於上巴多森來，誰有權利說他不是來行乞的？這里牛頭馬面的人民倒放肆起來，對他兩岸夾攻，並沒有停下手問個清紅皂白。他說這話未免太不害臊了，因為實際上幸虧鄧華力採取了強硬的行動，這才消弭了天大的橫禍呢；因為白朗明明告訴我說，他一看見這地方的博大，心裏立刻打定了主意，祇等他一有根據地，他就要四下放火，把眼看得見的有生命的東西一一射死，叫當地的人民嚇得不敢哼一聲。實力的比較是如此懸殊，所以這是唯一的法門，給了他萬一的機會，去到達他的目的——他一壁兒咳嗽，一壁兒娓娓申說。但是這層意思，他並未告訴吉姆。至於他們身經的困難和飢荒，那是千真萬確的；祇要看着他手下的一夥人就够了。他尖顫地吹嘯了一聲，叫他的黨徒全露了面，排成一行站在樹幹上，讓吉姆能夠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關於那漢子的一鎗打死，事情已經過去——得，再不能挽回了——但是今番的戰爭，難道不是流血的戰爭——大家蝸蟻墊墊的？而且這漢子死得很乾脆，子彈是從胸膛穿過去的，不像他手下的那個可憐鬼，直到現在還躺在小河上哪。他們只能傾聽着他叫苦喊冤地挨了六個鐘頭的命，讓彈丸撕裂他的臟腑。也罷，這總算一命抵了一命。……他說這些話時，神色厭倦，暴虎憑河似地輕狂，表示一個人被惡運一再鞭策，逼得他橫衝直撞，什麼都不顧了。他問吉姆說，他自己——直到如今——難道不明白「一個人到了走頭無路，想救活自己一條性命的時候，這個人就顧不得旁人的情形是怎樣了——旁人三個也好，三十個也好，三百個也好」——他問這話時態度很坦白，

但不免帶幾分鹵莽和失望，彷彿有個魔鬼正湊近他的耳朵密密地進着勸告哩。「我使他畏縮起來了，」白朗向我誇說。「他立刻對我不再那麼像煞有介事了。他只是無話可說地站在那兒，陰沈沈要發雷霆的樣子，看着地面——却不看着我。」他問吉姆說，他難道生平沒有一點虧心事想得起來的，所以對待一個祇等機會到手，便想逃出虎口的人，竟這般豈有此理地苛刻——諸如此類的話，他嚕嚕囁囁說了一大套。這番野話含有一縷特別的意味，時時微妙地提及他們共同的血液，臆測他們共同的經驗；尤其令人作嘔的是，暗示他們共同的罪過，暗示他們藏有不能爲外人道的心事，而這番心事好像是他們的心性互相繫連的線索。

「最後，白朗投身倒地，筆直地躺平了，從他的眼梢偷瞅着吉姆。吉姆站在河邊尋思，用樹枝鞭他的腿。眼界以內的房屋悄悄寂寂，彷彿一種瘟疫把房屋裏的生命掃蕩得一息無存了；可是許多隱藏着的眼睛從裏面向外窺探，望着這兩個隔河相對的人物，和一條擱淺在河邊的小船，和半身陷入污泥的第三者的尸體。江面上的舢板又浮動了，因爲自從白爺爺回來以後，全巴多森對於人世社會的穩固漸已恢復了自信。江流的右岸，房屋的平臺，沿邊繫泊的木筏，甚至浴場更衣茅屋的棚頂，都佈滿了人們；他們離得老遠，沒人聽得見他們的動靜，差不多沒人看得見他們的行跡，他們却緊蹙了眉頭，遙望土王木寨以外那小小的山岡。周圍是遼闊的森林，有兩處被汪洋的江面分隔了；在這森林的不規則的圍圓內是一片沉寂。「你可答應離開這海濱？」吉姆問。白朗舉了舉手，重又放下，彷彿撒手把一切都放棄了似的——只好接受那無可奈何的辦法。「交出你的武器？」吉姆接着問。白朗坐起身來，眈眈地隔河遙望。「交出我們的武器？除非等你們來了，從我們僵硬的手裏拿過去。你以爲我嚇瘋了麼？並沒呀！

我在人世所得到的東西就只有這點武器和我身上披掛的破布了，除開船上的幾根後膛鎗不計在內；我還想沿路向旁的船隻求乞，到馬達加斯甲去賣掉這些東西呢，假使我有一天到得了那麼遠的話。」

「吉姆不贊一辭。末後，扔掉他手裏握着的柳條，他自言自語似地說道，「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這權力……」「你還不知道！你剛才還要我放棄我的武器呢！那倒也好，」白朗叫嚷。「假設他們對你說的是一件事，對我行的又是一件呢。」他顯然平靜些了。「我敢說你有這權力，否則這全部的談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呀？」他繼續說。「你到這邊來幹什麼的呢？消遣一天的光陰麼？」

「「好罷，」吉姆沉默了許久突然昂起頭來說，「你乾脆走你的清秋大路罷，不然就乾脆跟我們血戰一場。」他轉過身來，揚長自去了。」

「白朗連忙站起身來，可是直到他看見吉姆隱沒在第一批的房舍中間，他才走上山去了。他再沒有聽見他一眼。回去的路上，他遇見柯內里蹣跚走下山來，把他的頭兒縮在兩個肩膀中間。他在白朗的面前站定了。「你爲什麼不殺死他呢？」他以酸刻的怨聲責問。「因爲我還有更好的辦法呢，」白朗說，怪樂地微笑了笑。「你想呀！你想呀！」柯內里使着勁兒抗議。「辦不到的。我在這里住了許多年了。」白朗好奇地擡頭看了看他。就這地方的生活情形而論，對他武裝反抗的有許多方面呢；那是他永遠不會發現的許多事物。柯內里垂頭喪氣地溜到江邊去了。如今他離開他的新朋友們了；事情的推移處處令人失望，他唯有承受而已，他那慍慍不樂的頑梗態度似乎更縮緊了他小小的蠟黃的老臉；當他下山時，他斜着眼睛東張西望，從沒有拋棄他確定了的打算。」

「從此以後，形勢毫無障礙地急轉直下，從人們的深心向外流瀉，就好像導源於黑暗的淵泉的一條溪河；我們看見吉姆也混跡在這班人羣裏，一大半是借鏡於唐比丹的眼睛。那女孩的眼睛也看守着他來的，但是她的生活同他的太纏結不分了：裏面還夾着她的熱情，她的驚異，她的忿怒，而尤其重要的是，她的恐懼和她絕不寬恕的戀愛。至於跟其餘的人們一樣地蒙昧的這個忠僕，他實際所施用的技巧就不外乎忠實；對他白爺爺的忠實和信仰，來得這麼強烈，甚至訝異的情緒都變柔和了，化爲一種悲愴的順從心理，去承受一樁祕密的失敗。他的眼睛只能專看一人；經過了愉悅迷離的迷津，他仍然保持着他那愛護，服從，關切的神態。

「他的主人同白人們談完話回來了，慢步走向街頭的木寨。看見他回來時，大家喜歡的了不得，因爲他去了之後，人人覺得害怕，不但擔心他會被打死，並且擔心隨後將發生旁的情形。吉姆走進了一所房屋，都拉明便退歇在這裏面，而且孤單單地同着布基居民的頭目待了許久了。無疑地，他那時同他討論應取的步驟，可是這度談話再沒有旁人在座。只是唐比丹，竭力挨近門口，聽得他的主人說，「是呀。我要讓大家都知道我的願望就是如此；可是，都拉明啊，我對你說過了，當大家的面，或是私下裏；因爲你知道我的心，我也同樣知道你的心同你心裏最大的希望哩。而且你也很知道我除掉爲人民的利益着想外，便沒有旁的念頭了。」於是他的主人揭起門口的布簾走出去；他，唐比丹，一眼瞥見了室內的老都拉明坐在椅子裏，兩手放在膝上，俯視着兩腳的中間。後來他跟隨他的主人往城堡去，城堡裏已經召集了所有主要的布基和巴多森的居民在開談判了。唐比丹他自己倒很希望來一場惡戰。他滿心抱憾地嘆道，「這算得了什麼呢，不過再攻克一座山嶺罷了。」然而城市裏許多人癡心妄想，這班貪

樊強梁的生客們，看見了如許的勇士準備作戰，最好還是自動地退走罷。假使他們肯自動離開，倒也是件好事。黎明以前，城堡裏隆隆的放炮，和大鼓咚咚的擊響，已經使吉姆的駕臨遠遠週知了：從那時節起，瀰漫在巴多森的恐怖驟告中斷，宛如水浪沖在石頭上似地消退了，祇賸下那沸騰的泡沫——那騷擾，好奇，和層出不窮的揣測。人民的半數，爲求保護起見，已經搬出了他們的家，住在江左的街上，擁聚在城堡的周圍，照一時的預測以爲只好看着他們被棄的房舍在受威脅的江右突然化作一蓬烟火了。普遍的懸念就是希望這樁事情趕快解決。由於珠婉兒的操心照料，食物已經分配給避難的人民了。誰也知不知道他們的白爺爺到底會採取什麼辦法。有些人說，這回比薛列夫·阿利的戰事更糟。那時許多人不大理會；這回人人都得受點損失哩。城市的兩部分之間，船隻來往的行動頗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對布基的戰船拋錨停泊在中流防守江面，一縷青烟嬈繞在每個的船頭；戰船上的人們正在煮烤他們的午飯，當時吉姆同白朗和都拉明會見了以後，橫渡過江，打他的城堡通着江水的開門口走進去。城堡內的人民擁在他過圍，弄得他要進房屋都走不向前。他們先前並沒有看見他，因爲他夜間到時，只同女孩交談了幾句話——她是專爲這目的趕下碼頭去的——沒有耽擱就往對岸去加入那些領袖和戰士們了。人民跟在他後面高聲歡呼。一位老太婆發瘋似地擠到前面去，引起了一陣哄然大笑；她以責怪的聲氣叮嚀他得特別留意，使他的兩個兒子，跟都拉明待在一起的，別在那班強盜們手裏受了傷損。好幾個旁觀者想要拉她走開，但是她掙扎着叫道：「讓我去罷。這算怎麼回事呢，回回們呀？這種笑法是有失體面的。難道他們不是殘酷的，蓄意屠殺的，喝血的強盜麼？」「讓她去，」吉姆說；一陣沉默突然降臨了，於是吉姆徐徐說道：「包管人人平安。」他走進了

房屋，同時那大衆的嘆息，和表示滿意的高聲碎語，餘音猶未消滅。

「無疑地，他已打定了主意，要叫白朗乾脆走他的清秋大路，仍然回到海上去。他的運命，遭了反抗，強迫他採取一種不由自主的政策。他不顧旁人忠直的反對，毅然表示他自己的意志，這算是第一回。」費了不少唇舌啊，起先我們老爺却不則一聲，」唐比丹說。「天黑了，於是我們在長棹子上點了蠟燭。首領們分坐在兩邊，姑娘就待在我們老爺的右手。」

「當他開始發言時，異乎尋常的困難彷彿倒使他的決心更堅定，更搖撼不得了。那些白人們正在山上等候他的回音呢。他們的領袖已經同他談過話，用的是他同種人的語言，剖白了旁的語言所難於解釋的許多事情。他們是些爲非作歹的罪犯，苦難已經使他們不復能以分辨是非了。許多人肝腦塗地，喪失了生命，那是無可諱言的，但是爲什麼還要繼續犧牲呢？他對他的聽衆，如林似雨的人民首領，宣言他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他們的損失就是他的損失，他們的悲傷就是他的悲傷。他向四面看了許多莊嚴的凝神傾聽的面孔，叫他們回想他們從前是怎樣互相提攜地打仗和共事的。他們該知道他的膽量……這時一聲喃喃的低語打斷了他的話頭……而且他也從來沒有欺騙過他們。許多年來，他們總住在一起。他懷了莫大的愛情愛着這個地方同住在這裡的人民。假使讓這些長鬍子的白人們退走，萬一有任何傷害加在他們身上，他情願就把他自己的生命作擔保。他們是作惡的人，可是他們的命運也是惡的。他曾向他們進過一句壞話沒有？他的話會引起人民的苦難沒有？他這樣問。他相信，最好還是讓這些白種人和他們的黨徒帶着他們的性命走開。這倒是個小小的恩典哩。」我，一向受你們的

試煉，永遠被你們發覺是真實的我，請求你們讓他們走開罷。」他向都拉明掉頭來。老船戶沒有動一動。「那末，吉姆說，「請鄧華力，你的兒子，我的朋友，進來罷，因為今番的事，我自己不作指揮了。」」

第四十三章

「唐比丹在他的椅子後面，宛如晴天裏聽見了一聲霹靂。這宣言引起了無限的震駭。「讓他們去罷，因為照我的意思，這是最好的辦法——我從來沒有存過欺騙你們的意思啊，」吉姆堅持他的主張。大家沉默了。在庭院的黑暗裏，隱約聽得見許多人交頭接耳，推來撞去的，輕微的喧擾。都拉明仰起他沉重的頭兒來，說人心的難知無異於伸手攀青天，但是——他也同意了。旁的人們依次發表他們的意見。「這是最好的辦法，」「讓他們去罷，」七嘴八舌，不外這一類的話。但是他們大半只說他們「相信吉姆爺。」」

「用這單純的形式對他的旨意表示贊同，正是形勢轉移的總關鍵所在；他們的信條，是他的真理；而且是一種忠誠的證據——這忠誠使他自信同那些毫無閃失從不落伍的將士們堪相匹配。史泰的話，「多浪漫呀——多浪漫呀！」似乎在這遙隔的遠方震響哩，這遙遠的天涯地角現在是再也不肯放棄他了，再也不肯把他讓給一個絕不關懷他的缺陷和他的美德的世界，再也不肯把他讓給那熱烈纏綿的愛情，那在傷痛與永訣的迷離情態

中不肯爲他灑幾滴眼淚的愛情了。他最近三年的生涯裏所涵蘊的單純的真情實感，竟戰勝了人們的愚昧，恐怖和忿怒；從那時節起，他在我眼裏已不再是我末次看見他時的那個樣子了——那樣一個白點，攝取了陰沉的海濱和暗淡的海面上所遺留下的朦朦朧朧的光明——却因他靈魂的孤寂，顯得更偉大更可憐；這靈魂的孤寂，就是在最愛他的她，依然是一種殘酷而不可解的神祕。

「他並不疑惑白朗，是顯而易見的；要懷疑這番事跡，實在沒有理由；他的態度率直而粗魯，他用一種強硬的誠懇承認他許多行徑的道德和結果，都足以證明這事跡的不虛。但是吉姆並不知道，這人妄自尊大，信口雌黃的脾氣差不多是意想不到的；當他一意孤行，遇着阻撓和挫折時，他就像個被違抗的專制魔王，如癲似狂，咬牙切齒地痛恨。不過吉姆雖不疑惑白朗，他却明明很擔心，深怕發生誤會，結果仍不免衝突和流血。就爲了這層理由，馬來首領們一走之後，他便立刻求珠婉兒弄點吃食，因爲他要出城堡到市上去指揮去。她覺得他太累了，竭力阻止他的前行，他便說，倘有不測的變化，他怎麼能饒恕他自己呢。「我得對這地方全部生命負責啊，」他說。他起初有點心緒不寧；她親手侍候他，從唐比丹手裏接過那些盤子和碟子來。（史泰送給他的一套食具）他過一會兒覺得鬆快了些；對她說，她得在城堡再坐鎮一夜哩。「我們可沒有覺睡了，大姑娘，」他說，「現在我們的人民還沒有脫離危險哪。」後來他談諧地說，她才是他們裏面手屈一指的大丈夫呢。「假使你和鄧華力照你的意思去辦，這班可憐鬼今天恐怕一個也活不成了。」「他們是不是很壞呢？」她問，倚在他的椅子上面。「有時候人們做壞事，其實比起旁的人們來也不見得就壞多少，」他躊躇一下說。

「唐比丹跟隨他的主人來到城堡外的碼頭。夜色清明，却没有月亮，江的中流是漆黑的，而兩岸下面的水反映着一蓬蓬野火的光明，「好像在熱鬧的九月夜裏，」唐比丹說。戰船有的靜悄悄地漂流在黑暗的航線上，有的拋了錨，浮泛而無行動，激起了拍拍的波聲。那一夜，唐比丹在小舢板上划了許久的槳，跟隨着他的主人跑了不少的腿；他們跟踉蹌蹌地走過七高八低的街道，遇見內地市鎮的邊境到處點着野火，還有小小的隊伍守衛在田原。吉姆爺吩咐了些話，大家一一應命遵照了。最後，他們來到土王的木寨，那一夜是由吉姆手下人民的一個支隊把守的。老土王大清早帶着他的許多后妃逃走了，逃到一條支流上一個荒蕪的村莊附近，他自己的一所小房子裏加沁留在後面，出席了會議，態度殷勤而活潑。替他前一天的外交政策加以辯護。他捏了一把冷汗，却仍舊勉強保持着他滿臉堆笑，安詳鎮靜的靈活；當吉姆嚴厲地告訴他說他那一夜打算帶自己手下的人們駐守土王的木寨時，加沁裝作非常高興的樣子。散會以後，旁人聽得見他在外面逢迎着告訴一個個退席的首領，音調響亮而又滿足地說，土王雖不在，土王的財產却有保障了。

「約莫十點鐘左右，吉姆手下的人們排隊進去了。這木寨俯臨着小河的口，吉姆意欲留守在那裏，直等白朗打下面路過以後。柵欄的籬壁外，一塊蔓草叢生的平地上，點了個小火，唐比丹替他的主人在旁邊放了一張小小的摺櫬。吉姆關照他且去睡一覺。唐比丹拿了一張席在距離不遠處躺下了；但是他睡不着，雖然他明知長夜未盡以前，他還得去趕一段很重要的行程哩。他的主人低了頭，雙手剪叉在背後，在火光前面踱來踱去。他顯得滿臉的愁容。唐比丹每當他的主人走近他身邊時，便假裝睡着了的樣子。不願讓他的主人知道他是被看守着。最後他

的主人站定了，俯視着躺在那裏的他，輕輕地說，「到時候了。」

「唐比丹立刻爬起身來，摒擋一切。他的使命是到江流的下游去，比白朗的小船超前一個多鐘頭，確定而且正式地告訴鄧華力讓那班白種人過去，免得跟他們爲難。吉姆不放心把這件事交托給旁人。起程以前，唐比丹索取一樣標記，這寧可說是形式上的關係，因爲他在吉姆周圍的地位早使他爲人週知了。「因爲，爺爺，」他說，「這個信兒是很重要的，而我要傳達的不過是幾句話。」他的主人先伸手摸了個口袋，於是又摸了個旁的口袋，末後從他的食指上取下他平時帶的一只銀戒指來交給唐比丹。當唐比丹負着這使命離開時，山岡上白朗的營帳可說是漆黑的，假使不是一個紅紅的小火，把光芒透過了這班白人們斬倒的一棵樹木的枝條。

「傍晚，白朗會接到吉姆一張摺疊的紙條，上面寫的是，「你乾脆走你的清秋大路罷。等朝潮來了，你的小船一浮動，請你馬上動身。叫你手下的人們留點神。小河兩岸的莽叢和河口的木塞滿是些荷槍實彈，全套武裝的人們。你休想僥倖，但是我不相信你願意流血啊。」白朗看完這段話，把紙條撕得粉碎。回頭看看送信的柯內里，譏諷地說，「再見罷，我高明的朋友。」柯內里待在城堡時繞着吉姆的房屋探頭探腦地走了一下午。吉姆挑選他送這個字條，爲的是他能說英語，而且同白朗相識，那班匪徒大概不至於有誰亂放鎗誤傷他的，倘使另派一個馬來人，暗頭裏走近去，怕就難於幸免了。

「柯內里遞過紙條以後，沒有就走。白朗坐起來，面對一蓬小火；旁人還在挺屍。「我告訴你一件事，你也許很樂意知道的，」柯內里粗魯地咕嘟着說。白朗沒有理會。「你不殺死他，」那一位繼續說，「你得到了什麼好處沒

有你本該把布基人民的財產挨家一掃而空，再向土王弄些現款的，現在呢，你什麼也沒有得到。」你還是滾開這兒的好。」白朗悻悻地說，連看都沒有看他。但是柯內里硬掛在他身邊，開始唧唧噥噥地訴說，口齒很快，不時蹣跚他的手肘。他所要說的話，白朗聽了，先是坐起身來，出口罵了一句。他只是告訴他說，鄧華力的武裝隊伍便在江流的下游。最初白朗覺得他自己完全是受了騙上了當，但是思索了片刻，他又不相信這裏面會有什麼預定的詭計。他沒贊一辭；過了一忽兒，柯內里以完全漠不關心的語氣談到他很熟悉這條江的另外一條出口。「這倒不妨聽一聽看。」白朗說，豎起了他的耳朵；柯內里便開始講市上的情形，把會議上說的話完全複述一遍，湊近白朗的耳朵，低聲低氣不快不慢地訴說，好像你在酣睡着的一羣人裏面談話，你却不願意吵醒他們。「他以為他使我受不着一點傷害，他是不是呢？」白朗囁囁着說，聲氣很低。……「是呀。他是個傻子。一個小孩。他到這裏來打劫我。」柯內里咕咕着，「他却使人人都信任他。但是假使發生變化，他們從此不再相信他了，他將何處容身呢？在那兒江流下游伺候着你的那個布基人鄧華力，船長，那就是你初來時，趕你上山的人啊。」白朗漠然地說，最好還是迴避他；柯內里用同樣不關切的沉思的態度，宣布他自己熟悉一條支流，其寬足容白朗的小船通行，打從華力的營盤旁邊經過。「你得悄悄的，」他說，好像是過後的思量，「我們走到一處，將路過他的營盤，相離不遠。近極了。他們的營盤紮在沿岸，把他們的船隻拉起了水。」「喔，我們知道學耗子那樣悄悄的呢。只管放心，」白朗說。柯內里當時商議停當，假使他領導白朗出口，他的小艇便拉牽在後面。「我還得趕快回去哩，」他解釋。

「黎明前兩點鐘，邊境上防守的人們給木寨報信，說是白強盜們已經下山上了他們的小船了。傾刻間，從巴

多森這頭到那頭，個個武裝的人都格外警惕地提防着，可是江岸如此寂靜，要不是燃燒着的野火突然放出黑沉的閃光，全市也許同太平時候一樣地睡熟了。濃重的迷霧低低籠在水面，形成了一種虛幻的灰色光明，却照不見什麼東西。當白朗的長船溜出河口駛進江面時，吉姆正站在土王木寨前面的一塊凸出的低地上——就是他的足跡頭一回踏在巴多森海濱的那個地點。一個黑影朦朧地出現了，在灰暗中移動，孤零零的，體積很大，只是忽隱忽現，老看不準。從這黑影傳來了低低談話的噙噙聲。白朗靠在舵旁，聽得吉姆很安靜地說：「乾脆走一條清秋大路。霧要是不消，你們最好是信托潮流；不過霧也快消了。」「是呢，這倒乾脆，我們快見清天了，」白朗回答。

「三四十個男子預備好短鎗，屏了氣站在木寨外面。那位有商船的布基人，我在史泰的遊廊上看見的，也在他們中間；他告訴我這條小船緊靠着那凸出的低地掠過去，暫時似乎變大了，一座山也似地懸臨在上面。『假使你以為值得在口外等一天的話，』吉姆嚷着說，『我可以設法給你送點東西去——一條小牛，一些芋頭——看我能有什麼罷。』那黑影依然在移動。『好，照辦呀，』一個人聲說，從迷霧裏傳來覺得飄渺而且沉悶。許多側耳傾聽的人們沒一個懂得這些話的意思；於是白朗同他手下的人們乘着小船漂浮而去，鬼影般地漸漸隱沒了，沒有些微的聲息。

「隱沒在迷霧裏的白朗就照這樣溜出了巴多森，同柯內里並肩坐在長船尾上的客座裏。『你也許可以得到條把小牛的，』柯內里說。『不錯呀，小牛，芋頭。假使這話是他說的，你準能得到的。他從來沒有說過假話。他把我樣樣東西偷掉了。我猜想你大概更愛惜一條小牛，倒不大愛惜許多人家的賊物哩。』『我勸你免開尊口罷，否則

這裏也許有人把你扔到船外面迷霧裏去的。」白朗說。小船似乎停了；周圍的一切，甚至兩旁的江面，都看不見，只有凝結了的水氣飛揚四散，滴落在他們的鬚鬚和顏面上。這是人間罕有的，白朗對我說。他們個個覺得孑然一身似的，趁了個小船在飄流，被一種差不多捉摸不住的疑念纏繞着，彷彿聽得見許多鬼怪嘆息和低語的樣子。「扔我出去麼，你要？但是我情願知道我到了什麼地方啊。」柯內里忿忿地囁囁着。「我在這裏住了這麼許多年了。」「還算不得長久，遇到這樣的霧就看不準了。」白朗說，向後斜倚在無用的舵杠上，來回擺動他的手臂。「對了。竟有那麼長久啦。」柯內里狠聲說。「那倒是很有用的。」白朗下評註。「我不信，照這樣情形，你說的那條支流，你蒙着眼睛也能摸索麼？」柯內里哼了一哼。「你太累啦，划不動了罷。」他沉默了一回問。「不累哦，天呀。」白朗突然叫喊。「提出你們那兒的槳來罷。」迷霧裏起了一陣咯咯咯的洪響；俄頃，響聲平靜了，化爲看不見的大棹槳和槳耳環互相磨擦的有規則的聲音。此外再沒有什麼變動了；要不是輕微的槳葉的激水聲，這儼然是騰空駕駛的氣球懸籃呢。白朗說。以後柯內里再也沒有開口，除非負氣叫誰替他的小艇舀水——他的小艇就拖曳在長船的後面。霧氣逐漸發白，前面變得透明了。白朗向左面看見一片黑暗，彷彿他望了望那離別的夜的背影。驀然地，一根粗大的樹枝，滿是密葉，出現在他頭頂上，而且緊靠在旁邊的，許多細枝的梢頭靜靜地滴水，柔軟地垂曲着。柯內里不作一聲，從他的手裏接過舵杠來。」

第四十四章

「我想他們再沒有一起談話了。小船駛進一條狹窄的支流，用槳葉抵住坍塌的兩岸向前推進；夜色陰沉，彷彿碩大無朋的翅膀罩在霧氣上面，霧氣又從夜色的深處瀰漫到樹木的頂梢。頭頂的樹枝灑下大點的露水，滲透了陰沉的迷霧。柯內里喃喃地搗了一聲鬼，白朗便命他手下的人民裝子彈。」在我們生路斷絕以前，我要給你們一個機會，向他們出這口冤氣哩，你們這班愁眉不展的死囚啊，你們，」他對他的黨徒說。「小心你們可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呀，你們這些狗頭。」低哼的不平聲回答了這番話。柯內里對於他那小艇的安全表示很慌張而不安的神情。

「同時唐比丹已經達到他旅程的終點了。迷霧稍微耽誤了他些時候，但是他緊靠南岸，使勁划槳，始終不會鬆懈。俄頃，曙光來了，好像磨淨的玻璃球的亮光。江流兩邊的濱岸形成一條黑線，你在這黑線裏能夠發見模糊的柱形同高高的縱橫錯綜的枝影。水面上的迷霧依然濃密，但是戒備很嚴，因為唐比丹行近營盤時，兩個人形從白茫茫的霧氣裏鑽湧而出，咆哮的人聲向他亂嚷。他回答了，一只小舢板立刻浮在旁邊，他同划槳的人們互相報告了些消息。一切都還順利。難關已經過了。於是舢板上的人們鬆手放了他那小艇的舷邊，轉瞬不迭便無影無蹤了。他向前推進，最後他聽見水面上傳來幽靜的聲音，在漸漸消散，慢慢旋轉的烟霧下看見許多點燃在一片沙地上的小火的紅光，火光背後襯托着高標的稀疏的樹木和低矮的叢林。又是個戒嚴的人派守在那裏，因為他又挨盤

問了。他大聲說了他的姓名，最後橫掃他的漿撐了兩下，把他的小艇擱淺在灘邊。營盤可真不小。人們三五成羣的星羅棋佈在那兒，帶着清晨未消的睡意幽幽談。一縷縷的輕烟慢慢地繞繞在白色霧氣之上。矮小的蔭棚，高矗在地面上，是爲首領們搭的。洋槍堆砌成一座座小金字塔，長矛一根根單獨地插在火光近旁的沙地上。

「唐比丹裝作很嚴重的神氣，要求引見鄧華力。他發見他白爺爺的朋友躺在一張竹編的高榻上，藏在一個木樁支架，席條蓋頂的蔭棚下。鄧華力蘇醒了；他的睡處宛似粗陋的神龕，前面正點燃着一蓬明亮的火。老船戶都拉明的這個獨子，和藹可親地答禮了他的招呼。唐比丹先把那只戒指交給他，算作保證使者的話並非捏造。鄧華力撐着手肘，叫他分說並報告所有的消息。開頭故意打了句官話，「消息倒是不錯，」唐比丹便傳達吉姆親口說的話。首領們全體同意讓這班白種人離開，並且准許他們通行，駛出這條江去。回答了一兩個問題之後，唐比丹隨即報告上次會議的程序，鄧華力聚精會神地從頭聽到尾，玩弄着那只戒指，終於那戒指一滑，套在他右手的食指上了。聽完了他所要說的話，他打發唐比丹去用早餐和歇息。準備下午回家的命令立刻發表了。後來鄧華力重復躺下，睜着眼睛，同時他的侍從在火上替他預備點心。唐比丹也就坐在這火的旁邊，向那些偷偷走來袖手旁聽的人們談論市上最近的消息。太陽漸漸吞滅了霧氣。在一段主流的江面，時時刻刻期待着白人們路過，因此戒備也特別嚴密。

「就在這個時候，白朗對世界報復了他的冤讎——他雖傲岸不屑，輕身亡命地橫行了二十年，這世界竟沒有給與他普通強盜的成功的份兒啊。這種行徑乃是冷血的殘暴，這在他彌留的病榻上反使他欣慰，好像記起一

樁無敵的挑戰行爲的樣子。他偷偷地讓他手下的人們起了岸，在島的這邊，遙對着布基人的營盤，他便率領他們橫穿過去。柯內里在登岸的當兒想潛潛地溜走，但是經過了一陣短促，而十分悄寂的混打亂鬪之後，他只好犧牲初衷，去指點一條草莽最稀疎的路徑。白朗將他骨瘦如柴的兩手握了個大拳頭放在背後，時時使着猛力推他向前。柯內里同魚兒似的默不作聲，卑鄙而忠心於他的目的——他模模糊糊看見他這目的隱約實現了。在一片森林的邊境，白朗手下的人們四下分散了，藏匿在隱處伺候。營盤從這頭到那頭，在他們是一目了然的，却沒一人看見他們的所在。誰也沒有夢想到這班白人能知道島背後還有這條支流。當他斷定時機已到時，白朗咆哮道，「讓他們嚐嚐看罷！」十四根洋槍齊聲放射，響徹遠近。

「唐比丹告訴我說，當時驚震的情狀可算達於極點了，頭一排鎗聲過去之後，除却打死或受傷的人們不計，其餘誰都不動一動的呆了半響。於是一個人尖聲地叫了，接着從大家嗓子裏騰起一陣駭異同恐怖的大聲疾呼。這些人們茫無頭緒，倉皇沮喪地嚇得抱頭鼠竄，一羣羣，亂哄哄，沿着水濱東奔西逃，好像一羣怕水的牲口。那時少數的幾個跳下江去，但是他們大半直到聽見了末次的射擊才逃走的，白朗手下的人們朝這羣人放了三回鎗，白朗是唯一的露頭面的人，呵斥而且嚷道，「往低裏描準！往低裏描準！」

「唐比丹說。至於他自己呢，他當頭一排鎗聲的爆發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雖沒有躡傷，他却投身倒地，詐死躺在那裏，只是圓睜着眼睛。斜倚在睡榻上的鄧華力，聽見頭一排鎗聲，便跳起身來，飛奔到空曠的江邊去，剛巧遇着第二排的射擊，在他的前額中了顆子彈。唐比丹看見他在倒地以前伸出了他的手臂，展得很開。那時節，極度

的恐怖侵襲着他——從前沒有過的。白人們退走了，同他們初來時候一樣——無影無蹤。

「白朗敘述他這番經歷，同他慘淡的蹇運對比着。注意，就在這可怕的急劇的變化裏，他彷彿是個行爲正直的人，存有不凡而高超的特點——一種抽象的性質——在他普通欲望的表皮裏面。這不是鄙俗而奸詐的屠殺；這是個教訓，是種報應——我們天性內某種模糊而可怕的特性的表現，這雖在表皮底裏，但我恐怕距離表皮並不像我們所設想的那麼遠啊。」

「後來這班白種人離開了，沒有被唐比丹看見，彷彿在人們眼前完全消失了的光景；雙桅船照一般偷來的贓物一樣，也不知了去向。可是據人傳說，一個月以後，印度洋上，一條載貨的輪船揀到了一條長身腰的白船。長船上兩個活骷髏，焦渴，黃僵，眼睛沒精打彩，噉噉地低語：他們供認了第三者的權威，這第三者公然宣佈他的名字就叫白朗。他報告，他的雙桅船載着爪哇糖向南駛行時，船底破了個大窟窿，在他脚底沉沒了。他同他的伙伴是一夥六個人的贖餘者。那兩個死在撈救他們的輪船上了。白朗尚活在人間，被我見了一面；我能證明他直到最後的一刻，舉止行動都沒有稍減他的本色。」

「然而離去時，他們因一時疎忽，忘記了解下柯內里的小艇。柯內里自己呢，白朗在開始射擊時放他走了，踢了一脚作算臨別的祝禱。唐比丹從死人堆裏爬起來，看見那個吃洋教的在水濱四散的屍首和將滅的野火中間跑來跑去。他發着幽微的叫喊。驀然地，他直衝到水邊，如癡似狂地把布基人的一條小船使勁往水裏拉。「後來，直到他看見我時，」唐比丹敘述，「他還站在那裏搔頭，儘望着那沉重的舢板呢。」「他到底怎麼了呢？」我問。唐比

丹，眼睜睜地釘着我，用他的右臂做了個表情很豐富的姿勢。「我打了兩下爺，」他說。「他看見我漸漸走近了，猛然倒地，大聲呼喊，連踢着兩腳。他好像一個吃了驚的母雞似地銳聲啼叫，直叫到他嚙着劍尖子時候爲止；於是他不大動彈了，躺在地上瞪我，同時他的生命就從他眼睛裏消散了。」

「這事完結之後，唐比丹並沒有耽擱。他明白他重大的任務就是首先到城堡去報告這可怕的消息。不消說，鄧華力的隊伍裏還有不少人沒死呢；但是在這極度的驚慌中，有些人們泗水渡過江去，旁的人們便衝入了叢林裏面。事實是，他們的確不知道這是誰施的打擊——是別的強盜來了呢，還是他們早已完全佔領這地方了。他們暗自想，他們大概中了個莫大的奸計了，壓派着只好走這死路一條。據說，有幾個小隊伍三天以後才進來的。然而也有少數的幾個人想馬上回到巴多森去；那天早晨在江面巡邏的許多舢板，有一隻明明望見那營盤的，在實行襲擊的當兒，真的，起初這舢板上的人們撲通跳下水去，鳧到了對岸，可是後來他們又折回船上來了，拚命向上游駛行，情形異常地狼狽。唐比丹比這些人超前了一個鐘頭。」

第四十五章

「唐比丹發狂似地划槳，划到市區以內的一帶江面時，婦人們擁擠在房屋前面的平臺上，探頭遙望，期待着

鄧華力和小艦隊的回來。市面呈着興高采烈的過節氣象；江邊到處看得見成羣結隊的男子們，手裏依然握着長矛或洋鎗，有的在走動，有的延佇着。中國人的店舖早已開門了；但是市場上杳無人影；城堡的基角上仍舊駐守着一個哨兵，他看清了唐比丹，便向裏面的人們呼喚。大門敞開了。唐比丹跳上陸地，拚命往裏奔跑。他頭一個遇見的人便是從屋裏走來的女孩。

「唐比丹手忙腳亂，連連喘氣，鼓着顫抖的嘴唇，瞪着狂野的眼睛，在她面前呆站了一刻，好像他忽然着了魔的樣子。於是他很急促地突然叫道：「鄧華力和旁的許多人被他們打死了。」她緊握了兩手，劈口第一句便說，「關上大門呀。」城堡裏守衛的人們大半回家去了，但是唐比丹催逼那少數的待在裏面值班的人們。女孩站在庭院中心，同時旁的人們四下亂跑。唐比丹打她身邊經過時，她傷心絕望地叫道，「都拉明啊。」他第二次走過時，他彷彿看出了她的心事，忙答道，「不錯。但是巴多森的火藥都在我們手裏呢。」她捉住了他一隻手臂，指着屋子裏面，抖抖擻擻地低語道，「叫他出來罷。」

「唐比丹直奔上臺階。他的主人正在酣睡哩。」是我，唐比丹，他在門口叫喊，「帶來十萬火急的消息。」他看見吉姆在枕頭上翻過來，睜開眼睛；他立刻大聲叫嚷。「爺爺，這是不吉的日子，萬惡的日子啊。」他的主人撐着手肘，昂頭傾聽——同鄧華力聽唐比丹報信時一模一樣。於是唐比丹開始講他經過的情形，很想敘述得有條不紊，管鄧華力叫潘格里馬（小王爺）說道，「潘格里馬隨即叫喚他手下的船夫們的頭兒，「給唐比丹拿點吃的東西罷。」——這時，他的主人把他的腳放下了地，面色如此慌張地看着他，要說的話竟噓在喉頭了。」

「照直講呀，」吉姆說。「他死了麼？」「但願你永遠健在啊，」唐比丹叫着說。「這是最殘酷的奸詐手段。他聽見頭一排的鎗聲，便飛奔到外面，倒地死了。……他的主人走到窗口，用他的拳頭敲打百葉窗板。房間裏登時亮了；於是他以穩重的聲音，急迫的語調，對他吩咐了許多話：立刻召集艦隊追蹤敵跡，先去找這個人，再去找那個——派信使說着，他坐下牀，忙變了腰結鞋帶，突然擡起頭來。「你爲什麼還站在這裏？」他紅着臉問。「別耽誤時候啦。」唐比丹沒動一動。「饒恕我罷，爺爺，可是……可是，」他吶吶地口吃起來。「什麼？」他的主人高聲嚷，臉上神色可怕，身子向前傾倚，用兩手握著牀沿。「讓你的奴僕走到外面人民中間去，怕是保不住安全了，」唐比丹躊躇了一下說。

「吉姆這才恍然了。他從前爲了些子小事，一時衝動地縱身一跳，結果便逃避了一個世界，現在呢，這另一世界，他親手創造的工作，又七零八落地在他週身分崩離析了。讓他的奴僕出去走到他自己的人民中間，便保不住安全！我相信，祇在一剎那間，他已下了決心要奮不顧身地向災難挑戰了，並且他忽然覺得，唯有用一個方法，才能向這樣的災難挑戰；但是我只知道他一聲不響地走出他的房間，坐在長桌前面——他往常就坐在這長桌的頭上，調度他這個世界的大事，天天宣布他心裏蘊蓄着的真理的。黑暗勢力竟要再度剝奪他的和平了。他同石像似地坐在那里。唐比丹恭恭敬敬的，隱隱提醒了自衛的準備。他所愛的女孩走進來對他講話，但是他做了個手勢，叫她別作聲，這啞默的請求，把她嚇怔了。她走到外面遊廊裏去，坐在戶檻上，彷彿是用她的身體替他防禦外界的危險。

「他腦海裏到底起了些什麼思想——什麼回憶呀？誰說得清呢。一切都完了，從前曾對他所信託的人不忠實的他，重復將人們的親託完全喪失了。正當這時候，我相信，他竭力想寫——寫給一個人——寫不成，丟開了。寂寞的咒味漸漸籠罩上他來。人民會將他們的生命交託了給他——只是爲了這；可是他說得不錯，怎麼也不能叫他們了解他啊。待在外面的，人聽不見他一點聲音。過後，傍晚時分，他走到門口，叫喚唐比丹。」他問。「人們哭的，了不得。還有許多人很氣憤，」唐比丹說。吉姆擡頭看了看他。「你是知道的，」他喃喃地說。「是呢，爺爺，」唐比丹說。「你的奴僕很知道，大門都關上了。我們免不了了一戰哩。」「戰爲什麼？」他問。「爲我們的生命。」「我沒有生命了，」他說。唐比丹聽見門口的女孩叫了一聲。「誰知道呢？」唐比丹說。「我們放潑了膽，使點手腕，竟許逃得了的。人心還是惶恐的很。」他走了出去，模糊地想到船隻，想到渺茫的大海，祇賸下吉姆和女孩留在一起。

「她爲了保持她的幸福，竟在那里同他發生衝突，約莫經過一個多鐘頭的樣子，關於當時的情景，她雖然給我透露了許多，我却沒有心腸在這里一一寫下。他有沒有點兒希望——他期待些什麼，他想像些什麼——都無從說起。他只是不屈不撓；他的精神。因他的固執而越發孤寂，似乎在他生命的廢墟之上高升了。她湊近他的耳朵叫道，「開火！」她就不能明白，並沒有什麼可爭的在。他要換一個方法，去證明他的權力，去征服這無奈命運的自身哩。他走到外庭院裏去，而跟在他身後的她，披頭散髮，面色悽惶，上氣不接下氣的，顫巍巍地走出來，倚靠在門側。「打開大門，」他命令。隨後他轉身，對着那些待在那裏的他手下的人們吩咐，准許他們請假回家。「回家去待多少時候呢，爺爺？」他們有一個膽怯地問。「待一輩子，」他以沉悶的語氣說。

「愁城的門打開了，彷彿吹來一陣狂風，痛哭哀號之聲突然迸發，掠過了江面，接着便是一片岑寂，籠罩了全市。但是許多謠言隨着密談私語飛揚四散，使人心充滿了浮動和可怕的惶惑。那班強盜帶着旁的許多強盜，趁着一艘大船折回了；這片土地，無論誰，怕再難找到避難的去處呢。如同天搖地動的時際，絕無安全的感覺瀰漫在人的心頭，他們交頭接耳地談他們的疑慮，你張我望，彷彿不測的凶兆已經臨在眼前了。

「太陽在林梢漸漸低沉時，鄧華力的屍體搬進了都拉明的圍地。這屍體由四個男子搬擡，上面乾乾淨淨地蓋了一幅白布，是老母親特地打發人送到門口去接她的兒子回來的。他們將他放在都拉明跟前，這老頭兒毫無動靜的坐了許久，兩手擱在膝頭，俯視着脚下。棕櫚葉輕輕地搖擺，果樹的密葉在他頭上顫動。他的人民沒一個不在場，而且全套的武裝，於是老船戶終於擡起他的眼睛來了。他把眼睛向人羣慢慢地移動了一遍，彷彿是找那忘不了却看不見的臉。他的下巴重復低埋在他的胸口。許多人喊喊喳喳的低語聲，同木葉的蕭蕭混合在一起。

「把唐比丹同女孩帶到沙馬拉來的那個馬來人也在場了。」並不像許多人那樣地氣憤，「他對我說，但是人們的命運，好像蘊蓄着雷霆的烏雲一般，懸臨在人們的頭頂，來時是如此突兀，」所以他被強大的敬畏和驚異深深地感動了。他告訴我，都拉明示意把鄧華力屍體上的白布揭開時，他被他們常常稱爲白爺爺的朋友的，就身首畢露地躺在那里，眼臉微啓，好像剛要睡醒的樣子。都拉明把身子微微向前斜倚，不啻我們要在地上找一樣掉了的東西。他的眼睛仔細查看這屍體，從腳底到頭頂，許是找那傷痕罷。傷痕是在前額，小小的；大家默不作聲，忽然有一個站在近旁的人彎下身去，從那冰冷的僵硬的手上探下了一只銀戒指。他默默地拿這戒指送到都拉

明面前去。羣衆見了這眼熟的紀念品，頓時佈滿了沮喪和恐怖的喃喃之聲。老船戶定睛看了看這東西，突然從心坎裏發出一聲兇猛的大叫，一聲苦痛和暴怒的咆哮，同一條受了傷的公牛的狂吼一樣雄壯，雖沒有字眼，却能明晰地感到他強大的忿怒和悲哀，這可在人們的心裏引起猛烈的恐懼來了。隨後又深深地岑寂了一陣，同時屍體被四個男子搬在一邊。他們把屍體放在一棵樹底下，家裏的婦女們立刻曼長地尖叫一聲，全體慟哭起來；她們顫聲地嚎啕；夕陽西沉了，每當尖叫的哀哭停歇時，兩個老人便提高了吟哦的嗓音，背誦可蘭經文，單獨地詠唱。

「大約也在這時候，吉姆倚在一架砲車上，望着江面，轉過身來背對房屋；女孩待在門口喘氣，好像跑累了動彈不得的樣子，遙望着庭院對過的他。唐比丹站得離他的主人並不遠，耐性地等待下回的分解。驀然地，似乎沉浸在幽思裏的吉姆，掉頭向他說道，「這是該結束的時候了。」

「爺爺？」唐比丹說，迅速地走上前去。他不知道他的主人是什麼用意，但是吉姆偶一移動時，女孩也立刻驚跳起來，走到下面空場上去。她步履微帶蹣跚，約莫走到半路，便放聲叫喚吉姆——他分明又在那裏和平地凝望江面呢。他回轉身來，把他的背靠在砲身上。「你不想打呢？」她叫着說。「沒有什麼要打的，」他說；「並沒有損失什麼啊。」說着，他向她走近了一步。「你不想逃呢？」她重複叫着問。「沒有逃處，」他說，連忙住了嘴；她也呆呆的站在那裏，不則一聲，用她的眼睛把他吞沒了。「那麼你是要去的了？」她慢吞吞地說。他低了頭。「啊！」她驚叫，可說是在偷偷地窺探他，「你不是瘋狂，便是虛偽。你記不得那一夜，我請求你離開我，你偏說你可不能？你說這是辦不到的，辦不到的呀！你記不得你說過你永遠離不開我麼？爲什麼？我並沒有請求你立誓。你不待請求

便立了誓——回想回想。」「夠了可憐的女孩，」他說。「我是不值得有的。」

「唐比丹說，他們倆談話時，她傻頭傻腦地高聲大笑，好像個受着天老爺懲罰的人。他的主人擡手摸了摸他的腦袋。你服裝很齊整，照平時一樣，但沒有戴帽子。她忙止了笑。」最後再請問一句，「她恫喝似地嚷，「你不想保護你自己呢？」」無論什麼碰不傷我一根毫毛，」他說，彷彿是崇高的唯我獨尊的氣概放了最後一回的閃光。唐比丹看見她站在那裏把身子向前傾倚，展開了她的手臂，飛奔着撲向他去。她倒在他懷裏，摟着他的頸子。

「啊！可是我就這樣，決不放鬆你，」她叫喊着……「你是我的呀！」

「她伏在他肩上嗚咽起來了。巴多森的天空是鮮紅，空闊，像一條裂開的血管似地流瀉着。龐大的太陽紅豔豔地躲在林梢，下面的森林呈着陰森慘淡的景象。

「唐比丹對我說，就在那一晚，天體的容顏顯得忿怒而且可怕。我覺得這話倒很信得過，因為我知道那一天離海濱不滿六十哩的海面上颳過了一陣颶風，雖然陸地上的空氣至多不過起了點微弱的顫震罷了。

「驀然地，唐比丹看見吉姆揪住了她的手臂，硬要分開她的兩手。她便吊在兩手上，頭往後仰；她的頭髮直披到地面。「來這兒！」他的主人叫喚；唐比丹便去幫忙使她放鬆了。要分開她的手指是很費勁的。吉姆向她彎下腰去，懇切地看了看她的臉，轉瞬不迭便奔跑到了碼頭上去。唐比丹跟在他後面，但是回頭一看，他望見她已經掙扎着站起身來了。她向他們追趕了幾步，於是沉重地倒下，雙膝跪着。「爺爺！爺爺！」唐比丹嚷着，「看看後面呀！」但是吉姆早已上了小艇，站直了，槳在手裏。他並沒回頭看看。唐比丹剛來得及跟在後面爬上船去，小艇就浮蕩着離開

岸了。那時女孩在水閘門口，兩手緊握，雙膝跪地。她以苦苦哀求的態度照這樣子待了一刻，然後跳起身來。「你是虛偽的！」她在吉姆後面尖聲地叫。「饒恕我罷，」他高聲說。「永遠不！永遠不！」她應聲叫喊。

「唐比丹從吉姆手裏接過槳來；他坐着讓他的爺爺划槳，未免失了體統。當他們來到對岸時，他的主人禁止他再往前去；但是唐比丹跟了他一程，走上通都拉明宅地的山坡。

「天色漸漸黑暗了。東一個西一個的火把閃閃地放光。他們一路遇見的人們都嚇得什麼似的，連忙站在一邊讓吉姆過去。山上傳來婦女的哀哭聲。廣場上擁滿了武裝的布基人和他們的附從，混雜着巴多森的市民。

「我不知道這聚會究竟是什麼用意。這種種準備是為戰爭呢，為報復呢，還是為抵抗咄咄逼人的侵襲？許多天之後，人民才放寬了心，不再抖抖擻擻地翹首探望，期待那些長鬍子，破衣衫的白人們折回了——這班白人們，同他們自己的白人，確切的關係如何，他們是永遠不能明白的。甚至對於那些單純的心靈，吉姆依然如在五里霧中。

「龐大而且悽愴的都拉明孤單單地坐在圈手椅裏，把一對火石點放的手鎗擱在他的膝頭，面對着一羣武裝的人士。只聽得誰一聲吶喊，吉姆出現了，大家把頭回過來集中在一點，於是羣衆左右分開，他便走上一條目光交錯的狹路去。低語聲跟隨在他背後，喃喃地說道：「全是他，他作下的惡。」「他有妖魔的法術哩。」……他大概聽見這些話了——也許！

「當他走進了火把的光明裏時，婦女們的哀哭忽然停止了。都拉明並沒有擡頭，吉姆默默地在他的面前站了

一刻。於是他望了望左方，不快不慢地移步走到那邊去。鄧華力的母親蹲在屍體的頭旁，繭繭的花白頭髮，她的臉。吉姆徐徐走來，看了看他已死的朋友，揭開那幅白布，不則一聲地又隨手放下了。他又慢慢地走回來。

「他來了！他來了！」在人們的嘴唇上飛躍，頓時攪起了一片唧唧噥噥的聲音，他便向這聲音的來處移動。他把禍水潑在他自己的頭上了，「一個聲音響亮地說。他聽得這話，掉頭望望羣衆。」是呢，潑在我自己頭上。」有幾個人向後倒退。吉姆在都拉明面前等了一忽兒，於是輕輕地說道，「我帶着愁苦的心腸來了。」他又靜靜地等待。「我手無寸鐵的來請罪待命了，」他重復說。

「笨重的老人，低垂了他闊大的前額，好像一條公牛駕在衡輓之下，使着勁兒站起身來，抓着膝頭一對火石點放的手鎗。從他的喉頭發出低哼，壅塞，殘酷的聲音，他的兩個侍者扶在後面幫他的忙。人們指點着說，他掉在膝上的那戒指指落了地，滾到白人的腳跟前，那可憐的吉姆俯首一瞥他這壓邪的寶物——這護身符曾經把名譽，愛情，和成功的門給他打開的，在林木森森，外邊湧着雪白浪花的圍牆以內，在大海的濱岸以內，那海濱在西斜的夕陽下儼然就像暗夜的壁壘。都拉明掙扎着站直了，和扶他的兩個人組成了搖幌顛巍巍巍的三人團；他圓睜的小眼睛，呈着痛楚狂暴的表情，射着殘酷的閃光，在旁觀者是分明覺得；隨後，當吉姆木雞似的裸了頭呆站在火把的光明裏時，都拉明湊近了看看他的臉，用左臂沉重地挽着俯首的少年的頸子，然後十分留神地擡起了右臂，一鎗打在他兒子的朋友的胸口。

「羣衆當都拉明擡手時，立刻在吉姆身後倒退着分散了，開鎗之後又亂紛紛地一湧而前。他們說，白人環顧

左右，對着大家的臉射出一道驕傲而無畏縮的光芒。於是把手按着嘴唇，他仆身倒地，死了。

「這就是最後的結局。他墜在五里霧中消失了，深心奧妙莫測，被遺忘了，可沒有被饒恕，而且浪漫得出奇。縱使在他童時夢想構成的，最狂放不羈的日子，他也決不能看見這樣奇特的成功會有這樣勾魂奪魄的形狀啊！因為就在他最後射出驕傲而無畏縮的目光，那短促的剎那間，他也許竟看見了機運的面目哩，從前那機運好像東方的新嫁娘，帶着輕紗來到他身旁的。」

「但是我們能看見他，一個隱晦的榮譽征服者，由於他崇高的唯我獨尊的性格顯示了一個記號，傳來了一聲叫喚，便把他自己從那猜忌的愛人懷裏拉走了。他離開了一個鮮活的女子，來跟陰影似的行爲的理想，舉行殘酷不仁的婚禮。他是不是滿足了，——十分滿足了，現在，我詫異？我們應該知道啊。他是我們裏面的一員——從前不是有過一回，我好像個被慾慮的幽靈，挺身而起，爲他永遠的忠實保證麼？我畢竟是不是大錯特錯了呢？現在，他已不在人間了；有些日子，他翩然如生的音容笑貌浮現在我面前，帶着一種浩渺無垠，風馳電掣的力量；可是也有些時候，他像個解了體的精靈，溜過我的眼底，迷失在人間的情海裏，矢志不渝地願爲他自己的蔭影世界犧牲他自己。」

「誰知道呢？他死了，深心奧妙莫測，而那可憐的少女，便在史泰家裏，過着一種無聲無臭，消沉慘淡的生涯。史泰近來老得許多了。這連他自己也覺得，他時常說他是在「準備離開這一切了；準備離開……」說時他悽切地向他的蝴蝶揮了揮手。」

一八九九年九月——一九〇〇年七月。